武俠世界
$2.00
813

◀編 後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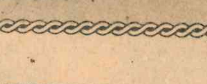
「金縷衣」今期故事大結局了。菲菲終於在親情的呼召下，喚起了她心底深處純善的良知，大徹大悟。葉慈輝經過無數次波詭雲譎的遭遇，憑着他的忠肝義胆和無比毅力，終於衝破重重困難，和三姊莉莉、四姊茜茜，文瑛與周大哥等歡聚一堂。東方英君繼「金縷衣」後，快期將會爲本刊另撰新作：「虎胆」，這是篇以歷史人物作背景的俠義故事，內容充滿忠肝義胆，民族觀念氣氛，敬希留意。

***　　***　　***

高大爺的如意賭坊突然來了一個怪客，當他輸掉了隨身携來的二十五両黃金後，竟然取出一疊冒名高敬如簽署的銀票下注，數目之大，好不駭人，要知那怪客意欲何爲嗎？爲了保留各位閱讀興趣，請恕編者暫不披露。「龍虎殺手」故事一期比一期掀起高潮。切勿錯過。

***　　***　　***

今期內容相當豐富，臥龍生之「畫中人」，詭異傳奇，變幻莫測，古龍的「霸王槍」更如錦上添花，內容情節，有條不紊。至於其他連載巨著，篇篇不缺，部部精彩。足夠各位一星期最佳精神食糧之享受。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81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詭異恩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畫中人



寶畫鴻飛去　江湖暗濤湧

一彎新月，數點寒星，剪剪西風吹舞着幾片丹楓，簌簌落地有聲。秋夜，雖然有幾分肅殺之氣，但却很寧靜，很平和。

這已是三更過後，終南山忘憂谷的斜斜山坡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一身白衣，滿頭白髮，遠遠望去，飄然若仙！步履有如行雲流水，但其疾如風，眨眨眼之間，已然投身谷底。

忘憂谷的明心潭畔，有着一間茅屋，背山倚水，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此刻，由那寬敞的圓形窗格看進去，正一燈如豆，空蕩蕩的照着四面剝落的泥牆，室內只有一桌一榻，桌上，擺着幾本古書，榻上躺着一位老人。

這時，茅屋柴扉，忽然輕輕地被人推開，一陣夜風，吹得桌上的油燈，火焰閃動，床上的老人，已發出了一陣咳嗽。

門口，站着那位白衣白髮老者，他目光中充滿了驚訝和惋惜，略一遲疑，大步向那木榻走過去。

榻上的老人，還在咳嗽，白髮老人迅速的打懷中取出一顆龍眼般大小的藥丸，投入榻上老者的口中，一言未發，緩緩地用雙手，在那老者胸前推拿，足足半個時辰後，白髮老人才收回雙手，大喝一聲道：「故人特來送行，老哥哥有話快說！」

榻上的老者，喘了一口氣，終於慢慢地睜開了雙眼，兩顆熱淚，在眼角滴落，茫然的看着白髮老人，有氣無力的小聲道：「南拳北劍，終於雁行折翼，從今而後，武林中，只有許北海，再也沒有于南山了！」

敢情這兩位老人，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被人稱為「南拳北劍」的「開山拳」于南山和「伏波劍」許北海。

許北海長嘆一聲，道：「于老哥，你我年逾古稀，雖死無憾，四十年風光，名滿江湖，老哥哥，你還不知足嗎？何況，小弟又能千里迢迢，兼程趕到，為老哥哥話別，異日小弟捐棄道山，只怕無此福份了！」

于南山淒涼的笑了一笑，低聲道：「賢弟，你說得有理，愚兄一生從不怨天尤人，生死之數，倒也未放在心上，只是……只是……」

許北海皺了皺眉，低聲道：「老哥哥，你……你莫非是掛念着你那孫女兒筱梅麼？」

于南山苦笑了一聲道：「筱梅那孩子，沒有什麼令我担心之處……賢弟，你是知道，愚兄一生，從不受人之恩，但是……三年前在藏邊大雪山，愚兄曾不愼誤中寒毒，幾乎命喪邊陲，幸蒙時任西康提督的常大將軍，以家傳至寶，人間僅有的唯一一顆萬年雪蓮子，救活了愚兄，這救命之恩，愚兄耿耿於懷……」

許北海笑了一笑道：「常大將軍，可就是常漢威？」

于南山點了點頭，許北海搖頭道：「老哥哥，你這恩是報不成了！常提督已然在半年前過世啦！」

于南山呆了一呆道：「怎麼？常將軍已經謝世了麼？那……賢弟，他身後留下了些什麼人？」

許北海嘆了口氣道：「只有一子，一僕，已然回到長安故居！」

于南山喘了一口氣，臉色又慢慢的變得十分蒼白，顫抖着伸出右手，抓緊了許北海道：「賢弟，只要常將軍有後，這活我一命之恩，就必須報答！」

許北海點頭道：「小弟記下了！有生之年，小弟定當助那常公子……」

于南山搖頭道：「不……不……賢弟，這種大恩，不能由賢弟代勞，筱梅她……必須代愚兄了此宿願……」

許北海怔了一怔，說道：「筱梅她……一個大姑娘家，怎麼能夠代老哥哥你報恩呢？」

于南山的氣息，突然轉弱，許北海連忙雙掌運功，按住于南山氣海穴。沉聲道：「老哥哥，別再說話了！那一粒再造丹的功效，已經無法再支持了！」

于南山搖搖頭，喘息的看看許北海，一手指着外面，口中喃喃地說道：「賢弟……告訴筱梅……三年前……愚兄已將她……」話音未已，只見他雙手一軟，人已溘然長逝！

許北海知道于南山已然無救，但却沒有料到他會去的如此之快，老友凋謝，不由得引起無限的惆悵，雙手緊緊的抓住了于南山的雙肩，低聲呢喃道：「老哥哥，你安心的去吧，我會遵從你的遺志，叫筱梅去報恩的……」豆大的淚珠，滾滾地流在于南山那蒼白的臉上，于南山的雙目，却在此時，緩緩地閉上。

× × ×

長安城外的八里村，有着一棟看上去十分氣派的大府第，前後雖然只有五進房舍，但那後面的花園，却是佔地數畝，頗具亭台之勝。

提起將軍府，八里村的人，都引以為榮，但也禁不住嘆息，因為，將軍府內，自從奉旨勅建以來，就只住了一個長工在裏面，打掃照料，將軍根本沒有回來住過一天。

如今，將軍過世在任上，更無法回來住了！偌大的房子，幾乎全是空的，將軍不但是一名勇將，也是一名清官，身死之後，他的獨子常青嵐，帶着老僕常忠，扶櫬歸來，還賣了幾畝田，才把將軍的喪事料理完竣。

常青嵐不像他父親，他沒有學過武藝，將軍大概覺得自已馬上馬下，衝鋒陷陣太危險，所以，才讓他棄武修文，另謀仕進。而今，常青嵐和常忠住在將軍府內，加上那名長工李七，也只得三個人。

本來，常青嵐是打算去應鄉試的，但三年孝服未滿，學政大人如果知道，必將永遠除名，於是，常青嵐只好一面守孝，一面閉戶讀書了。

這一天，正是將軍謝世的一年忌日，常青嵐帶着常忠，到墳上哭拜回來，忽然想到爹在臨死之時，曾交給他一個黑漆鐵箱，要他有機會，還給那鐵箱的主人，一年來，他幾乎把這個事給忘了，忙要常忠，找出那隻鐵箱，看看是什麼人留下的，也好還給別人。

當常忠搬來了鐵箱，打開一看，兩個人都同時呆了！

敢情，那鐵箱內只裝了兩樣東西，一把薄如蟬翼，窄如韮菜的金刀，和一幅捲起來的畫軸。

那把刀的長度，是兩尺四寸，常忠入眼，立即發出驚呼，說道：「怎麼會是這把刀？」

常青嵐不知道此刀來歷，怔怔地道：「大叔，這把刀……你見過？」

常忠點點頭，道：「少爺，咱們快打開那幅畫看看！」

常青嵐對刀不懂，但對書畫可是在行，當畫軸展開，他的雙目不由得為之一亮！笑道：「想不到爹爹會保存了這麼一幅好畫！」

常忠凝目注視，發現那幅畫乃是一幀少女撲蝶圖！畫的是一名白衣少女，在竹籬花圃之中，手執羅扇，撲打着飛繞在花叢中的蝴蝶。

常忠搖搖頭道：「不對啊！少爺，這箱子裏面，應該藏着另一幅畫才是啊！」

常青嵐笑道：「大叔，我覺得這幅畫好！你瞧，像這種工筆仕女，能畫得如此傳神，栩栩若生，必是出自六如居士的手筆！」

常忠一楞道：「誰是六如居士？」

常青嵐笑道：「就是蘇州唐伯虎呀！你不記得？我們住在南昌的時候，他來見過爹呀！」

常忠忽然失笑，說道：「少爺，老奴了，想起來就是那個裝瘋子的解元，是不是？」

常青嵐笑道：「就是他！不過，常忠，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裝瘋？」

常忠道：「這個老奴倒是知道，他跟老主人一樣，無非是想擺脫寧王宸濠，以免成為叛逆！」他看了看畫中少女，又道：「少爺說的不錯，這少女果真畫得極美！天真爛漫，叫人看了以後，心境為之一清！」

常青嵐笑道：「可不？大叔，這幅畫……掛起來好不好？」

常忠道：「這……少爺要掛，自無不可，不過，只宜放在書房！」

常青嵐道：「好哇，我……也是這麼想……」目光一轉，又道：「這把刀呢？也掛在書房嗎？」

常忠沉吟了一下道：「這……少爺從未習武，依老奴看，這把刀就不必掛出來了！」

常青嵐究竟年輕喜事，聞言微笑說道：「大叔，刀不掛是可以，但我要做一個檀木架子，把刀架起來，放在這幅畫的下面……」

常忠皺眉道：「少爺……」

常青嵐笑道：「大叔，這有什麼關係嘛？反正在我的書房裏面，也不怕別人偷去！」

常忠似是還想再說什麼，可是，常青嵐已經抱着畫，提着刀，跑進第三進的左廂房內去了！

常忠嘆了口氣，喃喃道：「但願開山拳于南山早一天來……否則……我還真担待不起……」

常青嵐喜歡那把金刀，更喜歡那幅少女撲蝶圖！

在他的書房裏，每天，他會在畫前上一炷香，有時候，讀書讀倦了，就走到畫前，看看那天眞無邪的畫中少女，頓時就會精神大振，彷彿那畫中的少女，正含笑相對，勸他力學上進一般！

這一天的黃昏，他又爲那畫中的少女點上了一爐香，突然聽到常忠在門外發出了一聲驚呼！

常青嵐知道常忠的爲人，若非遇到什麼怪事，他是決不會驚呼的！因此，他匆匆的放下香爐，大步向門外奔了過去！

常忠站在將軍府的八字大門門口，兩眼正盯着上馬石的台階上一個躺在地上的女人。

常青嵐呆了一呆，道：「大叔，這個人怎麼啦？」

常忠道：「少爺，這位姑娘好像得了重病！」

常青嵐道：「大叔，那趕快把她扶進去呀！你不是能治各種疑難雜症嗎？」

常忠沉吟了一下，道：「少爺，老奴……」他搖了搖頭，似是不大願意。

常青嵐覺得奇怪，走了過去，打量了一下躺在台階上的女人。只見她蓬首垢面，氣息奄奄，不禁急道：「大叔，快抱她進去呀！看樣子，她果眞是病得不輕！」

常忠依然沒有動，低聲說道：「少爺，這女子出現得奇兀，老奴不放心容她進府！」

常青嵐頓足道：「大叔，救人要緊，如果……我們不立即施救，她一定死在這兒啦！」

常忠又是看了常青嵐一眼道：「少爺，不是老奴見死不救，實在是……此女突然倒在府門之外，使人起疑，老奴不想給少爺添惹麻煩！」

常青嵐道：「大叔，一個婦道人家，還能怎麼樣？快揹她進去吧！要不然，只有我自己來抱……」

常忠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奴遵命……」雙手一抄，將那個渾身都是泥土的蓬頭少女，托了起來，直向府內行去。

常青嵐招呼長工李七，趕快到廚下去準備薑湯，顯然，他雖是年輕，却是古道熱腸之士。

等他回到大廳，那名奄奄一息的女人，已經坐了起來，在跟常忠低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

敢情這女人是因爲到長安投親不遇，流落街頭，又羞於向人乞討，才會餓倒在府第門外。

常青嵐這時忽然發現，這女人說話的聲音雖然低，但却很清脆，臉上雖然連日奔波勞苦而顯得又髒又黃，但輪廓却十分清秀，心中暗道：「聽她舉止，倒不似是村野之人……」

李七這時送來薑湯，常忠要他再去弄些吃的讓那女人果腹。

蓬頭少女喝下薑湯，精神似乎好了不少，睜開一雙大眼，看了看常青嵐，微微地露出了一絲笑意。

常青嵐不由得心中一震，暗道：「妳清澈明亮的眼光，怎地會似曾相識呢？」

深思之間，不由得向那女子多看了兩眼，那女子被他這一看，看得有些害羞，低下頭去。

常忠站在旁邊，一言未發，直等李七送來吃用之物，容那少女吃飽以後，方始低聲道：「姑娘，妳如果吃飽了，帶些乾粮，上路去吧！」

那少女聞言，顯然是大感意外，看了看常青嵐，却向常忠道：「老公公……我……到那兒去呢？」

常青嵐也被常忠這句話說得心中不安，暗道：「大叔今天眞怪，爲什麼對一個婦道人家，這麼不客氣？」一念及此，正要說話，只見常忠沉下臉道：「姑娘，妳由何處來，回到何處去吧！」

蓬頭少女忽然眼中滴下了兩顆淚珠，凄凄慘慘的道：「老公公，我已無處可去……何況天色已黑……」

常忠皺着眉，忽然發出一聲冷笑，右手一揚，揮拳直向那蓬頭少女肩頭砍去。

這一拳如果落實，那蓬頭少女將橫屍當場！

常青嵐大吃一驚，大叫道：「大叔，不可！」

那蓬頭少女則根本沒有躲避，其實，她要躲，只怕不容易躲得了。

幸好，常忠那右拳挨到少女肩頭之際，勁力忽收，變拍爲抓，將蓬頭少女拉了起來，口中同時喝道：「你當眞是到長安尋親來的嗎？」

常青嵐喘了一口氣，心想，大叔今天的舉動，委實怪異，像這樣的女人，不是尋親，又是爲何？

蓬頭少女彷彿被常忠這一抓一問，覺得大爲委屈，嗚咽着應道：「小女子是……個苦命之人……老公公……你……倘若能行行好事，留……小女子借宿一夜，小女子就感恩不盡了……」

常忠鬆開手，蓬頭少女竟跌了一個踉蹌，常忠又狠狠的盯了一眼，才道：「李七，你領這位姑娘到柴房去過一夜！」

李七剛自應了一聲是，常青嵐忽然大聲道：「大叔，柴房豈是住人之處，府中空屋甚多，把後進的廂房借給她吧！」

常忠皺了皺眉，道：「老奴……」

常青嵐這時却向蓬頭少女笑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蓬頭少女低下頭，道：「小女子姓于，叫小梅。」

常忠聞言，忽然心中一動，向小梅又多看了一眼。

常青嵐道：「于小梅姑娘，妳……是從那兒到長安來投親的？」

小梅低聲道：「江南！」

常忠忽然插口道：「小梅姑娘，妳是不是……家住在吳江城外的于家莊？」

小梅點頭道：「是呀！」

常忠道：「有位于老爺子于南山，是妳的什麼人？」

小梅似乎呆了一呆，半晌方道：「于……南山？」

常忠道：「是姑娘什麼人？」

小梅道：「于家莊雖然都是一脈共傳，但眼下，可是也有好幾十房，于老爺子是那一房的尊長，小女子！……還沒有問過……」

常忠似是有些失望，點頭道：「姑娘說的不錯，老朽認得你們莊中的于南山，既然姑娘是遠從吳江而來，請恕老朽剛才失禮！」

突然之間，常忠換了一副態度，休說那于小梅不懂爲何，連常青嵐都被他弄迷糊了！

小梅果然知禮，常忠這麼說，她立即起身福了一福道：「公公說那裏話……小女子已經感激不盡了！」

常青嵐笑了一笑，道：「大叔，你……自己帶于姑娘去安排住宿之處吧！」

常忠道：「老奴遵命。」轉向于小梅道：「姑娘，跟老朽來！」

小梅看了看常青嵐，低聲道：「公公，這位可是將軍府中的公子？」

常忠畧一遲疑，道：「不錯，他就是老朽的小主人常公子！」

小梅向常青嵐深深一拜道：「多謝公子救命……小女子沒齒難忘！」

常青嵐顯得興緻很好，笑道：「舉手之勞，那裏談得上沒齒難忘？姑娘，妳跟大叔去安頓住處吧，如果……妳不覺得這兒有什麼不方便，就多住幾天不妨！」

小梅嫣然一笑，道：「多謝公子！」

× × ×

將軍府似乎突然變了樣子。

陰沉沉的大房子，這幾天忽然像開朗明亮起來。到處窗明几淨，纖塵不染，所有的東西也擺設得有條有理，井然有序。

常青嵐仍然天天在讀書，天天在那畫像前焚香。

不同的是，這書房裏不時眞有了少女的足跡。

敢情，于小梅一住就住了一個多月。

她沒有提起要回江南，常青嵐當然不會撵她，常忠雖然對她仍然懷有戒心，但看她除了帮着長工李七做事之外，平日一句話都不說，到也不便再問。

很顯然，這府第之中，是應該有個女人來照料一切。

不過，常青嵐却注意到一件事，他沒有向常忠說出，那就是每當小梅到書房來打掃的時候，她常常會在畫像前面呆立半天，而且，她在擦拭那把金刀的時候，也特別小心，似是有些愛不釋手。

常青嵐胸無城府，他當然不會因此事聯想到江湖上的事，但如果他眞把這種情形說給常忠去聽，常忠一定會查出其中緣故！而常青嵐則認爲，這幅畫好，這把刀也好，人之喜惡，自然會流露出來，倒更顯得小梅的純直天眞。

跟往常一樣，這一天黃昏，青嵐又供了一爐香，在畫前默立，小梅却悄悄的走了進來，看着青嵐的背影，眼中閃耀着一層神秘的光芒。

常青嵐不知道小梅在門口，當他一回身發現了小梅，不禁赧然笑了笑道：「小梅，妳……幾時來的？」

小梅嫣然一笑道：「公子，婢子來了好久啦！」

常青嵐臉上有點發熱，笑道：「小梅，妳……喜歡這幅畫麼？」

小梅道：「喜歡！」她忽然掠了掠鬢髮，又道：「公子，你……很喜歡這幅畫吧！」

常青嵐道：「當然！不但畫得好，而且，太傳神！」

小梅笑道：「公子，這麼說……公子八成是給這幅畫裏面少女迷住啦！」

常青嵐大笑道：「沒有！畫究竟是畫，只可欣賞，不可褻瀆！」

小梅心中一動，笑道：「眞的嗎？」

常青嵐笑道：「當然是眞的！」

小梅忽然眨了眨眼，道：「公子，如果有一天，這畫中的少女，從畫中走了出來，要跟公子說笑，公子，你……又該怎麼辦？」

常青嵐失笑道：「那怎麼會？」

小梅道：「公子，假如會呢？」

她一派天眞，雖然皮膚顯得黑了些，臉上的皺紋也稍爲多了些，但仍然有些掩飾不了她青春的氣息，特別是那剪水雙瞳，轉動之間，叫人心憐！

常青嵐想了一想，道：「小梅，我告訴妳，可是，妳可不能告訴大叔！」

小梅道：「好！我不對別人講！」

常青嵐指着畫中少女，笑了一笑，向小梅道：「如果她眞的從畫中走了出來，我一定把她當仙女侍奉，天天陪着她……在一起，永遠不分開……」

小梅似乎怔了一怔，低下了頭。

常青嵐覩狀，大惑不解，走過來拉着小梅的手道：「小梅，妳……怎麼啦？」

小梅抬頭看看常青嵐，低聲道：「我……好羨慕這畫中的少女……」兩顆淚珠，自腮邊流落！

常青嵐吃了一驚心中暗道：「所謂有女懷春，莫非即此之謂？難道她……」

刹那間，常青嵐覺出那握在自己手中的柔荑，是如此的嬌小，而小梅身上的少女氣息，又如此的强烈，常青嵐禁不住臉上發熱，雙手一用力，將小梅拉到了自己懷中。幽幽的髮香，軟軟的玉體，使得常青嵐心中怦怦直跳，一低頭，就想親向小梅的臉頰。

小梅本來很柔順，這時，忽然伸手一推，退了半步，脫開常青嵐的懷抱。

但她沒想到，常青嵐是個弱不禁風的文士，這一推不要緊，可把他推得一交跌倒在地，半晌爬不起來。

小梅也可吃了一驚，連忙過去，拉着常青嵐道：「公子，摔痛了沒有？婢子該死！婢子是鄉下人，力氣大……公子，你沒摔傷吧！」

小梅的惶急之情，使得常青嵐大感不忍，何況，她又是俯着身子在替他揉着背，不但吐氣如蘭，而且，幾乎是相依相偎，常青嵐本來也沒跌傷，爲了享受這從未享過的少女柔情，他故意叫道：「小梅，妳眞兇，可把我摔得眞不輕……喲……好疼……好疼……」

小梅的力氣還眞不小，她一聽常青嵐呼疼，雙手一抄，把他抱了起來，放在裏間的繡榻之上，然後，不避嫌疑的，解開常青嵐的衣衫，仔細察看！

常青嵐指着背部和腰部，不停的呼疼，小梅似乎也慌了手脚，只好伸手到中衣之內，來按摩那腰背之間！

小梅終究是十九歲的大姑娘，幾時用自己的手，接觸過年輕男人的身體？這一瞬之間，連她自己也爲之暈眩不已，不由

得掌心所觸之處，全是叫人心跳的小針一般……

由於常青嵐是側面朝外而臥，小梅自然是要彎下身子，才能為他背部按摩，如此一來，胸腹之間，就緊緊地貼在常青嵐臉部，氣息相引，熱力互傳，常青嵐終於忍不住一笑，雙手一伸，將小梅的柳腰摟個正着……。

小梅可沒料到他有這一手，一時之間，竟被常青嵐摟着拖倒在床上。

她要掙扎，似乎又不要掙扎，不過，常青嵐到底是個讀書人，他那份防閑逾矩的心理，使他不敢過份放肆，因此，小梅含着淚，推開常青嵐，站起來，低聲說道：「公子，婢子本是苦命之人，能得公子垂青，那是婢子的福份，只是，公子乃是高門華弟，無論如何，婢子是配不上公子的！」

常青嵐喘了喘氣道：「小梅，我可不是這麼想呢！」

小梅道：「公子，承蒙你不棄，但天長地久，又如何瞞得住人？難道你不怕別人罵你嗎？還有，老僕常忠他……」

常青嵐笑道：「小梅，男女之事，本要兩情相悅，妳為什麼要存門戶之見？」

小梅心中沉思，這事可不能荒唐……當下她搖頭道：「公子，你忘了麼？那畫中的少女……」

常青嵐笑道：「鬼神無稽之說，畫餅究難充飢的道理，妳不懂麼？」

小梅道：「公子……」一時之間，她可真想不出來有什麼法子，除非，一走了之。

然而，她不能走！不能走！

常青嵐笑着，又要來拉小梅，小梅心中一急，却急出了一句話來，道：「公子，婢子雖是操作賤役之人，但也曾讀過幾天書，粗懂文字，如果公子真喜歡婢子，少不得婢子放肆，要求公子，給我一個名義！」

常青嵐微笑道：「明媒正娶，可不可以？」

小梅道：「婢子豈敢如此奢求？只要公子……」

常青嵐笑道：「那是納妳為妾，願作小星了？」

小梅低頭弄帶，沒有說話。

常青嵐笑道：「小梅，那……未免委屈了妳吧？」

小梅搖頭道：「苦命之人，能够如此，已是不易了！公子，你想想，婢子還能指望什麼呢？」

常青嵐道：「那……小梅，我去通知李七，叫他買些香燭，明天成禮如何？」

小梅笑道：「公子，你別忘了，你還在孝服中啊！要成禮，少說還得再等一年半！」

常青嵐悚然一驚，一躍而起，抱拳向小梅長揖道：「小梅，非妳一言，我幾乎成了不孝之人……」

小梅笑道：「公子，承蒙公子不棄，婢子感恩不盡，而今以後，婢子當會盡心服侍公子，但公子守禮成孝，莫要逾禮才是！」

常青嵐正容道：「那是自然！不過，此後妳少再婢子婢子的好不好？」

小梅低頭一笑，道：「那……婢子就改稱妾身吧！不過，在李七和老公公面前，公子還是莫說的好！」

常青嵐笑道：「大叔很古板，我知道！小梅，我告訴大叔，往後，妳也改口叫他大叔吧！」

小梅搖頭道：「不要！公子，你知不知道老公公的出身來歷？」

常青嵐笑道：「這……記得我出世的時候，大叔就在家了！你問這個作甚？莫非他……」

小梅笑道：「公子，妾身只能告訴你一句話，老公公他不是常人！」

常青嵐道：「小梅，妳……可是說他……大有來歷？」

小梅道：「公子，這些事你不必問了，反正，就妾身所知，老公公一定是受過公子先人的大恩，才會自願為奴來報答公子的！」

常青嵐一呆道：「哦？我……」

突然，窗外傳來一聲輕咳，接着常忠沉重的腳步聲，來到門口。

小梅連忙拉平衣衫，退向一邊去擦拭金刀。常青嵐則緩緩的走向門前。

常忠在門口看了看小梅，笑了笑，向常青嵐道：「少爺，府城裏的張大戶又派人來了！」

常青嵐一聽，吃了一驚道：「他又來了？」

常忠道：「少爺，老奴答允他節前一定把銀子送去，但他非要見少爺一面不可！老奴不便堅持……」

常青嵐道：「大叔，我不要見那等人的嘴臉，你就說我病了！」

常忠道：「這……這……」

小梅忽然走了過來，嫣然一笑道：「公子，老公公，帶婢子去見見他可好？」

常忠一怔道：「妳去！」

常青嵐也笑道：「小梅，妳去有什麼用？那個張大戶是專門放閻王債的，六親不認……」

小梅笑道：「公子，老公公，婢子也許有辦法把他勸回去呢？」

常忠看看常青嵐，常青嵐沉吟了一下，道：「大叔，你跟小梅去看看也好！不過，我可不見他。」

小梅嬌巧的一笑，隨着常忠來到了前面大廳。

大廳之中，已然點起了燈光，一位獐頭鼠目的瘦老人，正坐在一張檀木椅中，厲色相待，他一眼看到來的只是常忠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臉色不由得一沉，道：「老管家，常公子呢？」

常忠冷冷的道：「少爺病了，不能見客！」

小梅笑了一笑道：「這位想必就是張府的賬房師爺了？」

瘦老人雙目一閃，冷笑道：「不錯，老夫陳友余，你是府中的什麼人？」

小梅笑了笑，道：「公子身邊的丫頭小梅……」

陳友余怒道：「常公子不出來，打發個丫頭出來作甚？你……作得了主麼？」

小梅笑道：「陳師爺，小梅雖然是丫頭，但公子的事，我還作得了主，你說吧！你要見公子有什麼事？」

陳友余冷聲道：「敝東家言明，常公子欠下的一千兩紋銀，三天之內，一定要還！」

小梅道：「只是一千兩麼？」

陳友余道：「不錯！原借是八百兩，三個月連本帶利，就是一千兩！」

小梅笑道：「陳師爺，你回去告訴你們東家，兩天之內，我們會派人送去！」

常忠楞了一楞道：「小梅……」

陳友余也呆了一呆，道：「妳……真的作得了主？」

小梅沒理會常忠，却冷冷一笑問陳友余道：「兩天之內若不送到，將軍府中一切，任憑你們搬取！」

陳友余沉吟了一下，道：「好！老夫等你們兩天，如果屆時不會送來，別怪我們東家心狠！」

小梅道：「你請吧！」

陳友余向常忠拱一拱手，大步出府而去。

常忠皺着眉，向小梅道：「小梅……妳……太荒唐了！」

小梅一笑道：「老公公，這事婢子已有了計較！」話音頓了一頓，又道：「老公公，公子的家產，究竟有多少畝田？」

常忠道：「原先老主人在世，慷慨好施，從來不曾買田置地，現時留下的二十來畝田地，還是祖傳的呢！」

小梅道：「是不是全都租給佃戶？」

常忠笑道：「可不？」

小梅道：「公公，能不能收回來自己種？」

常忠道：「自己種！誰？姑娘，妳行嗎？」

小梅笑道：「請長工啊！」

常忠道：「談何容易，別說我們自己不善料理，就算會，也沒辦法服伺那些長工呀！」

小梅笑道：「這倒不假……」畧一沉吟，又道：「老公公，後面那片花園，婢子覺得太可惜了，如果種上一些藥材，未嘗不是生財之道呀！」

常忠聞言，不由得一怔，心中暗道：這話不錯，咱們怎麼沒想到？

但他口中却道：「姑娘，這些都是遠水，可救不了近火啊！兩天之內，要一千兩銀子呀！」

小梅笑道：「老公公，這一千兩銀子的事由婢子來管，那後園改種藥草的事，公公，你督促李七先去鬆鬆土，待過了中秋，婢子再和公公商量種那幾樣藥材！」

常忠有些不敢相信，但他心中却不能不佩服小梅的精明幹練，因此，笑了一笑道：「好！一切但憑姑娘作主，老朽願供驅遣！」

小梅一聽，連忙萬福道：「老公公這話，可折煞婢子啊……」

常忠笑了笑道：「小梅，少爺都願聽你的，老朽那能不聽呢？」

小梅心中一動，臉上飛起了兩片紅雲，低聲道：「婢子謝過公公……」

轉身一溜，就到後廳去了！

常忠看得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精明的姑娘，不知少爺有無此福……」

這時，常青嵐聽得常忠笑聲，不禁由內走出，笑道：「大叔，你在笑什麼？那個傢伙走了？」

常忠笑道：「小梅這丫頭果然有本領，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出去了！」

常青嵐一怔道：「她怎麼說的？」

常忠道：「兩天之內，送還一千兩銀子！」

常青嵐一呆道：「兩天？賣房子也來不及啊……」

常忠道：「老奴也是這麼想……可是，瞧小梅的樣子，倒是很有把握呢！」

常青嵐道：「奇怪！她……孤身投親不遇，幾乎凍餓而死，那來銀子……」

話音未巳，小梅已拿着一個小小的鐵盒子奔了出來。

常青嵐一眼見到小梅，立即大聲道：「小梅，那一千兩銀子的事，可不是玩的呀！」

小梅笑了笑，把那個小鐵盒交給了常忠，道：「公公，你看看這裏的東西，值多少？」

常忠聞言，連忙打開那隻鐵盒，一刹間滿室生光，恍如白晝一般，兩人全都為之一震，常忠更是脫口道：「夜明珠？」

小梅道：「公公，拿去典押兩千兩紋銀，行麼？」

常忠笑道：「兩千兩？萬兩黃金也值呀！姑娘，妳……這是何處得來的？」

小梅笑了笑，道：「是花園井裏面掏出來的！」

常青嵐幾乎聽得呆了，他搖搖頭道：「不可能，我爹沒說過井裏有珠子的！小梅，妳可別……惹禍，非份之財，我可不敢要！」

小梅笑道：「公子，你放心，有天大的禍事，也由妾身担代！」話聲一轉，又向常忠道：「老公公，明天你拿去府城中，找一家珠寶店押一押，拿一千兩還張大戶，另外一千兩，一面留作家用，一面去買幾樣種子，我們也好打算一下，不能老是坐吃山空呀！」

常忠笑了一笑道：「姑娘，老奴這就進城去，早點還了那姓張的閻王債，也好睡個安心覺！」

一提鐵盒，大步走了出去。

常青嵐簡直被眼前的事弄糊塗了，他看看小梅，皺眉道：「小梅……這……」

小梅微微一笑，道：「公子，你別管好嗎？妾身已有了名份，代你操持家務，還不應該嗎？」

常青嵐心中大為激動，雙手一拉，把小梅摟了過來，低聲道：「小梅我……」

他說不下去，因為他已經是忍不住淚如雨下。

從這一天起，將軍府的氣象又是一變，小梅像個女主人般，負起了持家的重担，她和常忠商量一切，常忠他一切聽命，因為，那顆夜明珠已抖露了小梅一半的身世，常忠知道，天下只有三顆這種珠子，一顆在大內，一顆在西城喇嘛寺中，另外的一顆，是在黃山凌雲庵主大悲老尼的手中，小梅來自江南，那麼，她必然是大悲神尼的什麼人了！

不過，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大悲神尼，跟自己的老主人從無交往，怎會……讓這麼年輕的姑娘，帶着這麼貴重的珠子，來到長安？

常忠也曾向壞的方面去想過，從小梅倒在門口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這姑娘不是說的眞話，幾個月下來，常忠沒有找出一絲破綻，那麼……如果說小梅是爲了那把金刀和另一幅畫軸而來，則她應該早已得手而去，除非，她也知道，配在金刀匣中的畫軸，不是這張少女撲蝶圖，而是另一幅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

可是，有幾個月的時間，小梅應該早已明白，那幅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不在府中啊！

常忠委實是爲此想不通，但他明眼所見，小梅無時無地不是在爲少爺着想，而且，他更明白的是，少爺已喜歡上了小梅，小梅則也喜歡上了少爺！特別是那天張大戶家陳師爺來，他去找少爺，在窗外聽了他們之間的信誓，使得常忠，大爲放心，不再對小梅有什麼疑念，相反的，還眞怕公子沒有這份福氣，娶不到小梅這樣一個精明能幹的夫人！也怕公子唐突，眞怕只把小梅認爲門不當戶不對，而納作小星了！

有了這種想法以後，常忠對小梅幾乎像親生女兒般呵護，每夜，他必然要打她房外多走幾趟，因爲，她雖然知道，小梅可能是大悲神尼的門下，但究竟沒見她露過一手兩手，因此，他也是很關心她的安危。

這一夜，常忠循例在三更時分，起床到各處巡察，當他經過小梅的房間時，忽然聽到室內有着人聲。

常忠心中一驚，輕輕地走過去站到窗前，順着窗紙的破洞，向內張望，常忠一望之下，不由得他心中既是吃驚，又是大喜？

敢情，那屋內說話之人，一位是小梅，另一位則是已有三十年足跡不履紅塵的凌雲庵之大悲神尼。

常忠不想驚動室內之人，剛剛轉身離去，只聽得一聲「阿彌陀佛」，大悲神尼那瘦小的身子，已然不知在何時穿門而出，站在常忠的身前。

常忠大吃一驚，退了半步。

大悲神尼目光如電，在常忠身上轉動，忽然合十道：「老檀樾，別來無恙！」

常忠是一副驚恐之態，雙手抱拳道：「大師……你從何處而來？將軍府已是沒落門第……」

大悲神尼未等他再說下去，笑了一笑，道：「老檀樾，也不過三十多年未見，怎麼就如此健忘？」

常忠心中暗暗一驚，忖道：看來這老尼姑果然難纏得很……。

但是，他口中却道：「大師……莫非認錯了人麼？老奴乃是將軍府中管家常忠啊！」

大悲神尼口宣佛號，合十道：「老檀樾，你若不願還本來面目，老衲自然不便勉強，但願老檀樾進入小徒房中稍坐，老衲有話奉告！」

常忠心中一喜，暗道：小梅這孩子，果然大有來歷，已是大悲之徒，我還有什麼担心的呢？

當下口中却應聲道：「原來小梅是大師的弟子？老奴高興的很，究竟是佛門中人，不會行詐使騙的了！」

語音一頓，又是一揖，說道：「大師請！」

大悲神尼淡淡一笑，轉身進入房內，常忠跟在身後，小梅移過了一張錦凳，讓常忠坐下。

常忠雖然坐下，口中却謙遜的一笑道：「恕老奴放肆了！」

大悲合十微笑，想了想道：「老檀樾，往事既然不願談，但眼前却有若干大事，尚盼老檀樾能開誠相見，無話不說！」

常忠恭敬的笑道：「大師請說，老奴是知無不言。」

大悲神尼沉吟了一下，道：「高山流水松下撫琴，此圖不與奪命金刀同在一處，已有多久了？」

常忠心中一動，本想裝作不解大悲話中之意，但他繼而一想，此事非同小可，直接關係到少爺的安危，自己可不敢冒這個險，當下長嘆了一聲，道：「刀，圖均是半年之前方始發現，存在將軍遺物之中，據少爺告知老奴，這隻藏圖的鐵箱，乃是四年前在西康救了于南山大俠時，于大俠所贈，將軍從未打開欣賞，是以……」他頓了一頓話音，又道：「據老奴猜想，于大俠贈箱之時，必已不是原圖，而換成了少女戲蝶圖卷了！」

大悲看了小梅一眼，小梅點了點頭，道：「師父，常公公之言，正是不假！」

大悲神尼雙手合十，口宣佛號道：「如此說來，原圖仍在于施主手裏了？」

小梅却搖頭道：「許爺爺說，他沒找到呀！」

常忠聞言，心中一跳，忙道：「小梅，妳……口中的許爺爺可是許北海？」

小梅脫口道：「正是他！」

常忠道：「于南山是你祖父嗎？」

小梅一怔道：「這……」

大悲忽然一笑，合十道：「老檀樾，你既不想多談昔日身世，又何必多問梅兒之事呢？」

常忠心裏自然十分明白，八成這位小姑梅娘，就是于南山的後人，於是，抱拳一禮道：「大師責備的是，恕老奴多此一問！」

他語音畧頓，又道：「大師忽然問及高山流水之圖，不知是何用意？」

大悲忽然正色沉聲道：「老檀樾，江湖之上，已有不少知名的人物，在打算刼奪此圖！老衲此番前來，爲的就是想知道此圖是否在此！」

常忠吃了一驚，道：「眞的麼？」

小梅道：「常公公，我師父說話，幾時騙過人來？」

常忠笑了一笑，道：「不錯，大悲神尼，自然不會打出誑語！不過，傳聞之事，倒也不可盡信啊！」

大悲神尼道：「老衲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自然不是純出傳聞的了！」

常忠面色也逐漸凝重，抱拳道：「大師，所謂江湖上的知名人物，又是指的那些人？」

大悲神尼道：「一般人物，那也不會放在老檀樾眼中，但這些人，可都是極爲難纏之輩！」

常忠道：「大師，他們究竟是那一種人？」

大悲神尼道：「荊門九怪兄弟！」

常忠笑道：「荊門九怪，當不得大師一指，算不得什麼有頭臉之輩！」

大悲笑道：「不錯，但老檀樾莫忘了，他們有位不好惹的靠山！」

常忠一呆道：「可是他們的師父，那位西山樵父宇文長嗎？」

大悲道：「正是！」

常忠點頭道：「宇文長果然有點斤兩！不易對付！」

大悲道：「還有呢！老檀樾，不瞞你說，老衲此番前來長安，一路之上，已經遇到了不少人，而且，個個都不比宇文長差勁！」

常忠一驚道：「哦？」

大悲嘆了一口氣道：「老檀樾，除了宇文長，還有東海釣叟申代等人都已趕來長安了！」

大悲道：「不止於此，還有兩個更厲害的魔頭，也正在途中！」

常忠皺眉說道：「還有兩個魔頭？是誰？」

大悲道：「雪山雙煞！」

常忠變色而起道：「可是寒星索命司馬魁和血手追魂石長風？」

大悲道：「除了他們，還會是誰？」

常忠朗聲一笑道：「好！來得好！大師，老奴正期望他們來呢！」

大悲反而一怔，道：「老檀樾此言何意？莫非你們……」

常忠道：「這個！大師不知，老奴也不便多說，反正，老奴跟他們正有一樁過節未了，曾經在大雪山中，找了他們一年，沒能找到，如今他能來到長安，那可是極好之事！」

大悲神尼目光充滿了關切，微笑道：「老檀樾，雪山雙煞，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你可得當心些！」

常忠慨然道：「多謝大師關注之情，老奴對別人也許知之不深，但對他們兩人，可是瞭如指掌！」

大悲脫口說道：「同門習藝，那是自然！」

此語一出，大悲彷彿覺出失言，連忙住口，小梅則大爲驚訝，張着小嘴，直看常忠。

敢情，小梅雖然早已知道常忠不是尋常人物，但她決未料到，他竟會與雪山雙煞乃是同門！

常忠聞言，則發出一聲長嘆，道：「大師，往事已矣，多提徒亂人意耳！」

大悲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話音一頓，接道：「老檀樾，箭在弦上，事迫燃眉，你……可有什麼打算？對方人多勢衆啊！」

常忠道：「大師之意，是要我等走避麼？」

大悲道：「若能走避，未嘗不可，只怕，眼下已然難以走脫了！」

常忠道：「老奴也是這麼想！老奴的少爺，並非武林中人，一旦遇到這等大事，只怕……」

小梅忽然笑道：「常公公，少爺的事，有我！」

常忠看了小梅一眼，又看看大悲神尼，點了點頭，道：「小梅姑娘，不是老奴信不過你，只是這批人太强，老奴怕妳照顧不了呀！」

小梅道：「不妨，我……可以把他藏起來！」

常忠搖頭道：「藏得了一時，藏不了十天半月呀！姑娘，要不，你伴着少爺離此躲一躲如何？」

小梅道：「那……常公公一個人怎麼對付他們？」

常忠笑道：「只要別無後顧之憂，老奴是可應付得了這批魔頭！」

大悲神尼笑道：「老檀樾的豪氣不減當年，不過，老衲認爲，此事關係重大，老檀樾一人，難任艱鉅！」

常忠笑道：「大師，長安城中，又有什麼人能助老奴一臂之力呢？別說這些人不易應付，就算他們武功不高，老奴也不願要局外人涉險啊！」

大悲神尼口宣佛號，合十頂禮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十年之別，不想老檀樾已是菩薩中人了！」

常忠低喟了一聲，搖頭道：「世事如棋，大師自是過來人，善惡之間，本只一念，但能悔悟前非，豈敢妄求仙佛……」

他感慨的笑了一笑，又道：「大師佛駕，何時離去？」

大悲畧一沉吟道：「老衲本來只是來此向老檀樾送個口信，但目前情況，似乎不同，因此，老衲倒想等一切平安之後，再行離去了！」

常忠聞言，喜道：「大師慈悲爲懷，若能小作駐錫，羣魔雖多，又復如何？老奴先代小主人謝過大師！」

說着，起身深深一揖！

大悲笑道：「老檀樾，老衲居此之事，最好莫讓令主人知道！」

常忠先是一愣，繼而笑道：「大師之意，老奴明白了，大師但放寬心，老奴決不爲大師多惹因果……」

燕翔梅吐艷．煞消義長存

常青嵐照常是每日讀書寫字，照常每日晨昏在那少女畫前焚一爐香。

小梅也照例的拭刀打掃，唯一不同的是，她還要陪常忠在後園種植一些草藥！

大悲神尼獨居在小梅隔壁的一間靜室，除了小梅和常忠之外，連李七都不知道將軍府內多出了一個人。

這是大悲神尼抵達長安後的第五天，常青嵐正在書房寫字，突然聽得前間大廳之中，常忠在跟一個人大聲的爭吵，常青嵐忍不住緩緩地踱了出來，只見常忠正和一位自己從未見過的白髮老人怒顏相向，幾乎要動手打架。

常青嵐覺得有些意外，看看常忠，不禁皺眉道：「大叔，這個人是誰？」

常忠似乎大感意外，怔了一怔，道：「少爺，老奴是……在跟這位老先生談一件事情，一時不小心，說話聲音大了一點，驚動了少爺，眞是罪過！」

常青嵐皺眉道：「大叔，這位老先生是什麼人？他……跟大叔很熟悉嗎？」

白髮老人沒等常忠回答，已然冷冷一笑，說道：「小兄弟，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老夫跟貴介，正是多年故交，熟得不能再熟了！」

常青嵐抱拳一笑，道：「老丈既然跟晚生的大叔是多年故交，晚生眞是失禮得很！」

白髮老人道：「失不失禮，老夫倒不在意，只是老夫專程趕到長安，却幾乎嚐了閉門羹，未免有點兒於心不甘！」

常青嵐笑道：「哦？什麼人讓老丈幾乎嚐了閉門羹？」

白髮老人大笑着指了指常忠道：「還不是這位多年的老朋友嘛？老夫雖然生氣，不瞞小兄弟說，却也拿他無可奈何！」

常青嵐笑了一笑道：「老丈說笑了！」轉臉向常忠道：「大叔，這位老丈的尊姓大名是……」

常忠一直在旁皺眉不語，此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少爺，你還是不問的好！」

常青嵐聞言呆了一呆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白髮老人大笑道：「不爲什麼，他是怕你老弟一旦知道老夫是誰，少不得會沾上一身村野鄙夫氣味！」

常青嵐怔了一怔，看看常忠，道：「大叔……」

常忠搖了搖頭，道：「少爺，你別聽這老兄胡說八道，老奴可不是這麼想。」

常青嵐向老人笑了笑，道：「老丈，我大叔可沒這種想法，老丈的姓氏，可否告知？」

白髮老人道：「老夫姓氏，說出來只怕老弟也不知曉，還是不說的好！」話聲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老夫此來目的，倒是不能不講！」

常青嵐皺眉道：「老丈，你……來到舍下，不是爲了找我大叔麼？」

老人道：「不錯，我本來是找他的，只是……」

常忠忽然大聲道：「申兄，你少說一句吧！」

白髮老人道：「爲什麼？你說你作不了主，如今作得了主的人來了，你難道又不許我說了麼？」

常忠道：「此事決不可能，你說了也是白費唇舌！」

常青嵐看了看兩位老人，說道：「究竟是什麼事呀，大叔，你幹嗎不讓人家說哩？」

常忠道：「少爺，這事說出來，也是白費，因爲連少爺你…也作不了主的！」

申老人突然沉聲道：「老哥子，你說他也作不了主，那是什麼意思？莫非這將軍府中的一切事物，還有另外一個作主的人嗎？」

常忠冷笑道：「申兄，你別忘了，那兩樣東西，不是我老主人之物，少爺自然是作不了主的！」

申老人也冷笑道：「老夫不信！」忽然轉臉向常青嵐道：「老弟，老夫申化，世居東海，捕魚爲業，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送了老夫一個綽號，叫做『東海釣叟』，想來你老弟也沒聽人提及過吧！」

常青嵐沉吟了一下，道：「申老大名，晚生果然沒聽說過，這……無非是因爲晚生不是江湖人……」

申化笑道：「當然，老夫並不以你不識老夫爲忤，不過，老夫有椿事，却是要向你老弟請教！」

常青嵐道：「不敢！有什麼事，申老請說便是！」

常忠忽然插口道：「少爺，這位申兄乃是在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你不是江湖中人，縱然有什麼事，少爺，你也用不着承諾！」

常青嵐道：「這……」

申化大笑道：「老哥子，你眞行啊！這不是先拿話把我的咀堵上了麼？」

但申化究竟是老江湖，常忠想堵他，可也沒有那麼容易，他笑聲收斂，立即又道：「可惜的是，老夫此次前來，乃是志在必得，任你怎麼講，也沒有辦法趕得走老夫！」

常青嵐笑了一笑，道：「申老丈此言，倒叫晚生有些不解了！」

申化笑道：「老弟，你懂不懂都沒有關係，老夫告訴你，反正我這次來到府上，只是談的一筆生意，老弟聽聽我出的價錢，然後看看能不能賣就行了！」

常青嵐這回可呆了一呆，道：「生意？什麼生意？」

申化道：「大買賣，我出價一萬兩白銀，老弟，你瞧，這筆生意如何？够不够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上十年清福？」

常青嵐看看常忠，道：「大叔，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常忠道：「少爺，他說的話，是胡說八道，你只當沒有聽見就算了！」

常青嵐道：「大叔，你一定有什麼事瞞着我了！」

常忠搖頭道：「沒有！少爺，你……就別管這檔子事吧！」

常青嵐皺眉道：「大叔，這事小可若是不知道！當然可以不管啊！可是，眼下我已經知道了，要我不再過問，我又怎麼安得下心呢？」

申化呵呵大笑道：「不錯，事情到了頭上，還能想裝作不知道嗎？常老弟，依老夫看，這筆生意，咱們是可以好好的談上一談的呢。」

常忠臉上變色，沉聲說道：「申兄，你最好是不談！否則，後果可要申兄担當了！」

申化冷冷地看着常忠，道：「老哥子，你跟兄弟交往，少說也有四十多年，難道你還不明白兄弟的爲人麼？天塌了下來，兄弟也會撐得住的！」

常青嵐沉吟了一下，看看常忠道：「大叔，申老丈既然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大叔又何必替別人担心呢？」

常忠嘆了一口氣，道：「少爺，你那裏知道，這事……可關係大着呢！」

申化道：「關係若是不大，老夫怎會前來？」目光轉向常青嵐道：「老弟，那把刀擺在你府上，也不見得有什麼用，加上那一幅畫，一萬兩白銀，賣給老夫，也不算吃虧的了！」

常青嵐聞言呆了一呆，道：「刀？什麼刀呢？大叔，你知道我們有什麼刀要賣，有什麼字畫要賣嗎？」

常忠笑了笑道：「當然沒有呀！所以，老奴才要公子別聽他胡說八道！」

申化此時忽然仰天一笑道：「老夫若是胡說八道，那把供在貴府房中的金刀，却是何等來路？」

常青嵐聞言不禁怔了一怔，說道：「金刀？」

申化道：「不錯，就是你書房中的那把金刀，但是，在武林中可是有名得很呢！多少人想得到它呀！」

常青嵐看看常忠道：「大叔，這是眞的麼？」

常忠嘆了一口氣，沒說話。

申化接口道：「還有，那幅高山流水，梅下撫琴圖，老夫也是非買不可。」

常青嵐這回，可是聽得大爲不解的看着申化，說道：「老丈，你說的，是什麼畫啊？」

申化道：「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呀！刀不離圖，畫不離刀，你難道一點都不明白嗎？」

常青嵐道：「老丈，只怕這次是你錯了，晚生家中，畫是倒有一幅，不過，那不是什麼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而是一幅少女嬉春圖！」

申化臉色微變，說道：「你這話是眞的麼？」

常青嵐道：「晚生一生不說誑語，老丈不信，晚生可以領你入內去看看！」

常忠在旁聞言，只急得頓足，但又無可奈何！

這時，申化大笑道：「老弟，老夫正是有些不信，少不得正要前去印證一下，是眞是假！」

常青嵐笑道：「請……晚生帶路……」轉身大步向內行去。

申化笑了一笑，向常忠抱了抱拳，道：「子奇兄，走啊……」跟在常青嵐身後，向內急行。

常忠皺着眉，突然一閃身，搶在申化之前，護着常青嵐而行。

申化微微一笑，低聲道：「怎麼？子奇兄把兄弟當作了何等樣人？兄弟雖然急於想得到金刀，秘圖，但也不會向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下手啊！」

常忠冷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申兄，老朽不得不如此……」

眨眼之間，已然來到書房。

常青嵐一指那檀木架上的金刀，笑了一笑道：「老丈，金刀在此，那幅畫，你瞧瞧是不是少女嬉春圖？」

申化走了過去，看了一看，道：「好畫！必是唐寅老弟台的大手筆！」

常青嵐聞言喜道：「老丈跟六如居士熟識麼？」

申化笑道：「江南俊彥，老朽當無不識之士！」語音一頓，又看了看畫，自語道：「此畫作畫日期，距今不過四五年時光，自然不是那幅高山流水圖了！」

常青嵐拊掌道：「老丈好眼力！此畫晚生也會斷言是作於四年之前，想不到，老丈竟是翰墨中高士……」

申化大笑道：「好說，好說，老弟，鄉野鄙夫，畧識之無，那裏當得起如此吹噓？」

語音畧畧一頓，又道：「這麼說來，這刀也不見得是眞了……」

申化一伸手就向架上金刀抓去。

突然，眼前人影一閃，申化吃了一驚，連退三步，大喝一聲，道：「什麼人？子奇兄……」

但舉目望去，眼前之人，竟是一名嬌小的少女，不由得把申化驚得瞪大了雙眼直發呆。

常忠臉上露出了笑意，大聲道：「申兄，金刀自有主人，你可千萬別亂動！」

申化目光在少女身上一轉，道：「姑娘，妳是何人？剛才你是……不是使的大悲鎖脈手法？」

少女嫣然一笑：「老前輩名滿江湖，婢子小梅只不過才會兩三手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功夫，老前輩竟認作是大悲鎖脈手法，叫婢子有點受寵若驚了！」

幾句話說來很謙虛，但聽在申化耳中，可是非常不受用，他看看小梅，再看看常忠，道：「子奇兄，這位姑娘是府中的什麼人？」

常忠笑道：「是我家少爺房中的丫環小梅，怎麼？申兄可是覺得她不好惹？」

申化心中一動，暗道：這老兒明明是在故意拿話叫我下不了台，難道這個小小的丫頭，眞是有什麼來歷，叫老夫惹她不起麼？

但他口中却道：「子奇兄，你調教出來的子弟，當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的了！兄弟就算惹不起她，那也不是什麼丢人之事，須知武林之中，當年還沒有人敢惹你這位無常醉叟之人啊！」

常忠皺眉道：「申兄你……」

常青嵐雖然不懂武林中事，但申化一口一個子奇兄，外加又指出常忠的綽號「無常醉叟」，到此刻爲止，他心中也已大爲明白，正如小梅告訴過自己的話，常忠不是平凡之人，眼下，他可是眞的看出來了，這位老湊，在武林中定然是一位頂尖的人物。

當下他目光一轉，向常忠道：「大叔，聽這位申老丈的稱呼，你……大叔在武林中，一定是很有名氣……」

常忠苦笑了一聲，搖頭道：「少爺，過去的事，老奴久已忘記了，你……不是江湖中人，這些事你還是不要知道好！」

語音畧頓，又向申化道：「申兄，這把金刀和這一幅畫，雖然此刻是放置在將軍府中，但認眞的說起來，它依然不是常家之物，因此，申兄要買，姓常的是沒有人敢作主的！」

申化道：「那……該什麼人作主？」

常忠道：「此刀此畫，是昔年開山拳于南山于大俠寄存在老主人之處，因此，申兄要買，最好是找到開山拳于大俠！」

申化目光轉動，搖頭道：「這……開山拳于南山，傳聞已在年前病故，你叫兄弟到那裏去找他？」

小梅此時，不禁臉上神色一變，有着泫然欲涕之容，但她很快的用手掠了掠鬢，尖聲道：「那你爲什麼不去找于家的子孫？」

申化瞪了小梅一眼，道：「找人何如找物？刀和畫，都在這裏，我又何必捨近求遠？」

小梅冷笑道：「你……自認能拿得走麼？」

申化冷笑道：「不讓老夫拿走，遲早

也會被別人拿走，這個順水人情，你們又何必不賣？何況，老夫還出價一萬兩白銀呢？」

小梅格格一笑道：「申大俠，你好大的口氣！可惜呀，這把刀和這幅畫不但並不相配，而且，價錢也有點兒不恰當！」

申化一怔道：「姑娘，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梅道：「畫不是高山流水，松下撫琴，豈不是配不上那把奪命金刀麼？」

申化呆了一呆，道：「姑娘，你已知道這刀圖藏寶之秘？」

小梅笑道：「申大俠，這事不是在武林中傳言了四十多年了麼？試想，像這麼膾炙人口之事，只要稍涉江湖之人，又有那一個不知道呢？」

申化歎了一口氣，說道：「不錯，姑娘所說，倒也不假；只是……」他頓了一頓，又道：「這價錢不恰當，又是怎麼講呢？」

小梅道：「申大俠願出一萬兩白銀，購買的雖然只有兩寶中的金刀，但倘若以時價而言，這柄金刀的價值，非得五萬兩黃金不賣！」

常青嵐因為小梅進府之後，持家處事，頭頭是道，所以她突然現身以後，自己也就不再揷口，何況當她顯示出她也是武林中人身份之際，常青嵐更是放心不少，不過，此刻他聽到小梅說這把金刀竟然價值五萬兩黃金，不由得吃了一驚，失聲道：「小梅……這太離譜了啊！」

小梅聞言，嫣然一笑，道：「公子，這還是申大俠的行情呢，若是換了別人，就要值十萬黃金了！」

常青嵐皺眉道：「那裏有這種事，一把小小的金刀，怎會值到這麼多錢？」他沉吟了一下，又道：「如果這把金刀眞值這麼多錢，當年于老人又怎會暫時留在先父之處，而忘了取回呢？」

常忠這時揷口道：「少爺，于老不曾取回，必是因病纏身，無法前來之故！」

常青嵐道：「大叔，這把刀，這幅畫，本是別人之物，不但是無權處置，不論是什麼人，也不能賣掉，而且，小侄想求大叔好好的保護它們，以便將來交還給于老人！」

常忠道：「少爺放心，沒有人拿得走此刀此畫的！」

小梅長長的嘆了口氣，低聲道：「公子，你非武林中人，往後再有這一類事，公子千萬別再過問吧！」

常青嵐點頭道：「小梅，你也要小心些！」

小梅笑道：「公子不必掛懷，妾身尚有自保之道！」

申化此時忽然大聲道：「你們說了半天，此刀此畫，賣是不賣？」

常青嵐道：「申老丈，此事只怕要有方台命了！」

申化看看那擺在小梅身後架上的金刀，嘆了一口氣，道：「你們眞不賣麼？」

小梅笑道：「當然是不賣啊！」

申化看看常忠，又道：「子奇兄，那……高山流水之圖，現在何處？」

常忠道：「申兄，那幅圖，八成仍在于南山手中！」

申化道：「于兄已然仙逝，兄弟不信那圖會和金刀不在一起。」

常忠沉聲說道：「申兄，老朽生平未曾說過一句不實之言，你難道信不過老朽了？」

申化沉吟了一下，長長一嘆，道：「無常醉叟武子奇之言，兄弟又怎敢不信！可惜的是，別人只怕不像兄弟這麼好說話啊！子奇兄，你可得當心一二！」

常忠笑道：「申兄，好意心領了！」

申化目光又在小梅身上一轉，道：「姑娘，如果老夫料的不錯，你八成是大悲傳人……」

小梅道：「申老抬舉了！晚輩沒有那大的福份！」

申化目光在衆人身上一轉，忽地一轉身，大步向外走去！

常青嵐呆了呆，道：「送申老丈！」

常忠也抱了抱拳道：「申兄慢走，恕我不送了！」

申化只是苦笑了一聲，急步而去。

×　×　×

長安城外的驪山華清池畔。

一壺清酒，四色小菜，桌邊坐了兩男一女，二男都是白髮的老人，一女則是年約二十一二，一身淡藍村姑打扮，看上去十分嫻靜，只是眉宇之間不時流露出一股英煞之氣，而雙目轉動之間，也閃現出充滿智慧的光芒。

二老之中，有一位正是東海釣叟申化，他此時正舉起了面前的酒杯，突向另一禿頂老人道：「宇文兄，武子奇寄身將軍府中為僕，此事委實是十分難辦啊！咱們看看還有什辦法，可以把武老兒調開。」

禿頂老人大笑道：「武子奇一人，我宇文長已可對付，申兄這等口氣，彷彿那將軍府中，還另有高明吧！」

敢情這宇文長號稱「西山樵父」和「東海釣叟」，在武林中被人合稱為「漁樵二老」。

申化道：「可不？那將軍府中，有個丫頭叫做小梅，曾經在兄弟面前露了一手，以兄弟之能，居然被她一出手之間，迫的連退三步……」

那少女一笑道：「啊？一個小丫頭，居然這麼厲害嗎？」

申化道：「可不？李姑娘，你在江湖上人稱妙手空空，只是，妳這妙手，恐怕很難鬥得過那丫頭的一雙手呢！」

原來這少女竟是江湖上以輕巧稱為獨步的女賊「妙手空空」李燕兒。此刻她聞言顯然有些不服，嬌笑道：「申伯伯，我不信！」

申化道：「姑娘，大悲手，妳聽說過麼？」

宇文長一呆道：「申兄，你是說那丫頭施展的大悲手麼？」

申化道：「若非大悲鎖脈手法，兄弟又怎麼被她一招之下，迫退了三步？」

李燕兒格格一笑，道：「那……她一定是大悲神尼的傳人啦！」

申化道：「很有可能！」

李燕兒笑道：「申伯伯，大悲神尼的傳人，據說只有一位……」

申化，宇文長搖頭一笑，同時道：「姑娘知道麼？」

李燕兒道：「我師父跟大悲神尼誼同姊妹，當然知道呀！」

宇文長道：「那將軍府中的丫頭，莫非便是？」

李燕兒笑道：「才不會呢！大悲師伯的弟子，是于南山的孫女于篌梅。」

申化聞言一呆道：「于篌梅？那……小梅，篌梅同音，說不定就是呢？」

李燕兒道：「怎麼可能？篌梅姊姊是何等人，她怎會去做了人家的丫頭？」

宇文長笑道：「姑娘，那可不一定呢！也許，她也是為了刀圖雙寶……」

李燕兒沉吟了一下道：「宇文伯伯說的也有理，篌梅姐姐如果為了他爺爺的雙寶，說不定就會隱身將軍府……」

宇文長道：「賢侄女去看看如何？」

李燕兒笑道：「看不看她都無所謂，重要的，還是那雪山雙煞……」

她語音未已，申化陡然大喝一聲道：「是那位朋友光臨，何不現身一見？」

隨着申化的喝聲，只見由三丈之外的一堆假山之後，轉出兩名羽衣老人，笑着走了過來。

李燕兒皺眉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了！兩位伯伯，我討厭這雪山雙煞，恕侄女失陪了！」

嬌軀一擰人已穿池而去。

「雪山雙煞」中老大「寒星索命」司馬魁長眉聳動，呵呵一笑，道：「九華山老尼姑的賊弟子，怎麼一見老夫，就逃了呢？」

說話之間，兩人已到了申化，宇文長身前。

宇文長抱拳一笑道：「司馬兄，石兄，久違了！」

雙煞中老二「煞手追魂」石長風笑道：「宇文兄好雅興，只是，那個賊丫頭忽然離去，究竟為了什麼？」

申化此時接口道：「兩位，這可怪不得那丫頭，只因九華老尼交代過，不許她門下弟子，跟你們兩位老怪打交道，所以，一看到你二位，她只好溜走！」

司馬魁笑道：「免得沾上血腥氣，是麼？」

宇文長也笑道：「兩位既有自知之明，那又何必多此一問呢？」

石長風冷冷一笑道：「九華老尼的這個徒弟，左右也不過是個女賊，怕什麼血腥氣，其實，老夫兄弟一生，雖殺了不少人，但至少還沒作過偷雞摸狗的勾當！」

申化大笑道：「好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兩位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來來，咱們先喝幾杯酒，再談談金刀寶畫之事！」

司馬魁大笑道：「對！對！」一面喝酒，一面討論良策，當然使得……」

×　×　×

午夜，將軍府中一片沉寂。

常青嵐早已入了夢鄉，小梅仔細的扣上了門窗，才退出室，常忠却像老僧入定一般，守在書房門外。

小梅向常忠打了個招呼，緩緩地向乃師居處行去。剛剛轉過第二進天井，陡然心中一動，抬頭向着左邊的一棵銀桂看了一眼，笑了一笑，右手一抬，低聲喝道：「什麼人？還不給我下來！」

一縷指風，銳嘯着直向枝葉中襲去。

隨着指風，一條人影如飛而墜。

但是，人雖然落下地來，却並未倒地不起，而是格格一笑，向小梅嬌呼道：「篌梅姐姐，果然是妳！」

小梅一驚，看了看對方，陡地失聲道：「燕兒妹妹，妳……怎麼來了？」

敢情這樹上之人，正是李燕兒，此時聞言笑道：「篌梅姐姐，妳能來，我為什麼不能來？妳知不知道，為了金刀和那幅高山流水藏寶圖，來的高人，可不知道多少呢？」

小梅笑道：「我早已知道啦！燕兒，你……今晚是不是想來偷刀？」

燕兒笑道：「本來是，但我既然知道是妳在這兒，這刀本是妳家的東西，我當然不會再偷了！」

她話音一頓，又道：「篌梅姐，我聽申老伯說，那幅畫不在府中呀！」

小梅笑道：「那幅畫早就跟刀分開了！自然是不會在府中呀！」

燕兒嬌笑道：「是不是于爺爺藏起來了？」

小梅道：「不是！是爺爺送了人！」

燕兒道：「哦？送給誰了？」

小梅道：「少林方丈，通慧大師！」

燕兒不解道：「為什麼？」

小梅道：「使那刀圖藏寶之秘，永遠不被世人揭穿！」

燕兒笑道：「這我就不懂了！揭穿藏寶之秘，又有什麼不好？」

小梅道：「我爺爺是想消除武林中為了爭奪藏寶引起的血腥仇殺啊！」

燕兒怔了怔道：「這果然是大智慧！不過，妳爺爺為何又留下那把金刀呢？」

小梅道：「刀為利器，可助誅奸鋤惡，有刀無圖，永遠找不到藏寶之地，是以我爺爺留下金刀，以便對付兇惡強人之用。不過，我爺爺都沒有想到，這把刀，仍然會是武林人物爭奪的對象！」

李燕兒一笑道：「依我看，這把刀也該送得遠遠地才好，否則，眼前就不好對付了！」

小梅笑道：「不妨，家師已來，他們那些人要想奪取金刀，那是自討苦吃！」

李燕兒大喜道：「師伯也在這兒？」

小梅道：「是呀！走，我們去看師父去。」

×　×　×

第二天一早，燕兒就出了將軍府。

她行色匆匆，獨自奔向了常去的胡家鐵舖，從早到晚，躲在鐵舖中，直到黃昏，才又回到將軍府內，直趨神尼的靜室。

小梅在等着她，神尼和常忠也在等着她。

燕兒得意的捧着一個匣子送到神尼手中，笑笑道：「師伯，侄女幸未辱命。」

神尼笑道：「你是個鬼精靈，不是妳來，我還想不出這個辦法呢！」轉頭向小梅道：「妳跟老檀樾快去辦好！也許，今晚他們就會來呢。」

小梅接過鐵匣，笑了一笑，招呼了常忠，雙雙疾向前面書房奔去。

神尼目送二人走開，這才向燕兒道：「你要不要去跟申化和宇文長碰頭？」

燕兒搖頭道：「不用了！我昨兒已跟他們約定，我在這兒作內應呢。」

神尼笑道：「他們這一回可是終日打雁，反被雁兒啄了眼啦！」

燕兒笑道：「師伯，這都是你老的好計劃啊！」

三更甫過，將軍府中，突然有着一股山雨欲來之勢。常青嵐今夜破例的沒有睡。小梅和燕兒正在陪着他下棋，書房之中，不時傳出一陣歡樂的笑聲。

明亮的燈光，照着一雙玉人，常青嵐忽然覺得，這生活的情趣，簡直是天上人間。因此，屋外的一切，他似乎都已無心顧及，而府內緊張的氣氛，他更是絲毫也不曾覺察。

那把「奪命金刀」，依然放在檀木架子上，架前一爐檀香，爐子裏正散發着陣陣清香，畫中的少女，像活生生的人在氤氳的爐烟裏奔行於花木之中。

偶然間，常青嵐抬頭看了看畫，又偶然間，轉向嬌美伏在燕兒肩頭的小梅，這一刹那，常青嵐突然感到，小梅的笑容，與畫中的少女，居然如此相像！

常青嵐正想問問小梅，但常忠却正在此時，在窗外輕輕的叩了三下窗櫺。

小梅吃了一驚，立即向燕兒打了一個招呼，燕兒機警的點了點頭，笑道：「小梅姐，放心，常公子這盤棋，是決贏不了我的，用不着你來幫忙，妳快些去忙妳的吧！」

常青嵐聞言笑道：「小梅，妳陪陪燕兒姑娘嘛！」

小梅心中雖急，但口中却道：「公子，妾身跟大叔還有事要商量，待會兒我再來吧！」不等常青嵐再說什麼，一轉身就出了書房，並且順手把房門緊緊的關上。

常忠這時正在天井之中，向前進的屋脊上看着，臉上充滿了怒意，小梅悄悄地走了過來，低聲道：「大叔，是他們來了嗎？」

常忠道：「正是，好像有不少人。」

小梅目光一轉，笑道：「大叔，你守在書房外面，我去跟我師父打個招呼！最好，能叫這些人知難而退……」

常忠搖頭道：「不可能，小梅，還是照原定之計，讓他們得手的好！」

小梅沉吟了一下道：「大叔……我怕……驚動了公子不好啦！」

常忠道：「不妨，有燕兒姑娘陪着他，誰也近不了他身邊的！」

小梅道：「大叔，你信得過燕兒？」

常忠道：「姑娘，我信得過你呀！」

小梅微微的歎了口氣，轉身向後進奔去。這時，在將軍府外，可是熱鬧得很，雪山雙煞和西山樵父的手下，一共有廿多人，已然團團地把將軍府包圍了起來。司馬魁，石長風兩人已由大門走進府內。宇文長，申化則在屋頂上打坐，看着常忠，一言不發。

此刻，後進的廂房之中，大悲神尼已經和小梅雙雙繞出了府外，就在「雪山雙煞」跨進大門的刹那，大悲神尼以至高無上的輕功身法，像一縷輕烟一般，將「雪山雙煞」和西山樵父手下的廿多人，全部點了穴道。

小梅則隨在雪山雙煞身後進了大門。容得雙煞到了書房前的天井之中，常忠這才冷冷一笑道：「司馬魁，石長風，別來無恙……」

司馬魁，石長風兩人怔了一怔，道：「大師兄，你果然還在人世麼？」

常忠冷笑道：「武子奇已經不在人間，但常忠却也跟武子奇一樣，够你們瞧上半天的了！」

司馬魁怒道：「武子奇，當年之事，錯不在我等……」

常忠冷笑道：「欺師滅祖之徒，人神共憤，今日送上門來，實是天意所授，你們若是自承死罪，老夫還可看在先師份上，饒你們不死！」

石長風冷笑道：「武子奇，你少作夢，當年師父對你可是不同於對我們，其實，那天出事之時，我和二師兄並無傷害師父之心，只因師父懷疑我們勾結外人，要置我二人於死地，才逼得我們聯手，將師父點了穴道，何況，我們又並未親手殺死

武俠掌篇

擒賊

神光

「哎唷，江家的小姐跳井自殺了！」

「唉，太可憐了，她被那個淫賊強姦了，悲憤跳井自殺啦！」

十幾個人在嘩啦，嘩啦的嚷着，有幾個人下井把江家小姐抬了上來，早已經氣絕身死。

「唉，這個可惡的淫賊，也不知害死了多少個少女了。」村民既悲哀又憤怒。

但是，整個村的居民，沒有一個懂得功夫的，要捕捉淫賊却一點辦法也沒有。自從淫賊出現至今爲止，已經有十二個女人被姦淫而自殺了。

「唉，如果這樣下去，恐怕全村的人都要被這個可惡的淫賊姦殺死了。」

「爲甚麼不告到縣衙門去呀！」

「唉，這些官府，祇懂得欺侮老百姓，遇到賊人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村民祇管頓足，却是一籌莫展。

「我們不如懸紅請勇士捉拿淫賊。」

「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可是——錢由誰出呢？」

「我們可以合資的啊！」

× × ×

第二天村的四週貼了捕捉淫賊的標貼，可是當天的晚上，所有標貼都被撕掉了。村民跟着又再寫上。實行和淫賊對抗。

連續好幾天，被淫賊撕掉了，他們又重新貼起來，第五天的中午，來了兩個人，他們的身裁壯碩，他們入到村來，便對村民說：「我們願來捕捉淫賊！」

「噢，那就好極了，快快跟我來。」

村民大喜，立刻把兩名大漢帶到村公所前的空地上，各自表演一些拳脚功夫，那些完全不懂得武功的人，便以爲他們非常了得。跟住被招待到村公所裏大吃大喝。

「你們放心，淫賊嘛，我今晚包保能手到拿來。」陳漢對着村民得意地說道。

「那就全憑勇士的力量了。」村長陪笑道：「也是我們村民的福氣。」兩人在公所內開懷暢飲，酒飲得多了，伏在酒席上呼呼睡去，村民見此，都相繼離去，讓他們睡一個够。

第二天，天亮了，村民到公所去看陳漢和黎標，祇見兩人倒在地上，身首異處，牆上寫着三個血字「替死鬼」。

村民都甚爲震驚，但無可奈何地把這兩人的屍首埋葬了。第二天在公所的門前又貼上一張告示，徵求勇士擒拿淫賊。

第四天，來了一個應徵的人，他把告示撕了下來，村民立即請他進公所，招待他用過茶之後，村長來了，知道這個應徵者叫做黃飛。

「黃俠士，我們這裏的淫賊好兇呀，上次有兩個應徵的竟然給他殺掉了。」村民說道。

「村長，有才能，一個已經够應付的，人多是沒有用的，」黃飛道。

「是，是，黃俠士說得對，」村長道：「有能力的人一個便可應付。」

「不是嗎，看那個淫賊嗎，以一人之力就可以把這兩個人殺掉了。」

「對，你說得對，黃俠士，我們就要拜托你了。」村長和黃飛拉拉手道：「淫賊能被剷除，我們一村人都感恩不小呀！」

晚上，夜很靜，一條黑影在屋頂上飛過，走入民房，不一會，從民房裏抬出一包東西，一直走出村外的一座小樹林裏，把那包東西打開，竟然是一個人的屍首，那黑影把這個屍首的衣服換過了，打扮成一個夜行人，把他的臉用黑布幪着，然後得意的自言自語，說：「哈哈，這就是淫賊了，哈哈我把他殺了，全村的人都要對我感恩，哈哈，眞好。」

黑影把這個屍首抬進村裏了，然後在村的大門外大聲喊道：「喂，你們都醒來呀！淫賊已被我殺死了。」

這喊聲把村民驚醒了，拿着火把走了出來，看見黃飛穿着一身勁服，腰下挾着一個黑衣人的屍體，另一雙手則捧住一個幪面的頭。

村民排開衆人走上前來，說道：「啊，黃俠士，你眞是有本事的人，呵，現在淫賊已除，你就是我們全村的恩人了。」

黃飛就成了這一條村的英雄，恩人。黃飛在村內住了幾天，取了賞銀之後便離開了。黃飛離去後第二天，村內有一名閨女被姦殺了。黃飛離開這條村之後的一個月。村子裏又再出現採花賊了，一個深閨少女被姦殺，這件事情使村民十分震驚，想不到去了一個之後又再來一個。

一連幾天都發生閨女被採花賊姦淫的事情，村民却一點辦法也沒有，大家都希望，如果黃飛回來就好了。

然而，這是幻想，黃飛去了怎會回來，唯一寄望的，就是再出一張告示，徵求有能之士除去此採花大盜。

告示貼出幾天之後，一個意外出現了，黃飛突然出現，村民見了他，好似見了恩人一樣歡迎跳躍，早已經有人去稟告村長，村長飛快地走到外面去歡迎。

「噢，黃俠士，你來就好了。」村長一壁抹着汗，一壁說道：「唉，你走後不久，又再出現一個採花大盜了。」

黃飛說：「我就是聽到這個消息，所以立刻趕回來，爲你們這個村子除害。」

「呵，黃俠士是個俠義之人，我們這個村眞有福了，如果沒有你，我們眞不知如何是好。」

「你們放心，我會爲你們除害的。」

黃飛又被全村的人，成爲上賓一樣招待着。一個晚上全村的人又聽見黃飛在村口大叫：「我爲你們殺死採花大盜了。」

全村的人都驚醒過來，拿着火把，奔出村口，只見黃飛挾着採花賊走進村來。

村長奔上前去，問道：「怎麼活捉了採花大盜不成？」

黃飛把採花大盜掉到地上，說道：「採花大盜被我一劍穿過心窩，死了。」

「噓，眞可惜，如果活捉的話，那就太好了，我們要挖他的心肝，去拜祭受害的閨女。」村民道：「不過，現在採花大盜給你除掉了，也是好事情呵！」

黃飛在村子裏住了幾天，又再拜別而去。然而黃飛走後不出一個月，村子裏又鬧閨女被採花大盜姦淫的事情了，村長和村民無可奈何的又貼出告示，徵求捉採花大盜的勇士，告示貼出後，黃飛又再出現了，第三天的晚上，他又把採花大盜殺死了，然後辶三幾天便又拜別而去，村長和村民要挽留他長期居住，他堅持離去。

黃飛走後平靜地渡過了多月的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使村民震驚的事情又再發生了，一個閨女又被採花大盜姦淫，結果這名閨女憤而自殺。

告示貼出後，黃飛又再出現了，跟着又是爲村民除了一個大害，然後又再拜別，再平靜了一個月之後，又再出現採花賊大盜。

一個和尚緩緩地走進村子來看了告示，口念佛號：「唉，眞是孽債，孽債！」

他沒有撕下告示，走到村子的一間小型旅館，開了一個房間睡覺。

當天，黃飛來了，村長和村民如獲至寶，又要他爲村民除害了。

黃飛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當天晚上，村子的人都沉睡了，全村像死去一樣，每一個村民似乎對黃飛的到來之後，都得到了安全保證，放心熟睡。

民間的屋脊上冒出一個黑影，像鬼魅一樣在屋脊上一掠而過，接着這個黑影之後，又再出現另一個黑影，這個黑影緊緊跟住前面的一個黑影。

前面的一個黑影走進一座民房去，用利劍把窗戶撬開之後，便竄身而入。房裏的人睡得很熟，黑影來到床前，冷笑一聲，舉起了劍，就想向熟睡的人刺下，——正當這個時候，一聲佛號鑽進那黑影的耳朶去，使那黑影立刻住了手，然後，又聽見外面的人道：「淫賊，你能瞞得過愚昧的村民，却滿不過我的。快快出來吧，別再造孽了。」

黑影回身穿窗而出，身形落地，劍身抖顫，幻起劍花向和尚的身上要害刺來，和尚不爲劍花所惑，只等來劍刺到面前的時候，手中的拂塵向劍上一捲，拂塵纏住了劍身，黑影把劍一撩，想把拂塵割斷，擺脫塵拂捲纏，但就在這個時候，和尚大喝一聲，把腕一抖，拂塵的絲化作一幕銀雨，向黑影全身射來，黑影想不到有此一着，想要閃避，但已太遲，全身被白毛刺中，狂叫一聲倒地而死，和尚合什，口念佛號飛身而去。第二天，那戶人家發現倒斃一個黑巾幪面人，全村的人來了，把那幪面人的布打開，赫然就是黃飛，村長和村民非常傷心，認爲黃飛是被採花賊殺死了，此後不知何人爲他們捉拿淫賊，可是說也奇怪，黃飛死後，這個村子倒也平安地渡過，再也沒有出現採花大盜。

恩師呢。」

常忠怒道：「若非你們點了師父穴道，對頭又如何能傷得師父？老夫爲報師仇，花了十年時光，方將對頭找到，置之死地，但老夫意外發現，原來你們竟也是殺師的兇手……」他剛剛說到此處，司馬魁突然大喝一聲，飛身直向常忠撲了過來，揮掌直向常忠劈去。常忠冷哼了一聲道：「放肆！」舉手還擊，一掌之威，竟將司馬魁打得退了五步。

石長風一見，大吃一驚，失聲道：「二師兄……」

司馬魁勉強穩住了身子，口中吐出一口鮮血，道：「三弟，武子奇已然練就金剛禪掌，你要小心些……」話音未已，人已跌倒在地！

常忠一招得手，不肯饒人，左手一揚，又是一掌直向石長風劈來，口中喝道：「孽徒，拿命來！」

石長風臉色一變，閃身直向天井中退去，但是，小梅却適時格格一笑，道：「石長風，姑娘在這兒等着你呢！」出手一揮，一指正點在石長風玉枕穴上。

石長風哼都沒哼一聲人已倒地不起。

申化，宇文長一見不妙，雙雙直向書房之中搶去，一個直趨房門，一個由窗中跳入，等到常忠回身來攔，兩人已然同時進了書房。

李燕兒和常青嵐仍在下棋，但申化却已搶步上前將架上金刀取在手中，宇文長大喝道：「申兄，給我……」

申化此時怎肯給他？目光一轉，竟向常青嵐奔去，在他心意之中，自然是要把常青嵐，當作人質，將脫出重圍，但他並未想到，跟常青嵐下棋的人竟是李燕兒。

就在申化大步過去，舉手去抓常青嵐之際，李燕兒忽然一笑道：「申伯伯，手下留情！」雙手一抱，竟將常青嵐拉在肩頭，向書房後面躲了進去。

申化一舉不中，正想再度出手，眼見常忠已到門口，連忙向宇文長一揮手，喝道：「快走！」雙雙由窗口逃了出去。

大悲神尼這時正站在窗外，睹狀一笑道：「兩位檀樾，奪命刀，已然送去少林，與高山流水圖，同時藏在初祖菴中，兩位所得，可能不是眞的，最好莫要因此，惹起更多殺機……」

申化聞言一呆，宇文長則怔了一怔停下步來，抱拳道：「神尼久已不問人間之事，今日忽然現身，想必是不會誑騙我等了……申兄，這把刀還了他們吧。」

申化搖頭道：「不行，咱們不論眞假，這把刀也得帶走，你我只消走一趟少林，便知事實眞相了！」

宇文長沉吟道：「也好！」

兩人向神尼畧一稽首，疾步而去。

神尼微微一笑道：「兩位好走，老衲當與兩位在少林相見！」語音一落，常忠已走了出來，抱拳向神尼道：「大師相助之德，老奴這廂謝過了！」

神尼笑道：「老檀樾好說！」

這時，小梅和燕兒，常青嵐也出了書房，小梅介紹了常青嵐見過大悲神尼，這才笑了一笑，向常青嵐道：「公子，府上大刧已過，先祖當年曾受過尊大人的救命之恩，遺命妾身報答，妾身本當留在府中照應，但因妾身命中註定無子，故而不敢妄想，如今幸好燕兒妹妹趕來，據家師相告，燕兒有宜男之相，妾身願公子好好對待燕兒，妾身就感同身受了！」

常青嵐呆了一呆，道：「小梅……妳……要走？」

小梅黯然道：「金刀之事未了，妾身隨恩師同去少林一行以除府上後患……」

燕兒這時漲紅臉道：「筱梅姊……」

小梅笑道：「燕兒，妳剛才已然抱過公子，還有什麼害羞的？嫁給常公子，也不辱沒了妳啊！」

燕兒舉起手，走了過來，要打小梅，小梅却笑着閃開，大聲道：「常公子，你要管管我這野妹妹啊！」

常青嵐長嘆一聲道：「小梅，我們，……還有再見之期麼？」

小梅道：「畫中自有妾身在，公子，往後何時相會，妾身此刻無法自料……」

神尼這時笑了一笑道：「痴丫頭，當心一語成讖，再墜塵刧啊！走吧！」

大袖一揮，拉着小梅飛身而去。

常忠雙手抱拳相送，燕兒也跪下來。

只有常青嵐呆呆地，看着神尼和小梅的去處，喃喃自語道：「小梅，原來畫中的人，果然是妳呀……」——全文完——

新穎武俠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霸王槍（上）

拳揮山岳動　槍刺星斗搖

黃昏。

未到黃昏。

落日正照在這面大旗上。

旗桿是黑色的，旗面也是黑色的，旗上却繡着五條白犬，一朵紅花。

這就是近來在江湖中聲名最响的紅花五犬旗。

× × ×

五犬旗是鏢旗。

遼東的「長青鏢局」已和中原的三大鏢局合併，組織成一個空前未有的聯合鏢局。

五犬旗就是他們的標誌。

五條白犬，象徵着五個人——

長青鏢局的主人，是「遼東大俠」百里長青。

鎮遠鏢局的主人，是「神拳小諸葛」鄧定侯。

振威鏢局的主人，「福星高照」歸東景。

威軍鏢局的主人，「玉豹」姜新。

還有一位就是中原鏢局中第一高手，「振威」的總鏢頭，「乾坤筆」西門勝。

自從這聯營鏢局的組織成立後，黑道上的朋友，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難過了。

× × ×

有風。

鏢旗飛揚。

黑色的大旗在落日下發着光，旗上的五條白犬也在落日下發着光。

丁喜就坐在落日下，遠遠的看着這面大旗，他的臉上也在發光。

他是個很隨便的人，有好衣服穿，他就穿着，沒有好衣服穿，他就穿破的，有好酒好菜，他就猛吃，沒有得好吃，就算餓三天三夜，他也不在乎。

就算餓三天三夜後，他還是會笑，很少有人看見過他板着臉的時候。

現在他就在笑。

他笑得很隨便，有時候會皺起鼻子來笑，有時會瞇起眼睛來笑，有時甚至會像小女孩一樣，噘起咀來笑。

所以無論他怎樣笑，樣子絕不難看。

所以認得他的人，都會說丁喜這個人，實在很討人喜歡。可是恨他的人一定也有不少，——現在至少已有五個。

× × ×

小馬當然絕不是這五個人其中之一。

小馬叫馬眞，此刻就站在丁喜身後，你只要看見丁喜，通常就可以看見小高站在後面。

因爲他是丁喜的朋友，是丁喜的弟兄，有時甚至像是丁喜的兒子。

可是他不像丁喜那麼隨和，也沒有丁喜那樣能討人喜歡。

他眼睛總是瞪得大大地，臉上總是帶着一萬個不服氣的表情，看着人的時候，好像總是想找人打架的樣子，而且眞的隨時隨刻都會打起來。

所以有很多人都叫他「憤怒的小馬」。

現在他看起來就很憤怒，一雙大眼睛正瞪着遠處那面飛揚的鏢旗，一雙拳頭緊緊的握着，咀裏喃喃的在罵着：「三羊開泰，五狗開花，眞他媽的活見鬼，這些龜孫子爲什麼不叫五狗放屁？」

丁喜在微笑，在聽着。

他早就聽慣了，小馬說的話裏，若是沒有

「他媽的」三個字，卽才叫奇怪。

「但我却還是弄不懂。」小馬又罵了幾句三字經，才接着道：「這些龜孫子爲什麼不喜歡做人，偏偏要把自己當做狗。」

丁喜微笑道：「因爲狗一向是人類的朋友，會替人看門，替人帶路。」

小馬道：「黃狗，黑狗，花狗也是狗，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比做白狗？」

丁喜道：「因爲，白的總是象徵純潔和高貴。」

小馬重重的往地上吐了口水，瞪眼道：「不管怎麼樣，狗是狗，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狗改不了吃屎，白，黑，都一樣。」

看來他對這五個人不但討厭，而且痛恨，簡直恨得要命。

因爲他是個强盜，强盜恨保鏢的，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

小馬又道：「我雖然是個强盜，我做的事可沒有一件是見不得人的，他媽的至少不會替那些貪官汚吏，惡霸奸商做看門狗。」

丁喜道：「他們做的事，雖然未免太絕了，可是他們這五個人，却不能算太壞，尤其是『鎭遠』的鄧定侯啊！」

小馬道：「這趟鏢好像就是他押來的。」

丁喜道：「應該是他。」

小馬道：「聽說，他押的鏢是從來沒出過事。」

丁喜道：「神拳小諸葛並不是徒有虛名的人。」

小馬冷笑，道：「不管他是小諸葛也好，是大諸葛也好，這次跟斗總是要栽定了。」

× × ×

鄧定侯騎的總是好馬，就像他喝的總是好酒一樣。

他的騎術也跟他的酒量同樣好。

江湖中人人都承認，他不但是中原四大鏢局的主人中，最懂得享受的人，也是思想最開明，做事最有魄力的一個。

這次聯營鏢局的計劃，就是他發起的，他的少林神拳已經到八九分火候，據說，鄧定侯已不在少林本寺的四大長老之下。

聯營鏢局成立之後，他的名聲在江湖中更响。

他的妻子美麗而賢慧，他的兒子聰明而孝順，他的朋友對他很不錯。

今年他才四十四歲，正是男人生命中精力最充沛，思考最成熟的時候。

像他這麼樣的一個人，還會有什麼遺憾的事？

有！

有兩件——

中原四大鏢局中，歷史最悠久的「大王鏢局」居然不肯參加他們的聯營計劃——那王老頭子，實在是個老頑固。

「這個人簡直就跟他用的那桿槍一樣，又老又硬，份量却又偏偏很重。」

自從聯營鏢局成立之後，三個月內就開花結果，見了功效，紅花五犬旗所經之處，黑道上的朋友們只有看着嘆氣。

可是近兩個月來，他所保的鏢，居然也失過兩次風，不但傷了人，而且丟了鏢。

傷的人都是他們旗下的高手，丟的鏢都是價値鉅萬的紅貨。

紅貨的意思就是金珠細軟，奇珍異寶，托運這種貨的人，通常都有點見不得人的事，所以才將錢財換成紅貨。

因爲這種貨不但攜帶方便，而且可以走暗鏢，在表面上裝幾箱東西作晃子，將紅貨藏在暗處，這種法子，就叫做走暗鏢。

鄧定侯這次押的就是趟暗鏢，擺在鏢車上作晃子的，是三五十箱銀子，暗中藏着的珠寶，價値却至少在百萬以上。

這担子實在不輕，鄧定侯並不嫌太重。

他對自己一向很有信心，對這趟鏢更有把握。

這次他所走鏢的路綫，藏鏢的地方，都是絕對保密的。

他擺出來作晃子的貨已經很像樣，除了有限幾個人外，別人根本想不到這趟暗鏢還藏着批紅貨，更不會想到這批紅貨藏在那裏。

鄧定侯抬起頭，看看斜插在第一輛鏢車上的大旗，臉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黑緞的旗幟，旗桿是純鋼打成的，這批價値百萬的紅貨，就藏在旗桿裏。

除了他們五個人外，這秘密絕不會第六個人知道。

× × ×

車轔馬嘶，風蕭蕭。

風從日落處吹過來，保定府的城廓已遙遙在望。

護旗的鏢客老趙在心裏嘆了口氣，只要一到了保定，這趟鏢就可是交了差。

想到保定府的燒刀子飛大脚娘兒們，他心裏就像是有好幾百隻螞蟻在爬來爬去。

「就算明天一清早還得趕路回去，今天晚上我們總可以樂一樂。」

老趙回過頭，朝他的老搭檔小吳打了個眼色，兩個人的眼睛都瞇了起來。

就在這時，突聽「轟」的一聲响，老趙只覺得眼前一黑，連人帶馬都跌入一個大洞裏，他守護的第一輛鏢車也跟着落下，打在他身上，車把子恰好打在他兩腿之間。

「這下子完了。」

老趙整個人都縮成一團，想吐還沒有吐出來，就疼得暈了過去。

也就在這同一刹那間，道旁的樹木忽然成排倒下。有的倒在其背，有的倒在人的身上。

行列整齊的隊伍，忽然間就已變得鷄飛蛋打，人仰馬翻。

鄧定侯翻身勒韁，正想打馬衝過去，護鏢奪旗，樹叢後已有三點寒星飛過來，打在馬股上。

他胯下的白馬雖然是久經訓練的千里良駒，也吃疼不住，驚嘶一聲，人立而起。

他想甩蹬下馬，這匹馬却已箭一般衝出去，越過倒下的樹幹，衝出了十餘丈。

等他甩開銀蹬，翻身掠起時，樹叢後又有一條長索飛出，套住了落馬坑中鏢車的旗桿，只聽「呼」的一聲响——

黑色的大旗迎風招展，已隨着長索飛回。

鄧定侯的人雖掠起，一顆心却已沉下去。

隨行的鏢師大聲呼喝：「護守鏢車，莫中了別人的調虎離山之計。」

老練的鏢師倒都知道，鏢旗丟了雖丟人，鏢車被劫却更嚴重，當然應該先護鏢車，再奪鏢旗。

鄧定侯看着這些老練的鏢師們，却連血都幾乎吐了出來。

樹叢後人影閃動，彷彿有人在笑。

鄧定侯身形斜起，乳燕投林，兩個起落間已撲過去。

少林門下的子弟雖不以輕功見長，他的輕功並不弱。

可是等他撲過去時，樹叢後却已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樹幹上用七管針釘着一條紙：「小諸葛今天居然變成了小豬哥，他媽的，眞過癮。」

× × ×

黃昏，已是黃昏。

落日的餘暉正照在北國初秋的原野上。

遠處彷彿有人在縱聲大笑，笑聲傳來處，彷彿有一面黑色的大旗迎風招展。

鄧定侯雙拳緊握，遠遠的聽着，遠遠的看着，過了很久，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這是什麼人？什麼人有這樣的本事？」

× × ×

五犬開花，旗幟飛捲。

小馬一隻手舉着大旗，用一隻脚站在馬背上，站得穩如泰山。

這匹馬也是好馬，向前飛奔時快如急箭。

小馬仰面大笑道：「小諸葛今天竟變成了小豬哥，他媽的，眞眞過癮。」

他還沒有笑完，馬腹下忽然伸出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脚一抖。

小馬凌空翻了兩個跟斗，一屁股跌在地上，手裏的大旗也不見了。

大旗已到丁喜手裏，馬已緩下，丁喜正襟坐在馬背上，看着他嘻嘻的笑。

小馬揉了揉鼻子，苦着臉笑道：「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丁喜微笑道：「這只不過是給你個教訓，叫你莫得意忘形。」

小馬站起來，垂着頭，想生氣可不敢生氣，倒好像隨時都要哭出來的樣子，看來那裏是像是「憤怒的小馬」，簡直就是個「可憐的小驢子」。

丁喜道：「你想哭。」

小馬撇着咀，不出聲。

丁喜道：「如哭的人沒酒喝。」

小馬用力咬着咀唇，終於還是忍不住問道：「不哭的人呢？」

丁喜道：「不哭的人就跟我到保定府喝酒去。」

小馬道：「可以喝多少？」

丁喜道：「今天破例，可以喝十斤。」

小馬忽然「吆喝」一聲，跳了起來，凌空翻身，丁喜的手已在等着他。

兩個人立刻又在馬背上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笑成了一堆。

健馬飛馳而去，笑聲漸遠，馬上的大旗，猶自臨風飛捲。

這時落日的最後一道光暉，也正照在這面大旗上，然後夜色就來了。

黑色的大旗，也就沒入黑暗的夜色裏……

× × ×

夜。

燈已燃起。

屋子裏充滿了烤肉和燒刀子的香氣。

屋樑很高，紅花五犬旗高高的掛在屋樑上，隨風展動。

既然是在屋子裏，風是從那裏來的？

是從小馬咀裏吹出來的。

他仰着臉，躺在椅子上，喝一口酒，吹一口氣，旗子已不停的動了半個多時辰，酒已去掉了一罐。

丁喜在旁邊看着，也看了半個多時辰，忍不住笑道：「你的眞氣眞足。」

他不但氣足，而且氣大，可是一到了丁喜面前，他就連一點點脾氣都沒有了。

屋樑上掛着旗幟，沒有旗桿，旗桿在桌上。

丁喜輕撫着發亮的旗桿，忽然又問道：「你知不知道這旗桿裏藏着什麼？」

小馬搖搖頭。

丁喜道：「你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你搶這面旗子？」

小馬又搖搖頭。

他沒空說話，他的咀還在吹氣。

丁喜嘆道：「你能不能少用咀吹氣，多用腦袋想想。」

小馬道：「能。」

他立刻閉上咀，坐得筆筆直直的，揉着鼻道：「可是大哥你究竟要我想什麼呢？」

丁喜道：「每件事你都可以想，想通了之後再去做。」

小馬道：「我用不着去想，反正大哥你要去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

丁喜看着他，忽然不笑了。

他眞正被感動的時候，反而總是笑不出。

小馬盯着桌上的旗桿，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忽然道：「我想不出。」

丁喜道：「你想不出？」

小馬道：「這旗桿已不太粗，又不太長，我實在想不出裏面能藏多少値錢的東西。」

丁喜終於又笑了笑，旋開旗桿頂端的鋼球，只聽「叮叮咚咚」一串響，如琴弦撥動，七十二顆比龍眼還大光澤形狀都幾乎完全相同的明珠，一連串落了下來，落在桌上。

小馬的眼睛已看得發直。

他絕不是那種見錢眼開的人，可是連他的眼睛都已看得發直。

因爲他實在沒有看見過，世上竟有如此輝煌，如此美麗的東西。

使他驚奇感動的並不是明珠的價値，而是這種無可比擬，無法形容的輝煌與美麗。

丁喜拈起了一粒明珠，眼睛裏也不禁露出感動之色，喃喃道：「要找一顆這樣的珍珠也許還不是太難，可是七十二顆同樣的……」

他嘆了一口氣，才接着道：「看來譚道這個人雖然心狠手辣，倒還眞有點本事。」

小馬道：「譚道？是不是那專會刮地皮的狗官譚道？」

丁喜道：「嗯。」

小馬道：「這些珠子是他的？」

丁喜道：「是他特別買來，送給他京城裏的靠山作壽禮的。」

小馬的眼睛立刻又瞪圓了，忽然跳起來，一拳打在桌子上，恨恨道：「這個王八旦，我早就想宰了他，虧他媽的鄧定侯還自命英雄，居然肯替這種龜孫子做走狗。」

丁喜淡然說道：「保鏢的眼睛裏只有兩個人，一種是顧客，一種是强盜，强盜永遠該死，但顧客永遠是對的。」

小馬怒道：「就算這顧客是烏龜王八，也都是對的？」

丁喜道：「不管這强盜是那種强盜，在他們眼裏都該死。」

他臉上雖然還帶着笑容，眼睛裏也露出總說不出悲哀和憤怒。

雖然沒有人叫他「憤怒的小丁」，但他無疑也是個憤怒的年青人，恨不得將這世上所有不平的事，都連根剷平。

——唉，年青人，多麼可愛的想法，多麼可愛的生命。

× × ×

這一顆顆明珠是不是也會有過它們自己的夢想和生命？

丁喜又拈起顆明珠，道：「以你看，這些明珠可以値多少？」

小馬道：「我看不出。」

他眞是看不出。

有些人根本沒有金錢和價値的觀念，他就是這種人。

丁喜道：「一百萬兩。」

小馬道：「一百萬兩銀子？」

丁喜點點頭，道：「只不過這是賊贓，我們若急着賣，最多只賣六成。」

小馬道：「我們是不是急着要賣？」

丁喜道：「不但要急着賣，而且一定要現錢。」

小馬道：「為甚麼？」

丁喜道：「亂石崗的沙家七兄弟都死在五犬旗下，留下了滿門孤寡，還有青風山和西河十八寨的弟兄，就算他們罪有應得，他們的孤兒寡婦並沒有罪，這些女人孩子都有權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得有飯吃，要有飯吃，就得有銀子。」

這道理小馬明白的。

像這樣的孤兒寡婦，江湖中實在太多。

可是除了丁喜外，又有誰替他們想過？

小馬眨着眼，道：「一百萬兩的六成，是不是六十萬兩？」

丁喜嘆口氣。「這次你總算沒有算錯。」

小馬道：「六十萬兩銀子，要我一箱箱的搬也得搬老半天，江湖中有誰能一下子就搬得出這麼多銀子來，買這批燙手的貨？」

丁喜沒有回答，先喝了杯酒，又吃了塊烤肉，才悠然道：「保定府是個大地方，振威的總局就在保定，城內城外，說不定到處都有他們的耳目。」

小馬承認：「這地方他們的狗腿子實在不少。」

丁喜道：「那麼你想，我為甚麼別地方不去，偏偏要到保定來？」

小馬道：「我想不出。」

丁喜道：「你真的想不出？」

小馬揉了揉鼻子，陪笑道：「大哥既然已想出來了，為甚麼還要我想？」

丁喜道：「因為我要先抽出你幾根懶筋，再拔出你幾根懶骨頭，治好你的懶病。」

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小馬。

他知道有很多事小馬並不是真的想不出，只不過懶得去想而已。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張金鼎這個人？」

這次小馬總算沒有搖頭。

他來過保定。

到過保定的人，就絕不會不知道張金鼎。

張金鼎是保定的首富，也是保定的第一位大善人，用「富可敵國，善樂好施」這八個字來形容他，絕不會錯。

丁喜朗聲道：「你知不知道張金鼎是靠甚麼起家？」

這次小馬又在搖頭了。

丁喜道：「有種人雖然不自己動手去搶，卻比强盜的心更黑，別人賣了命搶來的貨，他三文不值的買下來，一轉手至少可以賺個對開對利。」

小馬道：「你說的，是不是那些專收賊贓的？」

丁喜點點頭，道：「張金鼎本來就是這種人。」

小馬怔住。

丁喜道：「現在他還是這種人。只不過現在他的胃口大了，小一點的買賣，他已看不上眼。」

小馬道：「我們到保定府來，為的就是要找他？」

丁喜道：「嗯。」

小馬忽然又跳起來，大聲道：「這種人簡直他媽的不是人，大哥居然要來找他？」

丁喜沒有開口，門外已有個人帶着笑道：「他來找的不是我，是我的銀子。」

× × ×

張金鼎的人就像是一隻鼎，一隻金鼎。

他頭上戴的是金冠，腰上圍着的是金帶，身上穿着的是金花袍，手上戴着白玉鑲金的斑指，最少戴了七八個。

金子用得最多的，當然是他的腰帶。

他的腰帶很長，因為他的肚子絕不比保國寺院子裏擺的那隻鼎小。

小馬衝過去打開門的時候，他就已四平八穩的站在那裏，也像是有三條腿一樣。

他的後面還跟着兩個人，一身繡花緊身衣，歪戴着帽子，打扮得就像是戲台上的三級保鏢。

小馬道：「你就是那姓張的？」

張金鼎道：「你就是那個憤怒的小馬。」

看來小馬在江湖中的名聲已不小，居然連這種人都已經聽過。

小馬瞪着眼睛，從他的肚子，看到他的臉，厲聲叱道：「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張金鼎。」

張金鼎道：「你應該看得出，除了我之外，誰有我這樣一身肉。」

小馬冷笑道：「你這一身肥肉，是從那裏來？」

張金鼎道：「當然是從你們這些人身上來的。」

他笑的時候，皮笑肉不笑，這倒並不是因為他臉上的肉太多，只不過因為他太厚，幾乎連鼻子都被埋在裏面，看不見了。

小馬真想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出來。

張金鼎道：「莫忘記我是你大哥請來的客人，你若打了我，就等於打你大哥的臉。」

小馬緊握的拳，這一拳沒有打出去。

張金鼎長長吐出口氣，微笑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進來了？請說。」

小馬冷聲道：「要進來，也只准你一個進來。」

張金鼎道：「你們有兩個人，我當然也得帶兩個人去，我做買賣，一向公平交易。」

小馬道：「你自己呢？」

張金鼎道：「我這人根本不能算是個人，這是你自己剛才說的。」

小馬氣得怔住，丁喜卻笑了。

他微笑着走過來，拉開了小馬，淡淡道：「既然連張老板自己都不把自己當做人，你又何必生氣？」

小馬居然也笑了，道：「我只不過在奇怪，這世上為甚麼總會有些人不喜歡做人呢？」

張金鼎瞇着眼，笑道：「因為這年頭只有做人難，無論做牛做馬做豬做狗，都比做人容易。」

× × ×

看見了桌上的明珠，張金鼎瞇着的眼也瞪圓了，輕輕吐出口氣，道：「這就是你要賣給我的貨？」

丁喜道：「若不是這樣的貨，我們豈敢勞動張老板的大駕？」

張金鼎道：「你想賣多少？」

丁喜道：「一百萬兩。」

張金鼎道：「一萬兩。」

小馬跳了起來，一把揪住他衣襟，怒道：「你是在說話，還是在放屁？」

張金鼎居然還是笑瞇瞇的，道：「我只不過是在做生意，漫天要價，落地還錢，做生意本來就都是這樣子的。」

小馬道：「我們可不是生意人。」

丁喜道：「我是。」

小馬怔住，手已鬆開。

丁喜微笑道：「張老板若喜歡討價還價，我可以奉陪。」

張金鼎道：「我最多只能出兩萬。」

丁喜道：「九十九萬。」

張金鼎道：「三萬。」

丁喜道：「九十八萬。」

張金鼎道：「四萬。」

丁喜道：「好，我賣了。」

小馬又怔住，就連張金鼎自己都怔住，他做夢也想不到會遇上居然有人拿金子當破銅爛鐵，這簡直是天上忽然掉下個肉包子來。

丁喜微笑道：「我是個很知足的人，知足常樂。」

珍珠是用筷子圍住在桌子上的。

他移動一根筷子，珍珠就從缺口中一顆顆滾出來，落下，落入那漆黑的旗桿裏。

張金鼎看着他，忽然道：「你知不知道我出的四萬，是四萬甚麼？」

丁喜道：「難道不是四萬兩銀子。」

張金鼎道：「不是。」

丁喜道：「是甚麼？」

張金鼎道：「是四萬個銅錢。」

丁喜道：「四萬個銅錢我也賣了。」

小馬吃驚的看着他，就好像從來也沒有見過他這個人。

丁喜卻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又道：「莫說還有四萬個銅錢，就算張老板一文不給，我也賣了。」

小馬實在忍不住了，大聲道：「我大哥肯，我可不肯。」

丁喜道：「你大哥肯，你也得肯。」

小馬道：「為甚麼？」

他一向聽丁喜的話，丁喜要做的事，這是他第一次問：「為甚麼？」

因為他實在覺得奇怪，奇怪得要命。

丁喜道：「你一定要問為甚麼？」

小馬道：「嗯。」

丁喜嘆了口氣，道：「因為我怕打架。」

小馬眼睛又瞪圓了，用手指戳了戳張金鼎的肚子，道：「你怕跟這個人打架？」

丁喜上上下下看了張金鼎兩眼，道：「像張老板這樣的角色，就算來上七八百個，要打架我還是隨時可以奉陪。」

小馬道：「那麼你怕跟誰打架？」

丁喜道：「你真的看不出？」

小馬道：「我看不出。」

一直垂着頭站在張金鼎身後，打扮得像戲子一樣的花衣鏢客忽然笑了笑，道：「我看得出。」

小馬瞪眼道：「你？你他媽的，看出了甚麼？」

花衣鏢客冷冷道：「我至少已看出了一件事。」

小馬道：「你說。」

花衣鏢客道：「討人歡喜的丁喜實在不愧是黑道上的第一號智多星，憤怒的小馬卻實在是他媽的一個大草包。」

小馬跳起來，道：「你是甚麼東西？」

花衣鏢客道：「你還看不出？」

小馬道：「我只看出了你既不是東西，也不是人，最多只不過是他媽的一條白狗。」

花衣鏢客大笑。

他大笑着脫下身上的繡花袍，摘下頭上的歪戴帽，用脫下的花袍擦了擦臉。

於是這個戲台上的三流小保鏢，忽然變成了江湖中頂尖兒的一流大鏢客。

嚴格來說，江湖中够資格被稱作一流大鏢客的人，絕不會超過十個，「神拳小諸葛」鄧定侯當然是其中之一。

這個人的面貌，目光炯炯，氣度之從容，在王公巨賈中也很少看得見。

小馬冷笑着道：「果然不錯，果然是小豬哥。」

鄧定侯微笑道：「但我卻看錯了你，你倒不是大草包，最多只不過是條小驢子而已。」

小馬的拳頭又握緊。

可是他這隻拳頭卻被丁喜拉住。

小馬道：「你真的怕打架。」

丁喜道：「真的，只可惜這場架看來已非打不可。」

小馬道：「那你為甚麼要拉住我？」

丁喜道：「因為，現在還沒有到開始的時候。」

小馬道：「要等到甚麼時候？」

丁喜道：「我們至少也要等西門大鏢頭先脫下戲服來再說。」

另一個花衣鏢客道：「想不到你居然也認出了我。」

丁喜看着他繡花袍裏一條凸起的地方，微笑道：「我倒沒有認出你，只不過是認出了你身上這對乾坤筆而已。」

× × ×

乾坤筆是用百煉精鋼打成的，此刻就斜插在西門勝繡花袍裏，緊身衣的腰帶上。

他的人也是這對筆一樣，瘦削，修長，鋒利，已經過千錘百煉，煉成了精鋼。

紅花五犬旗下的五大鏢局中，若論老謀深算，算無遺策，自然要推「遼東大俠」百里長青。

鄧定侯思路開明，魄力之大當稱第一，歸東景大智若愚，總是福星高照，是中原武林中的第一福將，「玉豹」姜新標悍勇猛，銳不可當。

但若論起武功，中原鏢局的第一高手，還得算是「乾坤筆」西門勝。

他的點穴，打穴，暗器，和內家綿掌的功夫，在中原已不作第二人想。

近年來中原江湖的確已很少有人想跟他打架。

小馬卻很想。

只要他想打架，對方的武功是强是弱，他根本完全不在乎。

「你就是西門勝？」

西門勝點點頭。

小馬道：「現在是不是已到了開始打架的時候？」

西門勝冷笑。

小馬拍了拍手，道：「你說怎麼打？」

西門勝道：「打架只有一種打法。」

小馬道：「那種？」

西門勝冷笑道：「打到對方躺下去，再也爬起不來時為止。」

小馬大笑，道：「好，這種打法正對了我的口味。」

丁喜忽然笑了笑，道：「這種打法卻不對你大哥的口味。」

西門勝道：「我找的不是你。」

丁喜道：「好漢子要打架自然得先挑大哥，再找小弟。」

西門勝道：「你還知道甚麼別的打法？」

丁喜道：「據我所知，打架的法子有兩種，一種是文打，一種是武打。」

西門勝道：「你想文打？」

丁喜微笑道：「像西門大鏢頭這種身份的人，總不能像兩條狗一樣咬來咬去吧。」

西門勝道：「文打怎麼打？」

丁喜道：「我說出來，你肯答應？」

西門勝冷笑道：「對付閣下這樣的人，無論怎樣打都一樣。」

他當然很有把握。

近十年來，乾坤筆身經大小數百戰，從來也沒有失敗過。

丁喜笑了笑道：「好，既然如此，我們就這樣打。」

「打」字剛出口，他已一拳打在張金鼎的大肚子上。

張金鼎的肚子可沒有鐵鼎那麼硬，一拳就被打得彎下腰去，滿咀都是苦水，眼淚，鼻涕，甚至連小便都被打了出來。

西門勝怒道：「你怎麼能打他？」

丁喜笑道：「這就是我的打法，我們誰先把這位張老板打得躺下去，再也爬不起來，誰就勝了，但卻只准用拳頭打。」

這個「打」字出口，他的拳頭已落在張金鼎腰眼上。

西門勝道：「那有這種打法？」

丁喜道：「你說過，無論我要怎麼打，你都答應，你若不想敗，馬上跟我一樣打。」

這個「打」字出口，張金鼎脅骨上又多了一拳。

丁喜的拳頭實在不輕，他的脅骨卻居然沒有被打斷。

無論誰想隔着一尺多厚的肥肉，打斷一個人的脅骨，卻絕不是一件易事。

只不過，脅骨雖然沒有斷，褲管卻已濕了，就算張金鼎眞的是隻鐵鼎，也經不起這種打法。

西門勝是敗不得的。

他臉上毫無表情，拳頭已無影無踪的伸出來，擊中了張金鼎的腰。

張金鼎立刻倒了下去，倒得眞快。

這個人看來雖然比牛還蠢，其實卻比狐狸還精十倍。

西門勝看着他，說道：「你還爬不爬得起來！」

張金鼎立刻搖頭。

西門勝抬起頭，向丁喜冷笑，道：「他已爬不起來，你就輸了。」

這簡直就像是兩個人在唱雙簧一樣，一吹一唱，一格一擋。

像丁喜這樣聰明的人，又怎麼會上了這種當。

小馬的臉已因憤怒而漲紅，誰知丁喜卻反而大笑了起來。

西門勝道：「你還不認輸？」

丁喜笑道：「我認輸，我本來就準備認輸的。」

西門勝道：「輸了爲什麼還要笑？」

丁喜笑道：「因爲我白打了這烏龜三拳，氣已出了一半。」

他明明本來已準備認輸的，還是白打了張金鼎三拳。

原來上當的不是他，是張金鼎。

這次張老板總算做了虧本的生意。

鄧定侯在旁邊看着，咀角不禁露出了一絲微笑。

小馬卻跳起來，道：「你眞的本來就準備認輸？」

丁喜道：「嗯。」

小馬道：「爲什麼？」

丁喜笑了笑，道：「西門勝戰無不勝，鄧定侯神拳無敵，就憑我們兄弟，能擊敗人家的機會也實在是不多的。」

小馬咆哮着道：「只要有一分機會，我們也得——」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道：「何況，就算我們能擊敗他們，我們自已也必定沒有什麼好處，就算還沒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一定已精疲力竭，那裏還能對付外面的那些人？」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所以到頭來我們還是非輸不可，既然是非輸不可，爲什麼不輸得漂亮一些？」

小馬咬了咬牙，道：「你認輸，我可不認輸。」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拳頭已閃電般向西門勝打了過去。

他打的是西門勝的臉。

他討厭西門勝這張冷冰冰的臉。

可是他一拳剛擊出，西門勝面前就忽然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的臉白白淨淨，斯斯文文，看起來一點也不討厭。

一拳擊出，要收回來並不容易。

小馬居然將這一拳收住，大喝道：「閃開，我找的不是你。」

鄧定侯道：「現在已輪到我，你不找我也不行。」

他一拳擊出去道：「我用的也是拳頭，我們正好拳頭對拳頭。」

× × ×

小馬雖然是丁喜的好兄弟，好朋友，脾氣卻不像丁喜。

他一向不肯多動腦筋去想，多用眼睛去看，多用耳朵去聽。

他一向只喜歡動拳頭，更喜歡跟別人拳頭對拳頭，硬碰硬。

拳頭比他硬的人並不多，只可惜他今天遇着的人是鄧定侯。

× × ×

鄧定侯雖然被人稱爲神拳小諸葛，「神拳」兩個字，既然還在小諸葛之上，可見他拳頭上的功夫，一定很不錯。

事實上，本來就是少林俗家子弟中武功拳法最好的一個。

少林神拳本就以威猛雄渾見長，若講究招式的變化，反而落了下乘。

所以，他只要一拳擊出，通常都是實招，花拳繡腿的招式，少林子弟從來也不肯用出來的。

小馬也正好一樣。

他的拳快而猛，只求能打着人家，打倒人家後，自已會怎樣，他根本連想也不去想。

兩個人一交上手，滿屋的桌子椅子，滿桌的大碗小碗，就全都遭了殃，只聽「喀喀，嘩啦，叮咚」之聲不絕於耳，椅子腳，桌子腿，破碟碎碗，在半空中飛來飛去，飛得一屋子都是。

比桌子椅子更遭殃的，還是張金鼎。

別人都可以躲，他卻已被打得連動都動不了，只剩下喘氣的份兒。

別人在打架，他挨着的比打架的人還多，椅子腳，桌子腿，破碗碎碟，沒頭沒腦的朝他打了下來，連氣都已喘不過來。

丁喜笑了，西門勝正皺眉。

以鄧定侯的身份與武功，本不該跟別人這麼樣打的，西門勝也從來沒有見他這樣打過。

這實在已不像是武林高手相爭，簡直像是兩個小流氓，在黑巷子裏爲了爭一個老婊子拚命。

突聽「砰」的一响，一聲大喝，兩條人影一合又分，一個人撞倒在牆壁上，一個人凌空翻身，再輕飄飄的落下來。

撞在牆上的居然是鄧定侯。

從牆上滑下來，他就靠着牆，站在那裏，不停的喘息。

小馬卻站得很穩，正瞪大了一雙眼睛，瞪着他。

這憤怒的年青人，難道是對搏擊的事尤勝成名多年的神拳小諸葛？

鄧定侯喘着氣，忽然大笑，道：「好，好痛快，三十年來，我都沒有這麼樣痛痛快快的打過架了，今天才算打了個痛快。」

小馬又瞪了他半天，才一字字道：「好，老小子，算你有種。」

鄧定侯道：「你服了？」

小馬咬着牙，想說話，剛張開口，一口鮮血就噴了出來。

但他卻還是穩穩的站着，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絕不肯倒下。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這小子挨了我兩

拳，脅骨已斷了三根，居然還能站着，我倒也服了他。」

小馬又咬緊了牙，深深吸口氣，道：「你用不着制服我，我打不過你。」

鄧定侯道：「好，打不過別人雖然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能承認卻不容易。」

小馬道：「可是我終有一天要把你打得躺下爬不起來。」

鄧定侯道：「我等着。」

小馬道：「現在你想怎麼樣？」

鄧定侯道：「我要你跟我走！」

小馬道：「走就走！」

× × ×

要走就走。

要砍腦袋也絕不皺一皺眉頭，何況走？

丁喜拍了拍小馬的肩，微笑道：「好兄弟，我們一起跟他走。」

鄧定侯道：「你也不問我要帶你們到那裏去？」

丁喜笑了笑，道：「我們既然已答應跟你走，洞裏穴裏一樣跟你去，問個什麼？」

× × ×

這地方是家客棧。這家客棧果然已被五犬旗下的鏢客們包圍。

一輛黑漆大車停在大門外，趕車的一直在那裏揚鞭待命。

他們早就算準了丁喜和小馬這次是跑不了的。

丁喜和小馬也一點都沒有要跑的意思，大搖大擺的坐了上車，就像是鄧定侯特地來請去赴宴的客人。

西門勝一直沉着臉，鄧定侯卻一直盯着丁喜，直等到大家都坐下來，車已前行，才輕輕嘆了口氣，道：「好，有種。」

丁喜道：「你是在說我？」

鄧定侯點點頭，道：「我本來實在沒有想到，你居然有這樣的種。」

丁喜笑了笑，道：「其實我也許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有種。」

鄧定侯道：「至少你勇於認輸。」

丁喜道：「我認輸，只因爲我已發現自已犯了個該死的錯誤。」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本該想到你一定會找到張金鼎這條綫。」

鄧定侯道：「爲什麼？」

丁喜道：「因爲，你知道我一定急着要將這批貨脫手。能够吃下這批貨的人，只有張金鼎。」

小馬冷笑一聲，道：「那姓張的王八旦，恰好又是個爲了五兩銀子就肯出賣自已親娘的雜種。」

鄧定侯居然同意：「他的確是個雜種。」

小馬瞪着他，道：「你呢？」

鄧定侯微笑道：「至少我還敢跟你用拳頭拚拳頭。」

小馬也只有同意：「這一點你的確比別的雜種强得多。」

鄧定侯道：「在你眼睛裏，保鏢的人只怕沒有一個不是雜種。」

小馬道：「尤其是你們五個。」

鄧定侯道：「那麼你很快就要見到另一個了。」

小馬道：「誰？」

鄧定侯道：「福星高照歸東景。」

× × ×

歸東景的年紀並不像別人想像中那麼老，最多不過三十五六。

第一眼看過去，你一定會先看見他的咀。

他的咀長得並不特別，可是表情卻很多、有時歪着，有時呶着，有時掀着，有時還會作出很多讓你想不到的樣子。

那些樣子雖然並不十分可愛，但也不討厭，我可以保證，你絕未見過任何一個男人的咀，會有他那麼多表情。

這是他第一點奇怪之處。

他的臉看來幾乎是方的，鬍子又粗又密，卻總是刮得很乾淨。

江湖中留鬍子的人遠比刮鬍子的多幾百倍，所以這也可以算是他第二點奇怪之處。

他這人看來也是方的，方方扁扁的身子，方方扁扁的手脚，全身上下除了肚臍之外，很可能沒有一個地方是圓的。

這是他第三點奇怪之處。

他不但是中原鏢局的大亨，也是兩河織布業的鉅子，家財億萬，可算是他們這些兄弟中的第一個豪富。

但是他看來卻一點也不像，反而像是從來不用大腦的小工。

其實他腦筋動得絕不比任何人慢，能够讓別人去做的事，他絕不肯自已去做，能够答應別人的事，他絕不能拒絕。

若遇見不能答應的事，他說「不行」這兩個字，說得比誰都快。他說得比誰都堅決，絕不給別人一點點轉圜的餘地。

那就算來求他的人，是他的兄弟，也絕沒有例外。

雖然他有這麼奇怪的地方，可是無論誰看見他，都會認爲他是個誠懇的人，而且很够義氣。

這種人豈非正是一個成功者的典型。

所以他也像其他那些成功者一樣，也有他的弱點——

女人。

× × ×

這裏沒有女人。

振威鏢局裏裏外外，絕沒有一個女人。

這一點是歸東景一向堅持的。

女人是他的弱點，是他的嗜好，是他的娛樂，絕不是他的事業。

男人做事時，絕不能牽涉到女人——這就是他一向堅守的原則。

丁喜第一眼看見他，就知道這個人遠比任何人想像中更難對付。

也許歸東景對這年青人的看法也一樣，所以他也一直在盯着丁喜。

丁喜笑了笑，道：「你好。」

歸東景也笑了笑，道：「你就是那討人歡喜的丁喜？對嗎？」

丁喜道：「我就是。」

歸東景道：「看來你果然很討人歡喜。」

小馬忽然道：「你就是老歸？」

歸東景道：「我姓歸。」

小馬道：「你明明是個老烏龜，爲甚麼偏偏要把自已當做狗？」

歸東景沒有生氣，反而笑了，大笑道：「說得好，有賞。」

鄧定侯微笑道：「你準備賞他甚麼？」

歸東景道：「酒。」

× × ×

是好酒，也是烈酒。

好酒豈非通常都是烈酒？

歸東景是好酒量，西門勝的酒量也不差，鄧定侯當然更强。

三個人居然都在陪着丁喜和小馬喝酒，居然眞是像是特地請來赴宴的。

喝完了第六杯，丁喜忽然放下了杯子，道：「你們當然已知道三次刧鏢都是我。」

鄧定侯微微笑道：「我們知道討人歡喜的丁喜，又叫做聰明的丁喜。」

丁喜道：「你們當然也知道我專門要對付紅花五犬旗。」

鄧定侯道：「嗯。」

丁喜看了看他們三個人，道：「你們有毛病沒有？」

鄧定侯道：「沒有。」

丁喜道：「有沒有瘋？」

鄧定侯道：「也沒有。」

丁喜道：「你們既然沒有毛病，又沒有瘋，我刼了你們三次鏢，你們爲甚麼反而請起我飲酒？」

歸東景還在盯着他，忽然道：「你有沒有上過別人的當？」

丁喜道：「無論誰都難免要上別人當的，我也是人。」

歸東景道：「你是在甚麼時候上的當。」

丁喜道：「在我十二歲的時候。」

歸東景道：「你今年貴庚？」

丁喜道：「二十二。」

歸東景道：「這十年來你都沒有上過別人的當？」

丁喜道：「沒有。」

歸東景盯着他，不說話了。

丁喜笑道：「我上了別人一次當，已經覺得足够。」

歸東景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又大笑，說道：「既然如此，我們最好也不必想要你上當了。」

丁喜道：「最好不必。」

歸東景道：「所以，我們最好還是說老實話。」

丁喜道：「不錯。」

歸東景道：「那麼我告訴你，我們請你喝酒，只因爲我們想灌醉你。」

丁喜道：「爲甚麼？」

歸東景道：「因爲，我們想要你說出一件事。」

丁喜道：「甚麼事？」

歸東景道：「這次我們走鏢的日程路綫，藏鏢的地方，都是秘密，甚至連我們保的這趟鏢也是秘密。」

丁喜道：「我明白的。」

歸東景道：「這秘密你本來絕不該知道的，但你却知道了。」

丁喜微笑。

歸東景道：「是誰把這秘密告訴你的！」

頓了一頓。

丁喜說道：「你們要我說出的，就是這件事？」

歸東景道：「也只有這件事。」

丁喜道：「你們以爲我被灌醉了之後，就會說出來？」

歸東景道：「酒後吐眞言，喝醉了的人，總比較難守秘密。」

丁喜道：「可是這次你們錯了。」

歸東景道：「哦？」

丁喜笑道：「我喝醉了之後，只會做一件事。」

歸東景道：「甚麼事？」

丁喜道：「睡覺。」

歸東景又笑了，道：「這毛病倒跟我差不多。」

丁喜道：「只有一點不同。」

歸東景道：「那一點？」

丁喜道：「你要找女人睡覺，我却是一個人睡，而且，一睡就像死猪，敲鑼打鼓也吵不醒。」

歸東景道：「所以你一醉之後，非但不會說眞話，連假話都不會說了。」

丁喜道：「一點也不錯。」

歸東景喝了口酒，道：「我們有沒法子要你說眞話。」

丁喜道：「有。」

歸東景道：「甚麼法子？」

丁喜道：「這法子已經用出來了。」

歸東景道：「哦。」

丁喜道：「別人跟我說老實話，我一定也會對他說老實話。」

他微笑着，拍了拍歸東景的肩，道：「你剛才已經跟我說了老實話，你一定早就明白，要人對你誠實，只有先以誠待人，我以爲一直想不通，你的運氣爲甚麼總是那麼好，總是福星高照，現在我才知道，你的運氣是怎麼來的了。」

——運氣當然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歸東景大笑，道：「我是個粗人，我不懂你這些道理，可是我總算懂了一件事。」

丁喜道：「你知道我已準備講老實話。」

歸東景點點頭，說道：「所以我已在準備聽。」

丁喜道：「將秘密洩露給我，是個——」

歸東景道：「是個甚麼？」

丁喜道：「死人！」

× × ×

振威鏢局的大廳裏，忽然變得沒有聲音了，歸東景，鄧定侯，西門勝，三個人全都板着臉。

他們瞪着眼，盯着丁喜。

只有丁喜一個人還在笑，笑得還是那麼討人歡喜。

他忽然發現歸東景不笑的時候，樣子變得很可怕，很難着，就像是忽然變了一個人。

歸東景道：「我本來以爲你眞的會說老實話的。」

丁喜道：「我說的是老實話。」

歸東景冷笑。

丁喜道：「那個人本來當然並沒有死，但現在却的的確確已是個死人。」

鄧定侯搶着問道：「是誰殺了他？」

丁喜道：「我！」

鄧定侯道：「他把我們的秘密洩露給你，你反而殺了他？」

丁喜道：「我非殺了他不可。」

鄧定侯道：「爲甚麼？」

丁喜道：「因爲這也是我們以前談好的條件之一。」

鄧定侯道：「甚麼條件？」

丁喜道：「三個月之前，有人送了封信來，說他可以將你們的秘密洩露給我，條件是我刼鏢之後，要分給他三成，我若肯接受他的條件，就得先將送信來的這個人殺了滅口。」

鄧定侯道：「你接受了他的條件？」

丁喜點點頭，道：「所以過了不久，就又有人送了第二封信來。」

鄧定侯道：「信上是不是告訴你，我們從開封運到京城那趟鏢的秘密？」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所以你就設計去刼下了那趟鏢？」

丁喜道：「我當然還得先把送信來的那個人殺了滅口。」

鄧定侯道：「你刼下的那批貨，是不是分了三成給那個寫信來的人？」

丁喜道：「我雖然有點不甘願，可是爲了第二次生意，只好照辦。」

鄧定侯道：「你是怎麼送給他的？」

丁喜道：「我刼下了那趟鏢之後，他就又叫人送了封信來，要將他應得的那一份，送到他指定的地方去，送去之後，立刻就得走，假如我敢在那裏窺伺或跟踪，就沒有第二次生意

了。」

鄧定侯道：「所以你不得不聽他的話？」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所以你直到現在爲止，沒有見過他的眞面目。」

丁喜道：「我甚至連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知道。」

歸東景道：「到現在爲止，他是不是已送了六封信給你。」

丁喜笑道：「你果然會算帳。」

歸東景道：「六個送信給你的人，全都已被你殺了滅口？」

丁喜道：「我雖然沒有自已去殺他們，但他們確是因我而死。」

歸東景看了小馬，小馬冷笑道：「你用不着看我，那些人還不值得我出手。」

鄧定侯目光閃動，道：「看來寫信給你們的那個人，非但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對你們的行踪，也知道得很清楚。」

丁喜同意：「我們一向東遊西蕩，居無定處，可是無論我們走到那裏，他的信都從來也沒有送錯地方去。」

鄧定侯皺起了眉，他實在猜不出這個神秘的人物是誰？

歸東景和西門勝當然也猜不出。

丁喜微笑道：「我所知道的，就只這麼多了，所以，你們請我喝這麼多的酒，實在是浪費……」

鄧定侯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你至少還知道一件我們不知道的事。」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你當然一定知道，那六個死人現在在那裏？」

丁喜承認。

鄧定侯道：「還有那六封信。」

丁喜道：「信也就與死人在一起。」

鄧定侯道：「在那裏？」

丁喜道：「難道你還是想去看看他們？」

鄧定侯笑了笑，道：「老江湖都知道，死人有時也會洩露出一些活人不知道的秘密。」

丁喜道：「你想要我帶你去？」

鄧定侯目光烱烱，迫視着他，道：「難道你不肯？」

丁喜笑了笑，說道：「誰說我不肯，只不過……」

鄧定侯道：「不過想怎樣？」

丁喜微笑道：「我只怕我縱然肯帶你們到那裏去，你們倒也未必有胆子去。」

鄧定侯也在微笑，道：「那地方難道是龍潭虎穴不成？」

丁喜淡淡的笑道：「雖不是龍潭，却是虎穴。」

鄧定侯微笑道：「那裏眞的有虎？」

丁喜笑道：「不但有虎，而且是餓虎！」

鄧定侯失聲笑道：「餓虎崗？」

丁喜大笑道：「不錯，就是餓虎崗！」

× × ×

屋子裏忽然又靜了下來，因爲每個人都知道，那餓虎崗是多麼危險，多麼可怕的地方。

據說大江以北，黃河兩岸，黑道上所有最可怕的人物，幾乎已全都聚集在餓虎崗。

因爲他們也正在計劃組織一個聯盟，對付紅花五犬旗。

紅花五犬旗下的人，若是到了那裏，豈非正像是肥豬上門，飛蛾撲火。

西門勝的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但瞳孔已在收縮。

歸東景已站起來，背負着雙手，不斷的繞着桌子走來走去。

鄧定侯拿起酒杯，準備乾杯，才發現杯子是空的。

丁喜看着他們，悠然道：「只要三位眞的敢去，我隨時可以帶路。」

歸東景忽然笑了笑，道：「我們並不是不敢去，只是不必去。」

丁喜道：「不必去？」

歸東景道：「對死人我一向沒有這麼大的興趣，無論是男死人，女死人都一樣。」

西門勝道：「我——」

歸東景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道：「你非但不必去，也不能去。」

西門勝道：「爲什麼？」

歸東景道：「因爲我們這裏剛接到下一批重鏢，明天就得啓程。」

他緊拍住西門勝的肩，接道：「我這鏢局全靠你，你走了，我怎麼辦。」

鄧定侯霍然飛身而起，道：「我可以去，我去！」

× × ×

江湖豪傑們在押解人犯時，從來不會用脚鐐和手銬。

因爲他們有種更好的工具——點穴。

點穴的方法有輕重，部位有輕重，重的可以致人於死地，輕的也可以叫人失去了行動自由。

無論是輕是重，一個人若是被人點中了穴道，那種滋味總是很不好受的。

小馬現在滋味就很不好受。

他想罵人，却張不了口，他想揮拳，却動不了手，他整個人都像是被一條看不見的繩子綁得緊緊的，連血脈都被綁住。

他整個人都已將爆炸。

鄧定侯看着他微笑道：「這是不是你第一次被點住穴道。」

小馬咬着牙，只恨不得咬他一口。

——這烏龜明明知道我說不出話，問個什麼？

鄧定侯又笑道：「我看你一定是的，因爲你現在看起來很難受，而且很生氣，等你們以後習慣了，就會覺得舒服多了。」

小馬簡直恨不得一口把他鼻子咬下來。

無論什麼事都不妨養成習慣，但這種事一次就已嫌太多了。

鄧定侯道：「點住你們穴道的人是西門勝，你們也總該知道，他的點穴和打穴手法，可算中原第一，別人根本解不開。」

他忽然又笑了笑，道：「幸好我不是別人，恰巧是少林門下。」

佛門子弟本就以慈悲爲懷，講究普渡衆生，救苦救難。

所以少林門下點穴的手法雖不高明，可是對各門各派的點穴手法却很熟悉。

少林本就是天下武術之宗。

鄧定侯又笑道：「你們一定不相信我會替你們解開穴道，因爲，我實在不是你們兩個人的對手，你們的手脚一鬆，很可能我就要遭殃了。」

小馬的確不信，一千一萬個不信。

可是就在他又想咬這烏龜一口時，鄧定侯居然眞的把他們穴道解了。

丁喜還是沒有動，只是靜靜的看着他。

小馬也沒有動。

別人剛爲他解開穴道，他當然總不能立刻就動拳頭。

但他却忍不住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鄧定侯淡淡道：「我也沒有幹什麼。只不過一個人閒着無聊，想找你們聊聊而已。」

小馬瞪着眼道：「你不怕我們把你的骨頭拆散？」

鄧定侯笑道：「你們是這種人？」

小馬說不出話了。他們的確不是這種人。

鄧定侯道：「你們是强盜，也許會殺人，也許會搶刼，但我却知道你們一定不會做這種食言背信，忘恩負義的事。」

他微笑着，看着丁喜接道：「我也知道，你既然答應過我，要帶我去找六個死人和六封信，你就一定會帶我找到。」

小馬瞪着他，忽然嘆了一口氣，喃喃道：「看來這老小子對人的確有兩套。」

丁喜微笑道：「看來好像還不止兩套。」

鄧定侯大笑。

現在他們是在歸東景自備的馬車上。歸東景吃得不講究，穿得不講究，除了女人外，最講究的就是馬車。

他用的馬車，永遠是最舒服，最豪華，設備最齊全的。

鄧定侯大笑着，打開了車座下的暗門，拿出了一罎酒。

這罎酒當然是好酒。

鄧定侯拍開了泥封，就有一股强烈的酒香，撲鼻而來。

小馬立刻道：「這是瀘州的大麯。」

他雖然不喜歡用眼睛看，用耳朵聽，鼻子却很靈，尤其是對於酒。

鄧定侯道：「旅程寂寞，酒可忘憂，我們飲兩杯如何？」

小馬道：「好的。」

丁喜道：「不好。」

鄧定侯道：「爲什麼？」

丁喜道：「我喝酒不但要人對，酒對，還得要地方對。」

鄧定侯問道：「附近有什麼地方對你的口味？」

丁喜道：「杏花村。」

× × ×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是首家傳戶誦的詩，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人在曼聲低吟這首詩。

所以每個地方也幾乎都有杏花村。

× × ×

這地方的杏花村，是在遠山前的近山脚下，是在還未被秋色染紅的楓林內，是在左近全無人家的小橋流水邊。

沒有杏花，甚至連一朶花都看不見。

可是這酒家的確就叫做杏花村。

× × ×

杏花村是個小小的酒家，外面有小小的欄杆，小小的庭院，裏面是小小的門戶，小小的廳堂。

當爐賣酒的是個眼睛小小，鼻子小小，咀巴小小的女人。

只可惜這女人年紀並不小，無論誰都看得出，她最少已有六十歲。

六十歲的女人你到處都可以看得見。

可是六十歲的女人身上還穿着紅紅的花裙，臉上還抹着紅胭脂，指甲上還塗着紅紅的鳳仙花朱丹，你就很少有機會能看得見了。

丁喜剛穿過庭院，她就從裏面奔出來，像一隻依人「老」鳥一樣，投入了丁喜的懷抱。

鄧定侯看得呆住了，直到丁喜替她介紹：「這就是這裏的老板娘紅杏花。」

鄧定侯才勉强笑了笑，打了個招呼。

他忽然發現這「聰明的丁喜」在選擇女人這方面，實在一點也不聰明。

丁喜笑道：「你聽說過紅杏花這個名字沒有？」

鄧定侯道：「是你的老相好？」

丁喜道：「這不能算是老相好。」

鄧定侯說道：「那末，她究竟是你的什麼人？」

丁喜道：「她是我祖母。」

鄧定侯怔住了。

他若騎在馬上，一定會一個跟斗從馬上栽下去，他若正在喝酒，這口酒一定立刻咽進他喉嚨裏。

現在他雖然並沒有喝酒，也不是坐在馬上，可是他臉上的表情，却好像已摔了七八個跟斗，喉嚨裏還咽進了七八斤酒。

「紅杏花」用一雙手捧住肚子，已笑得直不起腰。

她吃吃的笑着，指着鄧定侯，道：「這個人是什麼人？」

丁喜道：「他叫做神拳小諸葛。」

紅杏花大笑道：「就是紅花五狗裏面的一個。」

丁喜道：「嗯。」

紅杏花忽然不笑了，反手一個耳光摑在丁喜臉上，摑得眞重。

丁喜却還在笑。

紅杏花又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大聲道：「你幾時肯認這種人做朋友的？」

丁喜道：「我從來也沒有。」

紅杏花道：「他不是你的朋友？」

丁喜道：「我也不是他的朋友。」

紅杏花道：「你是他的什麼人？」

丁喜道：「犯人。」

紅杏花上上下下看了他幾眼，道：「你也有被人抓住的時候。」

丁喜嘆了口氣，苦笑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紅杏花「哼」了一聲，忽然一拳打在他肚子上，怒罵道：「你這王八且沒出息。」

丁喜只有笑。

紅杏花道：「你既然已做了他的犯人，還到這裏來幹什麼？」

丁喜道：「來喝酒。」

紅杏花道：「滾。」

丁喜道：「我們是來照顧你生意的，就算你是我祖母，也不能叫我滾。」

紅杏花怒道：「我叫你滾，只因你是我孫子。」

丁喜道：「爲什麼？」

紅杏花用眼色往裏面一瞄，道：「我叫你滾，你最好就趕快滾。」

丁喜眼珠子轉了轉，道：「難道裏面有個人是我見不得的。」

紅杏花道：「不是人。」

丁喜道：「不是人？」

紅杏花道：「裏面連一個人也沒有。」

丁喜道：「裏面有什麼？」

紅杏花道：「有一桿槍。」

丁喜道：「槍？一桿什麼槍？」

紅杏花道：「霸王槍。」

× × ×

霸王。

力拔山兮氣蓋世。

百兵之祖是爲槍。

× × ×

槍也有很多種，有紅纓槍，有鈎鐮槍，有長槍，有短槍，有雙槍，還有鍊子槍。

這桿槍是霸王槍。

霸王槍長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重七十三斤七両三錢。

霸王槍的槍尖是純鋼，槍桿也是純鋼。

霸王槍的槍尖若是刺在人身上，固然必死無疑，就算槍桿打在人身上，也得嘔血五斗。

江湖中很少有人能擋得住這霸王槍，也很

少有人能舞得動這霸王槍。

江湖中，甚至很少有人能親眼見到這霸王槍。

可是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世上最霸道的七種兵器中，就有一種是霸王槍。

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霸王槍。

× × ×

現在，這桿霸王槍就擺在丁喜面前的桌子上。

杏花村雖然又叫做不醉無歸小酒家，地方却並不小，靠牆的三張桌子已拼了起來，上面鋪着紅氈，墊着錦墩，還綴着有鮮花。

這桿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長的鐵槍，正擺在上面，就像是人們供奉的神祇。

它的槍尖雖銳利，綫條却是優美而柔和的，經常被擦拭的槍桿，閃耀着緞子般的光澤，顯得既尊貴，又美麗，又像是個美麗而驕傲的女神，正躺在那裏等着接受人們的膜拜。

丁喜走過去，摸了摸柔軟的紅氈錦墊，嗅了嗅新摘下的花香，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這桿槍日子過得簡直比人還舒服。」

紅杏花瞪着他，冷笑道：「……因爲它的確比多數人都有用。」

丁喜瞪了瞪眼，笑道：「你的意思是說，它也比我有用？」

紅杏花道：「哼。」

丁喜道：「它會不會替你搥背，會不會替你端茶倒酒？」

紅杏花雖然還想板着臉，却還是忍不住笑了。

她笑的時候，一雙遠山般迷濛的眼睛，忽然變得令人無法想像的明亮和年青。

在這一瞬間，連鄧定侯都幾乎忘記了她已是個六七十歲的女人。

紅杏花忽然道：「你聽過霸王槍嗎？」

丁喜道：「我聽說過。」

紅杏花道：「你說給我聽聽吧。」

丁喜道：「霸王槍的主人姓王，也就是大王鏢局的主人『一槍擎天』王萬武，據說這人不但脾氣剛烈，而且是薑桂之性，老而彌辣，這次聯營鏢局成立，他總不加入，不但不加入，甚至不惜跟他的老朋友百里長青翻臉。」

鄧定侯忽然也嘆了口氣，在旁邊接着道：「他甚至還拍着桌子，叫百里長青滾出去。」

丁喜笑道：「王老頭子脾氣之壞，早就天下聞名，可是這件事他倒沒做錯。」

紅杏花道：「但你却錯了。」

丁喜道：「我錯了？什麼地方錯了？」

紅杏花道：「你說錯了。」

丁喜道：「難道這桿槍不是王萬武的？」

紅杏花道：「以前是的。」

丁喜道：「現在呢？」

紅杏花又倒了一杯酒，好像想用酒杯塞住自己的喉。

難道她心裏還藏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秘密，只要這秘密不危害公益，誰也沒有權逼他說出來。

丁喜還很小的時候，紅杏花就常常告訴他這道理。

現在他當然不敢再問。

鄧定侯却忍不住說道：「這桿槍，怎麼會在這裏？」

紅杏花朝他翻了個白眼，才冷冷道：「因爲它的主人馬上就要來了。」

鄧定侯道：「到這裏來？來幹什麼？」

紅杏花道：「你是來幹什麼的？」

鄧定侯道：「我是來喝酒的。」

紅杏花笑道：「你能到這裏來喝酒，別人爲什麼不能來？」

鄧定侯看看她，忽然笑了。

他忽然覺得這老太婆的脾氣，和那王老頭倒是天生的一對。

他也看得出，這老太婆不願說的話，只怕天王老子，也休想叫她說出來。

所以他只有坐下來喝酒。

他們坐下來的時候，才發現小馬爲什麼會一直都沒有說話。

小馬的咀正忙着在喝酒。

剛開封的一罎酒已經快被他喝完了，他的眼睛已經在發直。

鄧定侯忍不住悄悄道：「你能不能勸他少喝點，別喝醉。」

丁喜道：「不能。」

鄧定侯道：「你喜歡讓他喝醉？」

丁喜道：「他清醒的時候，我不許他喝酒，他絕不會喝，可是現在……」

他看了看小馬的眼睛，苦笑續道：「現在只怕連天王老子都勸不住他了。」

鄧定侯嘆了口氣，也只有苦笑。

他實在不懂，爲什麼這些人全都是這種連天王老子都無可奈何的脾氣。

× × ×

現在第二罎酒也快被他喝完了。

紅杏花一直手叉着腰，在旁邊盯着他們，忽然嘆道：「你們槍也看過了，酒也喝够了，現在你們總該走了吧！」

丁喜道：「你眞是要趕我走？」

紅杏花冷冷道：「難道你眞想看看小馬在這裏醉得滿地亂爬。」

丁喜還沒有開口，鄧定侯已站起來，笑道：「我們是應該走了，再喝下去，很可能連我都會醉得滿地亂爬了。」

他剛想去拉小馬，外面忽然闖入了十七八個人，看他們的裝扮，就知道他們不但全是在江湖中混飯，而且混得不錯。

這些人一進了門，就搶着問道：「決鬥開始了沒有？」

紅杏花翻了翻白眼道：「什麼決鬥？」

一個錦衣佩刀大漢大聲說道：「金槍銀梭徐三爺，今天要在這裏決鬥霸王槍，你難道不知道？」

紅杏花狠狠瞪了他一眼，還沒有開口，別的人已搶着道：「這桿槍一定就是霸王槍。」「槍既然還擱在這裏，我們就一定沒有來遲。」

「聽說這裏的酒還不錯，我們先喝它幾杯，等着好戲開鑼。」

「不管他怎麼樣，這次決鬥，我們都絕不能錯過，就算要我等三天三夜，我也一樣會等的。」

鄧定侯看了看丁喜，丁喜看了看鄧定侯，兩個人全都坐了下去。

紅杏花走過來，瞪着他們，忽然嘆了口氣道：「看樣子你們現在是不會走的了。」

丁喜笑道：「現在你就是用掃把來趕我們，也趕不走。」

鄧定侯笑道：「用鞭子抽都抽不走。」

紅杏花看看他，又看看丁喜，忽然又笑了，道：「老實說，我若是你們，用刀砍都砍不走。」

她自己也坐下來，跟他們坐在一起，喃喃道：「但我却還是不懂，那邊的那些小兔崽子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剛才進來的那些人，現在已開始喝酒。

已有十七八個江湖人已開始在一起喝酒，旁邊就算天塌了下來，他們也不會注意。

丁喜看了他們一眼，道：「我看他們一定是金槍徐找來的。」

紅杏花道：「哦？」

丁喜道：「有胆子找霸王槍決鬥，不管勝

負，都已經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金槍徐當然要找些朋友在旁邊看看，日後也好替他在外面宣揚。」

鄧定侯道：「所以我正在奇怪。」

丁喜道：「奇怪什麼？」

鄧定侯道：「我想不通金槍徐是怎麼會有胆子找霸王槍決鬥的。」

丁喜道：「也許他胆子本來就很大，也許他這幾年忽然得了本武功秘笈，練成了一種獨門槍法。」

鄧定侯笑道：「我看你一定是看傳奇故事看得太多了，這世上那裏來的那許多武功秘笈？我怎麼從來也沒聽說有人找到過。」

兩個人同時大笑，又同時停住，兩個人的眼睛都在瞪看門外，瞪得很大。

門外正有兩頂轎子停下來。

× × ×

轎子很新，裝飾得很華麗。

可是無論多華麗的轎子，都不會很好看，他們看的是兩個人。

兩個人剛從轎子裏走下來——當然是女人，很好看的女人。

× × ×

桌上有一壺茶，一壺酒。

轎子裏的女人現在已坐下來，一個在喝茶，一個在喝酒。

喝茶的是個很文靜的女孩子，很美，很害羞，只要有男人多看她兩眼，她就會臉紅。

有些女人就像精美的瓷器一樣，只能遠遠的欣賞，輕輕的捧着，只要有一點兒粗心和大意，她就會破碎的了。

這女孩子就正是屬於這一類的。

喝酒的女孩子看來也很文靜，也很美，甚至可以說比她的同伴更美。

只不過她的美是另一種美。

若說她的同伴美如新月，那麼她的美就像是陽光，美得令人全身發熱，美得令人心跳。

她們穿的都是一身雪白的衣服，既沒有打扮，也沒有首飾。

喝酒的女孩子臉色好像有點蒼白，喝茶的女孩子却一直紅着臉。

因爲屋子裏所有男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她們，丁喜也不例外。

鄧定侯嘆了口氣，喃喃道：「難怪有很多女人都認爲，天下男人的眼睛都該挖出來。」

丁喜笑道：「其實咀裏說這種話的女人，心裏一定最喜歡男人看她。」

鄧定侯道：「看來你倒像很瞭解女人？」

丁喜道：「自己覺得自己很瞭解女人的男人，若不是瘋子，就一定是笨蛋。」

鄧定侯低聲道：「你既不是瘋子，也不是笨蛋。」

丁喜道：「我不是。」

鄧定侯又看了看那個女孩子，忽然笑了。

丁喜道：「你笑什麼？」

鄧定侯道：「我在笑她們。」

他微笑着悄悄又道：「這兩個女孩子一個喝起茶來像喝酒，一個喝起酒來像喝茶。」

丁喜大笑。

他們說話的聲音本來很低，笑的聲音却很大。

喝茶的女孩子頭垂得更低，喝酒的女孩子却抬起頭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

沒有人能形容她的眼睛。

丁喜被這雙眼睛瞪着的時候，竟也忽然覺得全身發熱，心跳加快。

他今年已二十二，見過的女人已不少，可是他從來也未曾有這種感覺。

他趕快喝酒。

小馬却反而不喝酒了。

別人看的是兩個女孩子，他的眼睛却始終盯在其中一個人的臉上。

喝茶的女孩子臉紅的原因，很可能也不是因爲別人，而是因爲他。

男人都喜歡看女人，却很少有人會像他這麼樣看法的。

他已不僅是用眼睛在看，他看着這女孩子時，就好像在看着他童年夢境中的女神，又好像在看着他相思已久的情人。

一個女孩子被一個英俊的年青人這麼樣看着，心裏會有什麼感覺？

那高大的錦衣佩刀客忽然笑嘻嘻的走過來，走到他面前，擋住他和這女孩子之間。

小馬抬起頭，瞪着他。

他也在笑嘻嘻的看着小馬，眼睛裏也有了酒意，忽然道：「你不認得我？」

小馬搖搖頭。

這人道：「我姓郭，叫郭通。」

小馬道：「我不認得郭通。」

郭通道：「我也不認得你。」

小馬道：「你來幹什麼？」

郭通道：「來看你。」

小馬道：「看我？」

郭通笑道：「因爲我是從來也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盯着女人的男人，我特地走來看看你，是不是得了花痴病。」

他的同伴們全都笑了，大笑。

丁喜却在嘆氣——這個人當然是來找麻煩的，可是，他一定想不到，他找上的麻煩有多大。

所以他還在笑，笑得很得意。

一個男人若能在漂亮的女人面前侮辱了另一個男人，總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總會認爲那女人也會覺得他很了不起，甚至會看上他。

也許就因爲這原因，所以女人們才會覺得大多數男人都很愚蠢可笑。

郭通還在笑，還沒有笑够，他的臉已開了花，人也飛了出去。

飛出去三四丈，越過了那兩個女孩子，「砰」的一聲，跌在他自己桌子上，桌上的一碗紅燒獅子頭正好壓在他屁股下，被他壓得稀爛粉碎。

他的臉却已跟這碗紅燒獅子頭差不多。

沒有人看見他是怎麼樣飛起來的，也沒有人看見小馬出手。

小馬還是痴痴的坐在那邊，痴痴的看着那喝茶的女孩子。

郭通的同伴們怔了半天，才跳起來，有的捲袖子，有的拔刀。

「這小子敢打人，我們先去把他一雙招子廢了再說。」

十六七個人大叫大罵，摔杯子，踢椅子，已準備衝過來。

沒有人阻攔他們。

小馬好像根本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別的人，紅杏花也不見了。

自從這兩個女孩子一進門，她就已人影不見。

丁喜嘆了口氣，道：「你想不想打架？」

鄧定侯道：「不想。」

丁喜道：「我也不想。」

鄧定侯道：「只可惜看樣子我們已非打不可。」

「呼」的一聲響，那些人還沒有衝過來，已有三四個碗飛了過來。

丁喜還沒有出手，突聽「叮，叮，叮」三聲響，三隻碗在半空中就已被打得粉碎。

破碗的碎片和三樣打破碗的暗器一起落在地上，赫然竟是三枚發亮的鋼梭。

「金槍銀梭徐三爺來了。」

一個瘦削臉長，高顴鷹鼻，穿着很考究，氣派很大的中年人，背負着雙手，施施然走進來，顴眉之間稜稜有威。

兩個勁裝衣服的彪形大漢，扛着個很長很長的布袋，站在他身後。

布袋的份量很沉重，裏面裝的，顯然就是他的金槍。

本來已準備打一場混戰的江湖人，看見了他，居然全都安靜了些。

金槍徐成名多年，稱霸一方，憑囊中一桿金槍，囊中一袋銀梭，也曾經會過了不少高人，一向很少遇見敵手。

在這些江湖豪傑心目中，他一向是個很受尊敬的人物。

「徐三爺一來，這件事就好辦了。」

金槍徐沉着臉，冷冷說道：「這件是什麼事？你們是來看我打架？還是專來打架給我看的？」

一個精壯的小伙子大聲道：「我們並不想打架，可是我也不能看着郭老大被人欺負。」

這少年人叫曹虎，是郭通拜把子的老么，郭通挨了揍，最火的就是他。金槍徐道：「你是不是想替你們的老大出氣。」

曹虎握緊着拳頭，說道：「這口氣非出不可。」

金槍徐道：「那麼你最好先去找坐在那裏那個穿寶藍色衣服的人。」

曹虎道：「動手的並不是他，我們爲什麼要先去找他？」

金槍徐淡淡道：「因爲你們既然想找死，就不如索性快點死，你們找上了他，我敢保證你們一定可以死得很快。」

曹虎動容道：「他是什麼人？」

金槍徐冷笑道：「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只不過是個保鏢的，叫鄧定侯。」

曹虎的臉色變了。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神拳小諸葛」的名頭，他們當然也不會不知道。

近來正是「紅花五犬旗」，風頭最勁，勢力最大的時候了，若有人去惹了他們，簡直就像是在太歲頭上動土。

這些剛才是威風十足的江湖人，忽然間就已變得像洩了氣的皮囊。

金槍客連看也不再看他們一眼，走過去向鄧定侯抱了抱拳。

鄧定侯也站起來抱拳還禮，他一向是個很隨和的人，一點架子都沒有。

金槍徐道：「多年不見，鄧兄風采依舊，可賀可喜。」

鄧定侯道：「一別經年，想不到徐兄居然還記得我，只不過以後若有人想找死，徐兄最好要勸他們來找我。」

他微笑着，又說道：「因爲，我可以保證，一個人若想死得快些，找我和找我這兩位朋友。」

金槍徐道：「這兩位朋友是……」

丁喜道：「我姓丁，丁喜。」

金槍徐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幾眼，道：「討人歡喜的丁喜。」

丁喜笑道：「有時也叫做倒霉的丁喜。」

金槍徐道：「閣下已然是丁喜，這位想必就是憤怒的小馬了。」

他轉頭看看小馬，小馬却沒有看他。

除了那個喝茶的女孩子外，他根本就沒有把別人看在眼裏。

金槍徐的臉色又沉了下來。

鄧定侯立刻搶着道：「聽說徐兄今日要在這裏約戰霸王槍。」

金槍徐說道：「不是我約他，是他來找我的。」

鄧定侯皺眉道：「他會來找你？」

金槍徐冷笑道：「鄧兄也許會認爲我根本不值得他出手，我自己也自知不敵，可是他既然已找上我，我就萬無退縮之理。」

他臉上露出很奇怪的表情，接着又道：「使槍的人，能死在霸王槍下，豈非也是人生一快！」

丁喜立刻挑起大姆指，說道：「好，好漢子。」

金槍徐看看他，冷酷的眼睛裏已有了溫暖之意，緩緩道：「像我們這樣在江湖中混的人，豈非本就該死在刀槍之下，以草席裹屍。」

丁喜微微一笑，道：「我死後若能有條草蓆裹屍，已經很不錯了，只要能做幾件大快人心的事，就算把我拋在陰溝裏餵狗，我也毫無怨言。」

他臉上雖然露着笑容，可是一種說不出的憤怒和悲哀，却是微笑也掩飾不了的。

那喝酒的女孩子居然回過頭來瞄他一眼，眼波居然也變得很溫柔。

金槍徐也挑起了姆指，大笑道：「好，好漢子。」

丁喜道：「你既然來早了，爲何不先坐下來喝兩杯酒呢。」

金槍徐道：「我來得並不早，我已遲到了半個時辰，因爲……」

他臉上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慢慢的接着道：「因爲我還有些後事要料理清楚，我來得乾淨，去時也得要乾淨。」

一個人明知必死，却還是要來應約，這種勇氣，絕不是那些住在高樓上的人們所能瞭解的。

能活着固然好，死了也只不過是頸子上多了個碗大的疤口而已。

那又算得了什麼？

丁喜臉上也露出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問道：「霸王槍呢？」

金槍徐道：「不知道。」

丁喜道：「你跟他有仇？」

金槍徐道：「沒有。」

丁喜道：「你以前沒有見過了他？」

金槍徐道：「素不相識。」

丁喜道：「但他却找上了你。」

金槍徐淡淡笑道：「這也許只不過因爲我用的也是槍。」

丁喜冷笑道：「除了他之外，難道別人都用不得槍？」

金槍徐淡淡道：「就算要用槍，也不該太出名。」

丁喜眼睛裏似已有了怒意，對人世間所有不平的事，他都覺得很憤怒。

金槍徐道：「我只不過在奇怪，既然是他約我的，他自己爲什麼還不來。」

這句話剛說完，他身後就有個人冷冷道：「我早已來了。」

× × ×

說話的聲音雖然很冷，却又很嬌脆，很好聽。

說話的竟是個女人。

金槍徐霍然轉身，就看見一雙可以令人心跳加快的眼睛，正在盯着他。

她手裏還拿着杯酒，一雙手柔若無骨。

就憑這麼一雙手，也能舉得起七十三斤七兩三錢的霸王槍？

金槍徐皺了皺眉，道：「這位姑娘莫非是在開玩笑？」

喝酒的女孩子板着臉，臉如秋霜。

她不是在開玩笑。

金槍徐看了看擺在桌上的鐵槍，道：「難

道妳就是？……」

喝酒的女孩子打斷了他的話，一字字道：「我就是霸王槍！」

× × ×

她就是霸王槍。

這桿長一丈三尺餘，至少比她的人要高出一倍多。

這桿槍重七十三斤餘，已遠比她的人重。

她眞的就是霸王槍。

金槍徐不信，丁喜不信，鄧定侯也不信，無論誰都不會相信。

但是他們又不能不相信。

金槍徐試探着在問：「姑娘貴姓？」

「姓王。」

「芳名？」

「王大小姐。」

金槍徐笑了笑，道：「這當然不是你的眞名字。」

喝酒的女孩子板着臉道：「你用不着知道我的眞正名字，你只要能記住『霸王槍王大小姐』這七個字就行了。」

金槍徐微笑道：「這七個字，倒容易記得住。」

王大小姐道：「就算你現在還記不住，以後也一定記得住的。」

金槍徐道：「哦？」

王大小姐冷冷道：「你身上多了個槍口後，就一定永遠再也忘不了。」

金槍徐大笑，道：「你約戰比槍，莫非就是要我記住這七個字？」

王大小姐道：「不但要你記住，也要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霸王槍並沒有絕後。」

金槍徐道：「王老爺子呢？」

王大小姐咬着咀唇，臉色更蒼白，過了很久，才大聲道：「我爸爸已經死了，他老人家雖然沒有兒子，却還有女兒。」

她說話的聲音就像是在吶喊。

也許她這句話並不是說給屋子裏這些人聽的，她吶喊，只因爲她生怕她遠在天上的父親聽不見。

——女兒並不比兒子差。

這件事她一定要證明給她父親看。

× × ×

「一槍擎天」王萬武眞的死了？

像那麼樣一個比石頭還硬朗的人，怎麼會忽然死了？

鄧定侯在心裏嘆息，忍不住道：「令尊身子一向康健，怎麼會忽然死去？」

王大小姐瞪眼道：「你管不着。」

鄧定侯勉强笑道：「在下鄧定侯，也可算是令尊的老朋友。」

王大小姐道：「我知道你認得他，但你却不是他的朋友，他死的時候，已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她美麗的眼睛裏，忽然湧出了淚花，心裏彷彿隱藏着無數不能對人訴說的委屈和想像。

這是爲什麼？

是不是因爲她父親死得並不很平靜？

丁喜忽然說道：「王老爺子去世後，姑娘想必一定急着要揚名立威，所以你才找上徐三爺。」

王大小姐又咬了咬咀唇，忍住了眼淚，道：「我要找的不止他一個。」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道：「從這裏開始，向前面去，每個有槍的人我都要會一會。」

丁喜笑了笑，道：「若是姑娘在這裏就已敗了呢？」

王大小姐連想都不想，立刻大聲道：「那麼我就死在這裏。」

丁喜淡淡一笑，道：「爲了一點虛名，大小姐就不惜以生命來拚，這也未免做得太過份了吧！」

王大小姐又瞪起眼，怒道：「我高興這麼做，你管不着。」

她忽然扭轉身，執起了桌上的霸王槍。

她的手十指纖纖，柔若無骨。

可是這桿七十三斤餘重的霸王槍，竟被她一伸手就執了起來。

金槍徐脫口道：「好！」

王大小姐道：「走！」

她的腰輕輕一扭，一個箭步就竄了出去。

金槍徐看着她竄到外面的院子裏，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丁喜道：「你看她的身手如何？」

金槍徐道：「很好。」

丁喜道：「你沒有把握勝她。」

金槍徐又嘆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有點後悔。」

丁喜道：「後悔什麼？」

金槍徐淡淡一笑，道：「我本不必急料理後事的。」

× × ×

院子裏陽光燦爛。

他們一走出去，別的人當然也全部跟着出去，屋子裏已只剩下四個人。

小馬還是痴痴的坐在那裏，痴痴的看着。那喝茶的女孩子垂着頭，紅着臉，竟似也忘了這世上還有別人存在。

鄧定侯在門後拉着丁喜的手，道：「王老頭的脾氣雖壞，人却不壞。」

丁喜道：「我知道。」

鄧定侯道：「不管怎麼樣說，他都是我的朋友，老朋友。」

丁喜道：「我知道。」

鄧定侯道：「所以——」

丁喜道：「所以你不能看着他的女兒死在這裏。」

鄧定侯點點頭，長嘆道：「可惜，這位王大小姐却絕不是金槍徐的對手。」

丁喜道：「哦？是嗎？」

鄧定侯道：「我知道金槍徐的功夫，的確是經驗豐富，火候老到。」

丁喜道：「王大小姐好像也是不弱。」

鄧定侯道：「可是她太嫩。」

丁喜道：「難道，你認爲她敗了就眞的會死？」

鄧定侯道：「我也瞭解王老頭的脾氣，這位王大小姐看來正跟他老子一模一樣。」

丁喜笑了笑，道：「哦，我明白了。」

鄧定侯道：「明白些什麼？」

丁喜道：「你是想助她一臂之力，金槍徐再强，當然還是比不上神拳小諸葛。」

鄧定侯苦笑道：「這是正大光明的比武較技，局外人又怎麼能够插手？何况，看這位王大小姐的脾氣，一定是寧死也不願別人幫她忙的。」

丁喜道：「那麼你是想在暗中幫她的忙，在暗中給金槍徐吃點苦頭？」

鄧定侯輕嘆口氣，道：「我也不能這樣做，因爲……」

丁喜道：「因爲一個人有了你這樣身份地位，無論做什麼事都得特別謹愼小心，絕不能讓別人說閒話。」

鄧定侯嘆道：「我的顧忌確實很多，可是你——」

丁喜道：「你是不是想要我替你在暗中修理修理金槍徐，冷不防給他一下子？」

鄧定侯微微點頭，道：「我的確有這意思，因爲……」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因爲我只不過是個小强盜，無論多卑鄙下流的事，都可以做。」

鄧定侯道：「不管你怎麼說，只要你肯幫我這次忙，我一定也會幫你一次忙。」

丁喜微笑道：「第一，假如我要去做一件事，我從來也不想別人報答，第二，我雖然是個强盜，却也有很多事不肯做的，就算會砍下我腦袋來，我也絕不去做。」

他微笑着轉過身，大步走了出去，走入燦爛的陽光下。

鄧定侯怔在那裏，怔了很久，彷彿還在回味着丁喜剛才說的那些話。

他忽然發現他那些大英雄，大鏢客的朋友，實在有很多都比不上這小强盜。

× × ×

現在屋子裏只剩下兩個人。

喝茶的女孩子抬起頭，四面看了看，忽然站起來，很快的走到小馬面前，叫了聲：「小馬。」

她叫得那麼自然，就好像千千萬萬年以前就已認得小馬這個人，就好像已將這兩個字呼喚過千千萬萬次。

小馬也沒有覺得吃驚。

一個陌生的女孩子忽然走過來叫他的名字，在他感覺中竟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這一瞬間，他們誰也沒有覺得對方是個陌生人。

喝茶的女孩子道：「我聽別人都叫你小馬，所以我也叫你小馬。」

小馬雙眼凝視着她，說道：「我叫馬眞，你呢？」

喝茶的女孩子道：「我叫杜若琳，以前我哥哥總叫我小琳，你也可以叫我小琳。」

她的胆子一向很小，一向很害羞，從來也不敢在男人面前抬起頭。

可是現在她居然也在凝視着小馬。

情感本就是件奇妙的事，世上本就有許多無法解釋的奇妙感情。

這種感情本就是任何人都無法瞭解的，有時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能。

「小琳……小琳……小琳……」

小馬輕輕的呼喚着，輕輕的握住了她的玉手。

她纖弱的指尖在他强壯的手掌裏輕輕顫抖，可是她並沒有縮回她的手。

小馬的人就像是在夢中，聲音也像是從夢中傳出來的一樣。

「我一直是個很孤獨的人，沒有認得你的時候，我只有一個朋友。」

「我本來也只有一個朋友。」

「誰？」

「王盛蘭。」小琳道：「她不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姐妹，有時，我甚至把她當做我的母親，這些年來，若不是她照顧我，也許我已經……」

小馬沒有讓她說下去，輕輕道：「我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他的確明白，沒有人能比他更明白。

因爲他和丁喜的感情，也正如她們一樣，幾乎完全一樣。

小琳說道：「所以，我想求你替我做一件事。」

小馬道：「你說。」

小琳道：「我要你替我去救她。」

小馬道：「救你的朋友。」

小琳點點頭，道：「別人都說她絕不是金槍徐的對手，可是她絕對不能敗。」

小馬道：「你要我幫她擊敗金槍徐。」

小琳道：「不管你用什麼法子，我只希望你能爲我做到這件事。」

她也握緊了小馬的手。

「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到的。」

× × ×

現在他們也已走出去。

這裏本是個充滿了歡樂的地方，現在却忽然變得說不出的空洞寂寞。

人世間本就沒有永恒不變的事，更沒有永恒的歡樂。

紅杏花慢慢的從後面走出來，用一雙洞悉人生的眼睛目送着他們走出去，嘆息着喃喃自語：「我就知道你們只要一見面，就會互相糾纏，自尋煩惱的，我早知道……」

× × ×

有些人就像是釘子和磁鐵，只要一遇見，就會黏在一起。

小馬和小琳是這樣子。

丁喜和王大小姐呢？

紅杏花嘆息着又道：「小馬這樣子已經够糟的了，可是丁喜以後只怕還要更糟，我實在不應該讓他們倆見面的，我早就知道……」

× × ×

陽光燦爛。

發亮的金槍，在陽光下更亮得耀眼。

藍天白雲，遠山青翠，竹籬下開滿了鮮花，蜜蜂和蝴蝶在花叢飛舞，甚至連風都在傳播着生命的種子。

這本是個生命孕育成長的季節，在這種季節裏，沒有人會想到死。

只可惜死亡還是無法避免的。

× × ×

金槍徐慢慢的解開了套在他金槍上的布袋，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的對手。

他心裏正在想着「死」。

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瞭解「死」的意義，因爲他已有無數次接近過死亡。

——不是我死，就是你亡。

這就是他對於「死」的原則。

這原則簡單而殘酷，其間絕沒有容人選擇的餘地。

在江湖中混了二十年之後，無論誰都會被訓練成一個殘酷而自私的人。

金槍徐也不例外，所以才能活到現在。

可是現在他面對着的這個對手，實在太年青，年青得連他都不想看着她死。

——不是她死，就是我亡！

——她不能敗，我又何嘗能敗？

他在心裏嘆了口氣，從布袋裏抽出了他的槍。

金槍！

金光燦爛，亮得耀眼，二十年來，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這耀眼的金光下。

槍的型式削銳，槍尖鋒利，槍桿修長，就算拿在手裏不動，也同樣能給人一種蛇般靈活兇狠的感覺。

丁喜遠遠的看着，脫口而讚：「好槍。」

鄧定侯同意：「的確是好槍。」

丁喜道：「霸王槍若是槍中的獅虎，這桿槍就可以算是槍中的毒蛇。」

鄧定侯道：「江湖中本來就有很多人，把這桿槍叫做蛇槍。」

丁喜道：「據說這桿槍本來就是用黃金混合精鐵鑄成的，不但比普通的鐵槍輕巧，而且槍身還可以隨着自己的意向彎曲着。」

鄧定侯道：「所以金槍徐用的槍法，也獨創一格，與衆不同。」

丁喜道：「我也聽說過，他用的金槍法，就叫做蛇刺。」

鄧定侯道：「他們家傳槍法，本有一百另八式，金槍徐又加四十二式，才變成現在蛇槍

一百四十九刺。」

丁喜道：「霸王槍呢？」

鄧定侯笑了笑，道：「霸王槍的招式，只有一十三式。」

丁喜也笑了笑，道：「眞正有效的招式，一招就已足够。」

鄧定侯忽然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沒有看見當年王萬武施展他『霸王十三式』的威風，霸王槍在他手裏，才眞正是霸王槍。」

丁喜沒說什麼，因爲這時決鬥就已開始。

江湖遍地阱　人海滿山狼

陽光普照的庭院，彷彿忽然變得充滿了殺氣。這兩桿槍都是經歷百戰，殺人無算的利器，它們本身就帶着種殺氣。

金槍徐的人，也正像是他手裏的槍，尖銳，鋒利，精悍。

他的眼睛始終都在盯着他的對手，雙手合抱，斜握金槍。

這正是槍法中最恭敬有禮的起手式，他已表示出對霸王槍的尊敬。

王大小姐却只是隨隨便便的將大槍抱在身上，就憑這一點，她已不如金槍徐。

——高手相爭，尊敬自己的對手，就等於尊敬自己。

金槍徐咀角露出冷笑，却還是禮貌極恭，沉聲道：「當年王老爺在世時，在下無緣求教，如今老成凋謝，槍在人亡，請受我一拜。」

他左腿後曲，眞的行了一禮。

王大小姐却只不過點了點頭，淡淡道：「我是來找你麻煩的，你也不必對我太客氣。」

金槍徐沉下了臉，道：「我拜的是這一桿槍，並不是你。」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最好住口，從今以後，霸王槍就是我，我就是霸王槍。」

金槍徐冷冷道：「在我眼中看來，王老爺一去，霸王槍也已不在人間。」

王大小姐大怒，道：「你看不見我手裏的槍。」

金槍徐道：「這桿槍在王大小姐你的手裏，已只不過是桿平平常常的大鐵槍。」

王大小姐用力咬住了咀唇，顯然她在控制着自己的怒氣。

她也知道高手相爭間，若是心情激動，就隨時都可能造成致命的錯誤。

金槍徐盯着她，又道：「當你還未到這裏來時，我已將所有的後事全都料理清楚。」

王大小姐道：「什麼？」

金槍徐悠然道：「王大小姐，你的後事是不是也已交待好？」

王大小姐一張臉已氣得通紅，大聲道：「我若死在這裏，自然有人替我料理後事。」

金槍徐道：「誰？」

王大小姐道：「你用不着管。」

她的手一掄，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長的大鐵槍，就飛舞而起，帶起了一陣凌厲的槍風，壓得竹籬下的花草全都低下了頭。

金槍徐却沒有低頭，身形一閃，已從鐵槍掄起的圓弧外滑了過去。

丁喜嘆了口氣，道：「看來這位王大小姐的確太嫩，竟看不出徐三是故意激她的。」

鄧定侯却笑了笑，道：「也許徐三這一着反而用錯了。」

丁喜道：「爲什麼？」

鄧定侯道：「霸王槍走的是剛烈威猛一路，本是男子漢用的槍，王大小姐畢竟是個女人，總不免勁度失之柔弱。」

丁喜同意。

鄧定侯道：「可是她怒氣一發作起來，情況就不同了。」

丁喜道：「哦！」

鄧定侯微微一笑，道：「我可以保證，他們家傳的脾氣，遠比他們家傳的槍法還要厲害得多。」

他們只說了七八句話，王大小姐的霸王槍攻出三十招。

她的槍法雖然只有十三式，可是一施展起來，却是運用巧妙，變化無方。

她的招式變化間，雖不及蛇刺靈巧，可是一種凌厲的槍風，却足以彌補招式變化間之不足。

無論誰都看不出這麼樣一個柔弱的女子，竟眞的能施展出如此剛烈威猛的槍法，竟眞的能將這桿大鐵槍揮舞自如。

這種長槍大戟，本來只適於兩軍對壘，衝鋒陷陣，若用來與武林高手比武較技，就不免顯得太笨重。

可是她用的槍法，又彌補了這一點，無論槍尖，槍柄，槍身都能致人的死命，而且槍風所及之處，別人根本無法近她的身。

她三十招攻出，金槍徐只還了六招。

丁喜皺眉道：「看樣子徐三只怕是想以逸待勞，先耗盡她的力氣再出手。」

鄧定侯笑了笑道：「徐三若眞的這麼想，就又錯了。」

丁喜道：「爲什麼？」

鄧定侯道：「霸王槍份量雖沉重，可是招式一施展開，槍的本身，就能帶起一種驚人力量。」

鄧定侯接着又道：「她借力使力，自已用的力量並不多。」

這道理正如推車一樣，車子一開始往前走，本身就能帶起股力量，推車的人反而像是被車子拉着往前走。

鄧定侯道：「也因爲這種桿槍的份量太重，力量太大，要閃避就很不容易，所以採守勢的一方，用的力氣反而比較多。」

他笑了笑，接着道：「以前有很多人都跟金槍徐有同一樣的想法，想以逸待勞，所以才會敗在霸王槍下，這其間的巧妙，若不是王老頭子偷偷的告訴了我，我也不明白。」

丁喜道：「知道這其間巧妙的人，當然不會太多。」

鄧定侯道：「除了百里長青和我之外，王老頭子好像並沒有對別人說過。」

丁喜道：「因爲你們是他的朋友？」

鄧定侯道：「他的朋友本來就不多。」

丁喜道：「他是你的朋友，我却不是，你爲什麼要將這秘密告訴我？」

鄧定侯笑了笑，說道：「因爲我喜歡告訴你。」

丁喜也笑了。

這解釋並不能算得很合理，可是對江湖男兒們說來，這理由已足够。

× × ×

現在王大小姐已攻出七十招，非但沒有力竭，槍勢反而更凌厲。

金槍徐已發現自己錯了。

一開始他就該先行搶攻，抑制住對方槍勢，搶進對方的腹地。

現在霸王槍已發揮出最大的威力，他非但已無法遏止，再想近身都已很不容易，只要對方的槍桿一橫，他就被擋了出去。

他忽然發現這桿槍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槍鋒，這桿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長的槍，每一分每一寸都同樣可怕。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已落在下風。

只有一個人看不出。

突聽一聲大喝，竟有個人赤手空拳，衝入

他們的槍陣。

這個人竟是小馬。

他眞的醉了。

不管他醉的是人？還是酒？他的確已眞醉了，否則又怎麼會看不出這兩桿槍之間，槍鋒所及處，就是殺人的地獄。

看來他不但是「憤怒的小馬」，簡直是個「不要命的小馬」。

他居然還舉手大呼！

「住手，你們全都給我住手。」

丁喜的心已沉下去。

他知道王大小姐是絕對不會住手的，也不能住手，因爲霸王槍本身已帶起的力量，已經絕非是她所能控制。

在這種力量的壓迫下，金槍徐想必也一定會使出全力。

一個人若已將全力使出，一招擊出後，也很難收回來。

就在這時，兩桿槍已全都刺在小馬身上。

他的人就像是彈丸般忽然彈起，鮮血雨霧般從他身上濺出。

兩桿槍居然還沒有停。

他們實在已無法停下來，已無法住手，無論誰的槍先停下來，對方都可能會給他致命的一擊。

誰也不敢冒這個險。

「這個人瘋了。」

「他爲什麼要自己去送死？」

大家驚呼着，眼睜睜的看着小馬身子飛起，眼睜睜的等他落下來。

每個人都看得出，等到這個人再落入槍陣中，就一定已是個死人。

就在這一瞬間，竹籬下的花叢前，忽然有一條長索飛來，套住了小馬的腰。

長索一抖，小馬的人就跟着它一起飛了回去。

他並沒有跌入那殺人的槍陣。

他跌入了丁喜懷裏。

× × ×

鮮血還在不停的流，小馬整個人都已因痛苦而痙攣。扭曲。

可是他眼睛裏並沒有痛苦，反而像是充滿了愉快和滿足。

丁喜在跺脚！

「你怎麼會做出這種笨事來的？」

小馬沒有回答。

他的人雖然在丁喜懷裏，他的眼睛却始終在看着另一個人。

「小琳……小琳……小琳……」

他雖然已痛苦得連聲音都發不出，可是他心裏却還是在呼喚，不停的呼喚。

小琳在流淚。

小琳也不知是悲哀的眼淚，還是感激的眼淚。

丁喜終於看見了她：「你是爲了她？是她要你這樣做的？」

小馬點點頭，又搖搖頭。

這當然是他自己願意做的，他不願做的事，沒人能勉强他。

這女孩子竟有這麼大的力量，能讓他甘心情願的做出這種蠢事？

現在他的酒意已隨着冷汗和鮮血流出，清醒使他的心痛苦更劇烈，更難以忍受。

他若是能暈過去，也可少受些痛苦——暈厥本就是人類自衞的本能之一。

但是他却在努力掙扎着，不讓自己的眼睛闔起。

因爲他還要看着她。

小琳也在看着他，看到他的痛苦和柔情，她終於忍不住衝了過來，在幾十雙眼睛的注視下衝了過來，撲在他身上。

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這麼大的勇氣，會做出這種事。

在這一瞬間，她幾乎不顧一切。

丁喜已放下他，放在花圃旁的綠草地上，這一滴滴淚水中，竟彷彿有種神奇的魔力。

他的痛苦竟已減輕，忽然道：「你是不是也覺得我這件事做得很蠢？」

小琳點點頭，又搖搖頭。

小馬勉强笑了笑，道：「可是我只有這麼樣做，因爲我想不出別的法子。」

小琳道：「我知道，我……」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因爲她已泣不成聲。

小馬道：「你爲什麼還在哭？難道他們還沒有住手？」

小琳用力咬着咀唇，終於也勉强笑了笑，道：「誰說他們還沒有住手？」

小馬道：「你的朋友沒有死？」

小琳道：「沒有。」

小馬道：「你要我爲你做的事，我是不是已替你做到了。」

小琳道：「是……是的。」

小馬長長吐出口氣，居然眞的笑了。

小馬微笑道：「那麼你最好告訴我的朋友，我這件事做的並不太蠢。」

他微笑着閉上了眼睛。

他終於暈了過去。

丁喜一直在看着他，看着他微笑，看着他暈過去。

這年靑人們具有的痛苦和欣慰，丁喜幾乎都能同樣感受得到。

他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兄弟，也是他的父親。

風依舊在吹，陽光依舊燦爛，兩桿槍依舊在飛舞刺擊。

丁喜慢慢的轉過身，慢慢的向他們那殺人



王盛蘭和金槍徐激鬥間，馬眞赤手空拳，衝入槍陣。

的槍陣走了過去。

鄧定侯失聲道：「你想幹什麼？」

丁喜笑了笑，脚步沒有停。

鄧定侯道：「難道你也想去做他一樣的愚事？」

丁喜又笑了笑。

沒有人能瞭解他和小馬的感情，甚至連鄧定侯自然也不能。

他的人忽然飛起，也像小馬剛才一樣，投入了他們的槍陣。

他竟似也忘了，這兩桿槍之間，槍風所及處，就是殺人的地獄！

× × ×

槍鋒帶起的勁風，冷得刺骨。

有幾人知道極冷和極熱所給人的感受，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丁喜知道。

他衝入了這殺人的槍陣中，就像是投入洪爐。

鄧定侯的心沉了下去。

丁喜絕不能死。

他一定要帶他去找出那六封信和六個死人，一定要找出那叛徒的秘密。

可是鄧定侯也知道，王大小姐和金槍徐是絕不會住手的。

他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丁喜投入洪爐，再眼睜睜的等着他被槍尖拋起。

只聽一聲輕叱，一聲低呼，一樣東西飛了起來。

飛起來的竟不是丁喜，而是徐三的金槍！

× × ×

高手相爭，掌中的兵器死也不能離手，徐三的金槍是怎麼會脫手飛起來的。

他自己甚至都不太清楚。

在金槍徐脫手的前一刹那間，他只看見有個人衝入了他和王大小姐兩桿槍的槍鋒之間，兩桿槍都往這個人身上刺了過去。

他想住手已來不及。

可是就在這同一刹那間，這個人突然一摔身，已從他槍鋒下竄過，一隻手托住了槍的時候，一隻手在他腰上輕輕一撞。

他的人立刻就被撞出去七八步，手裏的金槍也脫手飛起。

他只有看着，因爲他的半邊身子已發麻，連一點力氣都使不出。

近二十年來，他身經大小百戰，幾乎從來也沒有敗過。

他做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在出手一招間就奪走他手裏金槍，更想不到這個人居然就是那個年紀青青的丁喜。

× × ×

丁喜金槍在手，霎眼間已攻出三招，迅速，毒辣，準確。

金槍徐臉色變得更蒼白。

他已看出了丁喜用的招式，居然就是他獨門槍法「蛇刺」。

就在片刻前，他還用過同樣的招式去對付霸王槍。

事實上，他已將蛇刺中最犀利毒辣的招式全部使出，可是招式一出手，立刻就被封死，根本無法發揮出應有的威力。

丁喜現在只使出了三招。

三招之後，他就已攻到了霸王槍的核心，突然槍尖斜挑，輕叱一聲。

「起！」

只聽「呼」的一聲響，七十三斤重的霸王槍，竟被他輕輕一挑就挑了起來，夾帶着風聲飛出。

王大小姐已踉蹌後退了七八步。

丁喜淩空一翻身，一隻手接住了霸王槍，一隻手拋出了金槍，拋給徐三。

金槍徐只有用手接住。

等他接住了他的槍，才發現身子不麻了，力氣也已恢復。

丁喜正看着他微笑。

金槍徐咬了咬牙，手腕一抖，也在霎眼間攻出了三招。

這三招也正是丁喜剛用來對付霸王槍的三招——「毒蛇出穴」，「靈蛇吐信」，「蛇尾槍」，正是蛇刺中的三招殺手。

在這桿金槍上，他至少已有三十年的苦功，他自信這三招用得絕不比丁喜差。

丁喜既然能在三招間就搶入霸王槍的空門，他爲什麼不能？

但他卻偏偏就是不能。

三招出手，他立刻發現自己整個人都已被一種奇異的力氣壓住。

他的槍若是毒蛇，丁喜手裏的霸王槍就是塊千斤巨石。

這塊巨石一下子就壓住了毒蛇的七寸。

只聽丁喜輕叱一聲。

「起！」

金槍徐只覺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壓下來，整個人都已被壓縮，手裏的槍卻彈了出去。

就在這片刻間，他的金槍已脫手兩次。

× × ×

金光燦爛，飛虹般落下，「奪」的一聲，插在徐三身旁的地上。

徐三沒有動，也沒有開口。

霸王槍也已插在王大小姐身旁，槍桿還在不停的顫動，琴弦般「嗡嗡」的響。

王大小姐也沒有動，沒有開口，蒼白的臉已漲得通紅，嫣紅的咀唇卻已發白。

丁喜看着她笑了笑，並沒有說出什麼尖刻的話。

「像兩位這樣的槍法，還爭什麼鋒頭？逞什麼强？」

這句話他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出來——他用金槍徐的蛇刺擊敗了霸王槍，又用了王大小姐的霸王槍擊敗金槍徐。

這是事實。

事實是人人都能看得見的，又何必再說出來？

所以他只不過笑了笑，笑得還是那麼溫柔，還是那麼討人歡喜。

可是在王大小姐眼裏看來，他笑得卻比毒蛇還毒，比針還尖銳。

她明朗光亮的眼睛裏又有了淚光，忽然頓了頓脚，抄起了霸王槍拖着槍衝過去，一把拉住了杜若琳道：「我們走！」

杜若琳只有走。

她不想走，又不敢不走，走了幾步，忍不住回過頭。

等她再轉回頭時，眼淚已流下面頰。

× × ×

金槍徐卻還是痴痴的站在那裏。

金槍徐呆呆的看着面前的金槍。

這桿槍本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榮耀，但現在卻已變成了他的羞辱。

他臉上完全沒有表情，心裏是什麼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痛苦和悲傷，就像是妻子的乳房一樣，不是讓別人看的。

——痛苦越大，越應該好好地收藏。

——乳房豈非也一樣？

金槍徐忽然笑了，微笑着，抬起頭，面對丁喜，道：「謝謝你。」

丁喜道：「謝謝我？爲什麼謝謝我？」

金槍徐說道：「因爲，你替我解決了個難題。」

丁喜道：「什麼難題？」

金槍徐遙望着青翠的遠山，目光忽又變得十分溫柔，緩緩道：「我已在那邊的青山下買了幾畝田，蓋了幾間屋，屋後有修竹幾百竿，堂前有梅花幾十株，青竹間紅梅，還有幾條小小的清泉。」

丁喜道：「好地方。」

金槍徐道：「我早已打算在洗手退隱後，到那裏去過幾年清閒安靜的日子。」

丁喜道：「好主意。」

金槍徐嘆了口氣，道：「怎奈浮名累人，害得我一直都下不定決心，也不知要等到那一天才應該放下這個重担子。」

丁喜也嘆了口氣，道：「浮名累人，世上又有幾人能放得下這副担子？」

金槍徐道：「幸好我遇見了你，因爲你，我才下了決心。」

丁喜道：「決心放下這担子？」

金槍徐點點頭。

丁喜道：「決定什麼時候放下來？」

金槍徐道：「現在。」

他又笑了笑，笑得很輕鬆，很愉快，因爲他的確已將浮名的重担放了下來。

他已不再有跟別人逞强爭勝的雄心，已不願再爲一點點浮名閒氣的出路，跟別人拚死拚活。

能解開這個結並不容易，他的確應該覺得很輕鬆，很愉快。

可是他心裏是不是眞的能完全放得開？是不是還會覺得有些惆悵，有些辛酸？

這當然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 × ×

金槍徐道：「你有空時，不妨到那邊的青山下去找我。」

丁喜道：「我記得，你的屋後有修竹，堂前有梅花。」

「我屋裏還有酒。」

「好，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去。」

金槍徐也鎮定了，顯得很洒脫。一個人只要敗得漂亮，走得洒脫，那麼敗又何妨？走又何妨？

× × ×

紅日未墜，金槍徐的人影却已遠了。

鄧定侯忽然嘆了口氣，道：「看來這人果然是條好漢。」

丁喜道：「他本來就是。」

鄧定侯道：「你看人好像很有眼力。」

丁喜道：「我本來就有。」

鄧定侯道：「你也很會解決一些別人解不開的難題。」

丁喜道：「我也替你解開這個難題？」

鄧定侯道：「我就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讓徐三和王大小姐住手，你却有法子。」

丁喜道：「我的法子一向很有效。」

鄧定侯嘆道：「不管你的法子是對是錯？是好是壞，的確都很有效。」

丁喜笑笑道：「所以，別人都叫我聰明的丁喜。」

鄧定侯笑了。

丁喜說道：「我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够朋友。」

鄧定侯道：「不够朋友？」

丁喜道：「我唯一的一個朋友現在正躺在地上，我却讓刺傷他的人揚長而去，而且還跟你站在這裏胡說八道。」

× × ×

現在小馬已躺在床上，紅杏花的床上。

胖的人都喜歡睡硬床，年青人都喜歡睡硬床，紅杏花既不胖，也不再年青。

她的床很軟，又軟又大。

紅杏花嘆息着道：「一直要等到七十歲以後，我才能習慣一個人睡覺。」

鄧定侯忍不住道：「你今年已有七十？」

紅杏花瞪眼，道：「誰說我已經有七十？今年我才六十七。」

鄧定侯想笑，却沒有笑，因爲他看見小馬已睜開了眼睛。

小馬睜開眼睛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小琳呢？」

「小琳？」

小馬道：「小琳就是你剛才見過的那個女孩子。」

丁喜看着他，臉上已有冷容，甚至連一點笑意都沒有。

小馬道：「她是很好很好的女孩子。」

丁喜不說話。

小馬道：「我看得出她對我很好。」

丁喜淡淡的道：「可是你爲她受了傷，她却早已走了。」

小馬咬着牙，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她一定有理由走的。」

丁喜道：「她也有理由留下來。」

小馬低嘆口氣，道：「……你，是不是不喜歡她？」

丁喜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一件事。」

小馬聽着。

丁喜道：「不管怎麼樣，她總是走了，以後你很可能永遠再也見不到她，所以……」

小馬道：「所以怎麼樣？」

丁喜道：「所以你最好趕快忘了她。」

小馬又咬着牙沉默了很久，忽然用力一拳搥在床上，大聲道：「忘記她就忘記她，這種事也沒他媽的甚麼了不起。」

丁喜笑了，微笑道：「我正在奇怪，你怎麼已經有許久沒有說『他媽的』，我還以爲你這小王八旦已經變了性。」

小馬也笑了，掙扎着要坐起來。

丁喜道：「你想幹甚麼？」

小馬道：「跟你走。」

丁喜道：「你能跟我走？」

小馬道：「只要我還剩一口氣，無論你這老烏龜要到那裏去，我爬也爬着跟去。」

丁喜大笑道：「好，走就走。」

紅杏花笑瞇瞇的看着他。

紅杏花道：「你們兩個小烏龜眞他媽的不愧是好朋友，眞他媽的够義氣……」一句話沒說完，忽然跳起來，一個耳光摑在丁喜臉上。

丁喜被打得怔住。

紅杏花跳起來大罵道：「可是你爲甚麼不先看看他受傷有多重，難道你眞想看着他這條腿殘廢，眞是像烏龜一樣跟在你後面爬？」

丁喜只有苦笑。

紅杏花指着他的鼻子，狠狠道：「你要滾，就趕快滾，滾得越遠越好，可是這小王八旦却得乖乖的給我躺在床上養傷，不管誰想帶他走，我都先打斷他的兩條腿。」

丁喜道：「可是我……」

紅杏花一瞪眼，喝道：「你怎麼樣？你滾不滾？」

她的手又揚起來，丁喜這次却已學乖了，早就溜得遠遠的，陪笑道：「我滾，我馬上就滾。」

小馬忍不住叫了起來道：「你眞的不帶我走？」

這句話沒說完，他臉上也挨了一記耳光。

紅杏花瞪眼道：「你鬼叫甚麼？是不是想要我用針縫起你的咀。」

小馬苦着臉道：「我不想。」

紅杏花道：「那麼就趕快乖乖的給我躺下

去。」

小馬居然眞的躺下去。

在紅杏花面前，這個「憤怒的小馬」，竟好像變成了「聽話的小山羊」。

「你還不滾？眞想要我打斷你的腿。」紅杏花又抓起把掃帚，去打丁喜。

丁喜趕緊往外溜，直溜到院子外面，坐上了等在外面的馬車，才鬆了口氣，苦笑道：「這老太婆眞兇。」

鄧定侯當然也跟着溜了出來，也在嘆着氣，道：「實在兇得要命。」

丁喜笑笑道：「你見過這麼兇的老太婆沒有？」

鄧定侯道：「沒有。」

丁喜嘆道：「我也沒有見過第二個。」

鄧定侯道：「你眞的怕她？」

丁喜道：「假的。」

鄧定侯不禁大笑，道：「看來，她也不像是你的眞祖母。」

丁喜道：「她不是。」

鄧定侯道：「是你……」

丁喜打斷了他的話，道：「可是，我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她給我飯吃，我沒有衣服穿的時候，只有她給我衣服穿，有時候，我挨了揍，受了傷，只要我想起她，心裏就不會太難受。」

鄧定侯道：「因爲你知道只要到這裏來，她就一定會照顧你。」

丁喜點點頭，微笑道：「只可惜她年紀稍微大了幾歲，否則我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鄧定侯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問道：「你眞的沒有想到過要娶個老婆？」

丁喜笑道：「是不是想替我作媒？」

鄧定侯道：「我倒眞有個很合適的人，配你倒眞是一對。」

丁喜道：「誰？」

鄧定侯道：「王大小姐。」

丁喜忽然不笑了，板着臉道：「你若喜歡她，爲甚麼不自己娶她做老婆。」

鄧定侯笑道：「我倒也不是沒有想過，只可惜我年紀也大了幾歲，家裏又已經有了個母老虎。」

丁喜板着臉冷笑道：「有趣有趣，你這人怎麼變得越來越他媽的有趣了。」

鄧定侯道：「因爲……」

他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忽然間「轟隆隆」一聲响，這輛大車，連人帶馬都跌進了一個坑裏。

丁喜反而笑了。

鄧定侯居然也還是動也不動的坐着，而且完全不動聲色。

丁喜笑道：「這種落馬坑本是我的拿手本領之一，想不到別人居然也會用來對付我。」

鄧定侯道：「你怎麼知道人家要對付的是你。」

丁喜又笑了笑，道：「我知道，這就叫做報應。」

這時外面已有人在用力敲着車頂，大聲道：「裏面的人快出來，我們大老板有話要對你們說。」

丁喜看了看鄧定侯，道：「你知不知道這附近有甚麼大老板？」

鄧定侯道：「這裏距離亂石崗已很近，已經是你們的地盤，你應該比我淸楚。」

丁喜道：「現在就在這附近的，唯一的一個大老板，好像就是你。」

外面的人又在催促，車頂幾乎已經快被打破。

丁喜道：「出不出去？」

鄧定侯道：「不出去行不行？」

丁喜道：「不行。」

鄧定侯不禁苦笑道：「我看也不行。」

丁喜推開車門，道：「請。」

鄧定侯抬手道：「你先請，你總是我的客人。」

丁喜道：「可是你年紀比我大，我一向都很尊敬長者。」

鄧定侯說道：「你甚麼時候變得如此客氣的。」

丁喜笑道：「我剛才聽見外面有弓弦聲的時候，就已決心要對你客氣些。」

鄧定侯大笑。

他當然聽見了外面的弓弦聲。

人已埋伏，强弓四佈，只要一走出這馬車，就可能被亂箭射成個刺蝟。

但他們却還是笑得很開心。

鄧定侯道：「我出去之後，若是中了別人的亂箭，你怎麼辦？」

丁喜笑道：「那時，我就會像縮頭烏龜一樣，躺在車子裏，就算他叫我祖宗，我也不出去。」

鄧定侯大笑道：「好主意。」

丁喜道：「莫忘記我是聰明的丁喜，想出來的當然都是好主意。」

鄧定侯大笑着走出去，在外面站了很久，居然還沒有變成刺蝟。

一個人高高的站在他對面，從車子裏看出去，只看得見這人的一雙脚。

一雙很纖巧，很秀氣的脚，却穿着白布褲，和白蔴鞋。

這是雙女人的脚。

男人當然絕不會有女人的脚，這位老板難道竟是個女人？

丁喜坐在車子裏，大聲問道：「外面怎麼樣？」

鄧定侯道：「外面的天氣很好，既不太冷，也不太熱。」

丁喜道：「那麼，就不能出去了。」

鄧定侯道：「爲甚麼？」

丁喜道：「我受不了這麼好的天氣，一出去就會發瘋。」

鄧定侯道：「現在天氣好像快變了，好像還要下雨呢。」

丁喜道：「那麼我就更不能出去了。」

鄧定侯道：「你怕淋雨？」

丁喜道：「怕得要命。」

鄧定侯道：「不過，現在雨還沒有下。」

丁喜道：「你難道要我站在外面，等着淋雨。」

鄧定侯嘆了口氣，看看站在落馬坑上面的大老板，苦笑道：「這小子好像已拿定主意，是絕對不肯出來的了。」

大老板冷冷地笑說道：「不出來，也得出來。」

鄧定侯道：「你有法子對付他？」

大老板道：「他再不出來，就用火燒。」

鄧定侯又嘆了聲道：「我就知道，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對付丁喜，這個人一定就是王大小姐。」

這位大老板居然就是王大小姐。

四條大漢站在她身後，扛着她的霸王槍，八條大漢張弓搭箭，已將這地方包圍住。

杜若琳却遠遠的坐在一棵樹下，用一把大梳子在慢慢的梳着頭髮。

王大小姐冷冷道：「這些兄弟都是我鏢局裏老伙計，我要他們放火，他們馬上就放火，我要他們殺人，他們也馬上就會殺人。」

鄧定侯道：「我看得出。」

王大小姐道：「那麼你就該趕緊叫那姓丁的快些滾出來。」

鄧定侯道：「出來之後怎麼樣？」

王大小姐道：「只要他肯老老實實的回答我一句話，我絕不會難爲他。」

鄧定侯答道：「好，我先進去跟他商量商量。」

他剛想走進去，突聽「轟」的一响，車頂已被撞開個大洞。

一個人從裏面直竄了出來，身法又快又猛，看樣子至少還可以竄起三丈。

可是他最多只竄起了三尺。

落馬坑上，還蓋着面又粗又大的漁網。

鄧定侯嘆息着，苦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一遇見王大小姐，就會自投羅網的。」

丁喜板着臉，坐在車頂上，冷冷道：「有趣有趣，你這人眞他媽的有趣極了。」

平時他遇見這種事，還是會笑的，現在他却沒有笑。

也不知道爲了甚麼，一看見王大小姐，他就好像再也笑不出。

王大小姐也沒有笑，板着臉道：「這上面雖然只有八張弓，可是你只要動一動，在轉瞬間他們就能射出五十六根箭。」

丁喜沒有動。

他看得出這些大漢都是極好的弓箭手。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爲甚麼不動？」

丁喜道：「因爲正在等。」

王大小姐道：「等甚麼？」

丁喜道：「等着聽你要問我的那句話。」

王大小姐咬了咬咀唇——她一開始緊張，就會咬着咀唇。

她究竟要問丁喜甚麼事？爲甚麼會變得如此緊張？

鄧定侯想不通。

王大小姐終於冷冷道：「你雖然有很多事都做得很混賬，我看在鄧定侯面上，也懶得跟你計較了，只不過，有件事情我却非問淸楚不可。」

丁喜道：「你問吧。」

王大小姐臉色忽然變得發青，兩隻手都已握緊，又用力咬了咬咀唇，才一字一字問道：「五月十三那天，你在那裏？」

丁喜道：「今年的五月十三？」

王大小姐道：「不錯，就是今年的五月十三。」

丁喜道：「你費了這麼多工夫，挖了這麼大一個坑，爲的就是要問我這句話？」

王大小姐答道：「不錯，我就是要問你這句話，所以你最好老老實實的回答我。」

她看來不但很緊張，而且很激動，連說話的聲音都在發抖。

五月十三那天，丁喜在那裏，跟她又有甚麼關係？

她爲甚麼要如此緊張。

鄧定侯更想不通。

丁喜也想不通，忽然嘆了口氣，道：「幸好你問的是五月十三日，總算我運氣看來還不錯。」

王大小姐道：「爲甚麼？」

丁喜道：「因爲你若問我別的日子，我早就忘了自己是在那裏了。」

王大小姐道：「可是五月十三那天的事情，你却記得。」

丁喜點點頭，道：「因爲那天我做了件很愉快的事。」

王大小姐道：「甚麼事？」

她一雙手握得更緊，全身都好像在發抖。

丁喜却忽又轉過頭，去問鄧定侯：「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曾經做了甚麼？」

鄧定侯苦笑一聲，道：「我知道，我當然知道。」

王大小姐大聲道：「那天他究竟做了甚麼事？」

鄧定侯道：「他曾經劫了我們的鏢。」

王大小姐道：「知否是在那裏下的手？」

鄧定侯道：「太原附近。」

王大小姐道：「你沒有記錯。」

鄧定侯道：「別的事我都可能記錯，這件事却絕不會。」

王大小姐道：「爲甚麼？」

鄧定侯說道：「我至少有十三萬五千個理由。」

王大小姐不懂。

鄧定侯苦笑道：「爲了這件事，我已賠了十三萬五千兩銀子，每一兩銀子都可以讓我記住這件事。」

王大小姐不說話了，看她臉上的表情，好像覺得鬆了口氣，又好像覺得很失望。

丁喜道：「現在你還有別的事要問。」

王大小姐道：「當然還有。」

丁喜道：「還有？」

王大小姐冷冷道：「我問你，我跟姓徐的比槍，跟你們有甚麼關係？你們憑甚麼要來多事？」

丁喜道：「你自己好像剛說過，這些事你都不再計較了的。」

王大小姐道：「現在我又要計較了。」

丁喜道：「小馬本來是想幫你忙的。」

王大小姐道：「幫我的忙？」

丁喜道：「他怕你敗了後眞的會死。」

王大小姐怒道：「難道他看不出我二十招內就能把徐三擊倒？」

丁喜道：「他看不出。」

王大小姐道：「難道他是個瞎子？」

丁喜道：「他眼睛若能看得很淸楚，又怎麼會認爲這位杜大小姐又乖又老實，而且對他很好。」

王大小姐道：「無論她是個甚麼樣的女孩子，你都管不着。」

丁喜道：「你也管不着。」

王大小姐道：「那姓馬的最好也走遠些，永遠莫要讓我們直接看見了他。」

丁喜道：「我會去告訴他的。」

王大小姐道：「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會讓小琳下嫁給他的。」

丁喜道：「多謝多謝。」

王大小姐咬着唇，狠狠的瞪他，冷冷道：「我的話已經說完了，現在，你已經可以跪下來了。」

丁喜道：「跪下來。」

王大小姐道：「不但要跪下來，而且還得恭恭敬敬的跟我叩三個頭。」

丁喜道：「我爲甚麼要跪下來叩頭？」

王大小姐道：「因爲我說的。」

丁喜道：「因爲你手下的弟兄，會發連珠箭？」

王大小姐道：「一點也不錯。」

丁喜笑了。

他的笑有很多種，現在這種無疑是最不討人歡喜的一種。

王大小姐瞪眼道：「你瞧不起我們的連珠箭。」

丁喜淡淡道：「你們的連珠箭究竟是長是短？是圓是尖？我還沒見識過。」

王大小姐怒道：「你想見識見識？」

丁喜道：「很想。」

王大小姐冷笑道：「我本來並不想你這麼短命的，你死了可不能怨我。」

丁喜又笑了笑，道：「你放心，我死不了的。」

他忽然站了起來，拉住了上面的漁網，兩

雙手輕輕一扯。

這面連鯊魚都掙不破的漁網，被他輕輕一扯，居然就被扯破個大洞。

王大小姐臉色變了，輕叱道：「不能讓他走，留下來。」

叱聲出口，弓弦已响，八柄强弓，七箭連珠，尖銳的飛聲破空，亂箭已如飛蝗般射了過來。

丁喜的兩隻手，就像是兩隻專門吃蝗虫的麻雀，一枝箭飛來，他接過一枝，十枝箭飛來，他接十枝，霎眼間就已將五十六枝連珠箭全都接在手裏。

然後，這五十六枝箭，又像是一條綫似的，從他手裏飛了出去，釘入了杜若琳身旁的大樹。

丁喜忽然大喝一聲！

「斷！」

釘在樹上的五十六枝箭立刻一寸寸的斷成無數截，只留下一截發亮的箭柄，釘入了樹木中。

丁喜拍了拍手，微笑道：「看來這連珠箭只怕連猪都射不死。」

王大小姐臉色鐵青，咀唇發抖，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丁喜欣然一笑，道：「我留在這裏，只不過爲了想聽聽你有甚麼事要問我而已，像這樣的連珠箭就算有個千兒八百枝，我還是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王大小姐咬着咀唇，恨恨道：「你好，很好。」

丁喜道：「現在，你還要不要我跪下去叩頭。」

王大小姐道：「現在你想怎麼樣？」

丁喜道：「你認不認得字？」

王大小姐盯着他，好像恨不得在他腦袋上釘出兩個大洞來。

丁喜道：「你若認得字的話，爲甚麼不回頭去仔細看看。」

王大小姐回過頭，才發現那五十六枝發亮的箭柄，竟排成了兩個字：「再見。」

這是甚麼樣的手法？甚麼樣的勁力？

王大小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轉過去的頭似已轉不回來。

她實在已沒法子再回對丁喜。

丁喜道：「這兩個字你認不認得？」

王大小姐跺了跺脚，扭頭就走。

丁喜冷冷道：「我說是『再見』，其實最好是永遠不要再見了。」

王大小姐用力咬着咀唇，忽然跳上了一匹馬背，打馬飛奔。

只聽她的聲音遠遠傳來：「誰想再見你，就是王八旦！」

× × ×

夕陽滿天。丁喜和鄧定侯在夕陽下往前走，汗水已經透濕了衣服。

現在他們的車已破了，馬已跛了，連趕車的都已被鄧定侯趕走。

所以他們現在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兩條腿。

大路上居然連一輛空車都沒有。

鄧定侯嘆息着，喃喃道：「夕陽無限好，尤其是夏日的夕陽，我一向最欣賞。」

丁喜道：「可是你現在已知道，就算在最美的夕陽下要用自己的兩條腿趕路，滋味也不好受。」

鄧定侯擦了擦汗，苦笑着道：「實在不好受。」

丁喜透視着對方，眼睛裏帶着深思之色，緩緩道：「你若肯常常用自己的兩條腿四處走走，一定還會發現很多你以前想不到的事。」

鄧定侯道：「哦。」

丁喜說道：「我本該帶你到亂石崗去看看的。」

鄧定侯道：「亂石崗？」

丁喜道：「那裏有幾十個婦人童子，天天在烈日下流汗流淚，却連吃都吃不飽。」

鄧定侯道：「爲甚麼？」

丁喜冷冷一哂，道：「你應該知道是爲了甚麼。」

鄧定侯道：「你說的是沙家兄弟的孤兒寡婦。」

丁喜道：「就因爲他們想刼五犬旗保的鏢，所以死了也是白死，就因爲那些孤兒寡婦們是沙家的人，所以挨餓受罪都是活該，江湖中既不會有人同情他們，也不會爲他們出來說一句話。」

鄧定侯終於明白，苦笑道：「你出手刼我們的鏢，就是爲了要救濟他們。」

丁喜冷笑道：「他們難道不是人？」

鄧定侯道：「你難道不能用別的法子。」

丁喜道：「我要用甚麼法子？難道要那些七歲八歲的孩子去做保鏢的？難道要那些年青的寡婦跑到妓院裏去接客？」

鄧定侯不說話了。

丁喜也不再開口，兩個人慢慢的往前走，顯得都很多心事。

他們做的事，都是他們自己認爲應該去做的，可是現在却連他們自己也分不淸是誰對？誰錯？

——也許「對」與「錯」之間，本就很難分出一個絕對的界限來。

× × ×

夕陽已淡了，蹄聲驟响，三騎快馬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

馬上人意氣飛揚，根本就沒有將這個滿身臭汗的趕路人看在眼裏。

鄧定侯却看見他們，忽然笑了笑，道：「你知道這三個人是誰？」

丁喜搖搖頭。

鄧定侯道：「他們全都是歸東景鏢局裏的第三流鏢師，平時看見了我，在三丈以外就會彎腰的。」

丁喜也笑了笑，道：「只可惜你現在正是倒霉的時候。」

一個人既然有得意的時候，就一定也有倒霉的時候，無論甚麼人都一樣。

鄧定侯微微一笑，道：「所以我一點也不生氣。」

健馬馳過，塵土飛揚，一張紙飄飄的落了下來，落在他們面前。

丁喜已走過去，忽然又回身撿了起來，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

鄧定侯道：「是從他們身上掉下來的。」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讓我看看。」

他只看了一眼，臉上也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因爲他一眼就看見了八個令他觸目的字：

「雙槍客決鬥霸王槍。」

他接着看下去：日月雙槍：岳。

日槍重二十一斤，長四尺五寸，月槍重十七斤半，長三尺九寸。

霸王槍：王。

長一丈三尺七寸，重七十三斤。

決戰時刻：

七月初五，午時。

地點：

東陽城，熊家大院。

公正人：

熊九太爺。

旁證：「活陳平」陳準。

「立地分金」趙大秤。

戰後講評：「小蘇秦」蘇小波。

巡場：「大力金剛」王有。

「小仙靈」萬通。

歡迎觀戰，保證精彩。

「憑券入院，每券十両」。

看到最後八個字，鄧定侯笑了。

丁喜早就笑了。

鄧定侯搖着頭笑道：「這那裏還像是武林高手的決鬥，簡直是賣狗皮膏藥的。」

丁喜笑道：「萬通的出身，本來就是個賣狗皮膏藥的。」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他還有個外號，叫『無孔不入』，只要有一點機會能弄錢，他就不會錯過，這一定又是他玩的把戲。」

鄧定侯道：「你認得他？」

丁喜道：「這些人我全都認得出來。」

鄧定侯道：「哦？」

丁喜苦笑道：「餓虎崗眞正是老虎最多的也只有兩條，其餘不是老鼠，就是耗子的，談不上一個會鑽洞。」

鄧定侯道：「他們全都是餓虎崗的人？」

丁喜點點頭，道：「這些人裏面，却只有『日月雙槍』岳麟還勉强可以算是條老虎。」

鄧定侯道：「我聽過這個人的名頭，以他的身份，怎麼肯讓小仙靈做這種事？」

丁喜道：「萬通不但是隻老鼠，還是隻狐狸，老虎豈非總是會被狐狸耍得團團轉。」

鄧定侯道：「還有熊九……」

丁喜道：「熊九雖然是條好漢，可是別人只要給他幾頂高帽一戴，他就糊塗了。」

鄧定侯笑道：「小蘇秦一定很會給人高帽子戴的。」

丁喜道：「他本就是餓虎崗上的說客，陳準、陳大秤和我是分賍的，王虎是打手，你若剝開他們外面一層皮，就會發現他們裏面甚麼都沒有。」

鄧定侯道：「你好像對他們並不欣賞。」

丁喜並不否認。

鄧定侯又道：「但，你却也是餓虎崗上的人。」

丁喜笑了笑，道：「狐狸並不一定喜歡狐狸，耗子也並不一定喜歡耗子。」

鄧定侯盯着他，道：「你也是耗子。」

丁喜微笑道：「我若是耗子，你豈非就是條多管閒事的狗。」

——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他忽然發覺自己管的閒事確實太多了些。「就連這件事我都不該多問。」他拋開了手裏的這張紙。

他苦笑着又道：「他們是雙槍門單槍也好，是餓老虎門母老虎也好，都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丁喜道：「有關係。」

鄧定侯道：「有？」

丁喜道：「餓虎崗並不是個可以容人來去自如的地方，從前山到後山，一共有三十六道暗卡，十八隊的巡邏，我本來實在沒把握帶你上去。」

鄧定侯道：「現在你難道已有了把握？」

丁喜點點頭，笑道：「老虎要出山跟母虎決鬥，那些大狐狸，小狐狸，大耗子，小耗子，當然也一定會跟着去看熱鬧的。」

鄧定侯眼睛也亮了，說道：「所以，七月初五那天，餓虎崗的防衛，一定要比平時差得多。」

丁喜道：「一定。」

鄧定侯一笑道：「所以我們正好乘機上山去。」

丁喜道：「一點也不錯。」

鄧定侯笑道：「想不到王大小姐居然也替我們做了件好事。」

丁喜忽然不笑了，冷冷道：「只可惜這件事，對她自己却一點好處都沒有。」

鄧定侯說道：「你認爲她絕不是岳麟的對手？」

丁喜道：「你認爲她是不是岳麟對手？」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她不是。」

丁喜道：「假如她自己還有自知之明，也應該知道的。」

鄧定侯嘆道：「所以我實在不懂，她爲甚麼一定要找上江湖中這些最扎手的人物？」

丁喜道：「你不懂，我懂。」

鄧定侯道：「你懂？」

丁喜道：「嗯。」

鄧定侯道：「你說她是爲了甚麼？」

丁喜道：「她瘋了。」

鄧定侯也不能不承認：「就算她還沒有完全瘋，多多少少也有了一點瘋病。」

丁喜道：「你若遇見了一條發瘋的母老虎，你怎麼辦？」

鄧定侯道：「躲開她，躲得遠遠的。」

× × ×

丁喜若算準了一件事，就很少會算錯的。

所以他是「聰明的丁喜」。

他算準了七月初五那天，餓虎崗的防衛一定很空虛。

現在已是七月初五。

餓虎崗上的防守果然很空虛，他們從後面一條小路上山，竟連一處埋伏都沒有遇見。

「這條路本來就很少人知道。」

崎嶇陡峭的羊腸小路，荒草湮沒。後山的斜坡上，一片荒塚。

「做保鏢的人，只知道保鏢的常常死在强盜手裏，却不知强盜死在保鏢手裏的更多。」

鄧定侯沒有開口。

面對着山坡上的這一片荒塚，他也不禁在心裏問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强盜都該死？

丁喜道：「埋在這裏的，全是强盜，我本不該把那六個埋在這裏的。」

鄧定侯道：「因爲他們不是强盜？」

丁喜淡淡道：「因爲他們比强盜更卑鄙，更無耻，至少强盜還不會出賣自己的朋友。」

鄧定侯道：「你認爲我們一定是被朋友出賣了的？」

丁喜道：「除了自己之外，還有誰知道你那趟鏢的秘密？」

鄧定侯道：「還有四個人。」

丁喜道：「是不是百里長青，歸東景，姜新，和西門勝？」

鄧定侯道：「是。」

丁喜道：「他們是不是你的朋友？」

鄧定侯道：「若說他們這四個人中，有一個是奸細，我實在不相信。」

丁喜道：「若不是他們這四個人，就一定是另外那個人了。」

鄧定侯道：「另外那個人是誰？」

丁喜道：「是你。」

鄧定侯只有苦笑。

知道那些秘密的，確實只有他們五個人，沒有第六個。

丁喜的咀在說話，手也沒有閒着，他的話裏帶着譏諷，手裏却拿着鋤頭。

鋤頭比他的舌頭動得太快。

× × ×

現在六口棺材都已被挖了出來——每口棺材裏都有一個死人。

丁喜用袖子擦着汗。

丁喜低聲嚶道：「你爲甚麼還不打開來看看？」

鄧定侯也在用袖子擦着汗，他的汗好像比丁喜的還多。

丁喜道：「你是不是不敢看？」

鄧定侯道：「爲甚麼不敢？」

丁喜道：「因爲你怕我找出那個奸細來，因爲他很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鄧定侯終於嘆了口氣，道：「我的確有點怕，因爲我……」

他沒有說下去。

剛打開第一口棺材，他就怔住。

他眼睜睜的瞪着棺材裏的死人，棺材裏這個死人好像也在眼睜睜的瞪着他。

丁喜道：「你認得這個人？」

鄧定侯點點頭，道：「這人姓錢，是『振威』的重要人手。」

丁喜問道：「『振威』是不是歸東景的鏢局。」

鄧定侯道：「嗯。」

丁喜道：「你知不知道他的鏢局裏有人失踪？」

鄧定侯搖搖頭。

他已打開了第二口棺材，又怔住。

「這人叫阿旺。」

「阿旺是甚麼人？」

「是我家的花匠。」鄧定侯苦笑。

「你也不知道他失踪了？」

「已經有七八個月沒回家去過。」

丁喜也只有苦笑。

——第三個人是「長青」的車伕，第四個是姜家的廚子，第五個是「威鎏」的鏢伙，第六個是替「西門勝」洗馬的。

丁喜道：「這六個人現在你已全看見，而且全部都認得。」

鄧定侯道：「嗯。」

丁喜道：「可惜你看過了也是白費的，連一點用處都沒有。」

鄧定侯道：「不過，幸好還有六封信。」

丁喜道：「這六封信都是一個人寫？」

鄧定侯道：「嗯。」

丁喜道：「你看出這是誰的筆蹟嗎？」

鄧定侯道：「嗯。」

丁喜的眼睛亮了。

鄧定侯忽然笑了笑，笑得奇怪：「這個人的字不但變得好，而且有幾筆變得很奇怪，別人就算要學，也很難學會。」

丁喜道：「這個人到底是誰？」

鄧定侯笑得更奇怪，慢慢的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

「這個人就是我。」

× × ×

「這個人就是你？」

丁喜想叫，沒有叫出來，想笑，又笑不出——這件事並不好笑，一點也不好笑。

事實上，這件事簡直可以讓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出來。

鄧定侯的樣子就並不比哭好看。

丁喜盯着他，上上下下看了好幾遍，忽然問道：「你自己會不會出賣自己？」

鄧定侯道：「不會。」

丁喜道：「這六封信是不是你寫的。」

鄧定侯道：「不是。」

丁喜一句說話都不再說，扭頭就走。

鄧定侯就跟着他走。

走了一段路，兩個人衣服又都濕透，丁喜才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們走這一趟，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的。」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至少總算得到個教訓。」

鄧定侯道：「甚麼教訓？」

丁喜道：「下次若有人叫我在這種天氣裏，冒着這麼大的太陽，走這麼遠的路，來找六個死人探聽一件秘密，我就……」

鄧定侯道：「你就踢他一脚？」

丁喜道：「我既不是騾子，也不是馬，我不喜歡被人踢，也從來不踢人。」

鄧定侯道：「那末你就怎樣？」

丁喜道：「我就送樣東西給他。」

鄧定侯道：「他害你在烈日下白跑了一趟，你還送東西給他？」

丁喜點點頭。

鄧定侯微笑問道：「你準備送給他甚麼東西？」

丁喜道：「送他一個人。」

鄧定侯道：「人？」

丁喜道：「一個心裏很喜歡，口裏却不敢說出來的女人。」

鄧定侯笑了，道：「你說的女人是不是那位王大小姐？」

丁喜也笑了，道：「一點也不錯。」

鄧定侯道：「因爲王大小姐已瘋了。」

丁喜笑道：「這個人叫我做這種事，當然也有點瘋病，他們兩人豈非天生的一對？」

鄧定侯大笑，說道：「這個人，當然就是我。」

丁喜故意嘆了口氣，道：「你既然一定要承認，我也沒法子。」

鄧定侯道：「反正我咀裏不說出來，你也知道我心裏一定喜歡得要命。」

丁喜道：「答對了。」

鄧定侯道：「只不過還在担心一件事。」

丁喜道：「甚麼事？」

鄧定侯道：「若有人眞的把王大小姐送給了我，你怎麼辦呢？」

丁喜又不笑了，扳着臉道：「你放心，世上的女人還沒有死光，我也絕不會出家當和尙去，我一向不吃素的。」

鄧定侯笑道：「素雖然不吃，醋總是要吃一點的。」

丁喜用眼角瞄着他，道：「我只奇怪一件事。」

鄧定侯道：「甚麼事。」

丁喜道：「江湖中爲甚麼沒有人叫你滑稽的老鄧？」

× × ×

他們下山的時候，居然也沒有遇見埋伏暗卡，這個「可怕的餓虎崗」竟像是已變成了個任人隨便上去逛逛的地方。

只可惜逛也是白逛。

鄧定侯道：「除了這個教訓外，你看看還有甚麼別的收穫？」

丁喜道：「還有一肚子氣，一身臭汗。」

鄧定侯道：「那麼，現在我還可以讓你再得到一個教訓。」

丁喜道：「甚麼教訓？」

鄧定侯道：「你以後聽人說話，最好聽淸楚些，不能只聽一半。」

丁喜不懂。

鄧定侯道：「我只說我的筆蹟很少有人能學會，並不是說絕對沒有人能學會。」

丁喜的眼睛又亮了。

鄧定侯道：「至少我就知道有個人能摸仿我寫的字，幾乎連我自己都分辨不出。」

丁喜道：「這人是誰？」

鄧定侯道：「是歸大老板歸東景。」

丁喜大笑道：「是他？」

鄧定侯道：「這個人外表看來，雖然有點傻頭傻腦，好像很老實的樣子，其實却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連我都上過他的當。」

丁喜道：「你上過他的當？」

鄧定侯道：「有一次他假冒我的筆跡，把我認得的女人全都請到我家裏，我一走進門，就看見七八十個女人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坐在我的客廳裏，我老婆已氣得連頸都粗了，三個多月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丁喜忍住笑，道：「他爲甚麼要開這種玩笑？」

鄧定侯恨恨道：「這老烏龜天生就喜歡惡作劇，天生就喜歡看別人難忍受着急。」

丁喜終於忍不住大笑，道：「可是你相好的女人也未免太多一點。」

鄧定侯也笑了，道：「不但人多，而且連種類也多，其中還有幾個是風月塲中有名的才女，連他們都分不出那些信是我寫的，可見那老烏龜學我的字，實在已可以亂眞。」

丁喜道：「所以他雖然害了你一下，却也幫了你一個忙。」

鄧定侯道：「幫了我兩個忙。」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他讓我淸淸靜靜的過了三個多月太平的日子，沒有聽見我那母老虎嚕嗦過半句。」

丁喜道：「這個忙幫的實在不小。」

鄧定侯目光閃動，道：「現在他又提醒我了，那六封信是誰寫的。」

丁喜的眼睛裏也在閃着亮光，道：「你們的聯營鏢局，有幾個老板？」

鄧定侯道：「四個半。」

丁喜道：「四個半？」

鄧定侯道：「我們集資合力，賺來的利潤分成九份，百里長青，歸東景，姜新，我各佔兩份，西門勝佔一份。」

丁喜道：「所以，歸東景自己也是老板之一。」

鄧定侯道：「他當然是的。」

丁喜道：「他爲甚麼要自己出賣自己？」

鄧定侯沉吟着，道：「我們保一趟十萬兩的鏢，只收三千兩公費。」

鄧定侯接着又說道：「扣去開支，純利最多只有一千五，分到他手上，已只剩下三百多兩。」

丁喜說道：「可是，我刼下這趟鏢之後，就算出手時要打個對折，他還是可以到手一萬兩。」

鄧定侯道：「一萬五當然比三百五多得多，這筆帳他總能算得出來的。」

丁喜笑道：「我也相信他一定能算得出，近年來他幾乎可算是江湖第一鉅富，他那些錢當然不會眞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鄧定侯道：「而且他自己也說過，他甚麼都怕，銀子他絕不怕多，女人也絕不怕多。」

丁喜笑道：「我也不怕。」

鄧定侯道：「我却有點怕。」

丁喜道：「怕甚麼？」

鄧定侯嘆道：「這種事本來就很難找出眞憑實據，我只怕他死不認賬，我也沒法子讓他說實話。」

丁喜道：「我有法子。」

鄧定侯道：「甚麼法子？」

丁喜道：「先打掉他兩顆門牙，再撕下他的一隻耳朵。」

鄧定侯道：「這法子聽來好像還不錯。」

丁喜笑道：「本來就不錯，而且，絕對有效。」

鄧定侯道：「我們幾時去動手？」

丁喜道：「現在就走。」

鄧定侯道：「誰去動手？」

丁喜眨了眨眼，道：「那老烏龜的武功怎麼樣？」

鄧定侯道：「也不算太好，只不過比金槍徐好一點。」

丁喜道：「一點是多少？」

鄧定侯道：「一點的意思，就是他只要用手指輕輕一點，金槍徐就得躺下。」

丁喜好像已笑不出了。

鄧定侯道：「據說他還有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却練得不太好，有一次我看見一個人只不過在他背上砍了三刀，他就已受不了。」

丁喜道：「受不了就怎麼辦？」

鄧定侯道：「他就回身搶過那個人的刀，一下子拗成了七八段。」

丁喜道：「然後呢？」

鄧定侯道：「然後他們就跟我們到珍珠樓喝酒。」

丁喜說道：「他被人砍了三刀，還能够喝酒？」

鄧定侯道：「他喝得也並不多，因爲他急着要小珍珠替他抓癢。」

丁喜道：「抓癢？替他抓甚麼地方？」

鄧定侯道：「當然是抓他的背。」

丁喜怔了半天，忽然說：「我知道了。」

鄧定侯道：「知道了甚麼？」

丁喜道：「知道應該誰去動手了。」

鄧定侯道：「誰？」

丁喜道：「你。」

× × ×

上山容易，下山也不難。太陽還沒有下山，他們就已下了山。山下有條小路，路上有棵大樹，樹下停着輛大車，趕車的是個小伙子，打着赤膊，搖着草帽，蹲在那裏晒太陽，樹蔭下有風，風吹過來，傳來一陣陣酒香，是上好的「竹葉青」。附近看不見人烟，唯一可能有酒的地方，就是這輛大車，這小伙子一個人蹲在外面晒太陽，却把這麼好的酒放在車子裏吹風乘涼。丁喜嘆了口氣，忽然發現這世上有毛病的人倒是眞不少。

鄧定侯看着他，道：「你想不想喝酒？」

丁喜道：「不想。」

鄧定侯很意外，道：「爲甚麼？」

丁喜道：「因爲我雖然是個强盜，却還沒有搶過別人的酒喝。」

鄧定侯道：「我們可以去買。」

丁喜道：「我也很想去買，只可惜我甚麼樣的酒舖都看見過，却還沒有看見過開在馬車裏的酒舖。」

鄧定侯笑道：「你現在看見了一個。」

丁喜果然看見了。

那趕車的小伙子，忽然站起來，從車後面拉起一面青布酒帘，上面還寫着：「上好竹葉青加料鹵牛肉」。

若說世上有甚麼事能讓丁喜和鄧定侯高興一點，恐怕就只有好酒加牛肉了。

鄧定侯道：「那老烏龜實在很不好對付，我只怕沒有撕下他的耳朵來，就已被他撕下了我的耳朵。」

丁喜道：「所以你現在就很發愁。」

鄧定侯道：「所以我就要去借酒澆愁。」

丁喜道：「好主意。」

兩個人大步走過去。

「來十斤鹵牛肉，二十斤酒。」

「好。」

這小伙子咀裏答應着，却又蹲了下去，開始用草帽搧風。

他們看着他，等了半天，這小伙子居然連一點站起來的意思都沒有。

丁喜忍不住道：「你的牛肉和酒自己會走過來？」

趕車的小伙子道：「不會。」

他連頭都沒有抬，又道：「牛肉和酒不會

走路，可是你們會走過路。」

丁喜笑了。

小伙子接着又道：「我只賣酒，不賣人，所以……」

丁喜道：「所以我們若是想喝酒，就得自己走過去拿了。」

小伙子道：「拿完了之後，再自己走過來付帳。」

× × ×

馬車雖然並不新，門窗上却掛着很細密的竹簾子，走到車前，酒香更濃。

「這小伙子的人雖然不太怎樣，賣的酒倒眞是頂好的酒。」

「只要酒好，別的事就全部可以馬虎一點了。」

鄧定侯先走過去，掀起了竹簾。

鄧定侯怔住。

丁喜跟着走過去，往車廂裏一看。丁喜也怔住。

一個人舒舒服服的坐在車廂裏，手裏拿着一大杯酒，正咧着咀，看着他們直笑。

這個人的咀表情眞多。

這個人赫然竟是「福星高照」歸東景！

× × ×

車廂裏涼爽而寬敞。

丁喜和鄧定侯都已坐下來，就坐在歸東景對面。

歸東景看着他們，一會兒咧着咀笑，忽然道：「你們剛才說的老烏龜是誰？」

鄧定侯道：「你猜呢？」

歸東景道：「好像就是我。」

鄧定侯道：「猜對了。」

歸東景道：「你準備撕下我的耳朵？」

鄧定侯道：「先打門牙，再撕耳朵。」

歸東景嘆了口氣，道：「你們能不能先喝酒吃肉，再打人撕耳朵？」

鄧定侯看看丁喜。

丁喜道：「能。」

於是他們就開始喝酒吃肉，喝得不多，吃得倒眞不少。

切好了的三大盤牛肉轉眼間就一掃而空。

歸東景又嘆了口氣，道：「你們準備甚麼時候動手？」

鄧定侯道：「等你先看看這六封信。」

六封信拿出來，歸東景只看了一封：「這些信當然不是你親筆寫的。」

鄧定侯道：「不是。」

歸東景苦笑道：「既然不是你寫的，當然就一定是我寫的。」

鄧定侯道：「你承認？」

歸東景道：「看來，我就算不承認也不行了。」

丁喜道：「誰說不行？」

歸東景道：「行？」

丁喜微微一笑，道：「你根本就不必承認，因爲……」

鄧定侯緊接着道：「因爲這封信根本不是你寫的。」

歸東景自己反而好像很意外，道：「你怎麼知道不是我寫的？」

丁喜道：「餓虎崗的人，不是大强盜，就是小强盜，寃家對頭也不知有多少。」

鄧定侯道：「這些人就算要下山去比武決鬥，也絕不該到處招搖，讓大家都知道。」

丁喜道：「因爲他們就算不怕官府追捕，也應該提防仇家去找，他們的行踪一向都唯恐別人知道。」

鄧定侯道：「可是這一次他們却招搖得厲害，好像唯恐別人不知道似的。」

丁喜道：「你猜他們這是爲了甚麼？」

歸東景道：「我不是聰明的丁喜，我猜不出。」

鄧定侯道：「我也不是聰明的丁喜，但我却也看出了一點苗頭。」

歸東景道：「哦。」

鄧定侯道：「他們這樣做，好像是故意製造機會，好讓我們上餓虎崗去拿這六封信？」

歸東景道：「你既然知道這六封信不是你自已寫的，就一定會懷疑我的了。」

鄧定侯道：「於是我就要去打你的門牙，撕你的耳朵。」

歸東景道：「到時我就算否認，也一定沒有人會相信。」

丁喜道：「於是那個眞正的奸細就可以拍着手在旁邊看笑話了。」

歸東景不解道：「餓虎崗上的好漢們，爲甚麼要替我們的奸細做這種事情？」

丁喜道：「因爲這個人既是你們的奸細，就一定對他們有利。」

歸東景道：「你呢？你不知道這回事？」

丁喜笑了笑，道：「聰明的丁喜，也有做糊塗事的時候，這次我好像就做了被人利用的工具。」

歸東景也笑了，道：「幸好你並不是眞糊塗，也不是假聰明。」

鄧定侯道：「所以現在你耳朵還沒有被撕下來，牙齒也還在咀裏。」

歸東景盯視着他，忽然問道：「我們是不是多年的朋友？」

鄧定侯道：「是。」

歸東景道：「現在我們又是好伙伴。」

鄧定侯道：「不錯。」

歸東景指着丁喜，道：「這小子是不是被我們抓來的那個刼鏢賊？」

鄧定侯微笑點頭。

歸東景嘆息着，苦笑道：「可是現在看起來，你們反而像是好朋友，我倒像是被你們抓住了。」

丁喜笑道：「你絕不會像是個小賊。」

歸東景道：「哦。」

丁喜笑道：「你就算是賊，也一定是個大賊。」

歸東景道：「爲甚麼？」

丁喜道：「小賊唯恐別人說他糊塗，所以總是要作出聰明的樣子，大賊却唯恐別人知道他聰明，所以總是喜歡裝糊塗，而且總是裝得很像。」

歸東景大笑道：「討人歡喜的丁喜，果然是眞的討人歡喜。」

他大笑着站起來，拍了拍丁喜的肩膊，笑道：「這輛馬車，我送給你，車裏的酒，也送給你。」

丁喜道：「爲甚麼送給我？」

歸東景道：「我喝了酒之後，就喜歡送給人東西的，我也喜歡你。」

丁喜道：「你自己呢？」

歸東景大笑道：「我既然已沒有嫌疑，最好還是趕快溜開，否則，就得陪着你傷透腦筋了。」

丁喜道：「傷甚麼腦筋？」

歸東景道：「奸細既然不是我，也不是老鄧，那麼會是誰呢？他怎麼能跟餓虎崗串通的？怎麼會知道你們要來？」

他搖着頭，微笑着又道：「這些問題全都傷腦筋，我是個糊塗人，又懶又笨，遇着要傷腦筋去想的事，一向都溜得快。」

他居然眞的說溜就溜。

丁喜看看鄧定侯，鄧定侯看看丁喜，兩個人一點法子也沒有。

歸東景跳下馬車，忽又回頭，道：「還有

件事我要問你。」

丁喜道：「甚麼事？」

歸東景道：「你們既然已懷疑我是奸細，怎麼會忽然改變主意的？」

丁喜向他笑了笑，說道：「因爲我喜歡你的咀。」

歸東景看看他，摸了摸自已的咀，喃喃道：「這理由好像還不錯，我這張咀也實在很不錯。」

只說了這兩句話，他的咀已改變了四種表情，然後就大笑着揚長而去，却將一大堆傷腦筋的問題，留給了鄧定侯和丁喜。

鄧定侯嘆了口氣，苦笑道：「這人實在有福氣，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有福氣，有些人却好像天生就得隨時傷腦筋的。」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他剛才既然說出了那些問題，現在我就算想不傷腦筋都不行了。」

丁喜同意。

鄧定侯道：「有可能知道我們已到餓虎崗來的，除了我們外，只有百里長青，姜新，和西門勝。」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現在看起來，嫌疑最大的就是西門勝了。」

丁喜說道：「是因爲他親耳聽見我們的計劃。」

鄧定侯道：「也因爲他在九份純利中，只能佔一份。」

丁喜道：「可是他們却已被歸東景派出去走鏢了。」

鄧定侯苦笑道：「所以我才傷透腦筋。」

丁喜道：「百里長青呢？」

鄧定侯道：「兩個月之前，他就已啓程回關東。」

丁喜道：「現在有嫌疑的人豈非已只剩下了『玉豹』姜新？」

鄧定侯道：「算來算去，現在的確好像已只剩下他，只可惜他已在床上躺了六個月，病得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他苦笑着又道：「據說他得的是色癆，所以姜家上上下下都守口如瓶，不許把這些消息洩露。」

丁喜怔了怔，道：「這麼說來，有嫌疑的人，豈非連一個都沒有？」

鄧定侯嘆道：「所以我更傷腦筋。」

丁喜的眼珠轉了轉，忽又笑道：「我教你個法子，你就可以不必傷腦筋了。」

鄧定侯精神一振，問道：「甚麼法子？」

丁喜道：「這些問題你既然想不通，爲甚麼不去問別人？」

鄧定侯立刻又洩了氣，喃喃道：「這算是個甚麼的法子？」

丁喜道：「是個又簡單又有效的法子。」

鄧定侯道：「這些問題，我能去問誰？」

丁喜道：「去問『無孔不入』萬通。」

鄧定侯精神又一振。

丁喜道：「熊家大院的決戰那麼招搖，一定是他安排的，和你們那奸細勾結的人，也一定就是他。」

鄧定侯道：「至少他有總有一份。」

丁喜道：「所以他就一定會知道那奸細是誰。」

鄧定侯跳起來，拉住了丁喜，道：「既然如此，我們爲甚麼還不走？」

丁喜却懶洋洋的躺了下去，微笑道：「莫忘記我已是有車階級，爲甚麼還要走路？」

× × ×

他們趕到熊家大院時，熊九太爺正在他那平坦廣闊，設備完美的練武場上負手漫步。

他平生有三件最引以爲傲的事，這練武場就是其中之一。

自從他退休之後，的確已在這裏造就過不少英才，使得附近的鄉里子弟，全都變成了身强體壯的青年。

現在他溫柔可愛的妻子已故去多年，兒女又遠在他方，這練武場幾乎已成爲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和寄託。

陽光燦爛，是正午。

七月初六的正午。

練武場上柔細的沙子，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他光禿的頭頂，赤紅的臉，在陽光下看來，亮得幾乎比兩旁的兵器架上的槍還耀眼。

他是個健碩開朗的老人，儀表修潔，衣着考究，無論誰都休想從他身上找出一點老人的蹣跚臃腫之態。

丁喜和鄧定侯已在應有禮貌範圍內，仔細觀察他很久。

他們只希望自已到了這種年紀時，也能有他這樣的精神風度。

× × ×

在驕陽的熱力下，連遠山吹來的風都變得懶洋洋的，提不起勁來。

老人「刷」的展開了手中摺扇，扇面上有四個墨蹟淋漓的大字：

「清風徐來」。

這四個字看來好像很平凡，很庸俗，但你若仔細咀嚼，就會發現其中那恬淡，又洒脫的滋味，甚至還帶着種說不出的豪情勝概。

這世上豈非本就有很多事都像橄欖一樣，一定要仔細咀嚼，才能領畧到其中滋味。

× × ×

熊九太爺輕搖着摺扇，已帶領着丁喜和鄧定侯四面巡視了一周，臉上帶着種驕傲而滿足的微笑，道：「這地方怎麼樣？」

鄧定侯道：「很好，好極了。」

他們只能說很好，但他們說的也並不是虛偽的客氣話，而是眞心話。

熊九太爺微笑道：「這地方縱然不好，至少總算還不小，就算同時有三兩千人要進來，這裏也照樣可以容納得下。」

鄧定侯同意，他們就這麼樣走一圈，已走了一頓飯的工夫。

熊九太爺道：「一個人十兩，三千人就三萬兩，別人在拚命，他們却發財了。」

鄧定侯道：「這件事前輩也知道了？」

熊九太爺縱聲大笑道：「他們以爲我不知道，以爲給我戴上幾頂高帽子，就可以利用我，却不知我年紀雖老了，却還不是老糊塗。」

鄧定侯試探着道：「前輩這麼樣做，莫非別有深意？」

熊九太爺笑道：「我這裏排場雖擺得大，却是個空架子，經常缺錢用。」

鄧定侯道：「我聽說過，貧窮人家的子弟到這裏來練武，前輩不但管吃管用還負責照顧他們的家小。」

熊九太爺點點頭，目中露出種狡黠的笑意，道：「這筆開銷實在很大，可是有了三萬兩銀子，至少就可以對付個三五年了。」

鄧定侯也不禁微笑。現在他才明白熊九的意思，原來這老人竟早已準備黑吃黑。

熊九太爺用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直視着面前這兩個人，忽又笑了笑，道：「兩位遠來，我直到現在還未曾請教過兩位的高姓大名，兩位一定以爲我禮貌疏慢，恃老賣老。」

鄧定侯道：「不敢。」

熊九太爺笑道：「其實那只因爲我早已知道閣下是誰了。」

鄧定侯道：「前輩知道？」

熊九太爺道：「閣下想必就是『神拳小諸

葛』鄧定侯了。」

鄧定侯怔了怔，說道：「前輩怎麼會知道的？」

熊九太爺道：「一個三四十歲的年青人，除了神拳小諸葛外，誰能有這樣風采，這樣的氣概。」

他目中忽又露出那種狡黠的笑意，道：「何況，遠在多年前，我就已見過閣下的眞面目了，否則我還是一樣認不出來的。」

鄧定侯又笑了。

他忽然發現這老人的狡黠，非但不可恨，而且很可愛的。

熊九太爺已轉向丁喜，道：「這位少年人，我們眼生得很。」

丁喜道：「在下姓丁，丁喜。」

熊九道：「就是那個聰明的丁喜嗎？」

丁喜道：「不敢。」

熊九太爺又上下打量他幾眼，笑道：「好，果然是一副又聰明，又討人歡喜的樣子。」

他微笑着，忽然出手，五指虛拿，閃電般去扣丁喜的手腕。

這招式正是他當年成名的絕技，「三十六路大擒拿手」。

他的出手不但迅速，準確，而且虛實相間，變化很多。

丁喜直等到脈門已被他扣住，手腕輕輕一翻，立刻又滑出。

老人臉色變了。

三十年來，江湖中還沒有一個人能在他掌握下滑脫的。

他看着自已的手，忽又大笑，道：「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看來我眞的已老了。」

丁喜微笑道：「可是你這雙手却還沒有老，心更沒有老。」

熊九大笑，拍着丁喜的肩，笑道：「好小子，眞是個好小子，你下次若是刼了鏢，有剩下的銀子，千萬莫要忘記送來給我，我也缺錢用。」

丁喜微笑道：「前輩昨天豈非還賺了三萬兩？」

熊九道：「連一兩都沒有賺到。」

丁喜道：「日月雙槍和霸王槍的決鬥，難道會沒有人來看？」

熊九道：「有人來看，却沒有決鬥。」

丁喜愕然道：「爲甚麼？」

熊九說道：「因爲，王大小姐根本就沒有來。」

丁喜怔住。

鄧定侯忍不住問道：「餓虎崗上的那些好漢們呢？」

熊九道：「他們聽人說王大小姐和金槍徐的那一戰，就全都趕到杏花村去了。」

鄧定侯立刻躬身道：「告辭。」

熊九道：「你們也趕到杏花村去？」

鄧定侯點點頭。

老人眼裏第三次露出了那種有趣而狡黠的笑意，道：「到了那裏，千萬莫要忘記替我問候那朵紅杏花，就說我還是不嫌她老，還在等着她來找我。」

× × ×

馬車已啓行，熊九太爺還站在門外，帶着笑向他們揮手。

從車窗裏望出去，他的人越來越小，頭頂却越來越亮。

鄧定侯忽然笑道：「其實我也早就見過他了，只不過一直懶得跟他打交道而已。」

丁喜道：「爲甚麼？」

鄧定侯道：「因爲我一直以爲他只不過是個昏庸自大的老頭子，想不到……」

丁喜道：「想不到他却是條老狐狸？」

鄧定侯點點頭，微笑道：「而且是條很可愛的老狐狸。」

丁喜伸直了雙腿，架在對面的位子上，忽然自已一人笑了起來，笑個不停。

鄧定侯道：「你笑甚麼？」

丁喜道：「我忽然想起件很有趣的事。」

鄧定侯道：「甚麼事？」

丁喜笑道：「假如我們眞的能够替他跟紅杏花撮合，讓他們配成一對，那豈非一定很有趣。」

鄧定侯大笑，道：「假如你眞有這麼大的本事，我情願輸給你五百席酒席。」

丁喜的人立刻又坐直了，道：「眞的？」

鄧定侯道：「只要你能叫那老太婆來找他，我就認輸了。」

丁喜道：「一言爲定？」

鄧定侯道：「一言爲定！」

其實他心裏也知道聰明的丁喜一定有這種本事，可是他却情願輸。

因爲他從來也沒有見過熊九和紅杏花這麼「年青」的老人。

像他們這樣的人，無論年紀多大，一顆心都永遠是年青的。

所以他們就應該永遠有享受青春歡樂的權利。

所以他希望他們眞的能生活在一起。

他也相信，假如這世上眞的還有一個人能讓那老妖精去找那老狐狸，這個人一定就是丁喜。

× × ×

紅杏花忽然從藤椅中跳起來，跳得足足有八尺高，人還沒有落下來，就一把揪住了丁喜的衣襟，大聲道：「甚麼？你說甚麼？」

丁喜陪笑道：「我甚麼都沒有說，甚麼話都是那老狐狸說的。」

紅杏花瞪眼道：「他眞的說我怕他？」

丁喜道：「他還跟我打賭，說你絕不敢走進熊家大院一步。」

他作出一副不服氣，一副要替紅杏花打抱不平的樣子，他恨恨道：「最氣人的是，他居然還說你一直都想嫁給他，他却不要你。」

紅杏花又跳了起來：「你最好弄清楚，是他不要我，還是我不要他。」

丁喜道：「當然是你不要他。」

紅杏花道：「你跟他賭了多少東道？」

丁喜道：「我沒有賭。」

紅杏花道：「爲甚麼？」

丁喜嘆道：「因爲我知道這種死無對證的事，是永遠也弄不清楚的，就讓他自已去自我陶醉，我倒也不會少掉一塊肉。」

紅杏花瞪着他，忽然反手給了他一記耳光，又順手打碎了酒壺，然後就像是條被人踩疼了尾巴的貓一樣，衝了出去。

丁喜摸着自已的臉，喃喃道：「看來這次她眞的生氣了。」

鄧定侯道：「你看得出？」

丁喜苦笑道：「我看不出，却摸得出，我至少已挨過她七八個耳光，只有這次，打得最重。」

鄧定侯道：「就因爲打得重，可見她眞的生了氣，就因爲眞的生了氣，可見她早已對那老狐狸動了心，只不過自已想想，畢竟已有了一大把年紀，總不好意思臨老還要上花轎。」

丁喜失笑道：「答對了，有獎。」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我本來一直認爲你用的這法子很不高明，想不到你用來對付她，倒眞很有效。」

丁喜道：「所以現在你已經在後悔，本不該跟我打賭的。」

鄧定侯故意冷笑道：「難道你認爲我現在

就已經輸了嗎？」

丁喜道：「難道你認爲你自已現在還沒有輸？」

鄧定侯淡然道：「你怎麼知道她一定是到熊家大院去的？」

丁喜道：「我當然知道。」

鄧定侯道：「她連一點行李也沒有帶，連一樣事都沒有交待，就會這麼樣走了？」

丁喜微笑道：「她不想走的時侯，你就算用火燒了她的房子，她還是一樣會動也不動的坐在房裏。」

一直斜倚在旁邊軟榻上的小馬，忽然也笑了笑，接着道：「她若想到一個地方，就算光着屁股，也一定會去的。」

鄧定侯忍不住大笑，道：「看來你們兩個人的確都很瞭解她。」

小馬搖頭道：「但是她却不瞭解我。」

鄧定侯道：「哦？」

小馬道：「她明明知道我寧可讓傷口爛出蛆來，也不願這麼樣躺在床上。」

他整個人就好像是件送給情人的精美禮物一樣，被人仔仔細細的包紮了起來。

鄧定侯看着他，笑道：「幸好你這次總算聽了她的話，傷口裏若眞的爛出蛆來，那滋味我保證一定比這麼樣躺着還難受得多。」

丁喜也同樣在看着這個像禮物般被包紮得很好的人，眼睛裏連一點笑意都沒有，却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忽然問道：「岳麟、萬通他們還沒有來了嗎？」

小馬顯得很詫異，反問道：「什麼？他們會來？」

丁喜慢慢的點了點頭，目光不停的往四面搜索，就像是條獵狗。

一條已嗅到了獵物的獵狗。

小馬道：「你在找甚麼？」

丁喜道：「狐狸。」

小馬笑了，一笑起來，他的傷口就疼，所以笑得很勉强。

鄧定侯忍不住詫聲問道：「這屋子裏有狐狸？」

丁喜道：「可能。」

鄧定侯道：「老狐狸在熊家大院。」

丁喜道：「小狐狸却可能在這裏。」

鄧定侯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丁喜道：「當然是母的。」

鄧定侯也笑了。

就在這時，只聽「嘩啦啦」一聲響，好像有人同時摔破了七八個杯子。

這間房是紅杏花的私室，外面才是賣酒的地方。

小馬皺眉道：「這一定是老許伺候得不週到，客人們發了脾氣。」

老許就是杏花村的唯一伙計，又老又聾，而且還時常偷酒喝。

這時外面又是「嘩啦啦」一聲響，酒壺酒杯又被摔破了不少。

鄧定侯也不禁皺起了眉，道：「這位客人的脾氣也未免太大了。」

小馬眼珠轉了轉，道：「岳老大的脾氣一向不小，不知道來的是不是他？」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丁喜已衝了出去，鄧定侯也跟着衝了出去。

小馬看着他們衝出門。

小馬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就好像放下副很重的担子。

只聽外面一個人大聲道：「是你，你居然還沒有走？」

這人的聲音沙啞低沉，果然是「日月雙槍」岳麟的聲音。

另外一人道：「我們等你已經等得快要急出病來了，你却躲在這裏喝酒。」

這人的聲又尖又高，恰好跟岳麟相反，却是岳麟的死黨，「活陳平」陳準。

活陳平和立地分金一向形影不離，他既然來了，趙大秤當然也在。

「萬通呢？」

這是丁喜的聲音。

萬通的胆子最小，從來不肯落單，別人都來了，他怎樣會沒有來？

岳麟道：「你要找他？」

丁喜道：「嗯。」

岳麟冷冷道：「他好像也正想找你。」

丁喜道：「他的人在那裏？」

陳準道：「就在附近，不遠。」

趙大秤道：「只要你有空，我們隨時都可以帶你去找他？」

三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奇怪，竟像是隱藏着甚麼陰謀一樣。

——他們對丁喜會有甚麼陰謀？

小馬又皺起了眉，掙扎着想爬起來，可是他身後却忽然伸出了一隻手，按住了他的肩。

屋子裏本來沒有別的人，這人是那裏來的？難道是從他後面的衣櫃裏鑽出來的？

小馬顯然早已知道衣櫃裏有人，所以一點也不覺得驚奇意外，却壓低了聲音，道：「快躲進去，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來。」

「不會的。」這人也壓低了聲音，俯在他肩上輕輕耳語。「丁喜好像急着要找萬通，一定會馬上就跟着他們去。」

小馬道：「他就算要走，也一定會先來告訴我一聲的。」

這人道：「也不會。」

小馬道：「爲甚麼？」

這人道：「因爲他怕別人跟着他進來，他不願別人看見你這樣子。」

小馬還沒有開口，已經聽見丁喜在外面大聲道：「好。」

岳麟道：「外面那輛馬車是你的嗎？」

丁喜道：「是別人送給我的。」

陳準冷笑道：「原來小丁現在交的都是闊朋友，所以才會把我們忘記了。」

趙大秤道：「能交到闊朋友也是好事，我們禿子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可沾點光。」

幾個人冷言冷語，終於還是跟着丁喜一起走了出去，大家誰也沒有問起鄧定侯。神拳小諸葛名頭雖響，黑道朋友見過他眞面目的却不多。

腳步聲忽然就已去遠了，外面只剩下老許一個人在罵街。「你他娘的是甚麼玩意兒，亂碰杯子幹甚麼？我操你娘。」然後外面又傳來一陣車轔馬嘶聲，轉眼間也已去得很遠。

小馬和按在他肩上的那隻手緊緊的握在一起，就好像彼此再也捨不得放開。

× × ×

車子裏坐了七個人雖然還不算太擠，可是鄧定侯却已被擠到角落裏。

因爲坐在他這邊的幾個人，有兩個是大塊頭，尤其是其中一個手裏還提着把開山大斧的，一條腿就比陳準整個人都重。

「這個人一定就是大力神。」

鄧定侯看來像是已睡着，其實却一直在觀察着這些人。

尤其是岳麟。——一個人被稱做「老大」，總不會沒有原因的。

岳老大的身材並不高大，肩却極寬，腰是扁的，四肢長而有力，只要一抬手，就可以看見一塊塊肌肉在衣服裏跳動不停。他的臉上却很少有甚麼表情，古銅色的皮膚，濃眉獅鼻，却長着雙三角眼，眼睛裏精光四射，稜稜有威，雖然一坐上車就沒有動過，看起來却像是條

除害記

神龍

江湖道上最凶的黑煞帮被龍騰挑了之後，龍騰的名字，在江湖上傳遍了開來，大家都知道龍騰的武功是學自野獸身上的，所以稱爲「五禽武功」。

龍騰的武功，快、準、狠、辣，除非不出手，一出手就是致人死地的絕命招數，由於他的動作快如閃電，短短兩三招就能解決敵人，黑煞帮主武功高强，但在龍騰的劍下只不過三招就被擊斃，因此，亦有人把龍騰稱爲「三招了」。

三招了龍騰自從報了一家之仇之後，便浪跡江湖，到處流浪。因爲他沒有家，沒有親人，連他跑出森林後，第一個給飯與他吃的錢尚華也死去，所以他沒有甚麼事情牽掛，只有到處爲家。

一天，龍騰獨自一人，翻了幾個毫無人跡的大山，終於他遠遠發現了有一個小村子，他緩緩地向這個小村走去。

在樹叢間「擦擦」幾聲，跳出幾名村民打扮的人，手裏各執着一把刀，大喝一聲道：「可惡的狗强盜，不要動！」

龍騰向他們橫掃一眼，知道這一班鄉民把他誤會了，以爲他是個强盜。

「喂，老友，我……我只是過路的！」龍騰站定了，然後對村民說。

「不要說，我們這裏，縱橫百里全無人家，怎會有過路的，定是要殺我們的强盜，快把他交給村長再說。」

龍騰不由分說，給他們推到村裏去。

「喂，我們捉到一個强盜啦！」

進了村子之後，他們大聲喊道，村民都來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些人細細私語：「噓，這個人怎會是强盜啊！」「喂，別捉錯了人，他，——他怎似强盜。」有一個少女開腔了。

龍騰向發聲的少女望了一眼，她很美，身裁很好。

「呸，小妮子，女兒家怎懂得啊！」押着龍騰的一名大漢說道。

引得圍觀的村民一陣大笑。

龍騰被推進村長的屋去，聽說村長到了村後的田裏去工作，龍騰就被推進屋內的一所木欄去，木欄的門鎖上了，龍騰就這樣被關上了。龍騰原本想反抗的，但他怕自己一出手，這個善良的村民就無辜地死去，因此，他只有忍耐着，希望村長回來之後，才作打算。

屋裏沒有一個人，龍騰一個人被關在木欄裏，他盤膝坐着，閉上眼睛養神。

木門輕輕推開了，一個少女推門走了進來。

「噓，這些人也眞是的，把你關在這裏。」少女到木欄邊，見木欄鎖着，不禁有點着急起來。

「小姐，你來幹什麼？」龍騰微微張開眼睛說道。

「唉，我眞給你氣壞，他們把你當作强盜，等會我們要處死你。」

「我不是强盜啊！」

「他們不理是否强盜，我見你寃枉，所以來救你啊！」

「小姐，我多謝你了。」

少女終於找到了鎖匙，把門打開了。

「如果你現在不走，他們蠻不講理，那時你死得才寃枉啊！」

龍騰看見那少女如花似玉的美容，試想，那個少年不鍾情，他聳聳肩膊，只有聽她的吩咐，離開木欄。

少女帶他從後門走出去，然後在村子裏轉了兩個圈，來到一間木屋，少女一把推他進了木屋，隨後迅速的把門關上了。

「小姐，得你相救，不知如何報答了。」龍騰說道。

「哼，誰要你報答，要你報答就不救你了。」少女半嗔半氣道：「不過，見你年紀輕輕，這樣無辜的死去，替你不值，況且也不值他們的所爲，把無辜的人當作强盜。」

「小姐，你怎知我不是强盜啊！」

少女向他瞪一眼，說道：「嗨，你這個人眞討厭，强盜和無辜的人，在我眼中，一眼就分辨出來的了。」

龍騰緩緩坐下道：「小姐，究竟什麼事情，弄得强盜要來光顧你們呢？」

少女長長地嘆一口氣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這條村，跟附近的村子相距很遠，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以耕種爲生，自給自食，倒也相當快活，最近不知怎的，走來了一帮强盜，他們要强迫我們把粮倉的粮食交出，否則實行全村洗刦，試想想，如果把粮倉的粮食全部交出之後，多天我們就要餓死的了。」

「哼，這些强盜也眞是的，只懂得搶人家的東西。」龍騰道。

「所以，我們爲了保護全村的人的生命，有氣力的青年就組織起來，禦防强盜的搶刦。」

「他們沒有使過刀槍的，是不是？」

「當然囉，他們沒有弄過刀槍的。」

「這樣的人怎和亡命之徒爲敵啊！」

「這是當然之事，——不過到頭來亦免不了要被强盜洗刦。但除了這個方法之外，再也想不出別的方法了。」

「去請救兵。」

少女嘟起嘴巴，生氣的道：「哼，你這個人眞把我氣壞了，剛才我不是說過嗎，我們這條村，與別一條村相距很遠，請救兵是請不來的，況且這些强盜巳經包圍了本村，我們派出去求救的人巳被强盜殺死了，屍體由馬運回來。」

「哼，眞是可惡的强盜。」龍騰道。

「喂，現在你快快離去吧，否則村長回來了，他們發現你躲在屋裏，會把你無辜打死的。」

「小姐，我怎能出得去啊！」

「爲甚麼？」

「你剛才不是說過嗎？派去請救兵的人都被强盜殺死了，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不如坐在這裏，還希望他們搜不到我，等强盜過後我才找機會逃走吧！」

少女點頭道：「這個也好！」隨後又道：「那麼，你好好的把身體藏起來，讓我取些吃的東西給你。」

少女說罷，便像一股輕風般離開木屋，不一會，便捧來了飯餸。

「噢，這些飯餸眞香啊！」龍騰嚥一口水說道。

「這是我自己造的飯餸，快吃吧。」

龍騰一邊吃飯，一壁與少女對話，他知道這少女名叫許艷梅，家裏只有父母，沒有兄弟姐妹，她長得很漂亮，全村的青年小伙子，都向她追求。

吃過飯，許艷梅執起碗筷走了，脚踏出門時却又回過頭來叮囑道：「你要小心啊，不要被他們發現，我走了。」

龍騰點點頭道：「小姐，你放心，我懂得了。」

許艷梅悄然地離開了木屋。

黃昏的時候，全村的人都非常緊張，因爲村長回來了，發現不見了龍騰。全村上下都搜過了，不見龍騰的踪跡。

「哼，定是賤人把他救走了。」搜查的村民從木屋經過，聲音傳進龍騰耳裏。

另一個村民道：「不會的，除非我們村裏有賊人臥了底。」

「怎會啊！我們村裏有多少人大家都認得的，有外人到來，我們怎會不知道，或許，我們村裏有人做了强盜的奸細。」

「那就不得了啊！」

兩個村民匆匆走了，龍騰不禁苦笑。

入了夜，全村都在嚴密防備，以防强盜突然到來。

一支火箭從黑暗中劃過，插在一間茅屋中，跟住着了火，全村的鑼聲響起來了，有人立刻把火救熄，黑夜裏四圍都是强盜的吶喊聲，村民未曾經過陣仗，有些嚇得手也打顫了。

村長匆匆走了出來，在村前和一班村民，手握着武器成一字兒排出來。

强盜爲首的一人來到村前，哈哈大笑：「你們這些人也想學人反抗，哈哈哈。」然後回過頭來，對後面的强盜大聲喊道：「兄弟們聽着，等會我們衝進村去，有美麗的姑娘可以隨便享用，快樂完畢之後，就要立刻把粮食搬走了。」

一陣轟雷的聲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隨後强盜衝來了，守在村前的村民，雖然手執着武器，但怎會是强盜的對手，一陣衝殺之後，村民的慘號聲四起，强盜巳經衝進村裏來了，村民無法抵擋，眼看這一條村便要受到慘絕人寰的洗刦。

突然，在天空中像一隻黑色大鷹從天降，然後一條銀蛇在强盜羣中飛舞，銀蛇變作一條巨龍，翻捲起一陣血色的巨浪。

「哎唷，他——」一個村民突然驚叫起來，「他就是我們把他當作强盜，後來被他走脫的人啊！」

「他原來是帮我們的，他的武功了得啊！」村民見到龍騰的神勇，紛紛翻回身來，衝入强盜羣中。

龍騰一招「虎入羊羣」，「白鶴亮翅」，「餓獅撲兎」，一招接着一招，强盜一個又一個倒了下來，手中的長劍捲起劍花，跟着而來的是漫天血雨。

强盜見龍騰威勇難擋，紛紛退出村去，龍騰怎會放過强盜，一陣追殺，又把强盜殺了不少，把强盜嚇得面也變了色，只恨爹娘生少兩隻脚。

强盜走了，只剩下强盜的屍體躺滿在地上，堆積得好似一個小山坵。

「今次我們全村得以保存，全賴英雄一人之力。」村民走過來，拉住龍騰的手，熱淚流了下來，跟住在龍騰的面前一跪，說道：「今天我們有眼無珠，把你誤作强盜，在此向你道歉！」

全村的人也跟着村長跪了下來。龍騰慌了手脚，急急忙忙的一陣風的走了，到全村的人抬起頭時巳失去了龍騰的踪跡。

隨時隨地都準備撲起來撑人而噬的高山豹子。

「這個人看來不但慓悍、猛勇，而且還一定是天生的神力。」

鄧定侯又從他的手，看到他所拿的槍。

他的手寬闊粗糙。

他總是把手平平的放在自己膝蓋上，除了小指外，其餘的指甲都剪得很禿，仔細一看，才看得出是用牙齒咬的。

「這個人的外表雖冷酷，心裏却一定很不平靜。」

鄧定侯觀人於微，知道只有內心充滿矛盾不安的人，才會咬指甲。

那對份量極重的「日月雙槍」並不在他手裏，兩桿槍外面也都用布袋套着，也有個人專門跟着他，爲他提槍。

這人也是個彪形大漢，看來比大力神更精悍，此刻就坐在岳麟對面，一雙手始終沒有離開過槍袋，甚至連目光都沒有離開過。

陳準却是一個很瘦小的人，長得就像是那種從來也沒有做過賠本買賣的生意人一樣，臉上不笑也像是帶着詭笑似的。

他們一直都在笑瞇瞇的看着丁喜，竟像是完全沒有注意到車子裏還有鄧定侯這麼樣一個人。

丁喜當然也不會急着替他們介紹，微笑着說道：「你們本來是不是準備到杏花村去喝酒的？」

岳麟板着臉道：「我們不是去喝酒？難道還是去找那老巫婆的？」

想喝酒的人，喝不到酒，火氣當然難免會大些。

丁喜笑了笑，從車座下提出了一罈酒，拍開了泥封，酒香撲鼻。

陳準深深吸了口氣，道：「好酒。」

趙大秤皮笑肉不笑，悠然道：「小丁果然越來越闊了，居然能喝得起這種好幾十兩銀子一罈的江南的女兒紅。眞是了得！」

陳準笑道：「也許這只不過是甚麼大小姐，小姑娘送給他的定情禮。」

大力神忽然大聲道：「不管這酒是怎麼來的，人家總算拿出來請我們喝了，我們爲甚麼還要說他？」

岳麟道：「對，我們先喝了酒再說。」

他一把搶過酒罐子，對着口「咕嚕咕嚕」的往下灌，一口氣至少就喝了一斤。

陳準忽又嘆了口氣，道：「這麼好的酒，百年難遇，萬通却喝不到，看來這小子眞是沒福氣。」

丁喜道：「對了，我剛才還在奇怪，他爲甚麼今天沒有跟着你們一起。」

陳準道：「我們走的時候他還在睡覺。」

丁喜道：「在那裏？」

陳準道：「就在前面的一個尼姑廟裏。」

丁喜說道：「尼姑廟？爲甚麼睡在尼姑廟裏？」

陳準帶笑道：「因爲那廟裏的尼姑，一個比一個年青，一個比一個漂亮。」

丁喜道：「尼姑他也想動？」說後凝望着陳準。

陳準道：「你難道已忘了他的外號叫甚麼嗎？」

陳準瞇着眼笑着又道：「無孔不入的意思就是無孔不入，一個人的名字會叫錯，外號總不會錯的。」

× × ×

青山下，綠樹林裏，露出了紅牆一角，烏木橫匾上有三個金漆剝落的大字：「觀音庵」。

你走遍天下，無論走到那裏，都一定可以找到個叫「觀音庵」的尼姑廟，就好像到處都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女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女客爲夏紫林說服，爲國効力，並遵從夏紫林的指示，前往與日本憲兵隊長中村相晤，答允合作，事後，女客和陳九往找丁剛全，發覺他已被人刺殺，現塲發現一把題名夏紫林的摺扇，女客洞察入微，知是有人嫁禍，女客急急返回五福客棧，剛入房門，她所渴欲一見的夏紫林便到來找她，女客將中村約晤商談的事告知夏紫林，並誓言絕不會與敵人合作，一切聽夏紫林命令行事，但要求給予時間辦她自己的私人恩怨事，夏紫林要帮忙她，女客婉拒，夏紫林勸告她不要太好強，好强並不是件好事——

險死還生刦 翻雲覆雨謀

女客說：「我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處理我自己的事。」

夏紫林眞不知道該如何接下去。他皺了一下眉頭，才緩緩開口：「這樣吧！在三不管地頭上我也有不少耳目，也許我能爲妳提供一些綫索。」

「我倒想起一個問題來了，丁剛全那邊的錢付過了沒有？」

「付過了。」

「怎麼付法的？」

「付現啊！」

「交給誰？」

「在約定的地點，由楊柏桐來拿的。」

「我猜想，是楊柏桐和方九合力宰了丁剛全。」

「理由呢？見財起意？那筆錢的數目並不大！」

「用江湖道上的名堂說，這叫作『火併』。」女客說。

「妳是說，方九和楊柏桐趁機併吞了丁剛全的地盤。」

「不錯。」

「這是他們的事，與妳無關。」

「有關。」

「怎麼說呢？」

「有人告訴我，這次失欵，是丁剛全搗的鬼，目的是要我失信無法在單帮綫上混下去。現在他死了，也可以說是被殺滅口，使我無法追查。那麼，整個陰謀的主持人就應該是方九和楊柏桐。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個水落石出，狼心狗肺之輩絕不能容許活在世上。」

夏紫林面有難色地說：「這件事我實在很難說，以我的立場，我當然不希望妳分心，可是……唉！凡事妳看着辦吧！最遺憾的是我除了能帮妳提供一點消息之外，在實際行動上我不能帮妳一點忙。」

「我剛才就說過了，我向來喜歡以我自己的力量去作自己的事。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那麼，我走了。」夏紫林伸出手。「祝妳順利。」

女客落落大方地伸出手，和他重重一握。

夏紫林走了，女客陷入沉思。她在表面上豪氣干雲，其實內心深處却無限苦惱。多年來，小杏子一直是她的得力助手，小杏子遇害，使她進退失據，眞不知道該從何處着手。

有人推門進來，是胡奇。若是往日，她一

有叫「杏花村」的酒家一樣。

尼姑庵裏出來應門的，當然是個尼姑，只可惜這尼姑既不年青，也不漂亮。

事實上，這尼姑簡直比紅杏花還老。

就算天仙一樣的女人，到了這種年紀，都絕不會漂亮的。

丁喜看了陳準一眼，笑了笑。

陳準也笑了笑，壓低聲音道：「我是說一個比一個年青，一個比一個漂亮，這是最老最醜的一個，所以只够資格替人開門。」

丁喜道：「最年青的一個呢？」

陳準道：「最年青的一個，當然在萬通那小子的屋裏了。」

丁喜道：「他還在？」

他臉上又露出那種詭秘的笑，道：「現在就算有人拿掃帚趕他，他也絕不會走的。」

他們穿過佛殿，穿過後院，梧桐下一間禪房門窻緊閉，寂無人聲。

「萬通就在這裏？」

「嗯。」

「看來他睡得簡直就像是個死人一樣。」

「像極了。」

老尼姑走在最前面，輕輕敲了一下門，門裏就有個尼姑垂首合什，慢慢的走了出來。

這尼姑果然年青得多了，至少要比應門的老尼姑年青七八歲。

應門的尼姑最少已有七八十歲。

丁喜忍不住問道：「這個就是最年青的一個。」

陳準道：「好像是的。」

丁喜笑了。

陳準道：「我們也許會嫌她年紀大了些，萬通却絕不會挑剔。」

丁喜道：「哦？」

陳準道：「因爲現在無論甚麼樣的女人，對他說來，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丁喜道：「爲甚麼？」

陳準道：「因爲……」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因爲丁喜已看見了萬通。

萬通已是個死人。

× × ×

屋子裏光綫很陰暗，一口棺材，擺在窻下，萬通就躺在棺材裏。他身上穿着的，還是他平時最喜歡穿的那身藍綢子衣服。

衣服上沒有血漬，他身上也沒有傷口，但他却的的確確已死了，死了很久。

他的臉蠟黃乾癟，身子已冰冷僵硬。

丁喜深深吸了口氣，道：「他是甚麼時候死的？」

岳麟道：「昨天晚上。」

丁喜道：「是怎樣死的？」

岳麟道：「你看不出？」

丁喜道：「我看不出。」

岳麟冷笑道：「那麼你就應該再仔細看看，多看幾眼了。」

陳準道：「最好先解開他的衣襟再看。」

丁喜遲疑着，推開窻子。

七月黃昏時的夕陽從窻外照進來，照在棺材裏的死人身上。

丁喜忽然發現他前胸有塊衣襟，顏色和別的地方有顯著的不同，就像是秋天的樹葉一樣，已漸漸開始枯黃腐爛了。

岳麟冷冷道：「現在你還看不出什麼？」

丁喜搖搖頭。

岳麟冷笑着忽然出手，一股凌厲的掌風掠過，這片衣襟就像落葉般被吹了起來露出了他蠟黃乾癟的胸膛，也露出了那致命的傷痕。

一塊紫紅色的傷痕，沒有血，連皮都沒有破。

丁喜又深深吸了口氣道：「這好像是拳頭打出來的。」

岳麟冷笑道：「你現在總算看出來了。」

丁喜道：「一拳就已致命，這人的拳頭好大力氣。」

陳準道：「力氣大沒有用，還得有特別的功夫才行。」

丁喜承認。

陳準道：「你看不出這是甚麼功夫？」

丁喜遲疑着，道：「你看呢？」

陳準道：「無論那一門，那一派的拳法，就算一拳打死人，傷痕也不會是紫紅的。」

丁喜道：「不錯。」

陳準道：「普天之下，只有一種拳法是例外。」

丁喜道：「那種拳法？」

陳準道：「少林神拳。」

他盯着丁喜，冷冷道：「其實我根本不必說，你也一定知道的。」

丁喜不能否認。

陳準道：「你再看着，萬通的骨頭斷了沒有？」

丁喜道：「沒有。」

陳準道：「皮破了沒有？」

丁喜道：「沒有。」

陳準冷聲道：「假如有個人，一拳打死了你，你死了之後，骨頭連一根都沒有斷，皮肉連一點都沒有損傷，你看這個人用的，是那種拳法？」

丁喜道：「少林神拳。」

陳準道：「會少林神拳的人雖然不少，能練到這種火候的人有幾個？」

丁喜道：「不多。」

陳準道：「不多，究是多少？」

丁喜沉聲道：「大概……大概不會超出五個。」

陳準道：「少林的掌門人，當然是其中之一。」

丁喜點點頭。

陳準道：「少林南宗的掌門人，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了。」

丁喜又是點點頭。

陳準道：「嵩山本寺的那兩位護法長老算不算？」

丁喜道：「算。」

陳準道：「還有一個，你看是誰呢？」

丁喜不說話了。

陳準忽然笑了笑，轉向鄧定侯，道：「這些問題我本來都不該問他，因爲你知道得一定比他更清楚。」

鄧定侯道：「我知道甚麼？」

陳準道：「你最少應該知道，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那四個老和尚外，還有一個是誰？」

鄧定侯道：「我爲甚麼應該知道的？」

陳準笑了笑道：「因爲你就是這個人。」

趙大秤道：「除了少林四大高僧，唯一能將少林神拳練到這種火候的人，就是『神拳小諸葛』鄧定侯。」

陳準道：「所以昨天晚上殺了萬通的人，也一定就是鄧定侯。」

岳麟冷冷的看着丁喜，冷冷道：「現在我只問你這朋友是不是鄧定侯？」

丁喜嘆了口氣，苦笑道：「這問題你也該問他的，他也比我清楚得多。」

鄧定侯道：「但我却有件事不清楚。」

岳麟道：「你說。」

鄧定侯道：「我爲甚麼要殺萬通？」

岳麟道：「這問題我也正想問你。」

鄧定侯道：「你想不出？」

岳麟道：「我想不出。」

（未完）

定會發脾氣，責怪他擅自闖入，現在，她却是笑臉迎向他：「胡奇！我正要找你。」

「找我？」胡奇大感詫異。

「怎麼！」女客眉花眼笑地說：「我就不能找你？」

「得啦！姑奶奶！」胡奇見她身子往上湊，連忙往後閃。「誰不知道妳是咱們隊長口裏的一塊肉，我可不敢在老虎口裏搶食哩！」

「別瞎扯！」女客一伸手扯住了胡奇的耳朶。「給我辦點事。」

「要辦事妳儘管吩咐，放手啊！」

女客放開了手，雙手叉着腰，似在欣賞這個漢奸小丑的醜態。

「說吧！什麼事？」

「給我找兩個人。」

「誰？」

「方九和楊柏桐。」

胡奇冷笑了一聲：「嘿嘿！妳別逗我耍，他倆是妳的伙計，還要我代妳找他們？」

「眞的。」女客很認眞地說道：「這兩個死鬼，不曉得跑到那兒去了，我自己又有要緊的事……」

「這是小事。」

「那就快去找吧！」

「行。有一件大事得先辦好。」

「什麼大事？」

「金隊長交代的。」胡奇突然嗓門一壓：「他想知道妳跟中村隊長會面談了些什麼。」

女客笑嘻嘻地說：「我可以告訴你，你却絕不能告訴金飛虎。」

「爲什麼？」

「因爲中村要我作他的情婦。」

胡奇先是一愣，但很快就臉色扳了下來，滿面不悅地說道：「女客！咱們隊長待妳不錯，我胡奇也替妳跑過不少腿，別拿我們當小孩子耍。」

「眞的嘛！」女客像是害臊地低下了頭。「他還教我三天以內答覆他哩！」

胡奇出神地望着她，就好像她的臉上描着花。

「看什麼嘛！」女客的女人味兒在這一瞬間都表現出來了。「一面孔色迷迷的調調兒，當心我在金隊長那兒告枕邊狀。」

「女客！」胡奇的臉色非常正經，語氣也格外嚴肅：「妳別逗了。我得立刻去回金隊長的話，要不，妳親自去一趟。」

「怎麼啦？」女客的臉色繃了起來。「你不信我的話？」

「我不信，金隊長更不信。」胡奇冷冷地說：「中村是怎麼樣一個人，我們都清楚；在日本軍人當中，他的私生活是非常嚴謹的。」

「不信是不是？」女客要出了殺手鐧：「那麼，你就去問中村本人好了。」

「女客！」胡奇冷笑着說：「妳眞行！現在中村跟妳撐腰，說話的神氣都不同了。作人不要忘恩負義，往後，金隊長還有用處也說不定。一個人將路走絕了那又有什麼意思？」

女客心情本來就不好，如今被胡奇一陣冷嘲熱諷，更是火冒三丈。若不是尙有需用胡奇之處，她一定會給對方一頓臭罵。氣忍着，沒發火，但是話說出來還是有些不好聽：「胡奇！如果我說的不是實話，那就有一定不能說實話的原因。眼面前不管是善良百姓，我們私客，或者是你們，都免不了要看看鬼子的臉色，受受鬼子的氣。回去告訴金隊長，我會良心放當中，既不會出賣他，也不會坑他，更不會害他。該告訴他的消息我絕對以最穩妥，最快的方法通知他，行了吧！」

最後的一句雖不是很明顯的承諾，却有着强烈的暗示，胡奇自然聽得懂，以這句話去回覆金飛虎，也可以交差了。因此他揮手告退。

「走了？」女客攔住他。

「妳現在是中村面前的紅人，我不想多打擾妳。」

女客笑着說：「要損儘管損，要罵儘管罵，我托你的事可不能不辦。」

「找方九和楊柏桐？」

「不錯。」

「我會留意。」

女客道：「胡奇！別跟我來這一套，我今晚就要人。」

「姑奶奶！妳是怎麼回事？」胡奇嚷了起來：「我是玉皇大帝？還是閻王爺？三不管地區有多大？他們隨便往那兒一鑽，就他媽的沒了影兒。今晚就要人？女客！別逗啦！」

「胡奇！小杏子跟你同過床，共過枕，她死了，你一點都不難過？」

「不難過是小舅子。我要知道謀害她的人是誰，我不將那小子剁成肉醬，我就是那小子養的。」

「你不知道，我知道，」女客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謀害小杏子的人，就是方九和楊柏桐。」

胡奇楞怔了許久，才吐出來兩個字：「眞的？」

「動手的不是他們，但他們是主謀。」

「好！」胡奇緊握拳頭，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在天亮之前宰掉他們。」

「胡奇，你用錯了字，是找到他們，並非『宰掉』。」

「這種人還能讓他們活在世界上嗎？」

「必須暫時讓他們活着，」女客很認眞地說：「胡奇！你絕不能動他們一根汗毛，更不要驚動他們，一找到他們的下落後，立刻通知我。」

「好！我聽妳的。」胡奇滿口答應，轉身走了。

接連兩天，女客都沒有好好睡過，她和衣在床上一躺，原想閉閉眼，養養神，眼皮一闔上，睡神立刻佔據了她的整個心身。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她突然醒來，因爲有人搔擾她；那人的手在輕輕地摩挲她的面頰。任何人一旦醒來後第一個反應必然是睜開眼睛，而她沒有，就像還在熟睡中一樣。然後口中咿唔着伸了一個懶腰，左手不着痕跡地伸向枕下；那裏放着一把鋒利的短刀。

但是，一隻强而有力的手很快地壓住了她的手腕，她的反擊佈置被對方澈底破壞了。

她緩緩地睜開眼睛，看到了一張笑容可掬的臉，一張稚氣未脫的臉，竟然是她要找的「娃娃臉」楊柏桐。

楊柏桐先開了口：「女客！緝私隊幾乎全部出動了，到處找我和方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我托胡參謀打聽你們的踪跡。」

「哦！爲什麼呢？」

女客沒有去回答，輕笑着說：「假如你能先放開手，我說起話來一定會舒服得多。」

「對不起！你舒服我就一定會難過。回答我，找我和方九幹什麼？」

「我要了解許多事。」

「什麼事？」

「丁剛全是怎麼死的？」

「我和方九也在追查兇手。」

「你知道別人怎麼說嗎？……」

「我知道。如果妳也那麼想，眞是令人失望。我和方九沒有理由殺害丁剛全。」

「理由很多。」

「說說看。」

「第一，火倂他的地盤。」

「嗯！第二呢？」

「我失欵的事，是你們二人策劃的，小杏子查到了什麼對你們不利的事，她被殺了。你們怕我追查到底，發覺眞像，所以殺掉丁剛全，使綫索中斷。」

「如果情況眞如妳所料，妳現在就不會活着了。」

「怎麼說呢？」

「剛才我就有機會殺死妳，妳一死，三不管地段豈不成了我和方九的天下？」

女客冷笑道：「如果你眞那麼想，那你就錯了。如果你傷我一根汗毛，就有人斷你一條胳臂。不信你就試試看。」

「我知道。金飛虎是妳的老相好。」

「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姓金的不會放過你就是。」

「還有中村，是不是？」

「不錯。」女客很鎭定地說：「你不是不想殺我，而是不敢殺我。」

楊柏桐沉默了。許久，才又開口：「女客！願意和解嗎？」

「和解！我們並沒有起衝突啊！」

「現在的情況，應該算是起了衝突。」

「好！我願意和解。」

「女客！聽清楚，條件很優厚：那筆錢不要了。」

「那筆錢？」

「妳不要明知故問，就是妳丟失的那筆貨欵。」

「還有呢？」

「妳過去和丁剛全來往是五五對分，跟我們來往，妳分六成。」

女客笑了，像是很滿足的樣子：「眞是好條件。還有麼？」

「這已經很够了。」

女客突然收歛了笑容，很認眞地說：「原則同意。」

「好像還有未盡之言。」

「你很聰明，這證明你雖然生了一張娃娃臉，並不是一副娃娃頭腦。」

楊柏桐自然聽得出來這句話是挖苦他的，但他也只有忍着。

女客的面色突然一變，冷冷地說：「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如果這件事不能令我滿意，那就什麼都不必談。」

「說吧！」

「找出殺害小杏子和丁剛全的兇手。」

楊柏桐微微一楞，才回答說：「我願意盡力，相信方九也會全力以赴。」

「只是盡力還不行。」

「還要怎麼樣？」

「明天晌午之前我要見兇手。」

楊柏桐臉色變得很難看，低吼道：「女客！妳太迫人了！」

「是別人先逼我的。」女客顯得毫不在乎地說。

「女客！妳莫要逞强，鬧下去的結果，妳會送掉一條命。」

「這對你是一個考驗。」

「考驗？」

「嗯！我有把握，你絕對不敢殺我。」

楊柏桐咬着牙，額上青筋凸起，汗珠也粒粒透出。突然，他揚起了手中的刀。

女客說，這是對楊柏桐的一個考驗，對她自己又何嘗不是。只要楊柏桐手中的刀往下一落，她的一切一切就結束了。

但是，楊柏桐却停留在空中，並未立卽落下。

「冷靜一點，娃兒臉！」女客臉上含着笑。「你殺我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但是，事後你想置身事外，恐怕比登天還難。」

「每一個殺人兇手在行兇的時候都不會考慮事後問題的。」

「你應該考慮，因爲你在三不管地面上也是個有名氣的人。」

「我的確在考慮，不過我考慮的是另一件事。」

「何事？」

「殺妳是否太可惜，因爲妳是一個很有身價的女人。」

「那麼，就請收刀吧！」

「但是妳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女人，我一收刀，妳就會反撲。」

「那又怎麼辦呢？就這樣僵在這裏？」

「幸好我還安排了另一條路，」楊柏桐轉頭向門外叫道：「進來吧……」

就在他轉頭的一瞬間，女客一偏頭，狠狠在楊柏桐的左臂上咬了一口，趁對方呼痛放鬆，她一躍而起。只不過眨眼間，情勢大變，刀到了她的手中，刀尖抵上了楊柏桐的咽喉。

從外面衝進來兩個大漢，他們顯然都帶得有武器，但他們誰也不敢亂動。就算他們有一手快得像閃電般的槍法也無濟於事，楊柏桐的身子正好成了女客的肉屛風。

女客冷笑道：「楊柏桐！剛才你本來有一個機會，但是你却放過了。」

「是不是殺妳的機會？」

「不錯。」

「我下不了手。」

「我下不了手！我狠不下心！這都不是幹我們這一行該說的話，這證明你不够格在三不管地段上混。現在請回答我幾個問題……小杏子是誰下的毒手？」

「不知道。」

「丁剛全是誰殺的？」

「不知道。」

「娃兒臉！」女客手一用力，刀尖緊緊地貼住了楊柏桐的喉管。「如果你再一句不知道，你的喉管就要斷。方九在何處？」

「就在門外。」

楊柏桐的話聲一答，方九立刻在門口出現。他的態度很從容，至少沒有驚惶失措的樣子。他靜靜地站在那兒，一句話也沒有說。

女客恍然若有所悟，楊柏桐似乎在受方九的擺弄，這個老傢伙莫非在施展各個擊破，坐收漁利的狡計。想到這裏，她不禁笑着問：「方九爺！你說娃兒臉該不該死？」

方九冷冷地說：「凡是在三不管地面上混混的人都該死。」

這話回答得很攏統，也彷彿是一種暗示——連妳女客在內，都該死！

女客當然聽得出話中的絃外之音，不禁冷笑道：「那麼，我殺他你不會阻攔了？」

「事實誰也無法攔阻，不過……」方九向那兩個壯漢掃了一眼。「娃娃臉的兄弟是會報仇的。」

女客道：「如果我殺了你，又有誰來替你報仇呢？」

方九不禁一楞，接着又聳聳肩笑了起來：「嘿嘿！女客！想不到妳還會說大話，我在外頭混，就沒有打算壽終正寢，不過，殺我的絕不可能是妳。」

「你有把握？」

「當然。」方九的語氣很肯定，顯然成竹在胸。

女客很想在方九的神色中看出一點端倪，但她失望了。却想不到方九在話中露出了蛛絲馬跡；很顯然，這老江湖已經佈置了巧妙的陷阱。

女客從不怕死，但此時想到自己已置身死

亡邊緣時，竟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只因爲她現在還不能死；夏紫林交了一副重擔在她肩頭上。

心頭在打冷噤，而臉上却笑了，這是女客最大的特長，她能在非常危險的環境裏從容自若。

這種不調和的笑容對方九自然是一種刺激，他凝聲問道：「妳笑什麼？」

「我笑這個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多自以爲聰明的大傻瓜。」

方九咆哮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方九！如果你需要我解釋你才明白，那你豈不成了傻瓜中的傻瓜？」女客故意頓了一下，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方九！你上了大當。」

「哼！」方九冷笑一聲，不由自主地回頭望了一下，這證明他已心虛。「女客！妳少唱空城計，三國時代的老把戲現在搬出來耍，不靈啦！」

女客緩慢地說：「方九！你是老江湖，我一點，你再一想，就會完全明白。那邊的要員在跟我接觸，中村要利用我，金飛虎那邊更是沒有話說。請問：他們是不是要監視我的行動？嗯？不管任何一方，他們會容許你們下手殺我？」

身在利刀脅制下的楊柏桐不禁疾聲道：「九爺！快查看外面……」

女客低叱一聲：「不要亂動！否則你們就是自取滅亡。」

她雖然虛聲恫嚇，却具很大的威力，方九和那兩個壯漢誰也不敢妄動。

女客眼看局面已入她控制之中，才緩緩地說：「大家都是在外頭混混的，我也不願趕盡殺絕，你們只要依我一個條件，我保證你們安全離開。」

楊柏桐忙不迭地問道：「什麼條件？」

「我問什麼，你們就回答什麼，而且還要答得實實在在，不能有半個假字。」

方九眼皮很異常地眨動了幾下，那彷彿是對楊柏桐的一種暗示。然後他才說：「妳問吧！由我來回答。」

「關於我失落一大筆貨款的事，是不是你們籌劃的？」

「這是丁剛全的主意。」

「是誰殺了小杏子？」

「丁剛全。」

「爲什麼？」

「因爲，小杏子查到了對丁剛全不利的證據。」

「丁剛全又是誰殺死的？」

「不知道。」

「眞不知道？」

「眞的。」

「丁剛全死的時候，身邊怎麼會沒有一個人？」

「我們收了夏紫林的錢，他要我們十天內不得作任何活動，所以我們將所有的人員都疏散了。」

「那麼，你們能否提供一點資料，丁剛全可能被何人所殺？」

方九還很認眞地想了一下，才搖搖頭說：「我對丁剛全個人的恩怨完全不清楚。」

「好！到此結束。」女客呶呶嘴，就好像是一個發號司令的指揮官。「方九你帶他們先離開，楊柏桐隨後就出來。」

方九向那兩個壯漢揮揮手：「咱們走！」

女客仔細聆聽，三個人的脚步聲走過通道，下了樓梯，她甚至還聽到店家殷勤送別的聲音。

「娃娃臉！」她輕輕放開手，在他背上推了一下。說：「你可以走了。不過，你該仔細想想，方九絕不是可以信托的朋友，你多當心點吧！」

楊柏桐悶不吭聲地向房外走去。

女客小心翼翼地跟到門邊，當她正要關上房門時，突然有人衝了進來，方九，楊柏桐，以及那兩個壯漢，像天神下降般，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大驚，而表面上却還够鎭靜。疾聲說道：「你們還不快走！」

方九冷冷笑道：「對不起！我忘了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妳！」方九伸手向她一指。「女客！走吧！這兩個弟兄粗手粗脚的，免得弄傷了妳的玉手。」

女客倒抽了一口冷氣，她發覺這個觔斛已經栽定了。不過她稍覺遺憾，栽在方九這種人物手裏，實在難以令她誠服。

方九見她靜立不動，立刻向那兩個壯漢揮揮手：「帶走！如果她不老實，好生侍候。」

那兩個壯漢正要向女客逼過來，門外忽然進來兩個人，他們手裏都有槍，兩支槍一亮，方九這一羣全部變成了僵硬的石膏像，誰也不敢動。

女客還以爲那兩個人是胡奇的手下，但她很快發覺這個估計錯了；胡奇手下絕不會有這種沉着老練的好手。

這兩個人並沒有行兇的打算，只是向外擺擺頭，那意思是教方九這羣人趕緊離開；方九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不敢多作停留，搶先開溜，楊柏桐和那兩個壯漢也連忙脚底板抹油。

這兩個人一句話也沒有說，悄然退出，並爲女客帶上房門。女客好生納悶，突然聽到對面房間關門的聲音，這才恍然大悟；那兩個救星原來是夏紫林的人。

× × ×

方九這羣人離開了五福客棧之後，一口氣向東奔，轉眼間就到了荒郊野外的亂葬崗，幸好他們都走慣了夜路，要不然誰也不敢在三更半夜的時候到這裏來。

一座墳頭上站着一個筆直的影子，那絕不是鬼魂，因爲方九他們一到亂葬崗就向那個影子的站立處奔去，這顯然是事先定好的約會。

他們四個人來到那黑影的面前，站住了，每一個人都在喘氣，誰也沒有說話。

黑影子說話了：「怎麼，空手而回？」

聲音非常底沉重濁，像是故意改變了嗓音，聽起來好像是用鼻子在說話。

方九喘吁吁地回答：「眞是想不到，那娘兒們在客棧裏還有埋伏。」

「那就對不住了，」黑影子冷冷地說：「你們沒有辦妥我的事，我當然不能替你們辦事了。」

楊柏桐連忙說：「不！我們待會兒再想想辦法，也許還有機會。」

「你們不可能再有機會了，」黑影子走下了墳頭，似要離去。「據我看，你們活不過三天。」

「朋友！」方九鼓足了勇氣說：「你說話一直含含糊糊，而且又不肯亮出眞名實姓，如此我們又怎能相信你說的是眞話？」

「那就要靠你們的判斷了。」

「我們根本就無從判斷，」楊柏桐也相繼提出了疑問。「因爲我們並不了解情況，你只說有個很厲害的人要殺我們，並沒有指出那人是誰。」

「想一想，三不管地面上除了日本人之外，誰最厲害？」

方九很快地回答：「金飛虎。」

「對！就是他要殺你們。」

「朋友！」方九很沉靜地說：「你方才說，只要我們將女客帶到這裏來跟妳說幾句話，你就可以阻止那個人殺我們，難道你比金飛虎還要厲害？」

「不錯。」

方九緩緩地搖着頭：「我不信。」

「那麼，你一定是傻瓜……」

「我自己覺得我並不傻，傻子應該是你。」方九突然亮出了槍。「因爲你竟然敢跟我開玩笑。」

「我跟你們開玩笑？」對方顯得很訝異，似乎，他只注意方九的話，而沒有留意方九手中的槍。

「當然。」方九點點頭，向前跨近了一步。「你要我們到五福客棧去，等於是送羊入虎口。」

「錯了！我的目的如果是將你們送入虎口，那麼，我就不會在這裏等你們。」

方九倒被他問住了，一時答不上話來。

楊柏桐接下去說：「朋友！這是個玩兒命的世界，你最好少耍花槍。」

那人很冷靜地說：「我這個人最討厭耍花槍。」

「但是，你……」

「聽我說，」那人打斷了方九的話。「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老話，你們只要將女客帶來我見一面，我就有辦法教金飛虎不再追捕你們。現在離天亮前還有一段時間，你們還可以再試一次。」

方九冷冷地說：「有一個人也可以教金飛虎不再追捕我們。」

「誰？」

「女客。」方九和楊柏桐同聲回答。

「哈哈！」那人眞是够鎭定，竟然乾笑了一聲。「你們難道不明白，教金飛虎派人追捕你們就是女客的主意？」

「我知道。」方九說：「但是，她會改變主意。」

「爲什麼？」

方九道：「因爲她突然發現我們是可以信賴的朋友。」

「別妄想。她永遠也不會信賴你們。」

楊柏桐自然明白方九的意思，於是將底牌抖出來：「如果我們將你帶到她的面前，再將經過情形和盤托出，整個情況就要改觀了。」

「難怪，難怪！」那人頻頻搖頭，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難怪你們作了許多傻事，原來你們滿腹子都是傻主意。」

「就算我們傻好了，」方九手中的短槍幌動了一下。「傻子有時也會作聰明事，現在跟我們走一趟吧！」

「好！我跟你們走，讓你們看看結果是怎麼回事……」他的話聲未落，人已從墳頭上跳了下來。

在他雙脚尚未着地的那一刹那，他的腰突然一擰，右脚飛快揚起，踢向方九手中的槍。

他算得太好，控制也太好，方九手中的槍立刻脫手而飛。

楊柏桐連忙伸手入懷，可是對方的槍已經亮出了。

「二位！」那人冷笑着說：「究竟誰是傻子？」

方九和楊柏桐面面相覷，誰也沒有說話。

「放心！」那人語氣緩和了一些。「我不會殺你們，因爲我不願意作任何對女客有益的事。」

方九緩緩地說：「朋友！你的身手不弱，膽識過人，在三不管地面上眞還少見，能否見告大名？」

「這毫無意義。」那人拒絕了。「就是我說出來，你們也未必聽說過。」

方九挖空了心思，也想知道對方的名字，於是，又說道：「最少，我們要知道該如何稱呼你……」

「那更無關緊要，你們可以叫我張三，李四，王五，趙六……而且，以後只怕也沒有再見的機會。」

「爲什麼？」方九和楊柏桐都不禁大吃一驚，以爲對方要置他們於死地。

「別緊張，」那人輕笑。「因爲，我在天亮之前就要離開此地。現在，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

在槍口威脅之下，這二位也曾獨當一面的人物氣勢都弱了許多。二人連忙齊聲說：「只要我們作得到的，都願意効勞。」

「你！」那人指指方九，又指指楊柏桐：「或者你！帶着你們的手下再到五福客棧去一趟，另一個人留在這兒，一個鐘頭，足足够了吧！」

「還要去請女客？」二人又是同聲發問。

「嗯！」

「如果她不來呢？」

「留下來的那個人就不用想看見明朝的太陽。」

「好！」楊柏桐這回搶了先。「我去。」

「不！」方九連忙說：「我去。憑你，不一定能對付得了女客。」

「不！九哥！還是我去……」

「柏桐！這有什麼好搶的……」

「哈哈！」那人仰首大笑。「你們二人實在太有意思，這又有什麼好爭的呢？哦！我明白了，誰都不敢留下，是不是？你們在一起共事，却不齊心，這眞是太可怕了。若是我，就絕不會和你們當中任何一個交朋友。」

方九和楊柏桐羞慚地低下了頭，誰也不好意思再說話了。

「其實，你們用不着如此。」那人徐緩地說：「留下的人既不會有危險，去的人也不會有困難。」

「哦？」二人又都抬起了頭。

「你們只要告訴女客，有這麼一個人，有這麼一件事，她就一定會來。」

方九還仔細地再問一次：「你是說，不用施展任何手段，她就會自動來？」

「不錯。」

「朋友！」楊柏桐開了口：「你也許對女客還不太了解，她不是一個好說話的人，更不是一個輕易就會上當的人。」

「但是，她是一個好勝的人，也是一個好奇的人。所以她一定會來。」

方九又挿上了嘴：「朋友！有句話要說在前面，若是女客帶來大批人馬，那可不關我的事。」

那人似乎很有把握地說：「放心！如果她要來，一定是一個人來。」

「不錯，」突然響起了女客的聲音：「我已經來了，而且是一個人。」

女客的突然出現，不但使方九和楊柏桐二人感到意外，就是那個傲聲傲氣的神秘客也是大吃一驚。他身形飛轉，目光如炬，但是並沒有看到女客的影子。循聲望去，一片平地，根本就沒有藏匿之所。

怪？他一個念頭還沒有轉完，驀然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頭，他再度大驚，好快呀！其實，他自己的動作又何嘗慢，那隻手剛搭上他的肩頭，他就一揚手反抓住，同時身子半旋，想將身後的人從肩頭上摔出去。

沒想到女客既不是小嬌嬌，也不是小乖乖，而是摸夜路，販私貨的狠脚角，他這一招「

過肩摔」非但沒有成功，咽喉反倒被女客鎖住了。

這個情況是方九和楊柏桐親眼所見，他們不禁對女客又萌生了幾分欽敬之意。

女客以右肩勾住了對方的頸頦子，左掌壓住對方的後腦，使那傢伙動彈不得，這才冷冷地說：「你不是要見我嗎？現在我來了，請問有什麼貴事？」

那人就是不說話。

方九和楊柏桐對這位神秘客雖有幾分氣惱，却不願結下仇怨，二人低語幾句，取得了協議之後，齊聲發話：「女客！我們先走一步，你們也好密談。」

「你們甘心一走？」

「爲什麼不甘心？」方九反問。

「因爲你們的問題沒有解決，而且胡奇還在四處找你們，那將使你們坐立不安。」

「那麼——」方九拖長了尾音，似在攷慮措辭。「我們在前面的路口上等妳，我相信我們之間的誤會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好吧！你們在前面的路口等我。」

方九和楊柏桐立刻帶着他們兩個手下，飛快離去。

女客以左手拿下那神秘客手裏的槍，丟得遠遠的，又仔細將他身上搜查一番，這才鬆開了右臂。冷冷地說：「現在除了孤魂野鬼之外，再也沒有別人，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女客！」那人一面撫摸着頸子，一面說：「妳眞够狠！差一點扭斷了我的頸子，還讓我在方九和楊柏桐面前丟了一個大人。」

「閑話少說，多談點正事，」女客轉到對方的面前。「先亮亮你的招牌。」

「無名小卒。」

女客藉着暗淡的光綫觀察對方，一張陌生的臉，她沒見過；但她却熟悉那種神情——驃悍，跋扈，將一切都不放在眼下的孤傲。

對這種人，女客一向不憎厭，因此她的口氣緩和了許多：「一向在那裏得意？」

「天涯海角任嘯遨！」好大的口氣。

「這裏不是姑蘇，沒有虎丘；這裏不是杭州，也沒有西湖。這裏是三不管，只有死亡陷阱，刀山，油鍋，你來幹什麼？」

「來找妳。」直截了當，乾脆俐落。

「現在我就站在你面前。」女客不但沒有一般女孩兒家的忸怩作態，反而向前跨了一大步。

「我可以走了。」

「走？」

「嗯！已不虛此行。」

「這話怎麼說？」

「我已經見到了妳，而且證實傳言不虛，自然是不虛此行了。」

「你這個人很有意思，你可知道，差一點就死在我的手裏？」

「我喜歡冒險，險中求安，才够刺激。平淡的生活令人乏味，平淡的人令人憎厭。我喜歡交結奇特的朋友，過緊張的生活……」

「你認爲我是一個奇特的人？」

「非常奇特。」

「奇在何處？」

「一個女人，作男人都不敢作的事，而且左右逢源，八面玲瓏，這還不够奇嗎？」

女客笑了，並非由於他的奉承，而是有一份欣逢知己的感覺。她輕輕地說：「我們已經很熟了，連你的姓名我都不知道。」

「妳也同樣沒有姓名。」

「你可以叫我女客。」

「妳也可以叫我男客。」

「你眞不肯吃虧。」

「對了！」他走近了一些，壓低了聲音：「有點正經事情想請教妳。」

「不敢當。」

「妳曾經去過日本憲兵隊，是嗎？」

「嗯！」

「印象如何？」

「什麼印象？」

「環境。」

「你要幹什麼？」女客語氣嚴厲地問。

「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喜歡冒險。」

女客沉思了一下，才回答：「我只去過一，兩次，但我的記性好……」

「那就行了，」他說得很快，顯然是個急性子。「趕快回客棧去，畫一張圖，房屋，過道，圍牆，崗哨，押犯人的地方，放軍火的地方，拴軍犬的地方，都用不同的記號，標誌出來。」

「這才是你要見我的眞正目的。不過我要先問一聲：你要這張圖幹什麼？」

「將來妳會知道。」

「不！我要你現在告訴我。」

神秘客深深吸了一口氣，緩慢有力地說：「我要救一個朋友。」

「他被關多久了？」

「一年。」

「什麼罪名？」

「抗日。」

「寃枉的？」

「絕不寃枉，炎黃子孫誰不抗日？」

女客臉上有熱辣辣的感覺，訕訕地說：「你好像在轉彎抹角地罵我。」

「絕無此意，妳的作爲我清楚，妳自己當然更清楚；表面上是一回事，實際上又是一回事……」

「不要談我，」女客怕將話題扯遠，連忙截住：「還是回到你朋友身上吧！」

「我要救他。」

「就憑你一個人？」

「妳怎麼知道我只有一個人？」

「就算你有幾十個，幾百個，仍然救不了你的朋友，因爲日本鬼子一旦遭到攻擊時，他們一定先殺關在裏面的人犯。」

「我用奇襲，或偷襲。」

「沒有用。」女客用力地搖頭。

「難道，要我的朋友永遠在地獄？永遠受酷刑？」

「他叫什麼名字？」

「蔡雲。」

「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我和憲兵隊長中村還有點交情……」女客突然發現措辭不妥，連忙改正：「不！應該說我和他有一樁交易，也許他會將蔡雲放出來。」

「妳有把握？」

「全力一試。」

「女客！爲了自身的利益，妳似乎不應該管這樁閑事，而妳……」

「作人有時候也該想想別人的利益。」

「多久有消息？」

「晌午以前。」

「好！晌午我在五福客棧店堂等妳。」

「白天你敢露面？」

「爲什麼不可以？」

「鬼子和僞軍都派有眼綫，你面生扎眼，萬一……」

「別替我擔心，」他笑着說：「我經常會死裏逃生，大概是我這個人太壞，連閻王爺都不肯收容我。」

女客笑了，好幾天，她還不曾這樣開心地笑過。

「好！我們分手吧！」他說。

「你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忘記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他猶豫了一下，終於說：「我叫蔡崗，山崗的崗。」

「那一位是你什麼人？」

「我的哥哥。」

女客心中暗暗在想：不論如何都要將蔡雲救出來。

× × ×

雖然只睡了短短兩個小時，女客却不得不勉強起身。她在晌午要給蔡崗答覆；她不希望讓那個年輕人失望。

起床後，洗了一把冷水臉，她的精神振作了許多。點燃一根烟，開始思索應該如何進行這件事！

終於，她想到了一個最直截了當的方法——找吳保成，坦然地談這件事。想到就做，立刻找人送信，一個鐘頭以後，吳保成就來了。眞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吳保成的態度和以前迥然不同，對女客必恭必敬。

「我要打聽一個人。」女客開門見山說。

「那一方面的？」

「你們拘留所裏有沒有一個名叫蔡雲的犯人？」

「妳認識他？」吳保成顯得有些驚異。

「不認識。」

「哦——」吳保成似乎鬆了一口氣。

「聽說他已經關了一年？」

吳保成仔細地想了一下，很正確地回答：「還差二十六天才到一年。」

「你們那裏很少有關上這樣久的犯人，不是殺，就是放，蔡雲爲什麼拖了這麼久？」

「他有些不同。」

「有何不同？」

「他是豫東區游擊隊的首領。」

一聽此話，女客不禁心頭一凉，日本鬼子最痛恨游擊隊，何况蔡雲又是首領。看來這件事情成功的機會不大。但她並沒有灰心，仍然抱着一試的心情問道：「有證據嗎？」

「當然有。」

「爲什麼不殺？」

「還有利用的價值。」

女客躊躇半晌，還是將心裏的話說了出來：「吳保成！我打算向你隊長討個人情。」

「放蔡雲？」

「嗯！」

「女客！」吳保成皺着眉，緩緩地說：「以妳目前和中村隊長交往的情形來說，妳的要求自然不算過份。不過，這恐怕辦不到。」

「爲什麼？」

「蔡雲的事早已呈報上級有案，隊長就算肯賣妳的面子，也未必敢。」

「我受人之托，自然要忠人之事。你回去跟隊長提一提，行不行請你在晌午之前回個消息，我也好向別人交差。」

「妳受何人之托呢？」

「對不起，不能說。」

「好吧！」吳保成站起來告辭。「我在晌午之前一定回妳的消息。」

不到晌午，吳保成就笑嘻嘻地跑來了，他一進門就說：「女客！妳的面子眞够大，中村隊長一口就答應了，不過……」

「有條件是不是？」

「嘿嘿！其實這也不算是條件。」吳保成走到女客的跟前，神秘兮兮地說：「中村隊長說，蔡雲可以放，不過，在三個月之內不能離開本地。」

「察看？」

「嗯！交妳察看。」

「交給我。」

「這表示隊長只信任妳，如果妳認爲他不再反抗皇軍，他就可以完全自由。」

女客頗感爲難地說：「可是我這幾天有重要的工作啊！」

「那就教他帮妳做事。」

「這……？」

吳保成很快地接下去：「隊長說：如果妳認爲蔡雲這個人將成爲妳的累贅，或者妳對他不放心，那麼，蔡雲就不能獲得釋放。」

女客猶豫一陣，才回答：「這件事我現在還不能決定……」

「妳必須立刻決定。事情眞是巧得很，蔡雲今天本來要被解送到軍部去的……」

「好吧！」女客根本就沒有考慮的餘地。「我負責察看……他什麼時候可以釋放？」

「立刻。」

「那麼，請你將他帶到這裏來吧！」

吳保成走了，女客立刻吩咐櫃上爲蔡雲準備了一間房間。她心中暗暗犯愁；如果蔡雲一找到機會，就高飛遠颺，那該如何向中村交待呢？

她現在已顧不了那樣許多了，能够救出這樣一個有爲的年輕人，使自己受累又有什麼關係？

不多一會兒，蔡雲就來了，他稍顯蒼白，削瘦，精神倒很好，一點也不像是在日本憲兵隊關了一年的樣子。

他似乎已在吳保成那裏了解了情況，因此一見面就說：「我也不必說什麼道謝的話，一切盡在不言中。」

「中村隊長要你在三個月之內不得離開本地。」

「我知道。」

「而且，他將你交給我察看。」

「我也知道。」

「蔡雲！如果你有什麼計劃，不妨直說，我好作個打算。」

「放心！」蔡雲拍着胸脯說：「我會老老實實地在這兒待三個月。」

「這樣也好，我有好多地方還要借重，你弟弟蔡崗待會兒要來；你兄弟倆好久沒見了吧？」

蔡雲驚喜地說：「好小子！他來啦！是他找妳的，對不對？這小子比他哥哥强多啦！」

× × ×

蔡雲，蔡崗兩兄弟也住進了五福客棧，既然有中村的默許，他倆也就毫無顧忌地公開露面了。

女客幹的是男人幹的事，性格也豪爽得像個男人，但她畢竟是個女人，有其柔弱的一面，當一個深具誘惑力的異性出現在她面前時，她也會心動。那個人就是蔡崗。

接連幾天勞累，昨夜又不曾睡好，但是她今天却顯得容光煥發，神情愉快，這也是蔡崗爲她帶來的。兩性之間的情愫就是如此奇妙。

中午她作東，爲慶賀蔡雲的重見天日以及兩兄弟重聚而乾杯。酒後懶慵，她昏沉欲睡，却料不到夏紫林突然來訪。

他一進門就說：「我得到了一點消息，丁剛全是被方九和楊柏桐所殺。」

「我不想談起這件事了。」她無精打采地說。

「咦！」夏紫林難免感到意外。「妳昨天還說，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的。」

「人是會改變的。」

「什麼原因使妳改變的呢？」

「我也不知道。」她突然感到羞怯，幸好酒後的紅酡還在，不至於被夏紫林發覺。

「我們之間的約定該不會改變吧？」

「當然不會。」她非常肯定說。「這是我

一生中最有作爲的事，我一定作得非常出色。這件事作完之後，我就……」

她突然停口不語。

「怎不說下去？」

「這件事情作完之後，我要使我自己像個女人。」

「妳本來就像一個女人……」夏紫林似是發覺這種話題不宜深談，於是，突然語氣一改：「對了！聽說妳在日本憲兵隊救了一個人出來。」

「消息眞靈通。」

「名叫蔡雲的是不是？」

「嗯！他是抗日的游擊英雄。」

「聽說中村將他交給妳負責察看。」

「這是中村的籠絡手段，想教我蒙恩知報，爲他賣命罷了。」

「我看，這恐怕是中村的圈套。」

「圈套？」

夏紫林皺着眉頭說：「這是我的直覺，眞實情況如何我還在查，我懷疑蔡雲的身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說不定他是日本特務。」

女客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如果蔡雲是，那麼蔡崗也是。她生平沒有愛過那個男人，如今初嚐愛情滋味，而所愛的人却是日本特務，這豈不是太殘酷了嗎？

夏紫林發覺她神色有異，連忙問道：「女客！妳有什麼難題嗎？」

感情眞是奇妙，它能使人活潑，也能使人沮喪；能使人目光明亮，却也能使人心智皆矇。女客就是如此；她想不透，中村爲什麼要耍這一套？

「我眞不明白……」

「女客！別爲這件事情煩惱，我還不敢肯定。」

「如果他們是，」女客在苦笑。「我們應該往最壞的地方想……中村的目的是什麼？」

「他不敢信任妳，就是這個理由。」

「因此他將他的人安排在我身邊？」

「這是最安全的方法。」

「夏紫林！」女客幾乎不能控制地衝過去，搖撼着他的肩頭。「我希望你很快能够證明，要百分之百的證明，抗日英雄和日本特務實在相距太遠了。」

夏紫林顯然從她激動的神情中發現了什麼，他凝視着她，沉靜地問：「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蔡崗來找我。」

「他了解妳有這種力量？」

「不！他打算用武力和奇謀去救他哥哥，我認爲那是送死，於是……。」

「如此說來，妳的目的是救蔡崗？」

「可以這麼說。」

「他一定給了妳很好的印象。」夏紫林說得很含蓄。

女客却回答得很直爽，也更坦白：「我喜歡他那種典型。」

「女客！妳的確是遇到難題了。」夏紫林以很謹愼的態度表達他的心意：「我很想盡快了解他們的身份，但是，時間實在太短了。」

「哦！」女客微微一楞，她顯然已經明白了夏紫林話中的涵義。

夏紫林壓低了聲音，說得更明白：「我們的那一位今晚就要離開上海。」

「幾時到？」

「兩三天之內。」

「時間實在太短了。不過你還是來得及的，蔡雲說他是豫東地區的游擊隊負責人，這是可以查明的……」

「我已經開始了，由於我的身份暴露，所以在通訊的時候必須轉許多手，以免被中村截獲，這樣當然費時甚久，等消息傳來，我們已經展開行動了。」

女客突然很洒脫地說：「天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我這邊你儘管放心，絕不會爲私情而誤公事。」

「我一直就很放心，本來不想告訴妳的，想想還是應該提醒妳一下。妳本性善良，一旦在感情上受到蒙騙，妳會受不了。」

「那麼，你早就知道我很喜歡蔡崗了？」

「我只是猜想。」

「但是你猜得很準確。」

「大概因爲我太了解妳。」

女客笑了，笑得很開心。

× × ×

什麼叫圈套？圈套就是用一根繩子打個活套，當你將頭伸進去時突地一收繩索，勒死你；或者當你將脚伸進去時拴住你。問題是：當你發現那是一個圈套時，你還會鑽進去麼？回答一定是一個「不」字。

中村是一個了不起的特務，他怎麼會作這種笨事？回答也一定是個「不」字。

將近傍晚的時候，夏紫林又來看女客，她經過整個下午的休息之後，精神非常好，不過神情却顯得焦急。然而當她看到夏紫林的目光時，不禁暗暗吁了一口氣，他來，一定帶來了好消息。

夏紫林笑着說：「想不到我今天作了兩次錯誤的判斷。」

「哦？」

「第一，我以爲消息不會這樣快，結果却非常快；第二，我認爲蔡雲可能是日特，結果他眞是抗日游擊英雄。」

女客眉花眼笑地說：「這是我最樂意聽到的消息。」

「待會兒我很想見見這兩位兄弟。」

女客輕輕皺了一下眉頭，略顯爲難之色。

「怎麼！」夏紫林連忙問：「是不是有爲難之處？」

「下午我和蔡崗聊了幾句，他表示，目前不想交結新朋友。」

「哦！」夏紫林聳聳肩。「那只有失之交臂了。」

「蔡崗在表面上看起來很驃悍，」女客以神往的語氣說：「但是骨子裏却非常圓熟。穩健，我很佩服他對目前情況的分析。」

「他怎麼說？」

「他說，他們兄弟倆好像是坐在炸藥桶上，而炸藥桶又是放在火爐邊。」

夏紫林笑笑，沒有表示什麼。突然他的聲音一壓：「黑塘綫怎麼樣？」

女客的神情立刻凝重起來，低聲反問：「怎麼突然問起黑塘綫？」

「聽說那是一條死亡之路。」

「的確，連最大膽的私客，也不敢走那條路。」

「但是，那是一條最安全的路。」

「怎麼講？」

夏紫林道：「死亡之路上，最少沒有攔路行刼的盜賊。」

「那條路上也絕沒有日本鬼子。」

「女客！我打算選那條路。」

女客毫不猶豫地反對：「我不贊成。」

「爲什麼？」

「我認爲，任何一條路綫都比黑塘綫更好走。」

「按照常情，妳絕不會選擇黑塘綫，對不對？」

「是。」

「妳這樣想，敵人也會這樣想。那麼，他們就不會去注意那條路綫。事實上，即使他們注意也沒法子，那條綫岔道百出，幾乎處處是路。」

女客低首默然，像是考慮夏紫林的建議。過了好一陣子，她才問：「我們的那一位能走嗎？」

「他一向養尊處優……」

「那就糟了，黑塘綫是最難走的路，連我都怕。」

「他決心到大後方去，就不會怕吃苦，再難走的路他也一定可以走過去。」

「你只注意一個人的心志，却忽略了他的體力。願意吃苦是一回事，吃不吃得下又是一回事。」

「女客！」夏紫林和顏悅色的態度突然消失了。「這件事，由我決定，我們早就說好了的。」

「好！」女客心頭多少有點火，但她却忍住了。「我不再反對……蔡家兄弟，要不要同去？」

「要。」夏紫林回答得毫不猶豫，似乎早就有了決定。

「我手底下的人要帶多少？」

「一個也不要！」

「那麼我們一共是五個人。」女客突然笑了起來：「黑塘綫沒有埋伏，沒有狙擊，我只不過是一個領路的人。」

「妳以爲妳沒有受到重視？」

「不！我只是覺得我沒有被重用。」

「錯了。有許多事要妳去做。」

「許多事？」女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是感到非常意外。

「從現在起，妳要去清理一向走動的洛河綫，派人和名方面的關卡連絡，就說不出三天有一票貴重的貨經過，請他們不要留難……」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轉移中村的目標，對不對？我認爲這樣不妙。」

「有何不妙？」

「第一，這樣作違反常情，私客的行動都很詭秘，從無人事先洩漏自己的行踪；第二，我女客行事一向都是當面解決，親自處理，從來沒有派人出去打交道。中村不是驢，他立刻會發現內中有花樣。」

「女客！請記住，我是發號施令的人。」

「是的。」女客以嚴厲的目光望着他。「我更會記住你是一個獨裁者。」

「關於這一點，事成後我會向妳道歉。」

「那並不重要。」女客畢竟是個有氣度的人，她又提起了正事。「放心！我會依照你交代的去作，只是有一點我一定要事先說明，黑塘綫不能摸夜路。」

「我們要日夜兼程。」

「夏紫林！」女客終於毛臉了。「你好比外行人說內行話，要摸黑塘綫的夜路，只怕閻王老子也辦不到。」

夏紫林笑着說：「我們辦得到，因爲我們比閻王老子更厲害。」

女客楞住了，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自負的人。

「我走了，」夏紫林站了起來。「妳可以開始準備。離開客棧的時候，不要忘記留下去處！」

夏紫林走了之後，女客開始陷入了沉思，她了解目前的情勢有些混亂；但她却找不出混亂的來由。以往她對事情都有輕重之分，辦完了一件再辦另外一件，從不將兩件事情混在一起，而她現在却不知道那一件事情最重要。不錯，夏紫林所托付的事情當然是最重要的，那是關係着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她自己的事就一點也不關緊要麼？她只是一個女單帮客，還沒有到達公而忘私的那種境界。

也不知過了多久，陳九突然來了。

他一進門就說：「我的貨已經封好了，妳得告訴我一個準確的起貨日期。」

女客冷冷地一哼，回答道：「對不住！無可奉告。」

「是妳還沒有準備？」

「我一向不將行動的時間告訴別人。」

「我是貨主，不是妳聽說的『別人』。」

「也是一樣。」

「難道我會洩漏？難道我願遭受損失？」

女客乾脆以沉默代替了回答。

「好！」陳九的口氣鬆了。「我不跟妳爭執。貨總要交給妳，請妳說個時間。」

「隨時。」

「什麼地方？」

「隨地。」

陳九的臉色難看了，口氣不遜地說：「難道要我將貨送到客棧裏來？」

「未嘗不可。」

「女客！妳好像在和誰賭氣？」

「沒有。」

「對於你這種有名氣的單帮客，我本來沒有什麼話好交代的。但是我看妳的情緒有些不穩定，作起事來也難免反常，有幾句話我就不得不說了。」

「請說吧！」

「貨在路上出了紕漏，我自認倒楣，若是沒有起貨就出了毛病，妳可要負責。」

「當然。」女客的話永遠如斬釘截鐵般。

「好！有妳這句話，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了，貨在今天深夜送到妳這兒來。」

「可以，不過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親自送來。」

「放心，這樣貴重的一票貨，我是不會隨便交給別人的。」

「可是你將要交給我。」

「妳是一個值得信托的人。」

「你可以請了。」

陳九道：「我不會久留的，妳這裏是一塊是非之地。」

「這話怎麼說？」

「妳難道還不明白？鬼子，僞軍，那邊的，還有私客，誰不在注意妳這間屋子？」

女客心頭暗暗一驚，她不明白陳九是有心說這句話還是無心說這句話。她故意冷冷地問：「鬼子爲什麼要監視我？」

「因爲妳跟那邊的人來往。」

「僞軍呢？」

「他們是受鬼子的指使。」

「那邊的又爲什麼監視我呢？」

「因爲妳和中村，金飛虎都交往密切。」

「那麼綫上的朋友又爲的是什麼呢？」

「嘿嘿！」陳九冷笑了一聲。「這還不明白麼？妳女客作的一向都是大買賣，誰不想沾邊。」

女客暗暗鬆了口氣，她發現：陳九對實際情況知道得並不清楚；最了解情況的大概只有夏紫林和中村兩人，自己都不一定弄得清楚。

「我走了！」陳九沒有走向房門，却走向她的面前，壓低了聲音說：「妳是聰明人，千萬莫作糊塗事，人怕出名豬怕胖，妳千萬小心點。」

「我會照顧自己，更會照顧你的貨。」

這話多少有點譏誚成份，陳九笑笑，無言地接受了。

送走了陳九，女客立刻來到了蔡崗的房間，兩兄弟正在舉杯對酌，對於她的來臨，似是微感意外。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王風抓着驛丞安子豪，到大街太平雜貨舖購買刷牆白粉，突遇三刺客向他行刺，王風早已覺察出那三人來意不善，是以毫不費勁地便把刺客擊倒，這時，又有一持彎刀的黑衣人向他走來，自稱手中的是魔刀，奉李大娘之命來殺他，並聲稱王風絕不可能避過他第十三招，因爲他第十三招曾經羣魔祝福，王風因手中沒有武器，在黑衣人進招時便順手將提着的白粉擋去，袋破粉揚，遮住了黑衣人視綫，他胡亂發招，突聽有人高叫第十三刀，他剛聽見，隨即哼了一聲，一樣東西從空飛來擊中他耳後——

智脫生死刦　勇闖魔巫關

王風遠遠的站着，忽然道：「你用的是魔刀，我用的是魔石。」

黑衣人沒有反應。

他已倒下去，也不知還能不能聽見王風說的話。

滿天白粉瀟瀟落下，落在他身上，還有滿天白粉飛揚。

——這袋白粉眞不少。

王風道：「你先躺在這裏休息休息，我會把這袋白粉的價錢告訴你的。他若沒有錢賠，我還可以讓你用你的刀來抵賬。」

太平雜貨店裏的燈光彷彿又亮了些，却還見看不見人影。

這次王風學乖了，一進來就大叫：「老蝠虫，又有生意上門了，快出來！」

書堆裏沒有人鑽出來，他身後却有人冷冷道：「你若還想買白粉最好轉個地方去買！」

老蝠虫不在書堆裏，却從外面走了回來。

他的人雖老，脚步却很輕。

王風並不驚奇。

經過了這兩天發生的事之後，世上已沒有什麼能讓他驚奇的事。

可是他不能不問：「爲什麼要我換個地方去買？」

老蝠虫黑板着臉，冷聲說道：「我那袋白粉賣給你，是讓你去刷牆的，不是去弄瞎人的眼睛的！」

王風道：「死人會不會刷牆？」

老蝠虫道：「不會！」

王風道：「如果我不用那袋白粉去迷他的眼，現在我已經是個死人。」

老蝠虫想了想，好像也覺得他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

王風道：「現在我既然還沒有死，還能刷牆，當然還得再買一袋白粉。」

老蝠虫道：「剛才那袋好像還沒付錢！」

王風道：「那袋的錢不該我付！」

老蝠虫道：「該誰付？」

王風道：「那位想要我命的朋友！」

老蝠虫道：「他若不肯付，你就拿他把刀來抵賬？」

王風道：「你若不收他的刀，我也可以去押給別人。」

老蝠虫道：「有人要？」

王風道：「至少有一個人！」

老蝠虫絕不問這個人是誰，很快就裝了袋白粉出來！

可是他並沒有交給王風，却先把價錢說了出來：「九錢五分。」

王風道：「欠賬行不行？」

老蝠虫道：「不行！」

王風道：「你信不過我？」

老蝠虫道：「看起來你倒不像是個賴賬的人！」

王風道：「那你爲什麼不讓我欠？」

老蝠虫道：「死人會不會還賬？」

王風道：「不會！」

老蝠虫道：「我看見你還不到半個時辰，已經有七八個人想要你的命，其中還包括了這地方最要命的三個人，你想你這條命能留到幾時？」

王風道：「留到還交賬的時候！」

老蝠虫什麼話都沒有說，一袋白粉又到了王風手裏。

這袋白粉好像比剛才更多，更重。

王風道：「現在我就替你去要剛才那袋的賬，我保證他想不還都不行！」

他錯了。

因爲死人是不會還賬的。

×　　×　　×

那黑衣人並不是死人！

一堆骨頭絕不能算是個死人！

他剛死了不久，可是他的人已不見了，血不見了，肉不見，皮也不見了。

他的人已只剩下一堆骨頭，連骨頭都在浸蝕，一陣風吹過，就散成了飛灰。散入了霧一般的白粉中。

地上只剩下一攤衣服，一枚紅石，一柄彎刀。

王風的手冰冷。

×　　×　　×

他手裏有一枚魔石，一柄魔刀。

他只希望另外一隻手拿着的不會是魔粉。

夜已漸深！

回到鸚鵡樓，那兩扇鮮紅色的門又緊緊關起，王風索性繞到後園——越牆而入。

庭園中燈已疏了，人也靜了，剛才燈火輝煌的六角亭，如今已靜寂黑暗如墳墓，却還偏偏有個人坐在這墳墓裏。

王風走過去，這個人完全沒有反應，黑暗中隱約只能看見他是個很特別的人，有點像安子豪，又有點像那位武三爺！

夜深人靜，他還留在這裏幹什麼？是在沉思？還是在等人？

這本來都不關王風事，但他却偏偏要管。

他忽然大聲道：「你在幹什麼？」

這人道：「在等人！」

王風道：「等誰？」

這人道：「等你！」

王風笑了：「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是在等我！」他大步走入了六角亭。

亭中有張石桌，桌上有酒無燈，這個人靜靜的坐在石柱後的暗影裏，就算走得很近，也只能看見他滿頭斑斑白髮，和一雙灼灼有光的眼睛。

這已足够認出他是誰。

他的聲音冷淡而有感！「你當然也已知道我是什麼人。」

王風點點頭，舉起桌上的金樽，道：「我甚至還知道這是最好的陳年竹葉青。」

武三爺也在微笑，道：「你有鑑賞力，你是個聰明人。」

王風道：「你是不是想告訴我，聰明人都不長命。」

武三爺道：「有時是的。」

王風道：「有時是什麼時候？」

武三爺道：「當他讓別人都覺得他有點危險的時候。」

他捧起金杯淺淺啜了一口：「你到這裏來才半天，已有多少人要殺你？」

王風道：「不多，也不少。」

武三爺道：「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殺你？」

王風道：「因爲他覺得我危險，這是不是因爲他們都有點見不得人的秘密！」

武三爺道：「每個人都多少有些秘密的，這絕不是主要的原因。」

王風道：「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武三爺笑了笑，道：「說不定他們都認爲你是我找來殺他們的。」

王風也笑了。

他先喝了一大口，再坐下來，盯着面前這狐狸般老人，道：「他們爲什麼會這麼想！」

武三爺道：「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別人怎麼知道。」

王風道：「我只想知道這次是不是你故意要讓他們這麼樣想的。」

武三爺道：「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現在已決心要殺了你。」

他淡淡的接着道：「你只要明白這一點，就已够了。」

王風沒有爭辯。

他不能不承認這老人說的話也有些道理。

武三爺又道：「你當然也應該知道我說的『他們』是誰。」

王風道：「是誰？」

武三爺道：「其實他們只有一個人。」

王風道：「李大娘！」

武三爺點點頭，嘆息着道：「女人總是比較多疑的，尤其是這個女人，她一直都認爲我要殺了她！」

王風道：「其實呢？」

武三爺笑笑道：「她若忽然死了，我當然也不會傷心落淚。」

王風道：「她若忽然死在我手裏，你當然也不會生我的氣！」

武三爺立刻道：「絕不會。」

他微笑着，又道：「已然她要殺你，你殺了她豈非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王風盯着他，道：「我只奇怪一點。」

武三爺道：「哦！」

王風道：「你爲什麼不索性說明白，要我去殺了她？」

武三爺又笑了，反問道：「你肯爲我去殺人？」

王風閉上了嘴。

武三爺道：「有些人隨時都可能拔刀殺人，可是替別人去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

王風道：「所以你就想借我的刀，去殺你自己要殺的人！」

武三爺居然沒有否認，道：「借刀殺人不但便宜，而且省事！」

王風嘆了口氣，道：「這點你倒坦白！」

武三爺道：「因爲我知道跟聰明人說話不必兜圈子。」

王風沉思着，彷彿在考慮。

武三爺道：「你若想去殺她，我可以供你很多資料。」

王風道：「什麼資料？」

武三爺道：「有關她這個人的資料。」

他慢慢的接着道：「我可以把她住所的環境，埋伏的暗卡，她的起居時刻，生活習慣盡都告訴你，我保證這裏絕沒有人能知道的比我多。」

王風道：「你還能給我什麼？」

武三爺道：「沒有了。」

王風道：「沒有了？」

武三爺道：「我給你這些，只不過因爲我們是朋友，我要幫你去殺人。」

他微笑又道：「我若再給你別的，豈非就變成是我要你去殺人了！」

王風嘆口氣，道：「你說的話，好像都有點道理。」

武三爺道：「都很有道理。」

王風道：「只可惜你還有一點不明白！」

武三爺道：「那一點？」

王風道：「我一向是個不講理的人。」

× × ×

酒杯又空了，武三爺臉上的表情也變得飛空杯一樣冷。

王風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喜歡我這種人！」

武三爺承認：「我很不喜歡。」

王風道：「對付我這種人，你通常用的都是些什麼法子？」

武三爺淡淡道：「我用不着想法子對付你，你麻煩已够多了，也許比你想像中還多。」

他慢慢的站起來。「如果你還能活到明天晚上，就請再到這裏來喝酒。」

王風道：「你請客？」

武三爺道：「我一定請。」

× × ×

小樓上還是他剛才離開時的樣子，血奴居然一直還乖乖的躺在床上等。

王風拍了拍她的臉，說道：「你是個乖女孩。」

血奴嫣然道：「你去了多久？剛才我好像睡了不少時候，現在剛醒。」

王風道：「這裏有沒有人來過？」

血奴道：「好像沒有。」

王風道：「你的奶媽也沒有來？」

血奴道：「你見過她？」

王風點一點頭，說道：「我也見過了武三爺。」

血奴笑了笑，道：「想不到你居然很會交際。」

王風道：「據說這地方有三個最要命的人，現在我已見過兩個！」

這兩人實在很要命。

王風道：「還有一個你知不知道是誰？」

血奴當然知道。「你也想見她！」

王風道：「很想。」

血奴忽然跳起來，兩指勾起，毒蛇般去挖他眼珠子。

——她是不是又着了魔？

王風雖然閃得快，臉上還是被她指甲抓破了兩道血口。

血奴還不肯罷休。

她的出手怪異，就好像眞的有魔神附體，跟住又開始大叫：「我挖出你的眼珠子來，看你還想不想見她？」

王風心裏嘆了口氣，忽然一拳打在她咽喉下的鎖骨上。

他出手並不重。

她已倒下。

王風立刻按住了她，道：「你不想讓我去見李大娘？」

血奴終於放棄掙扎，喘息着不停搖頭。

王風道：「爲什麼？」

血奴道：「因爲……因爲……」

她眼睛裏忽然有了淚光：「因爲你只要見到她，就永遠不會再來見我了！」

王風忍不住又問：「爲什麼？」

血奴咬着嘴唇，眼淚已流下面頰。

就在這一瞬間，彷彿又變了個人，變得柔弱而無力。

她流着淚道：「因爲她是個……是個女魔，男人見了她，沒有一個能不着魔的，她看見你，一定不會讓你走！」

王風道：「她不讓我走，我就走不了！」

血奴點點頭道：「我只求你不要去見她，我只希望你這件事，你一定要答應我。」她嘴唇已被咬破，全身不停的發抖：「否則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的。」

× × ×

白粉已調成了水漿。

王風開始刷牆。

他刷得很慢，很仔細，因爲他有心事，刷牆的時候正好想心事。

可是刷到一半時，他就停下。

他忽又發現了一件怪事。

圍繞着血鸚鵡的十三隻怪鳥，現在又只剩下十二隻。

還有一隻到那裏去了！

是不是又附上了什麼人的身？

王風用刷子蘸飽了粉漿，用力刷過去，血鸚鵡和怪鳥立刻都變成了一點淡淡的灰影，再刷一遍，就看不見了。

他心裏忽然有些殘酷的快意！

「這次我看你還能不能再回來？」

不回來又如何？

留在人間豈非更是禍害？

「只要你回不來，我就有法子找到你，」

王風在喃喃自語！

「這次我只再找到你，你就休想再逃！」

血奴忽然問：「你在跟誰說話？」

王風道：「跟我自己。」

突聽牆壁裏「格」的一響，就彷彿有人在冷笑，然後擺在地上的那口棺材就開始震動起來，不停的震動，動得很劇烈。

棺材裏只有死人。

棺材自己不會動，死人也不會動。

王風變色道：「剛才有沒有人動過這口棺材？」

血奴搖搖頭，眼中也充滿驚駭恐懼。

棺材震動得更兇猛，震得樓板响個不停。

王風一步步慢慢的走過去，道：「你是不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棺材不會說話，死人也不會。

王風忽然躍起，壓在棺材上，棺材裏竟有股巨大的力量，又將他彈起。

他第二次又壓了下去，用盡了全身之力。

棺材忽然不動了。

王風還在等，等了半天，棺材都不再動，他才鬆了一口氣，額上已有了冷汗。

他想不出這口棺材爲什麼會動的！

難道是那第十三隻血奴在向他示威！

他輕輕拍了拍棺材，口中喃喃地說道：「朋友，你活着時，是英雄，死了，也不該受欺負，你……」

忽然間一個佩着朴刀，拿着鎖鍊的官差衝了進來，厲聲道：「你在跟誰說話？」

王風嘆了口氣，道：「跟我自己。」

× × ×

這兩天他遇見的事有誰相信？這些話他除了跟自己說之外還能告訴誰？

官差冷冷的瞅着他，道：「你剛才眞的是在跟自己說話？」

王風冷冷道：「就算是假的，好像也不犯法。」

官差冷笑，道：「你若不是在跟自己說話，是在跟誰說？跟死人？」

王風說道：「就算是跟死人說話，也不犯法。」

官差道：「棺材裏眞的是死人？」

王風嘆口氣，道：「我也希望他還活着，只可惜……」

官差忽然大喝道：「打開來瞧瞧。」

王風道：「打開什麼來？」

官差道：「棺材。」

王風道：「棺材並不好看，死人也並不好看！」

官差冷笑道：「棺材裏裝的若不是死人，就好看得很了。」

王風道：「棺材裏不裝死人裝什麼？」

官差道：「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裝進去，譬如說……」

他繞着棺材踱起方步：「逃犯、土匪、贓物、私貨，就全都可以裝進去，比藏在任何地方都好得多。」

王風道：「有理。」

官差道：「已然你也覺得有理，這事就不難辦。」

王風道：「靈柩還沒有回鄉，還沒有跟親人見面，棺材本就釘得不太緊，要打開來本就不太難，只不過……」

官差道：「只不過怎麼樣！」

王風道：「開了棺之後，若有甚麼意外發生，全得由你負責。」

官差道：「會有甚麼意外發生？」

王風淡淡道：「這人活着時兇得很，死了後也必定是個厲鬼，厲鬼作祟，甚麼事都做得出的。」

官差臉色已有些變了，忽然大喝道：「來人呀，開棺驗屍！」

× × ×

人來了。

兩個戴着紅纓帽的捕快，手裏早就準備着開棺的鐵鑿。

做這種事，他們像是很有經驗。

王風冷冷的站在旁邊看着，兩個人很快就將棺蓋啓開。

棺材裏薄薄鋪着層防潮的石灰，一個人靜靜的躺在裏面，咀裏啣着顆光澤奇異的珍珠，看來竟只不過像是睡着了。

官差道：「這人究竟是死是活？」

王風道：「你爲甚麼不自己摸摸看？」

人是死的，屍體已冰冷。

可是他臉色看起來的確不像是個死人。

這官差胆子並不小，不但深過他鼻息，還把過他的腕脈，忍不住皺起眉，喃喃道：「那裏有死人的臉像這樣子的？」

王風道：「有。」

官差道：「他死了多久？」

王風道：「七八天。」

官差道：「死了七八天的人，看起來怎麼會還像活的？」

王風道：「因爲他咀裏這顆珠子。」

官差眼睛發出了光。

他也聽說過世上有種辟毒辟邪的寶珠，能够保持屍身不腐。

他眼珠轉了轉，忽又冷笑道：「說不定這就是你們要運的贓物，用死人來運贓，已經不是甚麼新鮮的花樣。」

王風道：「你是不是想帶回去查查？」

官差扳着臉，道：「這是公事，當然得公事公辦。」

王風冷冷道：「只可惜死人厲鬼是不分甚麼公事私事的，他若要對你怎麼樣，我可不負責。」

官差遲疑着，眼睛裏交熾着貪婪和恐懼。

他終於還是伸出了手。

王風還是冷冷的站在旁邊看着，連一點阻攔的意思都沒有。可是官差的手剛伸進棺材，就發出了一聲聲慘呼。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文山潛入花易之住宅，曉以民族大義，勸花易之回頭是岸，將功折罪，避免將來死無葬身之地，花易之終於大澈大悟，答允衷誠合作，事後，白文山又往見王倫，予以利誘，兼施恫嚇，待王倫點頭答允合作後，白文山又施展定時封穴手法，在王倫身上點了穴道，然後告訴王倫，要他設法向敵偽派駐上海的特工頭子莫鈞聯絡，設法供應機槍和手榴彈。王倫立往見莫鈞，將白文山所要的武器和所付出的代價說出，莫鈞立即應允。在一處地牢內，莫鈞正在刑審一個被吊半空的國府特工人員——

臨刑知勇士 遇難見英雄

那年輕人忽然朝着莫鈞怒叱一聲：「姓莫的，我死作厲鬼也不會放過你！」

莫鈞彈掉香烟頭上的烟灰，淡淡地一笑道：「我這個人，從來不相信甚麼鬼神之說，退一步說，即使你眞能變成厲鬼，又有甚麼用，活着時你都奈何不了我，難道一變成厲鬼就能神氣起來嗎！」他，淺淺地喝了一口咖啡，又娓娓地說道：「車浩然，還是聽我的勸導吧！咱們都是中國人……」

那被稱為車浩然的年輕人截口怒叱聲：「莫鈞，你數典亡祖，認賊作父，甘心為虎作倀，作日本軍閥的走狗，中國人中，沒有你這樣的賤胚！」

莫鈞的修養可眞到了家，對于車浩然的疾言厲色，不但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爽朗地一笑道：「車老弟，你的火氣可眞大啊！」

接着，又淡淡地一笑道：「車老弟，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我知道，你們那位甚麼特派員朱天佑，正在京滬杭一帶活動，你是才由南京來的，又是朱天佑身邊的得力助手之一，一定知道朱天佑的行踪……」

「不錯，這個你倒是問對人了。」

「只要你將朱天佑的行踪告訴我，我以人格担保，立即以貴賓之禮相待。」

「人格？」車浩然冷笑着：「你還能算一個人！」

「當然算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呸。」

「車老弟，別那麼死心眼，我並不是你心目中的甚麼走狗，我効忠的對像是汪主席，汪主席是中國人……」

車浩然截口冷笑道：「如此說來，方才我罵你是日本軍閥的走狗是太過抬舉你的了。」

莫鈞笑問道：「如果不抬舉，又該怎麼罵法？」

車浩然切齒接道：「你，只能算是日本軍閥的走狗身上的狗爪子！」

莫鈞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烟，笑道：「可是，目前你却是狗爪子控制下一條小毛虫。」

畧畧停了一下，又含笑說道：「車老弟，咱們不用閑磕牙了，還是說正經的吧……」

車浩然答得很乾脆：「別作夢！」

莫鈞向一旁的大胖子呶了呶咀，道：「老屠，車先生這樣吊着太吃力了，放他下來，換個舒服點的地方，讓他躺一躺吧！」

「是……」

那個叫老屠的大胖子，自然懂得他主人的心意。

因此，當車浩然被放下來時，也的確是躺下了，但却是躺在老虎櫈上，不過，却只是作了一個施刑的姿態，並未眞正加以施為。

過度的摧殘，使得車浩然實在太疲倦了。所以，儘管他是躺在令人聞名喪胆的老虎櫈上，但由于尚未施刑，因而一經躺下之後，立即闔目沉沉睡去。

莫鈞一揮手：「老屠，請車先生醒醒。」

那大胖子恭應一聲，取過一瓶可能是碘酒的紫色液體，向車浩然的身上潑了下去。

對遍身傷痕的車浩然來說，這算是一項別開生面的酷刑。

業已倦極入睡的車浩然，立即慘呼一聲醒了過來，痛得他整個身軀都在劇烈地顫抖着。

但他也僅僅是沉睡狀態中被驀然痛醒而慘叫了一聲，之後，立即緊咬鋼牙，强忍着沒再出聲。

莫鈞却得意地一笑，說道：「車老弟，你身上的傷痕太多了，必須消消毒，否則會發炎的。……」

車浩然冷笑道：「姓莫的，有甚麼手段，你儘管使出來吧！我不會告訴你甚麼，也沒有打算能活着出去。」

莫鈞笑了笑道：「車老弟，你沒打算活着回去是你的事，我却捨不得讓你死哩！」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有一個叫白文山的人，你該認識吧？」

「認識又怎樣？」

「不怎樣，但我得告訴你，白文山也已落到我的手中。」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但我不能不告訴你老弟，白文山已招供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秘密。」

車浩然冷哼一聲道：「莫鈞，你這個謊撒得太不夠高明了，姑不論憑白文山的身手，你抓不住他，即使給你抓住了，也不可能由他的口中，搾出甚麼秘密來。」

「但事實上，白文山熬刑的功夫，趕不上你，他已招出了所知的一切。」

「你應該知道的他已不是我方的工作人員。即使萬一被捕了，也不會有甚麼秘密洩漏出來。」

「但他仍在替重慶賣命，而且，也經常和朱天佑有聯絡，車老弟，你想想看，像白文山這樣的人，他都招供了，你又何必硬挺呢！」

車浩然忽然咧咀一笑，說道：「莫鈞，看在你這一番撒謊的苦心上，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有關我此行任務的秘密。」

莫鈞笑了笑道：「車老弟，如果你能早點如此識趣，就可以免掉那些皮肉之苦啦！」

「我認為，現在說出來也不遲。」

「是的，不算遲，不算遲……老弟，快說啊！」

車浩然一挫鋼牙，厲聲叱道：「姓莫的，老子此行任務，就是奉命來屠你們這班狗雜種的。」

他說得又急又快，就像是放連珠炮似的。話才說完，「唰」地一聲，已挨了那大胖子的狠狠一鞭。

但當事人的車浩然，除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之外，竟然哼都不曾哼一聲。

「老子不相信你是銅澆鐵鑄的！」大胖子怒叱着，又待揚鞭抽下。

「漫着！」莫鈞揚手止住大胖子的長鞭，淡然一笑道：「老屠，再用這些家常便飯，豈

不意慢了我們這位特別貴賓。」

「是是……」大胖子滿臉諂笑：「那麼，主任之意思是——？」

「先拔下他兩片指甲。」莫鈞說得很輕鬆，就像是跟人家閑話家常一樣。

「好的。」

大胖子恭應着，連忙取過一把特製的鉗子，熟練而快速地，將車浩然右手食中二指的指甲拔了下來。

車浩然不愧是一條鐵錚漢子，在此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摧殘之下，仍然緊咬鋼牙，沒有哼一聲。

可是，那種椎心刺骨的痛楚，卻使得他全身顫抖，額頭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莫鈞卻像是欣賞夜總會中甚麼精彩節目似的，一面撫摩着他自己的仁丹鬍子，一面微笑說道：「這兒，不論是大宴小酌，都是絕對包君滿意，車老弟，現在這一道大菜，還不能算這兒的拿手傑作，你要是覺得不滿意，我馬上可以換一道更够刺激的大菜來。」

車浩然沒吭氣，只是將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

「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哩！」莫鈞皮笑肉不笑地接道：「車老弟，我看你還是招了吧！」

車浩然忽然厲聲叱道：「姓莫的狗雜種！老子就只有一條命，淸燉紅燒，悉聽尊便！要想我說出甚麼來，你別夢想！」

莫鈞笑了笑：「車老弟，要你的命對我沒好處，我要的是消息……」

地下室門口傳來一個恭敬的語聲道：「報告主任，王探長求見。」

「噢！還有誰？」他顯得漫不經心地反問着，抬手瞧了一下手表，正好是正午十二點。

「還有一位好像是日本人。」

「他們兩位倒眞守時。」

「……」

「帶他們去隔壁密室，我馬上就來。」

「是……」

莫鈞微一沉思，向那大胖子招招手道：「老屠，你過來……」

兩人附耳交談了一陣之後，那大胖子連連點首道：「你放心，我一定伺候得好好的。」

× ×

五分鐘後，莫鈞緩步入隔壁的密室中。

那個房間雖然也是地下室，但與一壁之隔的刑房一比，卻有天堂地獄之分。

王倫首先由一張高級沙發中站了起來，含笑說道：「來，我來替二位介紹。」

「不用，大家心照不宣。」作日本紳士打扮的白文山端坐沙發上沒有動，他的嗓音也似乎有點兒沙啞。

莫鈞在白文山的對面坐下之後，淡淡地一笑道：「白先生說得對，不必多此一舉了。」

白文山開門見山地道：「莫先生，咱們的時間都很寶貴，我想不多說甚麼客套話了。」

「是是……白先生眞是快人快語。」

「那麼，我托王探長所拜煩的事情，莫先生是否還有甚麼意見呢？」

「白先生交辦的事，我還能有甚麼意見哩！一句話，如期交貨。」

「是否會有意外發生的困難？」

「我有絕對把握。」

「那麼人的問題怎麼說？」

「人？」莫鈞似乎有點茫然不解的神情。

「我說的是車浩然。」

「哦！那自然也是但憑白先生的吩咐。」

「我要先見見他。」

「沒問題……」

話聲中，那道將刑室隔開的牆壁，忽然快速地滑向一旁，而莫鈞所坐的那張沙發，也忽然向地底沉落，一閃而沒，地面又立即恢復原狀。

對這意外的變化，白文山倒是經之泰然，但王倫可沉不住氣了，他的一張臉，一下子變成煞白，疾聲問道：「莫兄，你這是開甚麼玩笑啊……」

其實，他心中早已明白，莫鈞此舉，絕不是開玩笑，但人都有這個毛病，常常會在一種下意識的衝動下，說出些等于是廢話的話來。

莫鈞早已由暗道中溜走了，自然不會回答他的問話。

但事實上也毋須回答，因爲，由于那道活動牆壁的滑退，刑房中的一切，已完全呈現在他們眼前，這已算是以事實來回答了。

不過，此刻的刑房中，除了那位遍體創傷，被綁在老虎櫈上的車浩然之外，已是寂無一人。

目前這間密室，對王倫來說，並不陌生。

由于他與莫鈞的私交不錯，同時，有時在工作上也得狼狽爲奸，所以這密室和刑房，他至少曾經來過五次以上。

但儘管他對這兒的一切，並不陌生，卻也並不知道這兒還有用電力操縱着的機關。

所以，他那句未經大腦思攷的話衝口而出之後，接着卻是目瞪口呆，有如泥塑木雕。

白文山的鎭靜功夫，的確令人敬佩。

儘管目前的變化，太過意外，也儘管他已看到了那位被摧殘得不成人形的車浩然，但他卻是對一切視若無睹地，扭頭向王倫笑道：「王兄沉着一點，精彩的好戲還在後頭哩！」

王倫禁不住苦笑道：「白先生，你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在乎就能解決問題嗎！」白文山也苦笑道：「別說是你叫他莫兄，就是叫他莫爺爺，莫祖宗，也沒法改變眼前的事實。……」

刑房牆壁上的一個小小圓孔中傳出莫鈞的笑聲道：「這眞是一針見血的話，白先生可說是深知我心……」

莫鈞說得很輕鬆，但王倫的額頭上卻冒出了豆大一粒的冷汗。

俗語說得好，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反過來說，奸臣一定怕死，也由于奸臣怕死，想多活幾年，並活得舒舒服服的，所以也一定貪財，目前的王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對莫鈞的爲人，素所深知。如非是受到白文山的挾持，他決不敢向莫鈞去「與虎謀皮」。

此刻，他最担心的變故，不幸而成了事實。……自己勞碌半生，好不容易最近幾天才撈上百萬美金，卻顯然已沒法去享受了……

試想：還有甚麼比這更值得他焦急的……這情形，又怎得不敎他遍身冷汗直冒了。

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烟，微笑道：「我不但深知你心，連你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我都看透了。」

莫鈞的語聲說道：「我非常榮幸……」

白文山向王倫淡淡地一笑，說道：「王兄請放寬心，我諒準這位莫大主任，不會要你我的命。」

「眞的？」

「我自信我的判斷不會錯。」

莫鈞的語聲接道：「白先生說對了，不過，我不要你們的命，是有條件的。」

白文山點頭道：「這個我知道，請說。」

「第一，我要你說出你們特派員朱天佑的行踪。」

「唔……第二呢？」

「第二，將你由花易之手中取得的那筆鉅欵交給我。」

「還有第三嗎？」

「沒有了。」莫鈞答得很乾脆。

白文山又燃上一枝香烟，淡淡地一笑道：「當我履行這兩個條件之後，再將我秘密處死，是嗎？」

莫鈞的語聲道：「不會，絕對不會，我可以對天發誓。」

白文山呵呵一笑道：「莫鈞，你不用發誓，我早已諒準你不會得到好死。」

莫鈞的語氣一沉，道：「白先生，你這是表示不肯接受我的條件？」

「這些，你早就應該想到的。」

「是的，我早該想到，也早已準備好了下一步的行動。」莫鈞的語聲陰陰地一笑道：「白先生，老虎櫈上的那一位，你還認識嗎？」

「我想，那應該是車浩然同志。」

「對了，車浩然旁邊，還有兩張老虎櫈，看到了嗎？」

「看到了，我也猜想得到，那是特別爲我安排的。」

「不錯，如果你不乖的話，車浩然就是你的榜樣。」

「我可不是這麼想法。」白文山扭頭向呆坐一旁，垂頭喪氣的王倫笑道：「王兄放開豁一點，我敢保證，只要我白文山活着，你也絕對死不了！」

莫鈞的語氣冷笑道：「那可不一定，除非你能接受我的條件……」

「我再說一遍，你那兩個條件，我決不攷慮。」

「也好，聽說你武功機智，冠絕一時，神出鬼沒，來去無踪，今天，我倒要看你如何逃出我這個地下室去。」

白文山笑道：「我用不着逃，到時候，你會乖乖地恭送我出去……」

「作夢！」

「咱們走着瞧吧！」白文山取過一粒巧克力糖投入口中，向王倫笑道：「王兄，嚐嚐看，這是眞正的舶來品，莫辜負了這兒主人的一番盛意。」

王倫苦笑了一下，才揚聲說道：「莫兄，你可不能連我也坑在這兒。」

「當然！當然！」莫鈞的語聲笑道：「以你我的交情，王兄應該信得過我。」

「可是，事實上，你是連我，也坑在這兒了。」

「如果事實的發展，不幸而如你王兄所說的，你也不用担心，我會向上級呈報，說你因功殉職，這就是說，擒獲白文山的功勞，也有你王兄一份，至于嫂夫人和侄公子等我也一定妥爲照料。」

他，娓娓而談，就像是閑話家常，但聽在王倫耳中，却是一字字有如鋼刀，刺在心靈上，禁不住臉色煞白，冷汗直冒。

白文山却是爽朗地一笑，說道：「莫大主任，你這份對朋友的情意，眞算得上是義薄雲天啦！」

「那裏，那裏，白先生過獎啦！」莫鈞的話鋒又轉向王倫：「王兄，爲了你我雙方的利益，你也該好好的勸導白先生一番才對呀！」

王倫苦笑道：「莫兄，你的威脅都不發生作用，光憑我的勸導有甚麼用哩！」

「不錯，唔……」莫鈞的語聲陰笑道：「白先生，我再說一遍，希望你能善加抉擇。」

白文山淡淡地一笑道：「我白文山決定的事，任何人，任何情況，都不能改變它！」

「我不信！」莫鈞的語聲冷笑道：「對了，白先生既然進入了我這地下室，理當由我畧盡地主之誼，先行欵待一番才對。」

一頓話鋒，沉聲喝道：「來人！先將白先生請到刑房中來！」

「是……」

隨着這一聲暴喏，暗門啓處，四個手持衝鋒槍的短裝漢子，疾步衝出，立即將白文山和王倫二人包圍了起來。

接着，是那姓屠的大胖子緩步而出，目注白文山冷笑道：「白先生，請你舉起手來。」

「爲甚麼？」白文山顯得非常鎭靜地問。

「因爲，誰都知道，你身上的玩藝兒太多，所以，我們必須先行搜查一番。……」

「既然知道我的厲害，即使我舉起手來，我也諒準你不敢接近我！」

這一說，可將那大胖子說傻眼了。

他遲疑了一下，却是欲語還休。

「來吧！」白文山已將雙手高高舉起。

大胖子臉上的肥肉抖動了一下，向前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

白文山笑道：「朋友，已經有四挺衝鋒槍在瞄準着我，你還怕甚麼呢？」

白文山越是說得輕鬆，那大胖子越是舉步維艱地，不敢近前了。

那小圓孔中傳出莫鈞的語聲道：「飯桶！這有甚麼可怕的！」

白文山立即接道：「莫大主任，別自己躲在龜殼中吹大氣，有種，你就自己來！」

莫鈞的語聲笑道：「有道理，既然是由我請客，理當由我親自恭請才能表示誠意了。」

說完，果然緩步而出，但他的背後，又跟出兩個手持衝鋒槍的漢子。

「我倒要看看你，還能變出甚麼花樣來！」他邊走邊說，並向那大胖子喝道：「老屠，跟我來！」

「是……」他的頂頭上司已經親自出馬了，大胖子即使心中有着十二萬分的懼意，也不得不硬着頭皮跟上去。

就這當口，秘室外忽然傳來一聲勁喝：「報告主任，桂子小姐到！」

莫鈞微微一怔，蹙眉說道：「請她等一等，我馬上就來。」

「不必，我已經來了……」

隨着這嬌甜語聲，打扮得珠光寶氣的田中桂子，已緩步而入。後面跟着一位西裝筆挺，蓄着仁丹鬍子，並戴着一副墨鏡的中年紳士。

莫鈞立即堆上滿臉諂笑道：「桂子小姐芳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敎？」

「小事情，我是爲了白先生的事而來。」

「哦！桂子小姐的消息可眞靈通。」

「……」田中桂子苦笑了一下。

「桂子小姐是否要提人？」

「不！我想向你討個人情……」

「桂子小姐太客氣了，有甚麼話，請儘管吩咐。」莫鈞似乎有點受寵若驚。

本來嘛！對僞政府的大小官兒來說，每一個日本人都是他們的太上皇，此刻，以田中桂子的顯赫身份，居然親口向他說，要向他討個人情，這還不值得他全身輕飄飄地，受寵若驚嗎！

田中桂子笑了笑道：「以前，我曾經欠下白先生一個人情，所以，今天我希望莫主任能給我一個面子，使我能償還這一筆人情債。」

「桂子小姐請坐下談。」老奸巨猾的莫鈞，對方我的要求既不立即追問，也不置可否，並將目光移向那中年紳士道：「這位是？」

「我的保鏢。」

「哦！二位請坐！」

「謝了！我們不要坐，莫主任，你還沒回答我的話哩！」

「是是……」莫鈞含笑接道：「我想先知道桂子小姐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簡單，請莫主任莫難爲白先生，並接受白先生的要求。」

「這個……」莫鈞不由地面有難色。

「是我的面子不够？」

「不不……桂子小姐，妳攷慮到這事情的嚴重後果嗎？」

「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莫鈞苦笑道：「桂子小姐，妳可以這麼要求，但我只有一顆腦袋。」

田中桂子俏臉一沉，道：「如果我命令你呢？」

莫鈞始終是喜怒不形于色，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含笑答道：「小姐，這種命令，我有理由不接受。」

田中桂子冷笑一聲，道：「莫鈞，你胆子不小！」

莫鈞含笑點首道：「咱們彼此彼此。」

田中桂子不再理會莫鈞的嬉皮笑臉，扭頭向那六個持衝鋒槍的漢子喝道：「我命令你們放下武器！」

那六個漢子端槍瞄準如故，却將目光投向莫鈞。

莫鈞笑了笑道：「桂子小姐，妳只能命令我，不能直接指揮他們的。」

「是嗎！你不接受我的命令會後悔的！」

「桂子小姐，你是不是故意作此要求，以攷驗我的忠貞。」

「我沒這份閑情……」田中桂子漫應着，目光投向一旁的保鏢。

只見那保鏢右手一揚，六點黑影分向射出，痛呼連連聲中，六個短裝漢子手中的衝鋒槍，同時掉落地面。

而且，就在這變起倉猝，情況混亂的刹那之間，莫鈞也受到了那保鏢的控制，並冷笑一聲：「這叫作敬酒不喝喝罰酒。」

令人怪異的是：由嗓音判斷，這位保鏢顯然就是白文山。

也幾乎在此同時，那本來高舉着雙手的白文山，已放下手來，沉聲喝道：「通通站好，不許動！」

這情形，使得一旁的王倫，睜着滿含詫訝神色的雙目，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苦笑道：「你們二位中，究竟那一位才是白文山？」

那保鏢含笑接道：「就是區區在下。」

王倫哦了一聲，又向原先的白文山問道：「那麼，你該是辛子雲辛老弟了？」

「不錯。」

「怪不得你的嗓音有點沙啞，也怪不得你方才那麼鎭靜……」

有着這一段對話，在白文山控制下的莫鈞，當然也完全明白過來了。

莫鈞這個人，城府是够深的，身處目前這險境中，他除了劇變發生的刹那之間，臉色一度大變之外，此刻居然已恢復常態，並含笑說道：「原來是你們二位，今天，我這個觔斗，栽得不算冤。」

白文山笑道：「你倒是够鎭定的。」

莫鈞也笑道：「這道理很簡單，因爲，我斷定你不會殺我。嗨！白老弟，將尊臂放鬆一下，好嗎？」

由于白文山的右臂，仍然環扣住他的頸項，所以他才不得不有此一說。

白文山淡然接道：「可以，叫你的手下通通退出，沒聽到傳喚不許進來，也不許走漏消息！」

「是是……」莫鈞立即依照白文山的話，照樣下達命令。

「慢着！」白文山沉聲接道：「這些人暫時不能離開地下室，這密室門外還有一個小房間，就暫時委屈他們一下吧！」

莫鈞倒是表現得很合作，立即喝道：「照白先生的吩咐！快！」

那六個短裝漢子和大胖子立即魚貫地進入那個小房間。

白文山沉聲說道：「辛老弟，麻煩你暫時借用他們的衝鋒槍守在門口，一面監視着那七位，同時也不許任何人進入甬道中來。」

「得令……」

辛子雲含笑答應着，俯身拾起一枝衝鋒槍，走向門外。

不料就在這片刻的混亂情況中，田中桂子也飛快地拾起一挺衝鋒槍來。

但她的腰肢兒還不曾直起來，又立即如遇蛇蠍似地，嬌呼一聲，將槍枝丢了下去。

白文山淡淡地一笑道：「桂子，妳這就不够乖啦！」

也不知是被白文山的暗器擊得疼痛難耐，還是由於這兩天來的積憤難以宣洩，此刻的田中桂子，居然美目中淚光瑩瑩，泫然欲泣。

白文山雖有憐香惜玉之心，但此時此地，對這個可愛的敵人，却也愛莫能助，只好向王倫笑道：「王兄請替我伺候着桂子小姐，現在，我必須和大主任好好地談談公事了。」

「好的。」王倫恭應着，向田中桂子尷尬地一笑道：「桂子小姐，將心胸放開豁一點，來，請這邊坐……」

白文山將莫鈞身上的手槍繳下，然後才放開扣住他頸項的手臂，含笑說道：「莫大主任，咱們也坐下來談吧！」

莫鈞活動了一下被扣得發酸的頸項，向白文山翹起大拇指苦笑道：「見面更勝聞名，白先生，現在，我算是眞的服了你了。」

「恐怕不見得吧！」

「不！我是絕對言出由衷。」

「是嗎！那麼，我託王倫兄所拜煩的事情，怎麼說？」

「如期交貨。」

「不再反悔？」

「絕對不再反悔。」

「也不再玩花槍？」

「白先生，我還敢嗎！」

「也許你現在說的是眞話，不過，我還是相信我自己的辦法。」白文山含笑問道：「莫主任，我是你們平常口中的重慶份子，我個人特別研創出一道叫『重慶大餐』的大菜，王倫兄已經品嚐過了，據說還相當滿意，我想，王倫兄一定已經在你面前誇耀過了吧？」

他的話沒有說完，莫鈞的臉色已成一片蒼白。

白文山淡淡地一笑道：「莫主任，是否還沒聽清楚？」

「不不……我已經聽清楚了。」

「那麼，請回答我的問話。」

「白先生說的，就是那定時封穴的手法？」莫鈞的語聲有點顫抖。

「是的。定時封穴已經是老掉了牙的土名兒了，土裏土氣的，自然上不了台盤，所以我才替它取一個時髦一點的名字，暫時叫作『重慶大餐』。莫主任，這一道大菜的特徵，想必王倫兄也已經告訴過你了？」

「是的，已經說過……」

「那就免得我再多費一番唇舌啦！」

莫鈞禁不住臉色一變，道：「白先生……你準備……也……也給我……」

他語聲顫抖，結結巴巴地，半天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白文山却淡笑着接道：「是的，在禮貌上我也該請莫主任品嚐一下我的拿手傑作，而且，由於莫主任的官位比王倫兄大，所以，招待也得特別隆重一點，王倫兄只享受過兩分鐘，莫主任就應該加倍，才能表示出我這個東道主的一番誠意。」

他這裏如閑話家常地娓娓而談，但聽話的莫鈞，却是臉色一片蒼白，額頭上，汗涔涔，雙目中也充滿着太多的驚懼神色。

半晌，他才訥訥地說道：「白先生，我，……我已經答應全部遵辦了，請你不要施……施展那種手法吧！」

白文山漫應道：「方才的殷鑑不遠，我不能不特別愼重一點。……」

話落，揚指在對方胸前接連點了幾下，道：「五分鐘之後，莫主任就可以享受到我那『重慶大餐』的滋味了。」

片刻之前，還是神氣活現，不可一世的莫鈞，突然像虛脫似地，軟癱在沙發上。

一旁的王倫，禁不住苦笑道：「莫兄，別那麼緊張，其實，現在，你還是好好的，即使發作時很不好受，那也不過只是四分鐘的時間呀！」

莫鈞苦笑了一下，勉強振作起來，燃上一枝香烟，道：「是的，即使是刀山油鍋，也不過才四分鐘，我一定要咬牙撑過。……」

田中桂子却向白文山注目問道：「白先生，你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個大烟圈，道：「你就暫時當它是狗皮膏藥吧！」

田中桂子接道：「我已經冷靜地攷慮過很多次了，上海地區，沒有值得你冒險破壞的大目標，就以江灣彈藥庫來說吧！也值不得你這麼大張旗鼓，何況，江灣彈藥庫警戒重重，事實上，你們也沒法近邊。」

白文山的回答，仍然是那麼不着邊際：「桂子，這是妳的想法呀！」

「能將你的想法告訴我嗎？」

「不可以，玄機不能預洩。」

「我連自由都失掉了，你還怕我會走漏消息？」

「這叫作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呀！」

「……」田中桂子幽幽地嘆了一聲。

「別那麼唉聲嘆氣的，我已經多番向妳保證過，總在十天之內，恢復妳的自由。」

「如果在這十天之內，咱們皇軍受了嚴重的損失，我出去之後還是死。」

「那就別回去啦……」

「不要回去？」她的俏臉上，滿是訝異神色。

「是的，只要妳肯將妳所知道的秘密說出來，我保證，我們政府會特別保護妳，而妳我之間，也可以成爲一對眞正的情侶……」

一旁的王倫拍掌笑道：「是啊！也可以替地下工作人員添一段佳話。」

田中桂子苦笑着一嘆道：「二位想得太天眞了。」

「我想。」白文山正容接道：「只要妳自己肯下決心，實行起來，不會有困難，而且，妳也必然明白，日本軍閥，已經是日薄西山，橫行不了多久的了，那麼，何不乘早抽身！」

「不錯，我比誰都明白，但問題是我不忍心使我的父母受累。」

「啊！這麼來，我就不便强人所難了。」

「所以。」田中桂子凄涼地一笑道：「我只希望你莫忘記你自己的諾言。」

「妳說的是——？」

「當我死後，去我墳前，祭奠一下我這個異國孤墳……」她的語聲已有點哽咽。

一向玩世不恭的白文山，也感染上了這一份濃重的凄涼氣氛。

人，畢竟是感情動物。

儘管他（她）們生長在兩國敵對的國度裏，工作上又是針鋒相對，互不稍讓，但以往，却是曾經特別要好過，即使是現在也不例外。

但殘酷的現實，却逼得他們不但不得不互

名著預告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仁心書生」 曹若冰・著

書生，給人的印象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鷄之力；但，反過來，若是棄文從武，往往可憑藉本身聰慧，成就高人一等，創幹下一番驚天動地，震動武林的功業。

新派俠艷奇情中篇「霸劍艷姬」 憶文・著

這是青年名小說家憶文首次爲本刊撰寫之傑作，他爲本刊基本作者中又添一員生力軍，令本刊內容更增一分新光彩！請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虎胆」 東方英・著

本故事發生在元世祖殺宋丞相文天祥後五年。宋丞相文天祥的被殺，更激發了被迫害的民族意識和百折不撓的抗暴義舉。文天華京陵世家子，自幼得有宋一代大俠辣手如來傳授絕世神功，暗中從事反抗異族統治，驅逐韃虜的復國運動，本篇故事便是寫他如何從「黑獄」中，搶救一位大宋遺老的轟烈事跡……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一棒喝武林」 秦紅・著

「棒喝武林」，顧名思義，可想像到；一棍在手，風雲變色，加以秦紅先生以生花妙筆，動人情節，冶言情、偵探於一爐，誠不可多睹之武俠巨著！

相勾心鬥角，也還得設法置對方於死地。

如果白文山的任務達成，而使得田中桂子回去之後，必須接受國法制裁，則田中桂子的死，等於是白文山所促成的。

所謂人非太上，孰能忘情，此情此景之下，白文山禁不住鼻端爲之一酸，一股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但他强行忍住了。只是連連點首道：「我會的……」

「還有。」田中桂子强行忍住心中的悲痛，語氣也比較平靜得多了：「我會事先寫下致我父母的遺書，只等戰事結束，請你跑一趟日本，連同我的骨灰送交我的父母，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也樂於替妳効力。」

「那我先謝了！同時也請你放心，我的遺書上，只說你是我未婚夫，別的不會提起。」

「……」白文山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沒接腔。

「我再度謝謝你！」田中桂子淒凉地一笑，抬手一指莫鈞，說道：「莫鈞已經發作了，你瞧！」

是的，莫鈞已開始享受「重慶大餐」了，在王倫的指點下，已蹲了下去。

白文山向那全身扭曲一團，五官擠在一起，一口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冷汗直冒的莫鈞，淡淡地一笑道：「莫主任，忍耐一點，我說過，只要你享受四分鐘，絕對不會食言。」

雖然只有四分鐘，但在莫鈞的感受上，却比四個世紀還要難挨。

當白文山替他施展解除手法後，他已汗透重衫，全身都像癱瘓似地躺了下去。

白文山向王倫笑了笑道：「王兄，勞駕你斟一杯白蘭地給他提提神。」

「是……」王倫恭應着，將莫鈞扶起。

莫鈞接過王倫遞給他的白蘭地，徐徐飲下之後，精神也逐漸振作起來。

王倫又替他燃上一枝香烟。一直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白文山才笑問道：「莫主任，這重慶大餐的滋味，不算太差吧？」

「太好了！太好了……」莫鈞苦笑着。

「那麼，閣下有什麼感想呢？」

「感想？……當然有。白先生曾經看過三國演義嗎？」

「看過。」

「三國演義上，諸葛亮率軍南征，深入不毛之地，將南蠻王孟獲七擒七縱之後……」

白文山截口笑問道：「這是說，你也要我七擒七縱才行……」

莫鈞連忙搖手苦笑道：「不不……一次就足以鏤骨銘心啦！」

「那你突然提起諸葛武侯這個南征的故事，是——？」

「我是想借用當時孟獲向諸葛武侯所說的兩句話，來表達我的感想……」

王倫也代他接了下去，道：「『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是嗎？」

莫鈞連連點首道：「正是，正是。」

白文山神色一整，道：「諸葛武侯一代人傑，也是一代完人，我絕對不敢以他自況，但却希望你這兩句話，是言出由衷。……」

「絕對是由衷之言。」

「那就好，那麼，我所拜煩的事情呢？」

「我馬上進行，如期交貨。」

「好！我再重複一遍，只要我這一次行動能夠順利成功，也就有莫兄與王兄二位的功勞，當抗戰勝利後，二位不但不會有罪，反而是有功的地下工作人員，即使我個人不幸而在這次行動中犧牲了，我也會在事先將一切經過寫明，密呈層峯，所以，我的保證是絕對有效的，現在二位還有什麼疑問嗎？」

「沒有了。」莫鈞、王倫，同聲恭應着。

白文山沉聲說道：「記着，參與這一機密的人，越少越好，外邊小房間內的那七位，如果莫兄覺得其中有不可靠的份子，最好是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加以處決。」

莫鈞連連點首道：「我懂得。」

白文山緩步走向車浩然身邊，苦笑了一下道：「車兄，這次可眞難爲你了。」

車浩然咧咀一笑道：「這點苦刑，算不了什麼，我能夠活着見到你，就一切都足以補償啦！」

白文山扭頭向莫鈞說道：「莫兄，請將車同志身上的刑具打開。」

「是是……」

莫鈞一面恭應着，立即親自替車浩然解除所有刑具，並扶着他在旁邊的沙發上坐下，一面尷尬地笑道：「車先生，以往的……一切，還得請多多包涵。」

車浩然很自然地一笑道：「算了，以往，咱們是各爲其主，我原諒你……」

「多謝車先生，多謝車先生……」

白文山向車浩然笑問道：「車兄行動方面，沒什麼妨碍吧？」

「是的，都是一些皮肉之傷，那算不了什麼。」

「不過，目前你這個樣子，連再好的化裝術，也沒法掩飾，我的意思，最好是暫時在這兒調養幾天……」

一旁的莫鈞插口諂笑道：「白先生說得對，車先生最好是等身體復元以後再走，才比較安全，同時，住在這兒，也可以讓我能對車先生略盡補償之意。」

「過去的事，不用再談。」車浩然抬手止住莫鈞的話，但他手臂一抬之間，却牽動了身上的傷痕，而不由地咧了咧咀唇，然後向白文山苦笑一下，道：「一切但憑白兄安排。」

「那麼，就這麼說法。」白文山目注莫鈞，沉聲說道：「莫兄，這千斤重担，我托付給你了！」

莫鈞也正容說道：「白先生請放寬心，只要我莫鈞能活着，車先生就不會有危險。」

「那我先謝了……」

「白兄。」車浩然接道：「我必須立即跟你單獨談談。」

「好！」白文山向莫鈞、王倫等人歉笑道：「很抱歉，暫時請諸位退到門口去……」

這地下室相當寬敞，王倫、莫鈞、田中桂子等人退到門口，距離就已在一丈以上，只要談話的人小聲一點，就不虞洩漏秘密。

但事實上白文山與車浩然的密談，幾乎是互相咬着耳朶說的，也足見他們態度的嚴謹。

他們兩位約莫密談了兩分鐘，白文山才連連點首道：「我記下了。……」

然後，與莫鈞交換了一下意見，決定將辛子雲留在這兒作爲莫鈞的臂助，白文山才偕同田中桂子二人，先行離去。

× × ×

由南京路——大馬路向南，第四條馬路就是俗語所稱的四馬路。

四馬路是上海灘上有名的風化區之一。即使是大白天，四馬路兩旁的小巷中，也有不少濃粧艷抹的所謂野鷄當街拉客。當然，這是一般低收入者光顧的場所，有錢的大爺們，是不屑一顧的。

也由於這是一個低級風化區，因而這兒的環境也相當複雜。其組成份子，算得上是三敎九流，無所不包。

這情形，戰前如此，目前淪爲日本人的天下，也並無多大改變，將來也不可能有什麼改變。

因爲，食、色，是人們的天性，只要是人口衆多的地方，娼妓問題是永遠存在着的。

午後七點。

白文山化裝成一個滿臉烟容的中年人，以尋芳客的姿態，鑽入四馬路旁的一條小巷中。

「先生，我今天還沒開張……」一個最多只有十五六歲的稚妓，一把將白文山抱住，堆着職業性的笑臉說。由不太明亮的街燈下看來，這個稚妓的臉蛋兒，倒也頗爲清秀。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隨手將一叠儲備票塞入那稚妓手中，道：「够了嗎？」

「太多了……」

「多的送給妳買件新衣。」

「先生，你太好了……」

那稚妓像接到了一位財神似地，三步併作兩步的，將白文山引進一間簡陋的小房間內，立即開始寬衣解帶起來。

白文山連忙制止她道：「不……不要脫衣服。」

「你，你是嫌我不漂亮？」雖然室內的燈光是那麼黯淡，却難以掩飾她臉上失望神色。

「不！妳長得很漂亮。」

「那你爲什麼不要玩？」

「我只想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是什麼人？」

「阿狗。」

「我知道，我馬上去替你叫，只是，這些錢，」她拍了拍自己的錢包。

「錢還是給妳。」

「謝謝你！謝謝你……」

× × ×

五分鐘後，阿狗給我找來了，那是一個標準上海白相人姿態的中年人。一進門，劈頭就以上海話問道：「儂找阿拉幹啥？」

白文山先將稚妓支走，才笑了笑道：「我要找一個沒有開過彩姑娘……」

「有，但價錢很高。」

「價錢高，我不在乎，但必須符合我的條件。」

「請說？」

「第一、必須是鄉下來的，第二、年齡不能超過十八歲。」

阿狗微微一怔，注目答道：「有，你知道行情嗎？」

「我知道，那是以美金計價的。……」

「唔……還有呢？」

「通常是美金二百元。」

「老兄倒很內行。」阿狗笑問道：「請問，是誰介紹你來的？」

「是一位姓車的老朋友。」

阿狗的臉色，忽然爲之一變：「我還沒請敎尊姓台甫？」

「敝姓白，草字文山。」

「啊！我是十三號，請指敎？」

白文山神色一整道：「我要見特派員。」

「很抱歉！現在不可以。」

「爲什麼？」

「因爲，我雖然聽過你的名字，却不會見過你，也不會得到上級的通知。」

「可是，方才我說的暗語不會假。」

「不錯，但問題也就是出在這一點上，因爲，車浩然同志正陷身七十六號中。」

十三號的懷疑是有理由的。因爲，七十六號是有名的人間地獄，任憑你是鐵打的金剛，在連續不斷的嚴刑訊問之下，也難免會洩漏工作上的秘密。

那麼，站在十三號的立場上，他就不得不特別慎重一點了。

（未完）

人物傳奇

文豪俠胆

一明

畢秋凡，清乾隆年間人，爲湖廣總督，早年通經史，重文學，而精於金石，晚年之後，嗜古人書畫，苟當意，千金不吝——有胡書城者，販書畫爲業，惟鑒別眞僞欠善，花資多，收益少，日久窮困，落魄吳門，一日偶于玄妙觀散悶，見古董攤中有仇十洲所繪「漢宮春曉圖」，（十洲乃明代名畫家，人物、花鳥、山水、鳥獸、樓觀、旗輦，以至士女，筆工神采生動，秀麗鮮雅，遊目所得，展圖反覆審視，僅圖邊稍有破損，而卷軼尚全，再察眞蹟與否，測之爲實，議價後實需七百金，既賞其畫，遂典衣物湊足購入，幸而裱畫舖老翁，素與胡氏友善，持向評值，經翁監視甄別，認非贋鼎（非仿造），着胡氏重加裝治，飾以「錦邊瑤籤」（裱畫時邊沿貼綾，錦籤以飾之），貯在檀匣中，璀璨可觀，翁曰：「畫固佳，安得有主乎？」胡曰：「吾與畢秋凡公，素有人緣，擬向其吹噓招徠，幸如邀得青睞，則予半生衣食，暫免無歸。」翁聞之，慫恿其行，遂貸資斧，搭舟至鎮洋（江蘇太倉縣）。持刺往謁，（古書姓名于柬曰刺）。閽者見其衣履垢敝，不使進，無何，投宿逆旅，窮思力索，計從心生，乃日持圖伺於公門，冀得一遇，一日，畢公乘肩輿將出，胡氏亟趨其前。自爲報見，畢見之曰：「何時來此？」曰：「三日矣！」遂囑役帶上客廳，俟其返署再見，有頃畢公歸，出衣履使易之，欵洽甚殷，胡自謂途中遇盜，資裘蕩然，故襤衣如丐，公曰：「君未必有異妙，有無遭刦？」曰：「僅存此卷，以死衞之。」遂展圖呈公清覽，公審視之再曰：「畫乃眞筆，其價若干？」胡曰：「索金二千。」公嫌太昂曰：「家兄處陝西節署，辦萬壽貢（君主壽日曰萬壽，祝頌時以物獻之），爲恐道遙時促，吾當使快馬送陝，畫金徐徐償爾，如何？」胡喜而諾之，越旬日，公挪取千二金償胡，胡照收未敢多言，公曰：「此數如以爲不足，吾有無用書畫藏在小閣中，如爾需之，任爾自選幾十幅。」言時，囑役導胡至閣上，見其卷軼堆地，胡逐一摘之，拾其佳者大小百幅，獻於公前，公見之曰：「如百幅與君足之乎？」曰：「足矣！足矣！」暗忖畢公冠蓋滿天下，所存書畫，盡是墨寶，今得沾毫末，以補其絀，則公之惠也。公爲助于胡氏，旋作東薦往海昌縣訪查小山君，蓋查君家富性豪，平日喜購書畫，徒擁其名，不大鑒賞眞僞，如獲置入，勿賤售，有吾函介，彼當能購之，胡遂帶畢公書禮，鞠躬回吳，專人持柬送查君，已則在吳重金裱畫。再而四出涉獵書畫，眞贋參半，裱裝精雅，扁舟逕向海昌訪查君，查君因接畢公手扎，一見胡氏獻上書畫，略略檢查二十餘件，稱善，再閱十卷，亦如之謂，乃謂胡曰：「君爲長者，且有畢公函薦，予可悉數購之。」胡大喜，令手下檢計價值，數爲二萬金，隨數付胡，胡攜之而歸，自是成爲暴富。

畢秋凡，清鎭洋人，名沅，字炎衡，秋凡則其號也，少讀書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乾隆登進士，歷撫陝西、河南、山東官職，後爲湖廣總督，及卒，贈太子太保，生前著作，讀資治通鑑，經訓書叢談等雜論甚多。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大爺以高價聘請虎刀段春殺死了巫五爺和他的保鏢鬼斧桑元後，又接獲萬通的報告，說是丁二爺與花十八勾結密謀對高大爺不利，翌日，高大爺派總管龍劍公冶長往制服花十八，把她帶往萬花樓看戲，這是高大爺六十大慶招待佳賓娛樂的地方，這時戲台上唱了兩闋戲後，司儀宣佈接演現身說法，佳賓們正感愕然，台上演戲的已出台，扮成丁二爺模樣，唸出來的台詞明顯地指出丁二爺與花十八勾結，丁二爺忿怒帶着谷慈離座，高大爺命胡三爺送客，丁二爺語意雙關地對胡三爺諷勸——

金蘭成死敵 怪客驚梟雄

丁二爺用的是一種變相激將法。

它的前半段，是針對高大爺而發。等於跟高大爺簽下一份口頭契約：這鬍子如果不是受了你的唆使，如果你不是他背後撐腰的人，等會我丁二若僥倖放平這鬍子，你就沒有理由再跟我丁二為難！

它的後半段，則是為了故意刺激胡三爺。

他的目的是希望這位以暴躁知名的胡三鬍子聽了這些話，會氣得火冒三丈，七竅生烟。

他雖然自知不是這個鬍子的對手，但這鬍子如想收拾他，事實上也沒有那麽容易。

俗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

他不想打如意算盤，他只想這鬍子在氣血上湧之餘，功力打個折扣，來個兩敗俱傷。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他如果受了傷，高大爺一定不會再下毒手，說不定反而會因此救他一命！

× × ×

另一邊，已經離開座位的穿心鏢谷慈，當丁二爺和胡三爺針鋒相對之際，這位受聘於丁二爺的殺手，一雙眼骨碌碌地不停轉動，一隻右手也不期而然地慢慢移向腰際那隻飽鼓鼓的革囊。

就在這位殺手的一隻右手將要觸及革囊的剎那，身後忽然有人和悅地道：「谷兄，這是他們七雄間的家務事，你我身為客卿，又何必跟在後面傷這種不必要的和氣？」

發話的人，是魔鞭左天斗。

魔鞭左天斗發話時，雖然面帶笑容，但一隻左手則已緊握在腰間的鞭柄上。

他人姓左，用的也是左手。

左手魔鞭！

他跟穿心鏢谷慈站立的地方，相隔約莫八尺左右這正是一根長鞭最易發揮威力的距離。

任何一名行家都不難一目了然，在這種有利的距離之下，穿心鏢谷慈若是不聽勸阻，只怕他的穿心鏢不及掏出，左天斗那根黑黝黝的長鞭，就要像毒蟒似的纏上他的頸子了！

穿心鏢谷慈扭頭瞟了魔鞭左天斗一眼，臉上的神色雖然不怎麽好看，一隻右手則已慢慢的又垂了下去。

× × ×

這一邊，丁二爺語音一落，高大爺和胡三爺果然雙雙中計。

高大爺面現怒容，沉聲冷冷地道：「你用不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實說：如果我高敬如想要你當場好看，你就是有十個丁二，也休想走出這座大廳一步！如今老三找你問罪，自有他的理由；老三不是一個輕易受人唆使的人，他也用不着別人為他撐腰。各人的事，各人料理，今天只要老三放過了你，你就不必担心這座大廳還有誰跟你過不去！」

胡三爺更是暴跳如雷，緊接着大吼道：「奶奶的！誰笑話我？你說！我胡三今天劈了你，就算是我胡三氣量不够，這至少也比你勾搭一個野女人，暗算自家兄弟的行徑要光明正大得多！」

丁二爺陰陰一哼道：「難得，難得，居然還知道自己的氣量不够！嘿嘿嘿嘿。這麽多年來，我總算第一次聽你說了句人話。」

這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辱敵之策，若是換了別人，自然不難在口舌上一下回敬過去。

但是，這位胡三爺天生不是那種人。

這位胡三爺除了在酒和女人方面還算有一手外，一旦發起火來，就只會拍枱子，擄衣袖，罵粗話。

火氣越大，話越粗野。

他被丁二爺這一損，直氣得渾身發抖，連粗話也罵不出來了。

丁二爺不放過機會，火上加油，又道：「光明正大？嘿嘿。什麽地方光明正大？我丁二一年來不到蜈蚣鎮兩次，剛才說話的那個女人，我根本就不認識。誰知道這女人不是你們買通了的？」

胡三爺額暴青筋，突然狂吼一聲：「我操你祖奶奶的！」

人隨聲起，一個箭步縱出，突然對準丁二爺面門一拳擂了過去。

胡三爺的身軀高大粗壯，比矮矮胖胖的丁二爺足足高出一頭有餘，這一拳以居高臨下之勢挾怒擂落，其威力自是不問可知。

不過，丁二爺顯然並未為胡三爺這種駭人的氣勢所唬倒。

因為這正是他等待着的一剎那，胡三爺這一拳來勢雖然威猛，但無疑早在他意料之中。

丁二爺一身功夫，都在兩條腿上。

他練的是北派正宗十八彈腿。

練彈腿的首要條件，必須下盤厚實穩重，他天生的矮胖身材，正好適合這種功夫。

別瞧他人長得又矮又胖，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好像十分吃力，但只要拉開架勢，踢出他那十八路彈腿，你就會對這位丁二爺另眼相看了！

不過，今天的丁二爺，却似乎並不打算施展他這一套看家的本領。

這一點並不奇怪。

因為他今天的對手是胡三爺。

胡三爺的一身武功他既然清清楚楚，同樣的理由，他這套玩藝兒，胡三爺自然也摸得透透澈澈。

胡三爺一拳攻過來，雖說是出於一時之衝動，但從對方塌腰進身的步法上，不難看出這鬍子顯然已經提防到他的彈腿招術。

這種情形之下，他如果仍以彈腿還攻，豈非愚不可及？

大廳中鴉雀無聲。

人人都在屏息注視着這場剛剛展開的搏鬥，就像在注視戲台上演出的另一個戲目一樣。

大家的心情，也跟看一場戲差不多。

除了樓上的那些姑娘們，每個人的臉上，神色都很平靜。

這一點，也並不奇怪。

因為以今天在座諸人的身份閱歷來說，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都算不上是個偉大激烈的場面。

也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人對這一戰的勝負眞正關心！

如果一定要說有人關心，恐怕也只有一個艾四爺。

因為在這一戰中，倒下去的人如果是胡三爺，他將是第一個獲得好處的人。

胡三爺的地盤再過去，便是他的地盤。少掉一個胡三爺，他跟丁二爺的形勢相等。

丁二爺得罪了高大爺，無論勝負，都已完定，剩下來的好處，自是非他莫屬。

不過，艾四爺對這一點並不抱多大希望。他知道在這一戰中，倒下去的人，絕不可能會是胡三爺！

× × ×

倒下去的人果然不是胡三爺。

倒下去的是丁二爺。

× × ×

丁二爺是自己倒下去的。

因為胡三爺身軀高大，腳長腿快，在這種勢如奔雷的一擊之下，他無論朝那一個方向閃避，都不是一個好辦法。

最好的辦法，是原地倒下去。

起手第一個回合，便出現這種場面，當然不雅之至。

然而，丁二爺不在乎這些。

今天他已喪盡顏面，多引起一陣譏誚，對他並無多大損傷。

如今，對他最重要的是效果。

他知道很多人寧死也不肯學他這種做法。

他知道他這樣做，一定會使很多人感覺意外；別人感覺如何，他一點也不關心——他只希望胡三爺最好也有這種感覺。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

胡三爺一拳揮出，一些正常的化解招式，幾乎全攷慮到了，他單單就是沒想到丁二爺會放棄抵抗，猝然向後倒下！

如果他早知道丁二爺會來這一手，他這時只須再上一步，一腳狠狠的踩下去，準能將丁二爺一肚肥腸踩得從口腔裏冒出來。

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想到。

因為他沒有想到丁二爺會來這一手，所以當丁二爺倒下去時，他一下收不住勢子，仍在繼續前衝。

他的一隻左腳，提起，落下，踩下去的地方，雖然仍是丁二爺那個圓圓鼓鼓的大肚皮，但因出於身不由己，得到效果，也恰巧相反。

丁二爺背脊着地，雙肘一撐，力貫腰部，雙腿一曲一蹬，突向胡三爺胯下蹴去！

這一着雖不屬彈腿招式，但由於他在腿上下過苦功，這一下雙腿齊蹬，力道自是不比尋常。

大廳中不少人忍不住發出驚呼之聲。

胡三爺發覺上了惡當，一時又驚又怒。但是，形勢不饒人，這時他胡三爺縱有霸王舉鼎之勇，也不得不委屈求全了。

總算這位胡三爺身手够矯健，情知無法全身而退，只得咬牙扭腰，避開下陰要害，而任由丁二爺雙腳蹴中他的左內股。

要害是避開了，但這下可着實捱了不輕。只聽騰的一聲，胡三爺身子歪向一邊，被踢起三尺來高，才又拍的一聲落了下來。

胡三爺一條左腿雖然沒給踢斷，但在躍起後，腳步已是蹣跚之狀，褲管也滲出紅紅的一大片。

丁二爺當然不肯就此罷手。

他一骨碌跳起，像滾球般追過去，身子一矮，出腿如風，一腿又掃向胡三爺那條完好的右腿！

現在他使的是眞正的彈腿招數。

因爲他如今已沒有任何顧忌，這套彈腿已完全可以派上用塲了。

高大爺果然是個要面子的人，他雖然眼看着胡三爺已落下風，依然端坐不動，沒有任何表情。

負了傷的胡三爺，羞怒交集之下，活似一頭瘋虎。

他勉強躲過丁二爺兩腿，不知道是由於行動不便，還是突然間發了狠心，當丁二爺人如車蓬旋轉，繼續掃出第三腿時，這位胡三爺竟然不再閃避，反而張開雙臂，轉向丁二爺撲了過去。

這一次輪到丁二爺吃驚了。

他的功力是在腿上，胡三爺的功力則在一雙手掌上，萬一被這翻子沾上身子，不論對方腿傷如何，對他都極爲不利。

所以，他一見胡三爺捨命撲過來，第一念頭便是避之大吉。

丁二爺這個念頭其實轉錯了。

如果胡三爺撲過來時，他能沉住氣，覷準對方心窩，飛起一脚踢過去，這一戰他便贏定了！

只可惜他一上來本有玉石俱焚的決心，不意佔了上風之後，胆子反而小了起來。

他忘了此刻是處身在一座空間有限的大廳中，並沒有太多的地方，可供迴旋。

他也忘了如今他是採取趁勝追擊的一方，他如果想躲避，必須先收回招式，在時間方面，是否來得及？

等他想到這些，已經遲了！

因爲他有退縮之意，掃出去的第三腿，無形中爲之勁力大減，胡三爺雖被掃中，但身軀只顫了一下，雙手便如願搭上他的雙肩。

丁二爺大吼一聲，振肩想要掙脫，無奈胡三爺十指堅硬如鈎，一把揑牢，死死不放。

丁二爺雙臂疼痛，漸漸失去氣力。

由於胡三爺使勁下壓，他爲了保持平穩，不讓自己跌倒，雙腿也因而失去活動能力。

胡三爺嘿嘿冷笑道：「怎麼樣，肥猪，你還想不想老子那座玉礦？」

丁二爺喘着氣，面孔火紅，他知道自己是完定了。

胡三爺冷笑着又道：「你不是——」

丁二爺眼光一轉，突朝胡三爺身後大喝道：「快，小谷，打他腦袋！」

胡三爺大吃一驚！

現在他才突然想起，丁二爺手底下還有一個穿心鏢谷慈。

這位胡三爺頭腦一向簡單，他只想到丁二爺有個穿心鏢谷慈，就沒想到自己也有一個魔鞭左天斗。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穿心鏢谷慈如果想出手，魔鞭左天斗難道是死人嗎？

這位胡三爺吃驚之餘，竟然不加攷慮，一下鬆開雙手，同時向一旁跳了開去。

丁二爺死裏逃生，那裏還肯放過此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大肥袖一抖，手上已經多了一把鋒利的七首。

胡三爺受了潛意識驅使，一邊閃開身子，一邊扭頭察看。

丁二爺一躍上前，趁其不備，一刀疾刺過去！

胡三爺一眼瞥及穿心鏢谷慈垂手站在那裏，根本沒有發鏢之意，才知道又上了丁二爺一個大惡當！

這次上的當，比上次更慘了。

等他感覺不妙，丁二爺那把七寸的七首，已齊柄送入他的後腦窩。

胡三爺痛極大吼，一條右臂不期然隨着反摔出去。

說來眞是可笑，這位胡三爺正招未能奏功，如今這無意中信手一揮，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只聽叭的一聲，他的肘節竟不偏不倚撞在丁二爺的鼻樑上。

丁二爺臉開紅花，踉蹌後退。

胡三爺面孔扭曲，竟然一咬牙，探手拔出那支七首，猛追數步，一下將七首戳進了丁二爺的喉管！

雖然演變出人意外，結果卻無多大分別，最後倒下去的，果然是丁二爺。

一場鬩牆血戰，総告結束。

大廳中靜悄悄的，仍然不聞一絲聲息。

胡三爺望着丁二爺磁牙凸眼，帶着一臉能使人夜間發夢魘的表情，搖晃着向後倒下去，像是突然喝醉了酒似的，也帶着一身血污，歪歪斜斜的向一旁斜了出去。

魔鞭左天斗，眼明手快，連忙上前一把扶住。

高大爺手一揮，立刻過來幾名家丁，像戲後清塲一般，有的移屍，有的掃地，有的則過去帮着魔鞭左天斗將胡三爺搀出大廳。

仍然窘迫地站在那裏，顯得有點失據的穿心鏢谷慈，則由總管公冶長含笑走過去揖讓還座。

戲文演唱停止，飲宴照舊。

美酒佳肴，繼續由家丁們一壺壺一盤盤的送上馬蹄形的條枱。

在主人高大爺和總管公冶長的頻頻舉杯勸飲之下，不消片刻，整座大廳中，便又充滿了一片笑語之聲。

要不是親眼看到，誰會相信，就在不久之前，這兒曾發生過一場濺血橫屍的慘劇呢？

× × ×

當天晚上，萬花樓的盛宴結束之後，一個驚人的消息，跟着便在蜈蚣鎭上傳了開來。

那是高大爺在散席之前所作的宣佈：不論何人，只要能查出大前天那口棺材的來路，便可以馬上到高遠鏢局領取紋銀一萬両的賞格；查出放火的人，賞格加倍！

消息一經傳出，全鎭爲之轟動。

很多黑道上的人物，本已準備離去，聽到這一消息之後，不禁又都紛紛留了下來。

誰捨得放棄這種只要鴻運當頭，說不定不費吹灰之力，就會發上一筆橫財的機會呢？

× × ×

第二天，鎭上的一些酒家和茶樓，以及鎭尾上的如意賭坊，全都生意興隆，倍勝往昔。

因爲大家都認爲只有在這種三教九流雜處的地方，才容易打聽到一些特別的消息。

由於人人都有這種想法，一些繪聲繪形的謠言，便告應運而生。

有人說：送棺材和放火的人，都是丁二爺收買的，如今丁二爺死了，這些人正計劃着要替丁二爺報仇。

所以，在這三兩天之內，蜈蚣鎭上可能還會有驚人事故發生。

至於這批報仇的人，人數有多少？落脚在那裏？是什麼樣子的一批人？則沒有人能說得出個所以然來。

也有人說：丁二爺這次死得相當寃枉，送棺材和放火的人，其實是天狼會的傑作。花十八那女人將丁二爺一口咬定，事實上便是出於天狼會方面的授意。天狼會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理由非常簡單：製造事端，削弱七雄實力，以便加以併合！

這一說法，屬於老生常談。

不過，這一說法雖不新鮮，相信的人卻很多。

有人甚至進一步指出，天狼會這次前來蜈

蚣鎭主持大局的主腦，是該會的一名金狼長老；此人足智多謀，武功高不可測，而且精擅易容之術，故每次下手行事，均能不着痕迹。

這當然又是一篇廢話。

對方既然精擅易容之術，行事不着痕迹，你這些消息，試問又是從那裏打聽來的？

以上這些謠言，雖然荒謬得不值識者一笑，但它們可着實替鎭上一些玩樂場所，帶來了一片畸型的繁榮。

如意賭坊，便是一個例子。

× × ×

如意賭坊是高大爺的活財庫之一。

這座賭坊之所以能够財源滾滾，金蜈蚣高大爺的金字招牌，固然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主持人黑心老八的經營得法，亦屬功不可沒。

這座賭坊計有三大特色：

一不賭假。

二不限注。

三賭塲隨時負責大贏家的人財安全。

尤其最後的這一項保證，深深受到賭徒所推崇。

一個人走進賭塲，輸了一文不能少，贏了則帶不出門，或是出門走不多遠，便有挨刀子的危險——像這樣的賭塲，試問，還有誰敢光顧？

在如意坊，你就沒有這些顧慮。

在如意坊，只要你不要賴，只要你够運氣，你即使贏個十萬八萬的，也用不着担心會出意外。

如意坊支付的銀票，關洛道上任何一家銀號，均能十足兌現！

你贏了錢，可以自己帶着走，也可以指定一家銀號，存入你名下的帳戶。

總之，只要你認爲那種方式安全，賭塲方面無不遵命照辦。

這些規矩，是黑心老八兩年前接手主持如意坊訂立下來的。

自從訂下這些新規矩，這座如意坊的營業，便告蒸蒸日上。

黑心老八在高大爺面前，也因此一躍而成爲第一號紅人。

× × ×

沒有見過黑心老八的人，只要一聽是黑心老八這個綽號，差不多便能在腦海裏浮現出一個大致的形相：

高大粗壯的個頭兒，濃眉大眼，肩寬腰闊，說話如打焦雷，敞開衣襟，全是一片黑滲滲的胸毛……

誰要有這種想法，那就全錯了。

事實上這位黑心老八長得比一個整天與書卷爲伍的秀才先生還要秀氣得多！

這位黑心老八大約三十來歲，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皮膚白皙，見人滿臉帶笑，永遠一團和氣。

至於這位黑心老八是何出身？本來的姓名叫什麼？何以被喊作「老八」？什麼地方「黑心」？大概只有高大爺一個人淸楚。

而高大爺則從來也沒有在別人面前提過這位黑心老八的身世。

高府上下人等，則一律喊作八爺。

× × ×

每天黃昏前後，一向是如意賭坊的黃金時間。

今天當然也不例外。

黑心老八叼着一根象牙烟筒，斜靠在太師椅背上，緩緩地吸着旱烟。

椅旁兩邊的小茶几上，分別放滿了精緻的菓點，在工作時間內，這位八爺，向來滴酒不沾。

這是樓上靠近樓梯口的一個小房間。

黑心老八每天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這個小房間裏。

這是一個沒有房門的房間。

代替房門的，是一幅竹簾。

竹簾是特製的，隔着竹簾，外面的人無法看到房內的情景，而坐在房裏的人，卻可以透過簾縫，將樓下大廳中的活動盡收眼底。

每天，樓下大廳中不管進來多少賭客，黑心老八只須隨便瞄上幾眼，便不難將形形式式的客人分成若干等級。

哪些是不在乎輸贏，只求玩得過癮刺激的主兒？哪些是荷包有限，只巴望刮幾文的混混兒？

他全能一目了然。

至於那些仗着有幾斤氣力，贏了嘻嘻哈哈，一輸就想逞蠻的角色，更是難逃他一雙銳利的眼光。

每次，他都能够事先加以安排，防患於未然。

所以，自從他接管這間賭塲以來，一直風平浪靜，從未發生過任何一件不愉快的意外。

不過，今天的情形，似乎有點異樣。

× × ×

黑心老八的眼光，如今正盯在大廳中一個藍衣漢子的身上。

他的象牙烟筒，已自咀角取下，臉上的神情，顯得相當緊張。

廳中那藍衣漢子約莫四十上下的年紀，衣着和長相，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四四方方的面孔，鬍渣刮得很乾淨，如果要說此人與一般賭徒有何不同之處，那便是這人臉上的神色，似乎太冷漠了些。

這也許正是引起黑心老八注意的原因，這個人似乎不是爲賭錢來的。

黑心老八皺着眉頭，繼續密切注視着這個漢子的一舉一動。

藍衣漢子擠在人叢裏，站在一張牌九賭枱旁。

他背着雙手，只看別人下注，脣角不時露出一絲冷笑。

黑心老八手朝肩後一招，輕聲道：「花狼，你過來！」

一個臉上長了冷癬的伙計，恭恭敬敬的走了過來道：「八爺有什麼吩咐？」

黑心老八道：「今天六號枱子上有沒有毛病？」

花狼朝下面大廳中望了一眼道：「張師父沒有捲衣袖，表示枱面上還沒有出現肥注，應該沒有毛病才對。」

黑心老八喃喃道：「那就怪了。」

花狼一怔道：「什麼奇怪？」

黑心老八沒有回答，沉吟了片刻道：「你去把第六級樓梯豎欄上的花紋轉動一下。」

花狼又是一怔道：「今天的六號枱子，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許做手脚？」

「是的。」

「爲什麼？」

黑心老八手一揮，說道：「別多問了，快去！」

花狼忙道：「是！」

黑心老八又道：「慢點走！」

花狼停步回身，說道：「八爺還有什麼吩咐？」

黑心老八道：「你順便到後面去叫鬼影子楊四來一下。」

花狼道：「是！」

× × ×

六號賭枱上的張師父，有個外號，叫張結巴。

結巴的意思，就是說話口齒不清楚。

艾四爺也是個結巴子。

不過，這位張師父跟艾四爺雖然同是結巴子，實際上卻完全是兩回事。

艾四爺是眞正的結巴子。

這位張師父則只有在賭枱上，才會顯得口齒不清，那是因爲他一上賭枱，兩邊腮幫裏至少要藏四粒備用骰子的關係。

所以，當枱面上出現巨注時，你會經常看到這位張師父將一副骰子湊在咀邊呵氣。

這種動作，一般賭徒叫呵仙氣。

別人呵仙氣不見得有效，這位張師父一口仙氣呵上，十九靈驗如神。

張結巴也注意到了枱邊人叢中那個藍衣漢子。

他一眼便看出這漢子是個精明的角色，不過他不在乎。

比這更精明的角色，他也對付過。

同時，八爺和高大爺都有過交代，遇上這一類不好惹的角色，爲求太平起見，只要對方不過份貪心，他也會放放水，讓對方多多少少贏上幾文。

如果對方貪得無厭，實在不識相，他就要不客氣了。

藍衣漢子在人叢中觀察了一會，慢慢排衆上前，似有下注之意。

張結巴只當沒有看到，三十二張牌砌好，照樣吆喝催注如故。

其實，他這時注意力，可說全放在藍衣漢子一個人身上。

「下，下！」

「快，快！」

「要打骰子啦……」

只聽拍的一聲，藍衣漢子在天門上下了一注。

張結巴看清後，神情不禁微微一變。

原來藍衣漢子擱在天門上的注子，赫然竟是一隻五兩重的金元寶！

枱子四週的賭徒，登時發出嗡嗡私議之聲，如意賭坊名氣雖大，像這樣重的注子，還是少見得很。

一出手就是五兩黃金，如果賭上了火氣，以後的注子還得了？

張結巴雖然暗暗吃驚，表面上仍然聲色不動。

因爲如意坊向以不限注爲號召，客人不論下注多少，骰子都得打出去。

「下，下！」

「快，快！」

「要打骰子啦……」

張結巴口裏喊着，抓起兩粒骰子，不期而然地就想送去咀邊「呵仙氣」。

就在這時候，他的腳面上忽然被人輕輕踩了一下。

踩他的人，是看莊的小馬。

張結巴心中一動，不禁朝樓梯那邊飛快的溜了一眼。

這一下張結巴是眞的吃驚了。

梯柱上的花紋，是什麼時候改變過來的？

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懷着納罕的心情，遵照警號指示，硬將兩粒沒有毛病的骰子擲了出去。

骰子打的是五點。

五在手，莊家第一把。

經過一陣的的答答的看牌脆响，四列牌又在枱面上放好，四週鴉雀無聲，人人神情都很緊張。

如意坊的規矩，是莊家先翻牌。

莊家牌一翻，驚啊四起。

老猴子配銅錘，二點，短二！

張結巴大喝道：「翻！有點不爲小，吃盡天下一點！」

看莊的小馬依言翻牌。

上門天九，下門長六，天門兩張牌一翻，人牌配丁三，竟眞的是個一點！

人丁一！

正好輸給莊家的爛汚二。

衆人不禁又是一陣驚啊，同時一齊以帶着惋惜的眼光，轉向藍衣漢子望去。

令人驚奇的是，藍衣漢子居然神色如常，似乎一點也不以輸去五兩黃金爲意。

衆人大爲欽佩！

不僅這種賭注少見，這種賭角，並也不多見。

小馬出了一身冷汗。

張結巴則篤定之至，三十二張牌，他張張認得，骰子的點子一打出來，他便知道天門吃定了。

第二副牌，落注如前。

藍衣漢子仍然押的是一隻五兩重的金元寶，押的門子仍然是天門。

第二把，莊家通賠。

第三把，莊家通吃。

由於骰子沒有弊病，以後輸輸贏贏，勝負互見。不過，總結下來，莊家仍是吃多賠少。

約莫過去半個時辰，藍衣漢子一共輸去五隻五兩重的金元寶。

五五二十五，那就是二十五兩黃金，折合白銀，就是一千二百五十兩！

即使在如意坊來說，這也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藍衣漢子身上究竟帶了多少黃金呢？答案馬上就有了。

就是這二十五兩！

但是，藍衣漢子輸光二十五兩黃金之後，並未停止下注。

他接着押上枱面的，是張銀票。

賭場規矩，凡是以銀票作賭注，例須經過一道驗票手續，以防票券有假。

任何大主顧或老主顧，都不例外。

驗票是小馬的工作。

藍衣漢子的紙票，是對折着放上枱子的，小馬拿起那張紙票一看，臉上登時變了顏色。

他一聲不响，順手將那張紙票交給了張結巴。

張結巴伸手接過來一看，也不禁爲之神色大變。

那是一張什麼銀票？

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一張銀票！

沒有鈐記，沒有花押，只是一張普通白紙，寫了兩行普普通通的墨筆字！

雖然它只是一張白紙，上面寫的金額可不少。

「憑票即付紋銀三千兩！高敬如。」

這張紙條眞是高大爺寫的？高大爺手下的人，人人知道不是。

因爲高大爺根本沒有唸過書。

高大爺字雖識得幾個，但絕無法動筆，就連高敬如三個字，也得描上半天，寫出來還不一定人人都能看得懂。

張結巴也是個老江湖了，當下向漢子陪笑道：「這……這……這位兄台，可……可……可不可以等……等我們八爺來一下？」

他如今口裏就是沒含骰子，恐怕也非變成結巴不可。

藍衣漢子淡淡地道：「當然可以。」

其實，用不着等，黑心老八，就已經出現了。

黑心老八人在樓上，已將一切經過瞧得清清楚楚，只差沒看到那一張什麼樣子的銀票而已！

現在，他看到這張銀票了。

他思索了一下，抬頭道：「朋友這張票子是什麼地方來的？」

藍衣漢子側揚着半邊面孔道：「爲什麼要問這個？」

黑心老八當然不便明白說出自己的東家不能提筆。

他輕咳了一聲道：「因爲……咳咳……我們東家文墨上的事，一向均委由西席葛老夫子執筆，在下覺得這似乎並不是我們那位葛老夫子的筆跡。」

藍衣漢子聳了聳肩膀，說道：「那就太遺憾了！」

黑心老八不覺一怔道：「遺憾？」

藍衣漢子緩緩道：「是的，非常遺憾。因爲這種票子我還多得很，並不是單這一張。」

他口裏說着，右手一伸，掌心裏果然托着一大叠。

這一點黑心老八倒不感覺意外。

一張票子，不過寥寥十來字，就是寫上個百把張，也費不了多少時間。

不過，他受了好奇心驅使，還是將那叠票子接過來點了一下數。

票子一共十張，張張金額相同，合計是紋銀三萬兩正。

這是怎麼回事呢？

難道這人是瘋子？

可是，誰都可以看出，這人的神智顯然比誰都來得清醒而冷靜。

一向心計玲瓏透剔的黑心老八，一時竟然沒了主張，眞不知道該如何打發這怪客才好。

但是，這時大廳中百十雙眼光都在望着他，又不容他不作出一個決斷。

黑心老八無奈，只有將那叠紙票又退回給藍衣漢子道：「在下非常抱歉，台端這些票子，我們這裏無法使用。」

藍衣漢子道：「爲什麼？」

黑心老八說道：「因爲這些票子並非敝東家書立，我們如果接受下來，將找不着地方兌現。」

藍衣漢子悠然說道：「高大爺這樣說過沒有？」

黑心老八心中一動，宛如大夢初覺！

他當初的觀察沒錯，這廝果然不是爲賭而來！

當初他只看出了這一點，並沒有能猜透這廝的來意。而現在，他明白了，這廝眞正的目的，原來是爲了想見高大爺！

現在，他不明白的，只有一件事。

在關洛道上，金蜈蚣高敬如素以好客知名，誰要會見這位高大爺，都不是一件困難事，這廝爲什麼偏偏要採取這種迂迴而拙劣手段？

二十五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他爲什麼先要投下這筆巨資？

如果是爲了想藉以博取高大爺的好感，又爲什麼要以高大爺的名義胡亂書立這種紙票？

難道這裏面還有別的文章？

不過，不論這廝居心何在，都用不着他多操心，因爲這已超出賭場管理的範圍，他只須善予欵待來人，據實轉報一聲就是了。

黑心老八心念電轉之下，立即換上一副笑臉道：「兄台貴姓？」

「敝姓金。」

「台甫怎麼稱呼？」

「金四郎。」

「原來是金四爺！」

「不敢當。」

經過這一番客套，氣氛立刻緩和了下來。

鬼影子楊四適時出現。

黑心老八把這位鬼影子找來，原意是打算事後綴上這位怪客，摸摸這位怪客的底細，如今局面已告明朗化，他正好移花接木，將通報的任務，交給這位鬼影子。

於是，他轉向楊四道：「老楊，這位是金四爺，有事要見我們東家，你快去請他老人家來一趟。」

鬼影子楊四離去後，黑心老八又轉向怪客金四郎道：「我們東家馬上就到，金四爺先賞光去樓上喝杯茶怎麼樣？」

× × ×

高大爺果然馬上就到了，同來的還有公治長。他雖然已從鬼影子楊四口中獲知怪客金四郎出現賭場的經過，但爲了保持七雄老大氣派和風度，他並沒有一見面就向對方提出責問。

相反的，他也跟黑心老八一樣，先來了一番客套，說了一大堆「久仰」「失迎」之類的場面話。

他這樣做的用意至爲明顯，他是要等對方自動說出這次前來如意坊藉故生事的目的！

經過連翻變故之餘，他的行動雖然變得份外小心謹愼，但他金蜈蚣高敬如可絕不是個怕事的人。這位金四郎如果不懷好意，那算他姓金的瞎了眼睛。

別說他身邊如今又多了個公治長，就憑黑心老八的一手絕活兒，他姓金就別想還能活着從如意坊正門走出去！

高大爺說過場面話之後，立刻由鬼影子楊四遞上一副水烟台。

這表示底下該輪到客人說話了。

金四郎倒也爽快，他開門見山的道：「金某人今天來找高大爺，是爲了談兩樁交易。」

高大爺將剛剛燃起的火捻子，又一口吹熄，露出傾聽的神氣。

金四郎緩緩接着道：「第一件交易，代價三萬兩，外加退還金某人先前輸去的那二十五兩黃金！」

對方說有交易要談，高大爺並不感覺意外。使高大爺感覺意外的，是對方所開的價錢！

因爲他懸出的兩個賞格，最高的只有紋銀二萬兩，如今對方一開口就是三萬兩，可見對方要提的事顯與賞格無關。

今天還有什麼事比捉拿送他棺材和燒他宅第的人，更值得他高某人付如許重大代價呢？

高大爺點點頭，沒有開口，等對方繼續說下去。但金四郎竟也閉上了口。

好像他要說的話，都已說完，現在就等高大爺討價還價了。

高大爺見對方不肯進一步說出交易的內容，只好輕咳了一聲道：「金朋友預先以高某人名義書立三萬兩銀子的票券，是否暗示高某人一定得接受這樁交易不可？」

金四郎道：「不錯！」

高大爺又道：「高某人付出這筆代價，會有什麼收穫？」

金四郎道：「可以看到一樣東西。」

高大爺道：「只是看一看？」

金四郎道：「是的。」

高大爺道：「看過了這樣東西之後，對高某人有什麼好處？」

金四郎道：「沒有好處。」

高大爺臉色微微變了一下，但仍强忍着道：「如果高某人沒有這份好奇心，不想接受閣下這樁交易，又有什麼害處？」

閣下兩字，在書函中雖是一種尊稱，但如在談話時突被一方加以引用，氣氛就不怎愉快了。金四郎依然面不改色，從容如故地道：「也許有害處，也許沒有。但如萬一產生不良後果，大爺那時就是願出十個三萬兩，恐怕也嫌太遲了。」

這豈不成了敲詐？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

火雷破山海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鐵池攀上峯頂，獲識被七修眞人禁錮山洞中的前輩異人徐雷，增廣了許多見聞，相約五日後徐雷離滿之日仍未相晤，杜鐵池返回七修洞府，參悟出洞壁上所繪三極圖解，和十二星宿，當即日夜勤修，進度神速，那日，在無意間，獲得一條玉條，那玉條通體晶瑩，毫無瑕疵，正把玩間，忽聞鳥鳴，辨認下知是徐雷所豢養的靈鳥，猛憶起與徐雷約期已屆，遂揹好玉條，揉身攀上峯頂，徐雷招接他至洞內落座，驀見杜鐵池背上揹着玉條，問是何物，杜鐵池答稱是無意間得來，徐雷問從何處挖來——

仙乳換胎骨　詳參悟奧玄

杜鐵池道：「就在洞外石上，你老看這塊玉可好？」

徐雷道：「恩人你當它是塊玉麼？」

杜鐵池一怔道：「這不是玉……？」

徐雷一笑，嘆道：「上天對你太厚了！」

杜鐵池心裏正自奇怪，不知他這句話是何所指，即見徐雷伸出一根食指，用那根長長的指甲在手中白玉側面劃動了一下，陡然翻過手掌來，向着那塊玉條上用力拍了一下，叱一聲：「開！」

「克察！」一聲脆响之後，手上白玉已霍地敞開爲二！

也就在此同時，但只見眼前白光一閃，鍊般的一道白光，直由破開的白玉之中閃電般的破空飛起！

徐雷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是以，就在白光突起的一刹，他右手倏揚，即由其指尖之內噴泉般的飛出了五股紅色奇光！

五道紅光乍一出手，電閃星掣般的已迎着了穿雲直起的白光，四面夾合上去，刹時間已鬥在了一起！

徐雷似見自己苦練有十年的「火炁眞元」，竟然未能立刻奏功，似乎頗感意外！

即見他張惶站起身來，左手向着石壁間所懸掛的那面古鏡上指了一下，即由鏡上飛出了綠濛濛碧慘慘的一道青光！

青光甫一射出，卻有如漁伕撒網的散置開來，原本是粗若碗口的一道光華，瞬息間卻變爲淡若雲紗般的一面碧網，卻將眼前方圓百十丈空中罩定……

如此一來，徐雷臉上才署見輕鬆！

遂見他右手用力的運施着五道紅光，五指力收之下，五道紅色光華拉扯得緊綳綳的，另一面鏡上光華，亦在向後收縮，那面五色光網漸漸收縮着，越來越小，空中白光在兩般控制之下，才勉强就範，白光越來越短，那副情景是一條落網的巨魚，極盡翻騰潑刺之能事！

就這樣，又堅持了一段時候，白光漸漸收近，鏡光倏地一收，徐雷高叱一聲：「都！」

只見他右手用力向前一抄，就像漁夫撈取網中魚也似的，隨着他手抄之下，已把那道狀若閃電的白光抓在了手上！

緊接着他左手一連的向白光拍了幾掌，錚然作响聲中白光乍收，那物件才歸於寂靜！

杜鐵池先時看得眼花繚亂，這時定目注視之下，才驚異的發覺到徐雷手上多了一口似劍又鈎的玩藝兒！

徐雷緊緊握着劍鈎的柄部，目光注視着，禁不住讚嘆道：「前古神兵，畢竟不同凡响，杜恩人你巧得仙家至寶，當眞可喜可賀了！」

杜鐵池心中一陣狂喜，似乎難以自持！先者，徐雷手發紅光之初，已把那個長玉匣子交給了他，這時心喜之下，再向玉匣注視，才發覺到那長玉匣內，還嵌有截墨綠色的劍鞘。

那劍鞘亦如徐雷手上兵刃那般模樣，尖端作弧狀的微微彎出，墨綠色的劍鞘上，時明時暗的閃爍着點點鱗光，整個劍鞘，看上去像是質地甚軟，可供圍束在腰上模樣！

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兩樣東西！

一件是狀若新月樣的一面紫色銅鏡，另一件是一顆紅光內蘊，大如核桃的明珠！

先時被杜鐵池誤認爲是塊完整美玉的長條，原來是個長形的匣子。

徐雷這時全副注意力皆在手中那柄似鈎又劍的兵刃上，石隙之間，因爲有了這口劍，頓時光亮了許多！閃爍的白光，映照得二人面若銀霜！

杜鐵池只見他嘴裏低聲喃喃的唸着什麼。又過了一會兒，徐雷才將掌中劍交與杜鐵池道：「你可以拿住它了！」

杜鐵池才又把玉匣送上，道：「老前輩再請看這些東西！」

徐雷接過玉匣才注意匣內的一鏡一珠，和那柄墨綠色的劍鞘！

他微微一呆，先把劍鞘取出，將杜鐵池手中鈎劍套入鞘內，那鈎劍儘管光華奪目，一入劍鞘，卻是菁華盡失。

杜鐵池因見那劍式樣特別，把端彎出，鑄有一龍，龍口二齒，似如彎鈎，尾梢部位，亦如龍尾，亦有暗扣！

他心裏一動，試着在腰上一束，首尾相啣，「卡」的一聲已扣了個結實，端的是一根理想腰帶！

徐雷這時目光卻爲玉匣的另外兩件物件深深吸住，那張猛張飛也似的臉上，卻顯像出無比的稀罕神色！

他徐徐將手中玉匣置於地上，先將那面狀如新月的紫銅古鏡取出，細看了看，又翻過鏡後看了看，頓時悟出了其中玄奧！

但見古銅的鏡殼上，雕刻着許多凸出的古篆的陽文，上有紅黃藍紫四枚凸出的按鈕。

徐雷點頭慨然道：「這就是了！」

他偏過頭，向杜鐵池道：「此鏡之名『破月』，如果我的閱歷不差，連同恩人你腰上的那口仙劍，以及匣內這顆寶珠，皆是前古仙人『破月神君』的鎮山之寶，破月三寶我久知其名，今日才得目睹！果然名不虛傳！」

說罷手指鏡後四色按鈕道：「這四色按鈕，以其色澤，各分爲水、火、風、雷，是名『破月四界』，威力至大至猛，恩人你此刻功力未竟，尤須小心使用，否則必不可收拾！」

言罷又將那顆紅色明珠取出，看了看，道：「這顆『兩刹神珠』更是威力至大，爲一降魔至寶，不可隨便施用！」

徐雷復將三寶置回匣內，乃對杜鐵池道：「破月三寶天下知名，恩人你功力未竟以前，要特別小心防範，三寶威力至大，一旦落入惡人之手，勢將引起一場刧難，恩人不可不加意小心！」

杜鐵池因見徐雷對三寶一副愛不釋手模樣，轉思如非他法力深湛，閱歷廣泛，自己根本只當是塊玉石，根本無從發現！這類前古至寶，得一樣已足慰生平，何敢獨自具有？

他具心仁厚，這麼一想，尤覺不便獨享！

當下乃將那面破月四界寶鏡拿起，雙手呈上道：「多謝老前輩指點，此三寶既是如此可貴，後輩一介凡人，何敢擁爲己有，僅以此鏡敬獻老前輩，尙祈笑納才好！」

徐雷先是一驚，想是未料到對方如此慷慨，臉上一喜，可是緊接着卻又面色平和下來！

苦笑了一下，他搖搖頭道：「恩人仁量如海，只此度量，日後必爲我道發揚光大之人——徐雷服罪之身，得蒙七修眞人不殺，已是徼天之幸，何敢心存貪念，此寶一體三件，配合使用，威力無邊，一旦分開來，固然威力不致減小，卻是美中不足，況乎這等至寶，寧藏垢土千年，不遇明主，也不會無故出世，足見恩人福澤齊天，與此三寶主物有分，徐雷更不敢據爲己有了！」

杜鐵池再三求贈，徐雷卻是無論如何不肯收受，二人推辭了半天，徐雷態度堅强，杜鐵池無可奈何，只得收回！

徐雷道：「恩人得天獨厚，徐雷卻是待罪之身，此番如果眞如七修眞人當年所言，得能脫困，必將應在恩人你的身上，那時勢必仰仗甚多，求那時恩人施以援手，徐雷苟得再生新機，必拜恩人之嘉惠於萬一矣！」

他在說此番話時，神色至爲誠懇，說到後來，語多悲切，忍不住反而垂頭哭泣起來。

杜鐵池忍不住道：「前輩何必這麼說，果眞能爲前輩効力，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徐雷聽他這麼說，不覺頓止悲容，臉上帶出一番喜色，忙道：「杜恩人言重了！」

說到這裏，卻似忽然想起一事道：「噢——我幾乎忘記了！」

杜鐵池好奇問故！

徐雷卻含笑道：「此峯名『至來峯』，乃雁蕩之最高峯，地處新雁之中，乃刀山地脈匯集之處，即以此山而論向陽伏陰，故此雖至嚴多，草木不枯，石多鍾秀！」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才又接道：「——恩人，我要告訴你的卻是，這座至來峯，卻是一塊整個巨石天成，這百十年來，我因硏習『石鏡透視』之法，卻爲我無意間發覺到石內的一道石脈，從而發現了深厚石內的一道『靈石仙乳』！」

「靈石仙乳？」

「不錯！」徐雷道：「恩人你自是不知，這類靈石仙液，爲天地間至珍仙品，一經服食，功能脫胎換骨，化腐朽爲神奇，對於我輩修道人更是大有裨益，是以今日我特地把恩人約來，看看是否有此機緣，一嘗這天地間珍靈神妙之物！」

杜鐵池先是一喜，遂即搖頭道：「既是這樣，理當你老人家飲用爲宜！」

徐雷咧開大嘴，大笑了一聲道：「恩人說得好輕鬆，我那裏有這個福氣，這百年來，我曾用盡苦心，只騙嚐了一口，卻已是受用無窮，再想多嚐一滴，已是妄想！恩人請想這物件名『靈石仙乳』，當知意頗通靈，要想誘食至爲不易！」

杜鐵池甚爲好奇的道：「既然這樣，今日又何能誘它出來？」

徐雷道：「恩人你有所不知，這百十年來，我以石鏡透視之法觀查結果，才斷定，石中仙乳，每三十年，逢『寒露』日『子』時，必有異動，蓋是時感天地之氣，天降寒露，石中爲產乳之時，只是爲數極微，至多不過十數滴而已，總觀石中仙乳，全數不過數杯而已，可知這類仙乳之得來不易，今日此刻，卻正是時機，恰逢三十年之後寒露之日，是以良機不可錯過！」

杜鐵池道：「這麼說來，須待『子』時才可以誘其出現了！」

徐雷笑着搖頭道：「這又不對，眞要到『子』時我們再下手卻就晚了，須要早上兩個時

辰才是時機！這個時候也不爲晚，且觀恩人你有這個造化沒有吧！

他似乎心裏充滿了興奮，不時的搓動着兩隻手！

二人說話之時，天已盡晚，要在平地，或高山中別處，此時怕早已黑了，但是這座至來峯高出雲層之上，正如徐雷所說，乃是一塊「向陽伏陰」地帶，獨得天地鍾秀，雖黑夜亦不若別處之黝暗，似有一片濛濛青紫光華，將頂峯罩住，仍可對面相視說話不覺絲毫碍難！

這時徐雷要杜鐵池與其併排坐定，即見他雙手搓動更疾，忽然，他雙掌突揚，即由一雙掌心匹練般的飛出了兩道紅光，射向對面石壁之上！

紅光爲其本身所練之眞炁，一入石壁，即隱入不見！

徐雷雙掌照定壁上，一意將紅光繼續向石內貫注，約莫有一袋烟的工夫，才見他臉上帶出了一絲笑容，雙手向後一招紅光一閃即失。

杜鐵池心正奇怪，却聽得石內隱隱響出一種雷鳴之聲，緊接着整個石峯，都似地震般的震了一下！

徐雷點頭笑道：「這就是了。」

杜鐵池奇怪的道：「這是怎麼回事？」

徐雷道：「恩人不必奇怪，我已探測出仙乳行經的路綫，今夜極有可能誘其出來，端看恩人你是否有這個口福造化了！」

說罷駢二指，在四壁角落處各指了一下，偏頭向杜鐵池道：「我已發動了石內禁制，恩人少待一會，可由我石鏡透視之法，看出石內一切。」

說話時，整個石峯微微又起了一陣震動。

徐雷點頭道：「是時候了！」

只見他猝然伸手向着深嵌石內的那面古鏡上指了一下，即由鏡內竄射出青濛濛的一道光華。

這道光華不似前次那般向空中射出，却隨着徐雷手指之處，落在對面山壁之上。

隨着這道鏡光照落之處，石壁上頓時現出了面盆大小的一團鏡面——

漸漸這團鏡光慢慢擴大，大到有水缸般那麼粗細，就不再擴張！

如此，這團光華，即隨着徐雷手指之處，上下左右移動，鏡光過處石內纖微可見！

似這樣鏡光漸漸深入，所見亦同——

起先並無什麼異狀，到後來漸漸所見即有奇趣，石內每因質地不同，所泛出的光澤反於鏡面光華；亦多不同——

是以，金、銀、銅、鐵，各色彩玉、石，，俱以其不同質地色彩，泛射出一片五彩斑爛的絢麗色彩，一入視覺，美不勝收！

這團深入的鏡光，在徐雷指示之下，深入數千百丈，鏡光過處無纖不見！

想像中，不過是塊大石頭罷了，內裏還會有什麼可看之處！其實却是大謬不然，撇開上述的那些石內礦藏；各色寶石不說，更有許多縱橫的石道脈路，內裏清泉濯濯，一入鏡光，宛若銀龍。

杜鐵池那裏見過這類奇異景緻，不禁看得呆了。

他正在看得入神當兒，忽然間鏡光一亮，即見一條長有數尺的晶瑩小蛇，陡地由石內穿起，循着石內一道縫隙，直向上方捷若電閃奔馳般的游行而去。

徐雷精神陡地一振，手指處，那團鏡光驀地跳起，緊循着那條銀色小蛇追了過去！

一場奇妙而滑稽的追逐戰遂即展開來。

在那鏡光的追逐之下，眼看着那條晶瑩燦爛的銀色小蛇，時上時下，或東或西的快速閃躲着，由於五十年來，徐雷已在捕誘靈乳方面，得到了極多的經驗，是以看起來這條銀色靈蛇儘管是極盡靈活的能事，却依然未能脫開那團鏡光的追踪！

一馳一追，疾若奔雷閃電——

驀地，那條銀色小蛇蜷盤不動，在鏡光照耀之下，反射出一片晶光！

杜鐵池一直把它當成一條蛇，直到此刻，這條小銀蛇盤成一團不再游動時，他才霍然發覺出來不是一條蛇，却是一團水——

一團泛出銀色光澤的銀色汁液！

杜鐵池心裏一動，這才知道原來先前小蛇，即是靈石仙液的化身，不禁大爲奇怪！

徐雷手指下的鏡光，緊緊將那灘靈石仙液罩定，鏡光照射下的那灘銀色液體，反射出點點銀星，煞是好看！

看起來，那不過是一灘團定不動的銀色死水！

在鏡光罩射之下，足足有半盞茶之久，那灘銀色光液一動也不動！

杜鐵池已有些忍不住了，心裏大感納悶！

徐雷微微一笑道：「杜恩人你休要受它欺騙，久蟄之後必有異動！」

話聲才歇，忽見那團銀液，電光也似的躍空直起，復作一條細若小指，長有三尺的銀蛇，直向地下電光石火般的鑽了下去！

徐雷早已料到了有此一手，見狀忙自一指鏡光，緊追下去，只是其勢已顯然不若銀蛇那般快捷，一個沒有追上，却已失去它的踪影。

「糟了——」

徐雷叫了一聲，驀地手指向正前方一指，發動了隱藏在四下的禁制！

只聽得一聲輕震之後，整個山峯都爲之動搖了一下，一幢紅光有如一面紗帳般的直由地下迅速的昇了起來，不過是閃了一閃，已將整個石峯內層包裹起來。

這一突然的擧止，果然運用的十分恰當，由於禁制發自地下；是向上包抄的勢子，對於那道通靈的仙液發生了適時阻止的作用。

就在紅光紗罩向上包抄而起的一剎，那道靈石仙液化作的銀蛇已反射了起來，像是一支脫弓利矢，一閃已至眼前，饒是如此，較之那面猝起的紅光依然是慢了一步，仍然被紅光所化作的紗幕，及時阻在眼前！

銀蛇一射不出，阻於紅色光幕之內，有如凍蠅衝窻般的衝撞了起來，只是一任它衝撞得再爲激烈，那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脫困而出——

那道靈液果然深通靈性，往上衝刺難以脫困，倏地改向側方一個快閃，疾快如箭矢的向右側方射了出去！

這一遭仍然是不靈！

如此前後左右胡亂撲撞一番之後，又化作一灘死水，蜷盤在地上不再移動！

徐雷臉上帶出了一絲微笑，偏頭看向杜鐵池道：「時候差不多了！『子』時一到，甘露降時，這道靈液就不再安寧，那時老夫當以鏡光逼其由壁上惟一通道而出，恩人却要千萬小心，否則靈液一經與大氣接觸，即將化爲烏有，那可就前功盡棄，太也可惜了！」

杜鐵池皺了一下眉毛道：「只是我該怎麼做呢？」

徐雷道：「恩人不必担心。」說時他手指對壁道：「恩人且看，對壁之上有一破裂石口，至時老夫當以法力配合鏡光，逼使那道靈液自此石縫向外噴出，只是這道石縫長有尺半，却不能保證它由何處噴出，是以要請恩人你格外留意，到時，我當以本身功力，將附近丈許方圓之內，隔絕封鎖，不使大氣天風攻入，如此那道靈液的靈性將不會喪失——恩人只要能吞下一口，就足可告慰了！」

杜鐵池道：「老前輩對我實在太厚愛了，

只是這等天地靈物，只怕我無能消受，到時請老前輩與我共同享受才不致暴殄天物！」

徐雷含笑道：「到時候再看吧！」

二人說話時，那道靈液所化銀水，始終灘在地上不動，由於整個石內禁制已然發動，倒不愁那道靈液再能脫壁而逝，目前經離夜「子」時，還有一些時候，二人樂得輕鬆一下，胡亂的說些閒話。

杜鐵池這才發覺到對方這個徐雷，敢情是無所不知，知識之廣淵，涉獵之弘泛，令他嘆爲觀止。閒話無事，杜鐵池遂即把日來在七修洞府所研習情形心得，提出來與徐雷討論。

由於徐雷早已是過來人，自然一聽即知，當下不勝讚嘆！深深感慨此上乘仙法入門功力之奧妙，他遺憾的告訴杜鐵池說，如果他在入門之初，能夠悉知這些奧秘，必然早已大成，言下不勝感嘆！這一談話，約有多半個時辰，杜鐵池吸取了許多寶貴經驗，獲益無窮。

那道靈石仙液幻化爲的一灘死水，始終蜷伏不動，然而距離霜降的「子」時，却是越來越近了，徐雷看了一下天色道：「差不多了。」話聲出口，他長袖揮動　飛閃出一枚光華灼灼，刺目難開的碧色物件，那物件看上去，極似一樣梭形的東西，一出衣袖，迎風一轉，又加大了數倍，帶着一天碧焰，霹靂震耳的一聲雷鳴，直向石壁之內穿牆而入，一閃而逝。

徐雷的伎倆，顯然還不止此，就在那碧色神梭方自穿入的同時，他手拍後腦！

「波！」的一聲輕响！一團栲栳大小的紅光，簇擁着大如雀卵的一粒紅珠，直由他頭頂正中射空而起，高高懸於頭頂之上！

也同於那石內禁制一般，只見由紅珠之內散發出一陣刺目的紅色彩烟。這些紅色彩烟一經漫出，遂即像青紗帳般的洒向四方將這些小小隘口洞室，罩了個嚴絲密縫！

杜鐵池頓時就覺出鼻間出息一緊，耳邊即聽得徐雷的聲音關照道：「恩人且請暫閉呼息，行胎息之術，忍過一刻即可收功！」

杜鐵池遵言調息，他如今內功大爲精進，行胎息之術已可如意控制呼息，即使閉息盞茶之久亦可無妨。他這裏方自閉住了呼息，耳邊又聽到徐雷聲音道：「恩人且請留意鏡光，這靈石仙液即行就要昇起，恩人不妨候在石穴口前，我就不再關照了！」

杜鐵池趕忙站起身來，走向壁前。

他眼睛注視着石內那道鏡光，但見鏡光注視下的那灘靈石仙液，果現出了頗不安寧的形態，時而變成一長氣，時而又化爲小小一團。

徐雷先時發出的那支「雷火金梭」，此刻已挾着雷霆萬鈞聲勢，一路破石直下。

徐雷自十年來，練成了「戌火眞功」，後腦那顆「火雷神珠」更是威力奇大，爲他在十年來所培之戌火眞精內冶精煉而成，一經放出，遠近由心，有「放之瀰六合，收之藏芥子」之神威。這時那顆火雷神珠不過才發揮出千分之一的功效，僅僅分出幢紅色光罩，將洞內罩定，杜鐵池已感覺出遍體奇熱難耐，宛若置身爐火之上，瞬息間已是汗下如雨。

是時石內那道靈石仙液，早已爲徐雷手放出的「雷火金梭」逼迫得上下逃竄，那團鏡光更是死死將它罩定，一任它上天入地，亦休想脫開分毫。

看上去的確是驚險之至！那雷火金梭所幻成的一條碧火，緊緊躡着那道靈石仙液，就像是一條綠色的大火龍緊追着一條小蛇，所過處烈焰滾滾，石熔金銷，端的厲害之至，聲勢驚人已極！

這一場翻天覆地的追逐之戰，看得人驚心動魄，那道靈石仙液所化作的銀色小蛇，想是被那條碧色火龍追逐的無處藏身，有幾次首尾相啣，其勢危險萬分。

饒是如此，那道靈液却並不向杜鐵池徐雷二人面前石壁衝出！

徐雷看到這裏哈哈一笑，道：「杜恩人你要留意了，時候到了！」

話聲一落，即見那道碧色火龍首尾擺處，烈焰大作，鏡光照處，所有石質刹時變爲一片赤紅。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一刹間，那道靈石仙液所幻化的銀色小蛇比電還快的向上疾馳奔來！

這等奇快的勢子，使得那團鏡光也不及趕上，並聽得一旁的徐雷大叫道：「小心！」

話方出口，杜鐵池即見面前石縫穴口白光一閃，顯然的那條銀色小蛇，已然躍身而出。

杜鐵池因知這條小小銀蛇，其實正是那道靈石仙液化身，這時見狀自是不肯放過，由於兩者距離至近，當下迫不及待迎頭一口向着蛇頭上咬去！

一口咬了個正着！

那看似銀蛇的東西，其實不是，等到杜鐵池迎頭咬在嘴裏之後，才覺出是一股冷、甜、香、澀四味交集的濃質液汁！

一股奇猛的衝勢，使杜鐵池簡直來不及下嚥，已迫不及待的大大的嚥了下去！

一連三四口！

等到那道靈石仙液霍然阻止住下衝的勢子時，顯然已爲杜鐵池吞下了一大半。

事實上杜鐵池也實在吞不下去了。

眼看看剩下的小半截靈液一個倒轉之勢，破空就起。

徐雷大聲叱道：「那裏去！」

手指處，空中「火雷神珠」倒捲起一片紅光，直向那半截銀蛇上捲了過去。

至此這道靈石仙液所化的半截蛇身，才知不妙，只見它身子向下一沉，倏地像噴泉般洒了開來，直向地面上面濺落下來！

徐雷怪嘯一聲，已迎身而上，仰首張唇，吃那道靈泉噴了滿臉滿身都是。

杜鐵池也一樣，就像是洗了個噴水澡似的！全身上下淋了個遍體透濕！

像是下了一天的銀雨，只是這陣雨太快了；也太短了！一洒即收，等到杜鐵池想到是怎麼回事時，一切已全已消失！

徐雷悵恨的跺了一下脚，不勝感慨太息的直搖頭！

杜鐵池也不知怎麼回事，見狀也傻了！

徐雷看了他一眼，却苦笑道：「恭喜恩人，洪福齊天，只怨老夫無此福緣，不過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老夫倒也應該知足了！」

杜鐵池糊里糊塗的只嚥了幾口，彷彿整個的胃都已經塡飽了。

他先時也未曾注意到有甚麼異狀，這時心情略定，才覺得遍體奇熱，彷彿身內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勁道，這股勁道上下交流急轉的結果，使得他手足發漲，頭髮聳聳欲立，眞恨不能放腿狂奔一番！

徐雷已窺出了他的異態，倏地伸出一隻手按在了他肩上，杜鐵池頓時就覺出由其掌心裏透出了一股更爲焚熱的勁道，這股勁道一經注入杜鐵池身上，頓時使得他全身轟然一聲大震，雙目一翻，當場昏了過去。

× ×

他悠悠醒轉回來的時候，却又是另外的一個黃昏了。

天空是火紅的顏色。

沒有風，沒有雲，一切都似乎是靜止的！

他平平的躺在石板上，只覺得全身上下說不出的舒適，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徐雷就坐在他對面——

他臉上帶着溫和的笑容——

看起來他的樣子，好像有了些轉變了，最顯著的是他頭髮的顏色，杜鐵池記得以前是黃色的，而現在看上去卻是黑的，如同墨染過一般的黑，從而使杜鐵池也注意到了他的鬍鬚，面色，眼睛——

這些部位以前也全都是黃色的，而現在看起來，都有了改變，該紅的紅，該黑的黑。

總之，這個改變，給人的印象是他年輕多了！

杜鐵池霍地由地上坐了起來。

徐雷笑道：「我算計你也該起來了！」

杜鐵池站起來，說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徐雷道：「杜恩人你這一覺，睡了有兩天兩夜，你可知道？」

杜鐵池暗吃一驚，打量了一下天色道：「我怎麼會睡得這般死法？」

徐雷道：「恩人你有所不知，這是因爲你服下了太多的靈石仙乳之故，這一覺已使得你脫胎換骨，靈性大增，未來神仙歲月，已是指日可待之事，可喜可賀！」

杜鐵池神色略變，因爲這一剎，他腦子裏想到了許多以前所未曾想過的事情——

那是一些奇怪的念頭，似乎是些冰封已久的記憶，有些又似乎從來不會在自己身上發生過，試着再思索一些別的事裏，無不尖銳靈敏，條理不紊，清晰已極！

當他目光再轉向徐雷時，對方的那張臉，一剎間變得極爲熟悉，宛若當年故人——靈性的滋長，使得他幾乎洞悉生前之事！

徐雷嘆息道：「杜恩人，你山居歲月已然不多，三月之期轉瞬即至，雁蕩山眼前的一場魔刼，卻要仰仗恩人你的大力掃蕩鎮壓呢！」

杜鐵池點了點頭，黯然道：「我知道——徐雷，你的魔難期限，也將屆滿，至時怕有『三光照頂』之災，你可知道？」

徐雷先是一怔，繼之驚喜，霍地面色大變，陡地撲上前來，倒身便拜！

「杜恩人，你要救我一救——」說着，徐雷張開大咀，一時悲從心起，淚下如雨。

杜鐵池微微閉上了雙眸，無盡無涯的往事，自他腦海裏湧現了出來！

一剎時，面前的徐雷化爲一頭大水牛，而他本身卻變作一個牧牛童子。

那個騎在牛背上的牧牛童子，手中拿着一根洞簫，只管逍遙自在的吹奏着，卻自任那頭大水牛，在枯黃的大草原裏走着！

黃草高過一人，把人牛全都遮住了，天高無雲，秋風廣被，他是那麼的爽意！

忽然，一聲虎嘯，由側面陡然躍出來一頭五彩斑爛的猛虎，張牙舞爪的直向着他身上撲來，杜鐵池噯呀！一叫，一個倒仰自牛背上翻了下來！

那頭猛虎，厲嘯一聲，直向杜鐵池身上撲過來。

就在這時，那頭大水牛「嗨！」的叫了一聲，倏地向着虎身上撞過去！

虎牛打在了一團！

杜鐵池連驚帶嚇的一路在草叢裏翻滾着，不經意，卻向一堵山坡間直翻滾落下去！當時不省人事！

他三魂幽幽醒轉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只覺得身上好冷！

想到了剛才老虎的事，心裏不自禁不住害怕，當時抖顫顫的由草叢裏爬起來，他想到了那頭大水牛，他就一路攀緣向上爬去！

——月光之下，他終於找着了那頭捨身救主的大水牛，這時牠已經橫屍在地，只見牠全身染滿了血，腸肚灘了滿地，屍身有一小牛，已經被虎噬了。

杜鐵池只是直直的注視着那頭牛，眼淚婆婆直下——他注意着那頭牛的臉——忽然那張臉一下子變了，變成了一個毛頭大漢的臉——怪的是這張臉與徐雷一般無二……

越看越像，豈止是相像，簡直兩者就是一個人！

杜鐵池忍不住「啊呀！」叫了一聲，幻景立失，代之的，卻是面前徐雷那張聲淚俱下的臉！

他怔了一下，頓時悟出了這其中道理！

原來在幾世以前，自己就是那牧牛童子，徐雷就是那隻捨身救主的大水牛，他們之間的微妙牽聯，正如同那幻景類似！

靈性的顯現，只是一剎那，再想回思，卻又像洒了一天大霧般的意態朦朧，甚麼也想不起來了！

徐雷頻頻叩頭，哭得聲淚俱下。

杜鐵池的眼角也早已濕了——不知何時，他已經汨汨的淌下了淚水！

他走過去雙手自地上把徐雷攙扶起來。

徐雷一怔，道：「恩人，你答應爲我化解了？」

杜鐵池嘆息一聲道：「徐雷，你放心吧，我欠你的太多了，我想此事，眞人當在他所留的柬帖裏記述甚清，你拆開一看即知！」

「啊——」徐雷不勝驚喜的道：「恩人不說，我倒幾乎忘了！這兩天，就是開啓眞人所留柬帖的日子了！」

杜鐵池含笑道：「這就是了，等你拜讀眞人所留柬帖之後，再與我共商大計！」

徐雷一時破啼爲笑道：「謝謝恩人，恩人離開洞府已有數日……」

杜鐵池不待他話說完，遂即點頭說道：「不錯，我這就要轉回去了，如果我見解不差，你我在『大荒山』古琴洞內，尙有一段主僕之情，——」

徐雷倏地呆了一下，一剎時，臉上變幻了許多表情，似悟又非的，只管瞪着杜鐵池在發怔！

杜鐵池此刻智域已開，前生事時有湧現。

他輕嘆一聲，說道：「這一切，在你拜閱七修眞人柬帖之後，必有知曉，我不再多說了，眼前時日不多，我必須在此短短時日內參透三洞圖解，熟悉仙法，以備來日大派用場，我去了！」

徐雷見他自服仙乳後不過二日，居然脫胎換骨，分明已盡透過往今來，由此而看，他恢復前生法力，也當是指日可待事，一時心裏好不爲他高興。

杜鐵池拱手作別，遂即自地上拿起「破月三寶」。

這三件物件，他來時尙還莫測虛實，此刻卻像是知之甚淸的模樣。

看着手上的玉匣，他不勝感慨的嘆息一聲道：「這三寶追隨我數百年，如今物歸原主，隔了這麼久，物我兩忘，恰於此時出世，只怕並非佳兆，卻又要多造上許多殺孽，卻又是奈何！」

言罷點了點頭，遂即向外步出。

徐雷道：「我送恩人一程！」

杜鐵池搖頭笑道：「不用，我此刻功力半回，已非回來時模樣——」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口中吟哦道：「滴，嘛，破……」

徐雷一驚接道：「漏——」

杜鐵池點頭道：「不錯，滴嘛破漏——是這四個字！」

徐雷道：「此乃上乘運劍口訣——」頓時喜道：「恩人竟已悟透至此，不日當能出入靑冥了！」

說時天風大作，疾勁的罡風，平削着石洞外的表層，就像刀子削刮一般的揚起了片片石灰！

這等風力，以杜鐵池來時體質，那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承受得了的，然而此刻，卻不能給與他絲毫威脅！

徐雷正自不解他將如何離開，卻見杜鐵池抱了一下拳，整個身軀，已垂直的向着峯下躍去！

不言徐雷目睹此番情景，驚喜交集，且說杜鐵池躍抵山畦上，一路翻下洞府，即見大小羣猿，正自喧叫混亂鬧在一團！

杜鐵池的乍然現身，頓時使得各猿大爲驚喜，紛紛搶先上前，圍繞着杜鐵池，大叫大跳起來！

雖然只是短短兩三日的隔別，然而在杜鐵池的感覺裏，卻是像隔離了數十年，甚或是一生一樣的那般漫久！

他此番脫胎換骨，靈性大增，一切見地均較以前大爲不同！靈性的滋長，更使他一舉一動都變得謹愼持重！

由於他瞭解到本身的責任重大，更使得他不得不加緊的鞭策着自己精益求精！

與衆猿調笑一番之後，他遂即進入到第三進石室，去參習那壁上的十二尊圖解畫像！

這十二具形像，即所謂的「十二星相面面俱到」，過去他已經參透，只是並不能深入領會！此刻，以他靈性智慧，果然，只在他定心凝思片刻之後，即已大悟！

休看僅僅只有十二式圖像，這其中包含的學問，卻是大極了，漸漸的杜鐵池已深悟出這些圖解，不僅僅是上乘道法的築基之始，甚至於，還關係着一種是一系列的鎭心伏魔上乘心法！

這一突然的發現，自然使得他，大是心慰的！

他在這間石府裏，足足停留了七天！

七天之後，當他步出石室之外，卻已熟爛了這「十二星相面面俱到」的神髓。

這些日子，飢餓時他只嚼食些生的黃精，口渴時就在室角吸飲滴泉，「慾念」降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這時心情一鬆，才想到要好好吃上一頓！

在前面石室內，他到了一個舊鼎，經過他一番清潔打磨，勉強可以用來當鍋！

他就支石爲灶，盛了半杓的淸泉，削了些野芋山薯煮吃一飽！

多日他未曾吃過熟食，這時吃起來倍覺芳香，心想那些白猿一定也愛吃，就把剩下的那些留下。

這些日子來，他也從來沒有想到過別的事情，這時一定下來忽然覺出了寂寞！

他想起了梁瑩瑩！

思念這玩藝兒就是這樣，不想就是不想，一點影子也沒有，一想起來可就無了無休，況乎梁瑩瑩是那麼可愛，雙方有十幾天沒見面了，一想起來，自然心中充滿了思盼！

先只是一點淡淡的影子，轉瞬間這點淡淡的影子，可就成了一種很沉重的心事，緊接着就變成了一種渴望——

一種急欲要一見她面的渴望！

所謂「魔隨心生」就是這個道理，又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杜鐵池在參透上乘道法之後，自然而然的也就遭遇到了這種不可避免的心相！

十幾天以來，除了到上峯徐雷那邊去過以外，他還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座洞府，加以他剛剛悟透了「十二星相面面俱到」這乘玄奧心法，心性至爲愉快，想到了須要輕鬆一下！

好在這附近地勢，他很清楚，當下就信步走出了洞府！

他原先只不過是存心在這附近隨意走走，可是不知怎麼一來，可就穿過壁廊，向着外面步出！

嶺陌上覆罩着一層白雪，天是灰的，雪花隨着風勢，一陣陣的飄過來，遠遠看過去，聳立在峯巒上的那些松柏，像是一重重的雪堆，一列列，排列的是那麼整齊。

杜鐵池心中不禁一動，想不到自己所居住的那座「七修洞府」，溫煦如春，一出洞外，竟然又是另一番世界，咫尺距離，竟然如此差別，眞的「匪夷所思」，令人無法猜透！

他信步跨過了眼前一片崗巒，來到了一片平原地方，只見正前方，約有百十丈外，點綴着一片盛開的紅梅！

血紅色的梅花，與白雪互一映襯，蔚爲奇景！

任何人目睹及此，都會情不自禁的興起一番興奮，即使你是個凡夫俗子，也鮮有不喜愛梅花的！

杜鐵池心中一喜，足下加勁，遂即縱身而出，一路踏雪狂奔直向着那叢梅林奔去！

他如今功力精進，較諸昔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時一經施展開輕功身法，才更見高明，往往只借諸足尖在雪面上一點之力，身軀已縱出十數丈以外，心裏一喜，他更加的賣弄起來！

過去他曾經練過「踏雪無痕」的輕身功夫，只是也只能十丈見功，再要延長下去，雪面上可就難免要現出了一些痕跡！那裏像他今天這個樣子，看上去，整個身子，幾乎是在雪上凌空飛越一樣。

百十丈的距離，不過是三數個起落，已撲到了盡頭！

這種輕功，使得他自己也不勝駭異！如果說有一個人這般施展，他必然會以妖魔視之，在他印像裏，還不曾見過一個人，有過如此造詣的輕功！

心裏一高興，足下更不停留，身子方一撲臨，已陡地拔空而起，一躍十丈，輕輕落在了最高的一棵老梅之巔！

他足下方向梅梢上一落，猛地裏，卻看見了一樣物件，禁不住大吃了一驚！

——那是一條五彩斑爛的怪蛇！

這條怪蛇無巧不巧的正自盤身在梅樹之梢，由於長軀上色澤，與那棵古梅樹的顏色十分接近，一時甚是不易看淸！

杜鐵池足下一落，那條怪蛇霍地向上仰頭，才使得他忽然看清了——是一條頭上生有紅色鷄冠的大蛇！

這條蛇，好像正在專心一意的，噬着甚麼，咀裏咬着一枚紅色的菓子！正在將嚥未下之際了！

杜鐵池落下的身子，無巧不巧的，正好落在這條怪蛇的頭前，足尖與蛇頭距離不足半尺之距！

這條大蛇乍見杜鐵池似乎吃驚不小，口鼻裏發出「嘶！」的一聲，身軀倏地向着樹幹下方縮了回來，退勢極快，轉瞬間已吸縮了丈許上下！

杜鐵池早已吃驚的由樹下飄身而下！

在樹下他打量着這條蛇，心中大是驚懼。

這條蛇端的稱得上是條大蛇，足足有丈多長，約有杯口那般粗細，遍體紅黃間接的密鱗，閃閃有光。最奇怪的是這條蛇頭部那個紅色肉冠，以及身後那截扁平如同扇面的尾巴！實在是大異一般，那截扁尾緊緊貼着樹面，活似一面吸盤，緊緊的吸附着，確是一條罕見的怪蛇！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鶯啼梟變色　虎伏猿施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度月隨柳若梅往見三夫人，傾談間，忽報楊非子已回，三夫人急把凌度月點了穴道，藏於床榻後，剛峻，楊非子已隨着柳若梅進入，三夫人遭楊非子危言恫嚇，擬施攝魂之術以抗，詎爲楊非子識破，催使他提早施展無影之毒，並告知三夫人，柳若梅身上也已中毒，爲她母女要求得活命，則一切均須聽從擺佈，並要脅三夫人再嫁給他，三夫人要他往說服柳鳳閣，楊非子聲稱有辦法在三天內要柳鳳閣允准，臨行把二粒解毒丹交給三夫人，未幾柳鳳閣到來，三夫人把受迫之事說出，柳鳳閣束手無策，只說會想辦法對付而去，三夫人目睹柳鳳閣去遠，抬頭見柳若梅當門而立，正望着三夫人出神——

夏秋蓮舉手一招，把手中一粒解藥，交給了柳若梅，道：「把解藥吞下。」

柳若梅點點頭，吞下了解藥。

夏秋蓮也把手中的解藥吞下，輕輕拂着柳若梅頭上的秀髮，道：「梅兒，咱們的處境，越來越險惡了，你要處處小心才是。」

柳若梅點點頭，道：「女兒明白。」

夏秋蓮道：「妳那位大伯父，去遠了麼？」

柳若梅笑一笑，道：「他被娘這一哭，嚇得落荒而逃。」

夏秋蓮道：「他不是怕爲娘哭，他是心有顧慮，如是他心無顧忌，咱們母女哭死他也不怕。」

柳若梅道：「娘！我有些糊塗了，咱們究竟是要怎麼辦？」

夏秋蓮道：「先要想法子保住性命，妳出去吧！小心些監視四外，一有人來，立時想法子傳示警訊。」

柳若梅一點頭，閃身而去。

夏秋蓮再登木榻，拍活了凌度月的穴道。

凌度月挺身而起，躍下木榻。

兩道目光，怔怔的盯注夏秋蓮的臉上瞧着。

只見她臉上淚痕宛然，但神情却沒有一點悲傷的樣子。

夏秋蓮嬌媚一笑，道：「那有這樣盯人的看法。」

凌度月歎氣道：「奇怪啊！奇怪！」

夏秋蓮道：「奇怪什麼？」

凌度月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夏秋蓮道：「打仗啊！」

凌度月道：「打仗，妳和誰打仗？」

夏秋蓮道：「楊非子，和我那位大伯柳鳳閣。」

凌度月說道：「沒有，你們沒有動過手？」

夏秋蓮笑一笑，道：「這是文打，唇槍舌劍，激烈異常。」

凌度月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妳剛才哭的是眞是假？」

夏秋蓮道：「你聽呢？」

凌度月道：「聽起來柔腸百斷，哀哀欲絕，但我看你神色，却是不見一點傷悲之情。」

夏秋蓮道：「你沒有聽過麼？女人的哭，是對敵的法寶之一。」

凌度月歎口氣，道：「這麼看起來，姓柳的這家人，複雜的很！」

夏秋蓮微微一笑，說道：「那是因柳家的錢太多了，誰要掌握了柳家的財富，而又能善爲運用，誰就能掌握住大半個江湖。」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難道你也有謀霸柳家這份財富的用心？」

夏秋蓮道：「唉！我是一個女人，不論我擁有多少的財富，對我又有什麼大用呢？夫君早喪，膝下無子，若梅將來，也要嫁人，能够溫飽，過一生平淡的歲月，我的心願已足，似乎是用不着謀霸這一份產業了。」

她說的入情入理，但凌度月聽得一頭霧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沉吟了半晌，才歎口氣，道：「三夫人，聽妳這番高論，仍是和適才的話，有着很大的不同。」

夏秋蓮道：「凌少俠，你是正人君子，藝得於無形劍的門下，你應該爲人間抱不平，爲江湖主正義。」

凌度月道：「江湖上的人人事事，眞正是複雜的很。」

夏秋蓮道：「所以，我在想，咱們應該合作！」

凌度月笑一笑，道：「妳和多少人合作，楊非子，或是你那位大伯。」

夏秋蓮歎口氣，道：「他們都別有用心，並非要眞正的和我合作……」輕輕歎息一聲，道：「凌少俠，你也有一身很好的武功，我相信你的無形劍法，能够快如閃電，甚至可以和楊非子的無形之毒比美，但你却缺乏心機和經驗。」

凌度月嗯了一聲，沒有接口。

夏秋蓮道：「你也許覺着我的話過份了些，事實上，這是很眞實的事，如若你和楊非子，在對陣之時，他可能逃不過你的無形劍，但你也無法逃過他的無形之毒，這一點你是否相信呢？」

凌度月點點頭，道：「除非一見面我就出劍，我無法快過他的無形之毒，這個人下毒的手法，能够雙手不揚，我眞不明白，他如何把奇毒放了出去。」

夏秋蓮道：「我也不知道他如何打出無形之毒，但現在我有些明白了……」

凌度月啊了一聲，道：「夫人可否見告呢？」

夏秋蓮道：「自然要告訴你，要是不準備告訴你，我也不會說了。」

凌度月道：「在下洗耳恭聽！」

夏秋蓮道：「他的衣袖，褲管之內，都裝好了强力的彈簧射筒，自然，這些射筒，都經過了精心的設計，施放時，不帶一點聲息，而且能够射出一丈開外，只要取對了方位，角度，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傷人。」

凌度月道：「原來如此，在下苦苦思索，始終想不出他放毒的手法，三夫人這麼一說，那就不足爲奇了。」

夏秋蓮道：「凌少俠不要見怪，這就是咱們不同的地方，我的經驗，加上了我的才慧，使我對料斷事物，有着很大的把握……」

黯然歎息一聲又道：「凌少俠，所謂經驗，閱歷，通常都帶着痛苦的回憶。」

凌度月够聰明，雖然是初出茅廬，但他已能完全領悟了夏秋蓮的話，點點頭，道：「果然是經驗之談。」

夏秋蓮悲傷和歡笑，都來得那麼快速，只見她嫣然一笑，立刻逐走了留在臉上的悲傷神情，說道：「凌少俠，實有着過人的悟性，但不知怎的能論定賤妾是經驗之談。」

凌度月道：「我對楊非子有了很大的戒心，也有着一種隱隱的畏懼，那是因爲我中過了他一次無形之毒。」

夏秋蓮道：「我們母女，爲了替公子盜取解藥，冒了很大的危險。」

凌度月一抱拳道：「這一點，在下還未謝過三夫人。」

夏秋蓮一閃身，笑一笑道：「不敢當，救你凌少俠，也就是我們母女自救，因此，不敢當少俠大禮。」

凌度月道：「其實，三夫人的才智，足以自保。」

夏秋蓮低聲說道：「也許我有能自保，但我要付出我的身體，寡母，弱女，有什麼辦法能和楊非子，柳鳳閣，這兩大强勁的實力對抗呢？」

她的聲音低沉，傷悲，但却又充滿着挑逗。

凌度月回顧了夏秋蓮一眼，道：「紅顏薄命，也許夫人生的太美了。」

輕輕啓動了一下櫻唇，露出來一個淒迷的笑意，道：「那不是我的錯，錯的是父母替我纏上這一雙好小脚，如是我有着一雙大脚板，也許會改變我一些悲慘的際遇。」

她輕輕抬動一下纖巧，瘦小的金蓮，引得凌度月也不自主低頭看了一下。

白綾小鞋，是那麼盈盈一握，使人興起一種同情的憐惜。

在那個時代中，流行着崇尚小脚的風尚，夏秋蓮的一對金蓮，是最大的一雙小脚。

這是有計劃的挑逗，但又是那麼不露痕跡，有意無意間，夏秋蓮暴露出她所有美感。

凌度月强自收回投注那對蓮足上的目光，暗暗吁一口長氣，道：「是的！人不應該太完美，夫人如多一些缺憾，也許就不會引起楊非子的非分之想了。」

夏秋蓮道：「上天並非太慘酷，所以，給了我很多的智慧，也遇着了很多的好人幫助我。」

凌度月道：「是的！夫人是一位很會運用自己美麗的人。」

夏秋蓮道：「我有一身不錯的武功，尋常人也不敢打我的主意，敢對我心存非分的人，至少有着比我高明的武功，仗憑着我的才慧，我躲過了很多次刼難，逃過了很多的危險，但如像楊非子和柳鳳閣這樣的高明人物，那就非我的能力所能抗拒了……」

勾人魂魄的目光，盯注在凌度月的臉上，接道：「你也不能獨力和兩人抗拒，用你的武功和我由痛苦經驗中磨練出來的才慧，才能和他們一決勝負。」

凌度月心中並無一親芳澤的雜念，但他意識却感覺到夏秋蓮是一位美媚，聰明動人的女人。

輕輕吁一口氣，道：「三夫人準備要在下如何合作？」

言下之意，幾乎是已答應了夏秋蓮的請求。

但夏秋蓮並不滿，黯然說道：「賤妾原未想能遇到有凌少俠這樣的人物，但我也未料到大伯竟會請來了楊非子這樣的高人……」

凌度月接道：「柳鳳閣也是一個很惡毒的人麼？」

夏秋蓮點點頭，道：「他心計的險惡，決不在回天手楊非子之下。」

凌度月說道：「但他是妳丈夫的大哥啊！」

夏秋蓮道：「柳三郎是他的弟弟，但也是柳家財富的所有人，先夫如若不死，有一天，他會掌握到柳家的財富。」

凌度月道：「你是說，柳三郎是柳鳳閣所謀害的了？」

夏秋蓮道：「柳三郎的一身武功，不在賤妾之下，豈是輕易被人殺死？」

凌度月道：「這個，當眞是駭人聽聞了，骨肉相殘，箕豆相煎……」

夏秋蓮接道：「我不敢這樣武斷，但我不能不這樣想，他們兄弟，各訪名師，求得武功，有時，爲了學一招一式，不惜一擲萬金，反正柳家財富雄厚，有着化不完的銀子，但他們之間表面上，却維持兄友，弟恭的情勢，但各拜師求武，却又是極端的隱密。」

凌度月歎道：「可悲，也很可歎。」

夏秋蓮眨動一下美目，道：「凌少俠，可歎的是我，可悲的也是我，我如能嫁一個平凡的人，也許能白首偕老，過一輩子安靜的生活。」

凌度月搖搖頭，道：「三夫人，恕在下說一句放肆的話，這不太可能，嫁一個平凡的人，你會爲他帶來更大的災禍。」

夏秋蓮淒涼的笑一笑，道：「報了三郎的大仇之後，我會毀去自己的容貌，和這一雙小腳。」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這要凌少俠成全我們母女。」

凌度月道：「好吧！我答應你，楊非子和柳鳳閣，都不是什麼好人，眞要能除了他們也許可以爲人間除一大害。」

夏秋蓮似是高興的有些忘我，一眨眼落下了兩行淚水，嬌軀搖顫，似是要向地上摔去。

這就使得凌度月不得不伸手去扶。

就是那麼一個巧法，凌度月伸出的左手，扶住了夏秋蓮的右肋柳腰，右手却撞上了夏秋蓮的前胸。

三夫人穿的衣服不多，凌度月感覺着手撞在一團捏實的棉花週圍，軟軟的，但又有着一股彈性。

凌度月初試風月情，不禁一呆。

但夏秋蓮却像是觸上了電流，口中嚶嚀一聲，全身倒在了凌度月的懷中。

叫的聲音很輕柔，但却是動人心弦。

忽然間，凌度月感覺血行加速，一股熱氣，由丹田直沖了上來。

但他太缺乏經驗了，夏秋蓮說的不錯，經驗多些都帶些苦澀的味道。

凌度月只覺心火上升，氣血浮燥，但却不知道如何處置。

還是夏秋蓮吁口氣，站直了身子，雙頰上飛起了兩片紅暈，似怨似愛的望了凌度月兩眼，輕輕推開凌度月擱在了柳腰上的左手，低聲說道：「凌少俠答應幫助我們母女，賤妾太高興了，高興的站也站不穩啦。」

凌度月整個臉紅的像一團火，呆呆的望着三夫人出神。

嬌媚入骨的夏秋蓮，却突然變的一臉端莊之色，道：「我站的太久了。」

本來嘛，那樣小的一變腳，站了那樣久，自然是有些支撐不住。

把凌度月讓在妝枱前的錦墩坐下，夏秋蓮却坐在床沿上。

凌度月暗自調了一口氣，道：「夫人，是否已想好了對付楊非子的辦法。」

夏秋蓮點點頭，道：「我不能讓你去冒險，你們對面相搏，你沒有那楊非子手段陰險，就算你早已下了決心，見面就出劍，但也只有五成勝算。」

凌度月不得不承認，楊非子的無形之毒，確然驚人。

夏秋蓮接道：「所以，咱們設計個完美的辦法。」

凌度月道：「這要三夫人去想了，在下……」

夏秋蓮點點頭，接道：「我會想出來個好辦法，楊非子幾個弟子，都已得他用毒眞傳，柳鳳閣也有着很精密的安排，我想先挑起他們之間的搏殺。」

凌度月道：「這辦法很高明，但不知在下要如何出手幫忙。」

夏秋蓮道：「借重凌少俠之處正多，需要少俠出手時，賤妾自會遣人通知。」

嫣然一笑，接道：「你來的時間很久了，免得引起那許豹的懷疑，你也該回去了。」

凌度月道：「現在走麼？」

夏秋蓮道：「少俠請稍候片刻，賤妾去佈置一下。」

說完話，逕自出室而去。

凌度月望着她細碎的蓮步，擺動的柳腰，心中念頭暗生。

看一眼，轉過臉去，不敢多看。

不多久，夏秋蓮去而復返，低聲說道：「小女若梅，已引開了許豹，凌少俠可以去了，別忘了你馬松的身份。」

極快的把馬松的身份地位，和應對之法，簡略說明。

凌度月離開了夏秋蓮住的幽雅廳院，直奔養病的小院。

夏秋蓮一番解說，使凌度月對馬松瞭解不少，這對他應處之道，自然有着很大的幫助。

許豹果然不在室中，凌度月一路無阻的回到室中。

躺在木榻上，回想到夏秋蓮和楊非子，柳鳳閣等一番應付之言，感覺三夫人確是個具有無比才慧的女人。

但更難忘的是那嬌媚的情態，和那種成熟女人的撩人風韻。

凌度月已然迷失在一張無形的羅網之中，而不自覺。

江湖上風浪太大了，凌度月雖然有着一身武功，和相當的定力，但也無法抗拒那細心編排的重重陷阱，和那欲拒還迎的挑逗風情。

不能對凌度月的要求太高，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其實，夏秋蓮風情，媚態，和那入木三分的表情，欵欵深談的入理分析，天下又有幾個人能夠抗拒的呢？

凌度月仰望着屋頂，正想的出神，木門突然被人推開。

一種身負深厚內功人的本能反應，凌度月一躍而起，疾如飄風閃到屋角一側。

那份快速，就算是有人一推門就打出暗器，也無法傷得到他。

但看清楚來人之後，凌度月不禁臉上一紅。

只見來人眉目如畫，臉上帶着一股俏麗的笑意，穿着一身白羅衣，赫然是柳若梅。

小丫頭深得夏秋蓮那一種特異的俏麗，精靈，只是缺少了那一份成熟的誘惑，但另一種嬌稚神韻，却也是楚楚動人。

母女兩個人，比起來，一個是盛放的牡丹，散發招蜂引蝶的艷媚，一個如含苞待放的百合，有一種清麗眉目的韻緻。

只見她輕行幾步，低聲說道：「馬松沒有你那麼快的身法。」

凌度月點點頭，有些惶愧的說道：「我知道，我正在想事情，想的入神，一下子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眨動明眸，輕啓櫻唇兒，柳若梅，輕柔的說道：「可是在想我娘告訴你的話，是麼？」

凌度月心頭震動了一下，道：「是的！妳娘是一位具有着過人智慧的才女。」

柳若梅沉吟了一陣，欲言又止，緩緩轉身而去。

凌度月望着她行去的背影，忽然間發覺她步履間，十分沉重。

柳若梅沒有再回顧一眼，凌度月也忍下了沒有出言招呼。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一陣步履聲，驚醒了凌度月。

半掩的木門，突然被人推開，一個身着青色勁裝的大漢，大步行了進來。

身後却緊隨着許豹。

只見許豹對那青衣漢子的敬畏，凌度月已直覺的感覺這青衣人身份不低。

青衣勁裝人停下了腳步，冷厲的目光掃掠了凌度月一眼，却回頭對許豹說道：「這一位就是馬松？」

凌度月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敢情這青衣勁裝人，並不認識馬松，正愁無法辨認出來人的身份，他既然是不識馬松，那就好應付了。

但見許豹一欠身，道：「是的。」

凌度月一抱拳，說道：「兄弟正是馬松……」

青衣人一揮手，道：「在下張奉，大東主的隨身護衛。」

凌度月已瞭解大東主指的柳鳳閣，隨身護衛，自然是十分親信的人，凌度月也記着自己的身份，微一欠身，道：「原來是張兄，不知有何見教？」

張奉道：「大東主請馬兄去一趟。」

凌度月微微一怔道：「請我去……」

張奉接道：「不錯，請你去，馬兄，可是不願去麼？」

許豹不停以目示意，要凌度月趕緊答應。

凌度月點點頭，道：「大東主見召，馬某怎敢抗命。」

張奉道：「那很好，咱們走吧！」

轉身向外行去。

凌度月望望許豹，緊隨在張奉身後行去。

這意外的變化，使得凌度月有些慌亂，一路上都在忖思着如何應付。

張奉行入了一座緊靠花園的院落中，直奔到上房門口，才回頭望了凌度月一眼，道：「站這裏等等。」

凌度月目光轉動，只見房門口處，站着兩個和張奉一般衣着的大漢，放入張奉，立刻擋在凌度月的身前。

左首一人冷冷的說道：「兵刃，暗器，和身上的玉瓶，藥物，全拿出來。」

凌度月搖搖頭：「在下未帶兵刃，也未帶藥物，暗器。」

右首青衣人一上步，雙手在凌度月身上摸索幾下，道：「見着大東主時，小心一些。」

凌度月道：「多謝關顧。」

只聽張奉的聲音，傳了出來，道：「馬兄請進。」

口氣竟然十分和氣。

凌度月緩步行入房門，只見一個身着淡紫色長袍的中年人，坐在一張鋪着黃緞子椅墊的太師椅上，身子斜靠在椅背上，修軀方面，長髯垂胸，雖然他坐的很隨便，但却自有一股懾人的威儀。

在那紫袍中年人的身後，站着兩個穿着青衫的童子，十四五歲的年紀，但兩面太陽穴却高高突起，一望即知，是有着很好內功基礎的人。

凌度月暗暗震動了一下，忖道：「這兩個小童，都非易與之輩。」

心中念轉，人却一欠身，道：「見過柳大東主。」

紫袍人正是柳鳳閣，微微一笑，指指旁側的錦墩，道：「請坐下說話。」

凌度月又一欠身，道：「謝過大東主賜坐。」

緩緩坐下。

柳鳳閣輕輕咳了一聲，道：「你叫馬松。」

凌度月道：「是的，小的叫馬松。」

柳鳳閣道：「聽說你受了傷？」

凌度月道：「小的是傷在歐陽明的掌下。」

柳鳳閣道：「大先生的靈藥果然神奇，看起來，你傷勢已經大好了。」

凌度月道：「是的！小的傷勢已經大好了。」

柳鳳閣笑一笑，道：「馬松，歐陽明的掌力，裂碑碎石，你能在他的掌下不死，足見你修爲的深厚了。」

凌度月道：「大東主誇獎，保下小弟這條命，全是大先生的靈丹妙藥。」

柳鳳閣輕輕的歎一口氣，道：「楊非子對重傷的手下，很少施救，但他却肯對你格外施恩。」

凌度月笑一笑，道：「大先生破例施藥，小的是命不該絕。」

柳鳳閣點點頭，道：「馬松，千古艱難唯一死，但世上，却有不少自絕而死的人，那是爲了什麼？」

凌度月怔了一怔，暗道：「柳鳳閣用心難測，我不能表現的鋒芒太露。」

心中念轉，遲疑着說道：「大東主，這些話太深奧了，馬某人江湖草莽，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柳鳳閣笑一笑，道：「這中間也確有着很深的哲理，一般人，無法瞭解，不過，這裏面却也有着很簡單的道理，那該人

人都明白，犖你說吧！闖蕩江湖，刀頭舔血，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的想過的舒適一些……」

輕彈右手，沉吟了一陣，接道：「廣闊庭院，嬌妻美妾，錦衣玉食，僕婢如雲，該是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生活，但不知馬老弟，是否也有這個想法？」

凌度月道：「大東主，這日子，我馬某人想是很想，但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大的份量，這一生，只怕沒有希望了。」

柳鳳閣淡淡的說道：「馬老弟，別這麼氣餒，路是人走出來的，這日子最大的壞處就是要一些銀子，唉！但不知馬老弟在大先生手下聽差月俸是多少銀子？」

這一下，眞把凌度月問住了，但又不能不回答，尷尬的笑一笑，道：「大東主，不多，百把兩吧！有時，運氣好，還有點額外的賞賜。」

柳鳳閣點點頭，道：「確是少一點，就算你再爲大先生拚上幾年命，只怕，也很難到錦衣玉食的標準。」

凌度月道：「難哪！大東主。」

柳鳳閣道：「馬老弟，你想不想過這樣一個日子呢？」

馬松道：「想是想，可是……」

柳鳳閣笑一笑，接道：「馬兄，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江湖走久了，總會有失手的一天，你能在歐陽明的掌下留住性命，馬老弟，你該有一些後福可享。」

凌度月道：「這個、這個……」

柳鳳閣突然從衣袖中取出一物，遞了過去道：「馬老弟，你先瞧瞧這個。」

凌度月伸手接過，展開一着，發覺那是一張銀票，一張隨時可以兌現的銀票。

細看銀票上寫的是白銀五萬兩正。

凌度月心頭震動了一下，忖道：大手筆啊！五萬兩的雪花銀子，眞能買的人，慷慨赴死。

突然間，凌度月有了一個新的感受，體會到了錢的魔力。

柳鳳閣道：「馬老兄，你收起來吧！找個合適的地方，買上一爿莊院，好好的經營下去，不難很快成爲一方的首富，自然，你想法子，擺脫江湖上這些恩怨。」

凌度月手有些抖動，緩緩把銀票收起來，道：「大東主的厚賜，小的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柳鳳閣道：「小意思別放在心上。」

凌度月一欠身道：「謝過大東主。」

柳鳳閣一拱手，道：「不用多禮，你不是柳家的人，也用不着叫我大東主，咱們是平行論交。」

凌度月道：「這個小的不敢，大東主如此厚賜，不知有何遣差。」

柳鳳閣道：「沒有事，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凌度月啊了一聲，轉身向外行去，人到了大廳門口處，突然想到了一句話，突然停了下來，又轉過身子向柳鳳閣行去。

輕輕吁了一口氣，柳鳳閣緩緩說道：「你怎麼了？」

凌度月道：「我想到了一句話，不得不回報一聲。」

柳鳳閣道：「什麼話，這麼重要。」

凌度月道：「無功不受祿，如是大東主不肯，把心中的事告訴小的，這張銀票，小的也無法收下去了。」

柳鳳閣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個，這個，你快收下，這不是大錢，但足夠一個人過一生安宜，舒適的生活了……」

語聲一頓，接道：「如是你實在心中過意不去，那就幫我一個忙。」

凌度月道：「如何一個幫法呢？」

柳鳳閣道：「很容易，不管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只要大先生在場，你就把這個打開。」

一面說，一面遞過來一個銅盒。

那是一個封閉得很密的盒子。

凌度月在手掂了一掂，道：「大東主是否也要在場呢？」

柳鳳閣道：「這個，不論我是否在場都是一樣。」

凌度月道：「大東主的銀子，似乎是好賺的很啊！」

柳鳳閣笑一笑，道：「機會嘛，這種事，總歸是不會那樣的有條不紊，所以，在下希望，你打開這銅盒時，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凌度月一拱手，道：「大東主，只有這一點事，就付了如此高代價麼？」

柳鳳閣道：「這只是一半，另外一半，我會在你打開這盒子後，再交給你。」

凌度月道：「大東主厚愛了。」

柳鳳閣揮揮手，道：「你還有什麼要問麼？」

凌度月道：「差不多了，我只想再問一件事。」

柳鳳閣道：「好！你說吧！」

凌度月道：「這盒中是什麼東西。」

柳鳳閣道：「馬松，看起來，你是個很細心的人。」

凌度月道：「大東主給我這一筆意外的財富，使在下動心，但也使我變的惜命，如是我不幸死去了，這一筆財富，豈不便宜了他人？」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馬老弟！盒中是一種奇異的香味，任何人聞到這一點香味，都會暫時暈迷過去。」

凌度月道：「包括區區在下？」

柳鳳閣道：「是的，只有在你也暈倒過去時，才不會引起人的懷疑，是麼？」

凌度月點點頭道：「很好的安排。」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老弟，你如是不同意，在下也不會勉强。」

凌度月道：「暗算楊大先生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但我又捨不得五萬銀子。」

柳鳳閣道：「馬老弟，你應該相信我的話，因爲，你可以選擇我在場的時間，打開這盒子，自然，我也包括在內了，是麼？」

凌度月道：「好吧！大東主這筆可觀厚賜，在下只有捨命一試了。」

柳鳳閣一拱手，道：「馬老弟是聰明人，在下沒有看錯。」

凌度月一欠身，道：「大東主，小的可以告辭了吧？」

柳鳳閣微微一笑，說道：「恕我不送了。」

凌度月退出跨院，直返自己的住處。

他雖是極具才慧的人，但却太缺乏經驗了，一時間，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件事。

這確是對付楊非子的機會，而且出自柳鳳閣的設計。

但如算計失敗，很可能使自己變成了一個替罪羔羊。

忖思之間，木門呀然而開，許豹緩步行了進來。

凌度月正在暗自盤算着心事，看到了許豹進來，也未起身招呼。

許豹却緩步行到了凌度月的身側，微微一笑，道：「馬兄，想什麼心事？」

凌度月嗯了一聲，道：「兄弟在盤算一件事！」

許豹微微一笑道：「恭喜馬兄啊！」

凌度月微微一怔，道：「什麼事？」

許豹道：「剛才馬兄見大東主……」

凌度月接道：「不錯啊！還是你許兄招呼兄弟去的！」

許豹道：「這個，兄弟自然記得，不過，你兄弟離去之後，大先生也派人來找你。」

凌度月呆了一呆，說道：「大先生找我？」

許豹笑一笑，道：「不錯，大先生派人來找過你……」

凌度月大感緊張的說道：「你許兄怎麼說？」

許豹微微一笑，道：「馬兄希望兄弟怎麼說呢？」

凌度月畧一沉吟，說道：「大先生很多疑，最好不要告訴他，我去見過了大東主。」

許豹道：「馬兄，你覺着去見大東主的事，能够騙過大先生麼？」

凌度月嘆口氣，道：「說的也是，兄弟倒是沒有想到這件事。」

許豹道：「所以，兄弟告訴來人說，柳大東主請你過去了……」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那人有着很奇怪的感覺，再三追問兄弟，大東主爲什麼請馬兄去。」

凌度月道：「許兄怎麼說？」

許豹道：「事實上，也不知馬兄的用心，所以，兄弟沒有說什麼！」

凌度月道：「多謝許兄。」

許豹輕輕咳了一聲，道：「馬兄，兄弟曾經聽過一個傳言，不知是眞是假？」

凌度月道：「什麼傳言？」

許豹道：「柳家財富，可與國敵，聽說，柳大東主每次召見客人時，都予厚賜，不知可有此事？」

凌度月道：「這話不錯，在下見到了柳大東主，也蒙他賞賜了一筆銀子。」

許豹道：「但不知道賞賜馬兄多少銀子。」

凌度月笑一笑，道：「不太少。」

許豹道：「馬兄，江湖上有一句俗話說，見一面，分一半，兄弟不敢和你馬兄按江湖規矩來了，但兄弟伺候你這幾天，馬兄吃肉，給兄弟一點湯喝，大概是應該的！」

凌度月道：「不！如是兄弟要分給你許兄，應該多多分給你一些才是。」

許豹嗯了一聲，道：「馬兄準備分給兄弟好多？」

凌度月微微一笑，說道：「十萬兩銀子！」

許豹微微一呆，道：「眞的麼？」

凌度月道：「自然是眞的！」

許豹道：「大數目，驚心動魄大數目，但不知凌兄幾時可以分給兄弟。」

凌度月嘆口氣，道：「大東主賜予銀票，已被兄弟藏了起來……」

許豹急道：「藏在何處？」

凌度月道：「許兄，這個，兄弟還不到說的時候！」

許豹似是也覺着自己是多問了，輕輕咳了一聲，道：「在下是不該問的！」

凌度月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些也未可厚非，就是兄弟，在得到那大東主的厚賜時，也是駭了一跳。」

許豹皺皺眉頭，道：「奇怪呀！你比我許某，那是高明多了，但那大東主一下子付了你幾十萬銀子，那就很難叫人相信了。」

凌度月道：「許兄可是覺着兄弟不值這個價。」

許豹道：「馬兄如是眞肯分給兄弟十萬銀子，大東主對馬兄的賞賜，決不至三十萬了。」

凌度月嗯了一聲，道：「善財難捨，大東主如若沒有要兄弟効勞之處，自然不會一出手就如此大方，但如兄弟保不住這條性命，你許兄也無法分得這筆銀子。」

許豹嘆口氣，道：「可惜呀！可惜，萬一馬兄有了什麼不幸，這筆銀子，豈不便宜別人了。」

凌度月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所以，許兄最好能保護兄弟不死。」

許豹道：「但不知要兄弟如何一個保護之法。」

凌度月道：「只要許兄掩護一下兄弟的行跡。」

許豹道：「好！不過，你得給我寫份借據，欠我十萬銀子。」

凌度月笑一笑，依言寫下一張借據。

許豹把借據折叠起來，貼身藏好，道：「馬兄，現在，兄弟應該如何幫你。」

凌度月道：「我想先好好睡一下，但也可能出去辦點事，有人來找兄弟時，還得許兄弟掩遮一下。」

許豹道：「你放心去吧！但最好別去的太久。」言罷，退出室門。

凌度月隨手掩上木門，但並未下栓，然後，輕啓木窗而去。

避開了許豹的目光，凌度月很快的溜到三夫人夏秋蓮的住處。

凌度月閃入了小巧的院落中。

但見人影一閃，柳若梅迅如飄風一般，疾掠而至。看清了來人之後，柳若梅有些大感意外的道：「是你。」

凌度月道：「不錯，令堂在麼？」

柳若梅點了點頭，未再接口，帶着凌度月進入廳中。

三夫人夏秋蓮未得女兒通報，人已急步迎了出來，道：「凌少俠，是有要緊的事？」

不待凌度月接口，就把凌度月讓入內室，立即道：「什麼事？」

凌度月道：「令大伯柳鳳閣，交給我一件物品……」一面說話，一面從衣袋中取出了一物，遞了過去。（未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菲菲生擒了李飛鵬後，强他吞下福壽露，以控制其行動，同時迫問出在葉慈輝母親身上下的毒，解藥收藏在巫山梁七姑處，菲菲釋放李飛鵬後，又命十二殺手隨葉慈輝往巫山，葉慈輝與十二殺手抵達巫山，命他們在外接應，他則獨自由莊後翻牆而入，詎莊中靜寂如死，不見人踪，待尋至地下室，始發現梁七姑一人，葉慈輝坦述來意，要梁七姑賜予解藥，梁七姑聲稱那中毒婦人並非葉母，葉母現在此間，並警告葉慈輝勿再妄動，否則葉母便死定了，葉慈輝大怒，聲稱如敢加害，當殺盡此間人——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大結局）

殲除血手魔　弭消武林刦

梁七姑冷笑一聲，道：「別說你把這裏的人斬光殺盡，你就是把天下的人斬光殺盡，你也威脅不到老身。」

葉慈輝爲了自己娘的生死，可眞不敢發橫，只好輕輕咳了一聲，道：「七姊，你有何吩咐？」

硬的不行，只好來軟的，看她有什麼條件。

梁七姑目光冷峻的注了葉慈輝半天，忽然，嘆了一聲，道：「你隨我來吧！」轉身走進一道石門而去。

葉慈輝猶豫了一下，覺得處境再壞也不過是現在這個情形而已，於是，暗笑了一聲，隨後跟了進去。

穿過石門，裏面是一間不大不小的雅室，雅室之中，盤膝坐着一個女人，垂眉闔目，正在打坐。

葉慈輝一眼看到那女人之後，不由得神情一愕，心中一片紛亂。

敢情，那女人的長像和他住在九嶺南坪杜莊的母親完全一樣。

這時只聽梁七姑大喝一聲，道：「葉慈輝，你還不拜見你母親。」

葉慈輝回目一瞪梁七姑道：「七姑，你到底在搗什麼鬼？……。」

一聲輕輕的嘆息，從那婦人口中發出道：「孩子，你難道連自己的娘都分辨不出來了麼？」

葉慈輝對自己母親眞可以說是會少離多，母子相認之後，根本沒相處，他就找怪醫石懷冰去了。

可是，這婦人這一聲嘆息，這一句話，扣在他心弦上，却使他有着親情相繫的連心之感。

葉慈輝心中已動，可是他却壓制着激動的情緒，持重的望着梁七姑道：「有請明白見示。」

梁七姑臉上又一次現出了笑容，這笑容雖然只是一現卽隱，在她來說，這已是非常難能可貴了，她點了一點頭，道：「你很謹愼！老實告訴你，這位才是你的親娘，至於，原先的那一個，不過是一位替身而已。」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梁七姑的這番說明，並不能在葉慈輝心理上增加什麼影响，葉慈輝依然凝視着梁七姑，沒有同意的點頭和任何表示。

梁七姑望了葉慈輝一眼，非常欣賞葉慈輝地笑了一笑，道：「事情是這樣的，現在老身改變了主意，所以，帶你進來與令堂相會。」

葉慈輝道：「爲什麼？」

梁七姑道：「不爲什麼，只是，這些日子來，令堂給了老身一種從來做夢也想不到的啓示，因此，改變了我一向的人生觀。」

葉慈輝朗目之中泛起一道疑訝的光芒，口齒欲動之際，只聽葉老夫人，叫了一聲，說道：「慈輝，你目前最重要的判斷是爲娘的眞僞，除此以外，你就不必再顧慮了。」不錯，只要她老人家沒有問題，其他就不必顧慮了。因爲，她在任何情形之下，也絕不會傷害到自己的，葉慈輝這時便再也控制不住那奔放的孺慕之情，一聲：「娘啊！」他推金山倒玉樹的拜倒在葉老夫人膝下。

葉老夫人流着眼淚嘆了一口長氣，伸手扶起葉慈輝，道：「孩子，起來！重新拜見過梁阿姨！」

葉慈輝不再猶豫的轉身向梁七姑拜了下去，一面誠摯的道：「梁阿姨，慈輝慚愧……。」

梁七姑笑着拉起葉慈輝道：「你很好，你對我也很有影响力，所以，我才被你娘說得改變了人生觀。」

葉老夫人道：「爲娘與你梁阿姨已經結了姊妹之情，你梁阿姨已答應助你一臂之力，度過當前的難關。」

葉慈輝大喜過望的道：「梁阿姨，此話當眞？」

梁七姑點着頭道：「一點不假。」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道：「但你老人家與向東洋……」

梁七姑不待他把話說完，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嘆息一聲，接口道：「對他，阿姨自是不能沒有數十年的兄妹之情，但想到整個的武林刧運，阿姨只有先顧大義，後盡友誼了。」

葉慈輝肅然起敬道：「你老人家面冷心慈，慈輝敬佩無比。」

梁七姑一笑道：「這還不都是你娘之功，要不是你娘，我連笑都不會笑。」

葉老夫人笑道：「蘭姊，你本來就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要不，小妹那能說得動你……。」話聲一頓，接着轉向葉慈輝道：「慈輝，你又是怎樣會想到此時前來找娘？」

葉慈輝毫無隱瞞的將一切經過情形告訴了自己的娘和梁七姑，接着道：「現在孩子帶來的人還在外面哩！孩兒這就去招呼他們進來……。」

「不用了，他們都已被老夫打發走了。」話聲來的突然，出現的人更是突然，「血手惡煞」向東洋帶着二個老者，緩步走了進來。

「血手惡煞」向東洋的出現，不但葉慈輝大感意外，心神猛震，就梁七姑也不例外，只見她臉色一變，驚叫出聲，道：「啊！大哥，你怎樣回來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冷「嗯」一聲，道：「我要不回來，豈不被人出賣了都不知道。」

梁七姑羞愧之心油然而生，目光一垂，道：「大哥，請你原諒小妹，並聽小妹一言如何？」

「血手惡煞」向東洋冷笑一聲，道：「少嚕嗦！你要是識相的話，速卽自行了斷，免得老夫多費手脚。」

梁七姑的羞愧，不過是因爲與「血手惡煞」向東洋相交了數十年，一朝自己背叛於他，心理上難以適應而已，可是，「血手惡煞」向東洋一番話却說得梁七姑羞愧之心盡去，正義之感勃然而張，面色一正，道：「大哥，你就不給小妹一個說話的機會麼？」

「血手惡煞」向東洋冷哼一聲，道：「給你機會！我給你的機會已經够多了，想不到你結果還是背叛了我，我眞該早就宰了你。」

梁七姑肅然說道：「大哥，你爲惡一生，今年已是八十有三，前面的八十三年你都毫無建樹，何況，如今你已是遲暮之年，縱有所得，也不能及身享受了，你爲什麼連這一點都想不開……。」

「血手惡煞」向東洋大吼一聲道：「你懂得什麼！閉了你的鳥嘴。」

梁七姑發出一聲嘆息之聲，道：「大哥……。」

「血手惡煞」向東洋頭一偏，右手一抬，一點金光飛射而出，打向梁七姑。

梁七姑想不到「血手惡煞」會在這個時候，向她突施暗算，心理上毫無準備，金光一閃之下，梁七姑已是欲避無及，一聲尖叫，正着在梁七姑肩頭之上。

那道金光已沒衣而入，在葉慈輝眼中是看不出什麼暗器，但對梁七姑來說，却是知之最熟。

只見梁七姑臉色一變，道：「你……你……竟然向我下這種毒手……。」

一語未了，雙膝已是一軟，向着地上倒去。

葉慈輝叫了一聲：「阿姨！……」便待伸手去扶她。

葉老夫人及時喝止道：「慈輝，動她不得！」

葉慈輝一縮手之下，只見梁七姑的一張冷臉已是變得漆黑，接着，五官七竅流出了一些黃水，前後不到半盞熱茶時，梁七姑便化成一灘黃水，除了衣服還在之外，什麼都不見了。

在梁七姑身化黃水的時候，「血手惡煞」向東洋沒有任何舉動，任由葉慈輝母子眼睜睜的看着整個過程的演變，直到梁七姑完全化成黃水後，「血手惡煞」向東洋才冷笑一聲，發話道：「你們看到沒有，這就是背叛老夫的下場。」

葉慈輝心中衝起一股忿怒之火，就要和他衝突的時候，心中一動，想起慈母的安危問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沮喪的嘆了一口氣。

葉慈輝自己雖有自信，「血手惡煞」向東洋的暗器雖然惡毒，還不一定傷得了自己，可是，要同時保護母親的安危，就沒有絕對的把握了，因此，葉慈輝想硬也硬不起來了。

正當葉慈輝敢怒不敢言的時候，葉老夫人忽然暗中扯了他一下，暗中遞給他一粒藥丸，傳音道：「不要怕，你梁阿姨早就有見及此，送了爲娘一瓶對症解藥，你覓機把藥丸服下去，就是中了他的『化血神針』也不怕了。」

葉慈輝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娘，現在葉老夫人給了他一粒預防藥丸，也等於是告訴他，無需在這個上面担心他母親的安危。

葉慈輝先是定了心來，暗中吁了一口長氣，笑了一笑，道：「可是你這種對人的手段，叫人見了更是寒心。」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所以你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老夫可以對你的過往，概不追究。」

葉慈輝耳中又响起葉老夫人的細聲道

：「爲娘自有保身之道，你無需顧慮，你覺得該怎樣辦，就怎麼辦吧。」

葉慈輝目光一收，望了乃母一眼，葉夫人點了一點頭，默契在心，葉慈輝放心了。

葉慈輝胆氣一壯，搖頭道：「正邪不兩立，你別想再利用我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大笑道：「這話由你口中說出來，豈不叫人笑掉了大牙。」

葉慈輝面色一正，道：「英雄不論出身，何況正邪之別，一念在心，心正即人正，這有什麼可笑的。」

「血手惡煞」向東洋面色一厲道：「那你是鐵打秤鉈鐵了心了。」

葉慈輝道：「就看了梁阿姨之死，我也不能再和你們妥協。」

「血手惡煞」向東洋目射凶光，冷笑一聲，道：「好，那麼老夫就成全了你吧！讓你先行出手。」

葉慈輝目光轉動，望了「血手惡煞」向東洋身後二人一眼道：「是你我單打獨鬥呢？還是加上他們兩個人？」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笑道：「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還想力鬥三人麼？」

葉慈輝雖然有母親的暗示，可以自保無虞，但當面就有三個人，如果另外那二人乘着自己和血手惡煞拚鬥的時候，出手偷襲她老人家，豈不令人懸心，他一念及此，當下一點頭道：「正有此意。」

話聲微微一頓，又望了四下一眼，接着道：「只是此間狹小，四人動手，難以施展，我們到外面大廳上去吧。」

「血手惡煞」向東洋向身後二人一揮手，道：「你們先出去。」

那二人，轉身走了出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側身，意欲讓葉慈輝，葉慈輝瞥目間，只見母親向他暗中使了一個眼色，葉慈輝道：「你先請，我不放心你走在後面。」

向東洋爲人雖是凶神惡煞，而且也確有挾持葉夫人之意，但被慈輝這樣坦白說出來之後，也不免哈哈一笑道：「老弟，你也未免太小看老夫了。」舉步走在葉慈輝之前。

葉慈輝正想回頭與乃母請示，只見母親輕輕一揮手，傳音道：「你放開手幹吧，爲娘自有道理。」

葉慈輝微微一點頭，隨在「血手惡煞」向東洋身後跨出那間石室門外。

當他身形一離開那石室，只見那石門轟的一聲，在他身後關了起來，把他母親關在石室之內。

「血手惡煞」向東洋回頭望了葉慈輝一眼，冷笑一聲，道：「哼！你們倒會打如意算盤。」當下身形一停，接着又道：「這裏夠大了，就在這裏動手吧。」

這裏是地下室中的一座大廳，要走出地面，還要經過三道石門，「血手惡煞」向東洋選定這裏動手，顯然是打着甕中捉鼈之意。

葉慈輝笑了笑，道：「悉聽尊便。」

「血手惡煞」向東洋向那與他同來的兩位老者一笑道：「那就麻煩兩位，把這位小子收拾了吧。」

他對那兩位說話的語氣，居然相當客氣，他是何等人物，憑他這份客氣，便不難想像那兩個人不是等閑之輩了。

葉慈輝暗中吸了一口眞元內勁，把「神武神功」提聚到八成，微微一笑，道：「你自己爲什麼不上？」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你別小看了老夫的朋友，你接得住他們聯手合擊十招，就算你不錯了。」

葉慈輝望了那二個人一眼，只見那二人，年紀都在六十左右，一個使的是短兵器「子母乾坤圈」，一個使的長長兵器「陰陽五行拐」。

兩種兵器，一長一短，在運用上如果配合得好的話，確能彼此相輔相成。

葉慈輝不敢稍有輕視大意的心理，當下伸手取那把尺寸不太長的「七星寶劍」，當胸一橫，道：「如此說來，在下倒要請教請教兩位的合擊之術了。」

那兩人自隨「血手惡煞」向東洋現身以來，冷着一張臉，就沒開口說過一句話，這時，那兩人還是不說話，只見他們兩人自己交換了一下眼色，其中那使用「子母乾坤圈」的人，揮手一圈，便向葉慈輝胸前一遞而到。

葉慈輝橫劍一封，噹的一聲，劍圈相觸，葉慈輝只覺一股奇大的勁力傳了過來，震得自己手臂爲之一麻。同時，另外那個使拐的人，拐風起處，一掃又到。

葉慈輝旋身錯步，「七星寶劍」劃出一片劍光，以攻代守，削出一劍，直奔那老者腕脈之處點去。不料，這時那使「子母乾坤圈」的人，雙手一翻，「五雲捧月」由下而上，一抖而到。

這一招來得十分奇詭，逼得葉慈輝向後退了一步。

葉慈輝勢子稍緩，那二個人可就立時搶到了主動，發動一陣猛烈異常的攻勢。

葉慈輝竟被逼得連連後退，打了二十多招，才穩住勢子，緩過一口氣來。

葉慈輝暗自思量着忖道：「這兩人確有過人之能，我如果不使出『神武絕學』，只怕很難勝得他們，何況『血手惡煞』向東洋又虎視眈眈的守在一旁，等到我被他們兩人打得精疲力竭之後，再行出手，豈不給他檢了便宜。」

此念一生，當下劍勢一緊，使出了神武絕學。

那兩人原本打得得心應手，壓迫得葉慈輝節節後退，大有不堪一擊之勢，正在相視而笑，心中高興的時候，只見葉慈輝劍式忽然一變，不知其來處的，劍光一閃，奔向了那使「子母乾坤圈」右腕之上。

那人猛吃一驚，無奈招式已經用老，葉慈輝的劍勢又來得奇快無比，不要說閃讓招架，連應變的念頭都來不及轉，血光一冒，他的那隻手腕連同手中的「子母乾坤圈」，一齊掉落地上。

手腕和「子母乾坤圈」掉落地上，他才感覺到一陣劇痛攻心而到，大叫一聲，甩手而退。

葉慈輝得理不讓人，奇招再演，劍光一閃，公平無比的把那使拐的人的手腕，也削斷了一隻。

這簡直是叫人不敢想像的事，葉慈輝一上來，就直落下風，簡直沒有還手之力，誰會料到，他能敗中取勝，反而一擊成功，把兩個穩操勝算的老者都傷於劍下。

「血手惡煞」向東洋看得一楞道：「你這是什麼劍法？」

葉慈輝收劍一笑道：「你怕了吧。」

「血手惡煞」向東洋冷笑一聲，道：「投機取巧而已，何怕之有。」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你既然不怕，那就請吧。」

「血手惡煞」向東洋可是一個成了精的老滑頭，剛才決定在這裏動手，是想甕中捉鼈，杜絕葉慈輝脫逃之路，現在，自己却有點替自己担起心來。

萬一自己不敵，豈不也同樣沒有脫逃之路。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點頭，道：「好，我們今天是一場生死成敗之戰，動起手來，勢非等閑可比……。」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轉動，望了四週一眼，接着道：「這裏對我們都不能盡展所長，我們還是到外面去吧。」

話聲一落，不待葉慈輝答理，身形一轉，便向外面走去。

葉慈輝暗笑一聲，道：「悉聽尊便。」緊跟着他身後向外走去。

至於，那二個失去了抵抗力的老者，已忙着替自己止血包紮，不及同時跟了出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走出了地下室，穿過了前面大廳，一直走到前面廣場之上，才停下身來。

葉慈輝側耳靜聽，四週一片寂靜，想來「血手惡煞」向東洋只是輕身而來，未曾帶得多少隨從。

這倒是一個天從人願的大好機會。

葉慈輝雄心大發，豪氣如雲的發出一聲清朗長嘯，道：「請亮兵刃。」

「血手惡煞」向東洋探腰取出一條三尺七寸長的黑色軟鞭，振腕抖得畢直，甩動了一下，忽然，又把那鞭一收道：「老弟，老夫知道你練成了『神武神功』，別以爲不可一世，可是，老夫這幾十年來，也練成了幾種絕世神功，自信不在你老弟『神武神功』之下，常言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你老弟可眞要和老夫一爭長短麼？」

虧他說得出這種沒有骨氣的話來。

葉慈輝「嗤」笑一聲，道：「誰和你爭什麼長短。」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你既然無意和老夫逐鹿中原，我們何不言歸於好，化干戈爲玉帛，共圖大事，如今老夫年事已高，來日無多，將來所有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葉慈輝一笑道：「我看你還是動手吧，不要白費心機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嘆，道：「你年紀輕輕的，老夫眞爲你可惜。」

葉慈輝道：「在下要是敗了，那是命該如此，沒有什麼可惜的，你要不動手，我可不再和你廢話了。」

葉慈輝看穿了他的心意，準是被剛才的二絕招震住了，所以話聲一落，立時欺身而上，「七星寶劍」勢若奔雷，寒芒一閃，直取「血手惡煞」向東洋當胸「七坎」大穴……。

「血手惡煞」向東洋氣惱得怒叱一聲，喝道：「不識抬舉的東西，你道老夫宰不了你麼？」

掄起手中黑色軟鞭，迎住葉慈輝的「七星寶劍」，便拚鬥起來。

兩人這一搭上手，但見劍光鞭影，瀰天蓋地，掌勁指風橫空呼嘯，快得人影莫辨。

葉慈輝與「血手惡煞」向東洋各以奇快無比的速度，搶攻了一陣，雙方都意識到對方的身手，比原來心目中想像的更是厲害，彼此心中都是一凜，知道已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敗，攻守之間，也不似剛才那般猛急，而漸漸慢了下來。

他們招式固然慢了下來，但在內力的運用上，却又都使出了全力，打得更是驚心動魄。

眨眼之間，兩人又打了二百多招，「血手惡煞」向東洋雖然功力深厚，到底年事已老，時間一久之後，便擋不住葉慈輝的「神武神功」了。

這還是因爲葉慈輝經驗不足，不能盡量發揮之故，否則，以「神武神功」的絕世威力，「血手惡煞」向東洋早就該落敗了。

這時，「血手惡煞」向東洋在葉慈輝緊迫之下，已有些相形見拙，落於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境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貫日的凶光之中，忽然泛起了一種惡毒的厲芒，借勢轉身之際，左手向腰中一摸，手掌之中多了一隻扁圓形的奇絕暗器。

這時，葉慈輝劍光閃動，使出一招「流星趕月」，疾刺「血手惡煞」向東洋「肩中穴」。

「血手惡煞」向東洋身子向後一仰，避開來劍，反手一記靈蛇吐信，連消帶打，一遞而出，逼得葉慈輝不得不向斜裏一側。

「血手惡煞」向東洋猛地大喝一聲，道：「看拳！」

那隻暗藏奇絕暗器的左手，驀地一翻，打向葉慈輝右胯之間。

葉慈輝冷笑一聲，身子橫移兩尺，手中「七星寶劍」便向「血手惡煞」向東洋來拳上削去。

好一個狠毒的「血手惡煞」向東洋，眼看葉慈輝的寶劍已到，竟不抽手而回，却變了一招「螳臂擋車」，左臂一立一豎之下，葉慈輝的劍光已順勢而下，劍鋒一斜，切下「血手惡煞」向東洋手臂上一大片皮肉。

血光一冒之際，「血手惡煞」向東洋却陰笑了一聲，手掌一開一振，掌中那件奇絕暗器便打向葉慈輝右腿之上。

兩者相距不過尺來左右，葉慈輝一劍削下「血手惡煞」向東洋一大片皮肉之後，認爲「血手惡煞」向東洋這一記攻勢，已被自己消除，却沒想到「血手惡煞」向東洋乃是有意讓他削去一片皮肉，目的在使他鬆懈防禦，而暗中計算葉慈輝。

葉慈輝功力雖高，在這方面的詭計却遠不如「血手惡煞」向東洋了。

那奇絕暗器出手既快，距離又近，又在葉慈輝意想不到的時機之下而來，葉慈輝只覺護身罡氣一震之下，已被突破而入，目一閃，只見一道黑影已貼上了腿肉。

好一個葉慈輝，就在那奇絕暗器要破皮入肉之際，忽的立腿旋身使了一招「拄地離塵」，扭起一股怪異的旋力。

颼！那奇絕暗器被那股怪異的旋力帶得一斜，擦肌而過，帶去了一大塊皮肉，而未實實在在的打在腿上。

那暗器擦身而過之後，飛出不到二尺，忽然「撲！」的一聲，空中開花，炸了開來。

葉慈輝原已讓開了的身子，還是被那炸裂的暗器打中了好幾處，只是沒有讓那暗器在身體之內炸裂吧了。

葉慈輝身遭暗算，痛得一咬牙，劍眉倒捲，殺機陡盛，「七星寶劍」式化「指路黃泉」，厲喝一聲道：「老賊納命來。」一閃而到，落向「血手惡煞」向東洋右肩。

「血手惡煞」向東洋暗算得手，心中已在得意之際，葉慈輝劍勢已到，他也是避讓不及，一條右臂便被葉慈輝一劍削落地上。

葉慈輝一劍削落「血手惡煞」向東洋一條手臂之後，只覺眼前一黑，心頭一陣惡臭襲來，衝得他眞氣一散，仰身向後一倒。

這原是發生於瞬刻之間，說時慢來，那時快，兩條人影一分，葉慈輝倒下去了，「血手惡煞」向東洋也疾步而退，退出三尺之外，伸手連點，點了右肩附近穴道，止住了狂流的血水。

「血手惡煞」向東洋左手受傷，右臂斷臂，傷勢雖然不輕，却比倒在地上的葉慈輝要好得多了。

他暗自吸了一口眞氣，站在當地運功調息了片刻，接着哈哈一笑道：「小子，老夫丟了一條手臂，你却要永遠翻不得身了。」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瓶子，咬開瓶塞，倒出一粒藥丸，放在地上，收好瓶子之後，便拾起那粒藥丸，向着葉慈輝身前走去。

他眞狠心，先不顧自己的劍傷，要再給葉慈輝服一粒控制神智的藥物。

他走到葉慈輝身前，陰森森的發出一陣獰笑，道：「小子，你這叫敬酒不喝，喝罰酒了。」

身形一俯，伸出二指，揑開了葉慈輝牙床，掌心中那粒藥丸，便順着掌緣而下，向着葉慈輝口中落去。

就在那藥丸快要進入葉慈輝口腔之際，白光一閃，斜刺裏飛來一顆白色小石子，把那即將進入葉慈輝口中的藥丸擊得飛了出去，落在丈遠以外的地上。

「血手惡煞」向東洋驀地一驚，身形疾翻而起，同時暴喝一聲，叱道：「什麼人？……」

一面轉頭向着來人方向望去，目光所及之下，飛起的身形，不由得翻轉而回，落在地上，驚「咦！」了一聲，道：「你……你……。」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剛才親眼看着她神形俱滅的梁七姑，所以，口中除了「你……你……」之外，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梁七姑寒着一張臉，冷冷的道：「死的不是我，你想不到吧。」

「血手惡煞」向東洋訕訕的一笑，叫了一聲，道：「七妹，你聽我說……。」

梁七姑嬌叱一聲，冷冷道：「住口，誰是你的七妹，你的七妹早已被你親手殺死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這時身受重傷，可惹不起這位梁七姑了，好在他生就的能屈能伸，當情勢對他不利時，絕不任性逞强，因此，他又延着臉叫了一聲：「七妹……」腳下同時也緩緩的向着梁七姑面前走去。

梁七姑抱劍而立，只冷眼瞧着他，也不喝止他。

梁七姑的不動聲色，使「血手惡煞」向東洋以爲她正在回想着過去相處之情，因此大胆又向前逼近了四五步，直走到她身前三尺左右才止住步子。

「血手惡煞」向東洋停下身形，又叫了一聲，道：「七妹，剛才愚兄實是一時氣憤，所以……。」

梁七姑猛然一瞪眼道：「那麼小妹也給你來一個照方抓藥如何？」

話聲出口之際，左手一翻，一股黃烟脫手而出，捲向「血手惡煞」向東洋斷臂之處。

那黃烟一起，「血手惡煞」向東洋臉色陡變，驚叫了一聲，身形向後一仰，倒翻着疾射而退。

梁七姑一聲冷笑，雙手齊翻，又是一股黃烟，向着「血手惡煞」向東洋和身捲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功力雖高，無奈已經身受重傷，而且傷口又露在外面，梁七姑掌捲起的黃烟，瀰漫了滿空，傷口上早就被那黃烟撲上了，他避讓了一陣之後，那侵入的黃烟，已在他傷口發生了作用，慢慢向內腐蝕。

「血手惡煞」向東洋眼看自己已是惡貫滿盈，大限難逃，不免凶心又起，退身避讓之際，忽然，身形一折，反撲而回，左手一伸，便向梁七姑當頭抓去。

梁七姑冷「哼！」了一聲，長劍一揮而出，劍光閃處，「血手惡煞」向東洋僅剩的那隻左手，應劍而落。

「血手惡煞」向東洋左手被斬斷之後，顯然抱着同歸於盡的打算，雙腳一錯而起，又向梁七姑衝去。

梁七姑被他這種凶神煞氣所懾，勇氣頓消，不敢再和他對手，閃身急讓。

「血手惡煞」雙臂齊斷，一衝之勢，無法中途變化，梁七姑輕輕一閃，他那一衝便走了空，身子射出去一丈多遠，「撲！」的一聲，落在地上，便一動也不能動了。

梁七姑望着「血手惡煞」向東洋，口中發出一聲嘆息，移動身形，抱起葉慈輝，回到地下室，便替他服用藥物，包裹劍傷。

當她包好葉慈輝的傷勢時，葉慈輝已然從昏迷之中醒轉過來，朗目一睜之下，見了梁七姑，開口便問道：「阿姨，我娘呢？」

梁七姑「啊！」了一聲，伸手揭下一張面具，笑道：「只顧救你，娘也忘了恢復本來面貌了。」

葉慈輝叫了一聲：「娘。」目光流轉，只見室內倒斃着那一對受過傷的老人。

葉夫人看他的眼色，訕訕的一笑道：「娘不放心你，他們又不放娘出來，娘只好把他們殺了。」

葉慈輝當然沒有理由說任何話，點了一點頭，道：「向東洋呢？」

葉夫人道：「他這時只怕像你梁阿姨一樣，化得屍骨無存了。」

葉慈輝翻身站了起來道：「我們看看去。」

葉夫人慈愛的按住葉慈輝肩頭道：「他活不成的，不用去管他了，你自己的傷勢要緊。」

葉慈輝一笑道：「皮肉之傷有什麼要緊，娘已經解除了我身中之毒，那便沒關係了。」說着便要向外面走去。

葉夫人無可奈何的一搖頭道：「娘陪你一同去。」

母子兩人出了地下室，走到外面廣場上，找到「血手惡煞」向東洋落身的地方，地上除了一攤衣物外，連化去的黃水都不見了。

因爲那是草地上，那屍水早滲入地下去了。

葉慈輝搖頭嘆息一聲，道：「娘，我們走吧。」

葉夫人忽然搖頭道：「爲娘就留在這裏了，不走了。」

葉慈輝一楞，道：「你老人家爲什麼呢？」

葉夫人道：「爲娘曾答應你梁阿姨，我們要永遠作伴，如今她已經死在此地，爲娘豈可棄她而去。」

葉慈輝道：「可是，這裏是『血手惡煞』的地方呀。」

葉夫人道：「不，這是你梁阿姨自己的房子，她早就說過把這房子送給爲娘，爲娘應該接受她這份美意。」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道：「好，娘！你老人家就先住在這裏，孩兒還要出去一趟，把一切事情料理之後，全家搬到這裏來侍奉你老人家。」

葉夫人笑臉綻開道：「娘這輩子等的就是這一天。」

葉慈輝在地上找回了自己的「七星寶劍」，又把所有的死者埋好，娘兒倆歡歡樂樂的用了一頓飯。

一聲「珍重！」葉慈輝又匆匆的踏上了征途。

葉慈輝回到武當山時，菲菲早已大功告成，將「血手惡煞」向東洋的手下，用各種方式收爲己用了。

李飛鵬還是李飛鵬，也還是九嶺南坪橋杜府的傳人，他姓向的事，沒有揭發出來。

在表面上，是菲菲一舉消滅了「血手惡煞」向東洋的惡黨，爭得了武當派無上的敬意。

因此，武當派設下了盛宴，在三元觀爲菲菲慶功酬情。

筵開數百桌，附近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請來了。

葉慈輝回到武當山的當天，也就是大擺慶功宴的日子。

幾日時光，愁雲密佈的武當山，現在却變得喜氣洋洋了。

葉慈輝人已走到了登上武當山的道路，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道：「二姊把我調去巫山去，莫非是調虎離山之計？……不錯！這正是調虎離山之計，我不能這樣上山去了。」

此念一生，葉慈輝馬上改變主意，隱起身形，換了一身裝束，也改變了面貌，這才雜在上山的人羣之中，去趕武當山的熱鬧。

武當派專爲菲菲撥出二個大殿給菲菲帶來的人駐足。

菲菲自己却被武當掌門人親自招待在武當重地之內的「松濤閣」。

葉慈輝混在衆人之中，在能到達的地方，都轉了一圈，却看不出什麼不對的地方來。

看不出什麼不對的地方，並不能就此放心菲菲沒有存着歹意，因爲，菲菲的爲人，葉慈輝心裏早就清楚得很。

現在，葉慈輝心裏最希望的，就是能遇見師父「恨海遊魂」，如能遇見師父「恨海遊魂」那就不致孤掌難鳴了。

離開大擺慶功宴的時間還有四五個時辰，武當弟子正在整理場所，佈置彩台。

看來這次慶功宴還非常的隆重和莊嚴哩！

正遊蕩間，葉慈輝看到了武當的玄靈道長，從裏面走了出來。

玄靈道長應該是知道李飛鵬的身份來歷的人，爲什麼不揭穿李飛鵬的身份呢？難道他也有了問題？

一連串的疑問，在葉慈輝的腦中，盤旋着。

他心裏想着，人也就迎了上去，準備製造一個機會與他攀談……。

他向前走了二步，離開玄靈道長還有三四丈遠距離時，忽然，另有一位年輕俠士先他一步接住了玄靈道長，他們談了幾句話，玄靈道長便轉身而去。

這時，葉慈輝見了那年輕俠士，心中猛然狂跳起來，忖道：「他的身形多麼像婉兒？」忍不住身形一幌，趕上那位年輕俠士，輕輕叫了一聲：「婉兒。」

那年輕俠士微微一震，失驚的望了葉慈輝一眼，也不答理葉慈輝，轉身就走。

他這一扭動身形，葉慈輝更確定她是婉兒了，因爲他對婉兒的身形步法太熟習了。

葉慈輝微微一笑，隨着婉兒身後走去，婉兒走在前面，三轉兩轉，來到一處沒有人的僻靜地方，猛然一旋身，向着葉慈輝挑眉瞪目的道：「朋友，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你眼睛够亮，却也替你招來了殺身之禍……。」

看樣子，她把葉慈輝引來，是要殺他滅口了。

葉慈輝一笑道：「婉兒，你難道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麼？」

婉兒一怔道：「你……？」

葉慈輝道：「慈輝……。」

「哦！輝哥哥！」一頭衝到葉慈輝懷中，抱住葉慈輝叫了起來。

葉慈輝抱了一抱婉兒，嘆息一聲，道：「你爲什麼鬼鬼祟祟的，打扮成這個樣子？」

婉兒愕然道：「你……這不是你的意思麼？」

葉慈輝搖了一搖頭道：「不，這不但不是我的意思，甚至你的來到，我都不知道。」

婉兒跳了起來道：「糟糕！我們上了當了，走！我們去找他們去。」

葉慈輝一笑道：「去找誰？」

婉兒道：「你的二姊和三姊呀！」

葉慈輝道：「三姊也來了麼？」

婉兒一楞道：「你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似的。」

葉慈輝道：「我剛回來，所以什麼都不知道，你把你們來此的經過情形，仔細說給我聽一聽。」

婉兒道：「其實說來也只有幾句話，你三姊找到了我們，說你要我們來，於是我們就來了。」

葉慈輝道：「你們就來了，那是說奶奶和君琪也來了。」

婉兒道：「對，他們也都來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我們先到九嶺南坪橋見了娘，聽說你們來了這裏，於是，我們又趕來這裏，當我來到這裏，你正好不在，二姊說你有話留下來，聽二姊的安排行事……。」

葉慈輝輕嘆一聲，道：「於是，你們就被她牽着鼻子走了。」

婉兒一翹瑤鼻道：「誰想得到她別有用心哩！」

葉慈輝道：「我不是恨你們，要怪的也只有我自己。」

婉兒道：「怪你自己？」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輕輕一嘆，道：「是的，怪我自己，因爲，我早已看出她心懷不軌，……。」

一言未了，忽然有人接口道：「還好，你還回來得不算晚。」

葉慈輝與婉兒猛然一驚，循聲望去，只見一個青年道士從一棵大樹之後，飄身而出，直向他們面前走來。

葉慈輝先是一楞，接着一拉婉兒，悄悄的道：「是我師父來了。」

「恨海遊魂」當然不是這個樣子，不過他們師徒之間另有默契，所以一眼之下，彼此都能認出對方。

婉兒一怔之下，葉慈輝已拉着她向「恨海遊魂」一面行禮，一面道：「師父，這是徒兒媳婦婉兒，見過你老人家。」

婉兒第一次與恨海遊魂見面，自應以大禮拜見，嬌軀一伏，就要拜了下去，恨海遊魂微微一笑，伸手發出一股無形勁氣，托住婉兒，說道：「此時此地，不必多禮了。」

他一手托起婉兒，接着向葉慈輝問道：「你此行結果如何？」

葉慈輝欠身道：「徒兒幸運，因家母之助，已將『血手惡煞』擊斃於巫山。」

「恨海遊魂」吁了一口長氣，道：「這就叫人鬆了一口氣了。」

葉慈輝道：「徒兒正要詢問婉兒，不知二姊的眞正意圖如何？」

「恨海遊魂」微微一笑，道：「婉兒，你知道多少？」

婉兒欠身道：「婉兒所知不多，二姊只要我們祖孫在酒菜之中下毒。」

葉慈輝接着問道：「那你與武當玄靈道長交往的用意何在呢？」

婉兒說道：「婉兒在玄靈道長面前，又是一種身份，是幫助他預防宵小從中生事。」

葉慈輝一笑，道：「你們到底是幫誰呢？」

婉兒道：「當然是幫二姊，其實這也是二姊的授意，因爲奶奶原與武當掌門人相識，所以安排了這條連環妙計。」

葉慈輝一皺雙眉，道：「奶奶既然與武當掌門人乃是舊識，爲什麼不替武當掌門人想一想？」

婉兒道：「奶奶現在除了相信你們以外，誰也不相信了。」

葉慈輝搖頭一嘆道：「如果我沒趕回來，可又糟了。」

恨海遊魂說道：「爲師雖然暗中給過武當派警告，倒是沒有想到百草婆婆這一招。」

葉慈輝道：「徒兒還有一件事情想不通。」

恨海遊魂道：「什麼事？」

葉慈輝道：「就是關於李飛鵬的事，玄靈道長已經明明知道他是向東洋的兒子，他如今仍以南坪橋的身份出現，其中怎樣說得過去呢？」

恨海遊魂道：「這沒有什麼說不過去，因爲他們安排了一個假的李飛鵬，造成李飛鵬被人冒名取代的事實，於是把李飛鵬脫出事外。」

葉慈輝眉頭一皺，道：「還有南坪橋方面，師父，你有消息沒有？」

恨海遊魂道：「這倒沒有消息。」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遠水難救近火，我們只有先把這裏的事處理好了再說。」

葉慈輝一嘆道：「這裏一個處理不好，又是一場武林殺刼，也只有先顧這裏了，不知你老人家可有成算？」

恨海遊魂道：「到時候，爲師只有挺身而出，親手處置了那畜牲。」

他說這話的時候，雙目之中，已是淚光隱現，父女親情，誰又眞的能够痛下殺手。

葉慈輝又何嘗不願意保全這位二姊，可是事情擠到最後一步，大義當前之下，也是愛莫能助了。

葉慈輝緊鎖着雙眉，心中像恨海遊魂一樣的難過，可是一時間也想不出化干戈爲玉帛的主意。

因爲，菲菲既然已經下定了決心，已經不是言語所能感化的了。

婉兒迷惑的望了一望恨海遊魂，又望了一望葉慈輝，忍不住道：「輝哥哥，你心裏很爲難麼？」

葉慈輝一嘆道：「婉妹，你那裏知道，二姊就是師父唯一的愛女啊！」

婉兒閃動着靈眸，沉思了一陣，道：「有了，我有了一個辦法。」

葉慈輝一笑，說道：「婉妹，什麼辦法？」

於是，婉兒說出了一個非常平凡的辦法，但却聽得恨海遊魂與葉慈輝愁眉頓解，點頭稱道不已。

× × ×

慶功宴開始了。

武當派三元觀廣場之前，筵開數百席，凡是聞風而來的江湖朋友，都有一席之位。

衆席之中，排列着三席特別席位，都用紅緞墊襯，顯得非常高貴。

葉慈輝還是保持着他隱秘的身份，搶先在那特別席位附近佔了一個座位。

當整個席位坐得有七八成的時候，只見武當三元觀殿門大開，從裏面魚貫走出二十餘人。

當先三人，正是菲菲，止水夫人與武當掌門人玄玄子，隨在後面的，便是趕來做陪客的一干武林耆宿。

肅客安席，菲菲微一謙遜之後，坐了特別席位上的首席，止水夫人與武當掌門人左右相陪。

其他的人，也紛紛就座，各自入席。

酒菜流水般的送了上來，武當掌門人玄玄子站起身來，高高擧起雙手，請大家肅靜，聽他報告這次古夫人如何智勇雙全地把一場武林浩刼消弭於無形。

報告完畢後，武當掌門人端起酒杯，高聲道：「請大家一起來，共敬古夫人一杯。」

菲菲今天的神情，顯得有點木訥，口中連稱：「不敢當！不敢當！」

大家一陣歡呼，共賀了古夫人一杯。

正當大家歡欣鼓舞的時候，只聽一陣呼嘯起自廣場外，引得大家目光一轉，扭頭望去，只見山角後面走出十幾個黑衣大漢，中間夾着一張門板，門板上躺着一個人，脚步奇快的，片刻之間，已到正中席位前面，將那門板放落地上。

那門板上的人，因爲身上蓋了一張被單，掩住了頭臉，所以看不出上面躺的是什麼人。

那一組黑衣大漢，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走出一人，向菲菲一抱拳道：「啓稟夫人，屬下等找到葉少俠了。」

菲菲霍的一按桌面，站了起來道：「葉慈輝在那裏？」

那黑衣大漢道：「門板上躺的就是葉少俠。」

菲菲道：「他受了重傷麼？」

那黑衣大漢道：「他已經死了。」

菲菲臉色一變，道：「他是怎麼樣死的？」

那黑衣大漢道：「屬下等找到葉少俠時，葉大俠早已氣絕身亡，屬下從他身上傷勢推測，可能是被人偷襲暗算致死。」

那黑衣大漢一面伸手去揭死者身上的被單，一面說道：「葉少俠背後『脊樑穴』中了一掌，『笑腰穴』中了一指，『精促穴』挨了一劍……。」

菲菲悲傷的嘆息一聲，揮手道：「好，知道了，先把他抬過一邊去。」

那黑衣大漢不禁一楞，吶吶道：「夫人！……。」

菲菲臉色一扳，冷然道：「命你抬下去，你就抬下去。」

那黑衣大漢一臉迷惘之色地又叫了一聲：「夫人！……」

菲菲冷肅的喝道：「抬下去！」

那黑衣大漢無可奈何的一揮手，領着來人，抬着葉慈輝的屍體，從原路走了下去。

那批黑衣大漢一走，只見李飛鵬忽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到菲菲身前，雙拳一抱，道：「夫人，葉少俠之死，事關重大……。」

菲菲一搖手，截口道：「我們當然要查一個明白，但不是現在。」

李飛鵬本來和菲菲計劃好了，借着葉慈輝的假屍體爲題，先給武當派一個無法交待，接着，便是一連串的暗算，制住武當派長老首要，然後，名正言順的與武當派訂下城下之盟。

如今顯然出了問題，菲菲把原來的計劃竟然都推翻了，李飛鵬上來提醒菲菲，菲菲不但不聽規勸，甚至話都不讓他說完，就把他擋住了。

李飛鵬此人性情乖巧，詭計多端，心中一動，已是看出菲菲有了問題，當下聲色不動的道：「夫人說得是。」回轉身形，也不回席，就待向外走去。

他走了二步，忽然，眼前人影一閃，出來一人，阻去了他的去路道：「姓李的，咱們今天總算也碰頭了，咱們那筆老帳，也該清算一下了吧。」

李飛鵬定神一看，原來是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當下一皺眉頭，捺住火氣，道：「朋友，你認錯了人吧。」

那人冷笑一聲，道：「你是不是叫李飛鵬，來自九嶺南坪橋？」

李飛鵬道：「不錯，我姓李，來自九嶺南坪橋。」

那人道：「這不完全對了麼。」

李飛鵬冷聲道：「可是，在下並不認識你。」

那人道：「你就是認識我也不敢說認識我，因爲，你根本就不是東西。」

李飛鵬不是一個乾淨的人，自己在外面做了多少壞事，連自己都數不清，其中難免有人知道了他的底細，因此，他眞不敢和那人多說話，生怕越說越臭，把自己的醜事都翻了出來。當下面色一懍，道：「朋友，你這樣侮辱在下，在下可不甘受辱。」

那人一笑道：「你不甘受辱又怎樣，難道你還敢和我動手？」

李飛鵬看那人不過二十多歲，對他可說有十分把握，冷笑一聲，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走，我們到外面去。」

那人道：「不必到外面去，咱們是了斷私人恩怨，誰也管不着。」

李飛鵬哈哈一笑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你請吧。」

身形一幌，走到一處寬敞的地方，等着那人。

那人跟身而前，道：「看拳！」右手一拳，擊向李飛鵬前胸。

李飛鵬冷笑一聲，正要擧手封架，那人身形忽然一矮，迅如電奔的化拳爲掌，向他攔腰切到。

李飛鵬一身功力原本十分了得，只是一上來就沒把那人看在眼裏，同時，又自重身份，不便一上手就使用重手法，因此，稍一疏忽，却被那人檢了便宜去，招式一變，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

李飛鵬驀地一驚，知道吃了虧，可是一切都來不及了，因爲那人不但機警異常，而且一身功力也是奇高，就不討這便宜，他也遠非其敵。

只聽李飛鵬口中驚叫了半聲道：「不好！……」

「好」字未了，接着是「噗！」的一聲，李飛鵬的身子一軟，便向地上倒去。

那人一掌擊斃李飛鵬，接着伸手一抹臉，換了一副容貌，向四週一抱拳道：「在下葉慈輝，向各位告罪。」

「葉慈輝」三個字，像春雷一般震得大家一楞，使大家的腦子一空，停止了思索，也停止了任何舉動。

葉慈輝走到菲菲身前，伸手在她肩頭上輕輕的拍了一掌，菲菲全身一震，如同夢中剛被驚醒一般閃動着明眸楞在那裏。

葉慈輝暗運神功，吐語如絲地注入菲菲耳中：「二姊，你的計劃已經完全失敗了，師父他老人家希望你能三思而行。」

菲菲默默的沒有作聲，只流轉着一對眼珠，四向打量着。

葉慈輝輕輕的道：「二姊，剛才你因爲被小弟暗中點了『天殷穴』，被小弟改變了你的主意，親自下命將『毒蝗陣』撤下去了，適才，小弟又擊斃了李飛鵬，現在留下席上的殺手，也由婉兒祖孫做了手脚，無能爲力了。」

菲菲聽了葉慈輝的話，只氣得嬌軀亂顫，恨得兩眼怒芒暴射，臉上冷笑連連，口裏却是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敢情，剛才菲菲的言行舉動，完全是因爲被葉慈輝用一種奇絕的手法，控制了她的思維能力，所以言不由心的作出違反自己意志的決定。

至於，她怎樣會照着葉戀輝他們的意恩行事呢？那是葉慈輝與百草婆婆之間的高度絕藝結合，筆者也不知其然了。

菲菲這時眞恨不得吃葉慈輝的肉，寢葉慈輝的皮，但是，她更明白，就是眞能吃到葉慈輝的肉，寢到葉慈輝的皮，也無法挽回大局，得遂所願了。

何況，她根本就奈何不了葉慈輝。

葉慈輝很能瞭解菲菲的心情，細語傳聲的叫了一聲，道：「二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師父正站在那邊迫切的期待着你哩！」接着，伸手向着外面一棵獨立的古松下面一指。

菲菲擧目望去，只見恨海遊魂正站在那蒼松古樹之下，向她頻頻頷首不已。

同時，耳邊更响起恨海遊魂的呼聲，道：「孩子，快來吧！」

親情的呼召，喚起了菲菲心底深處的良知，秀目之中的恨意怒火，頓時隨風而化，輕輕嘆息一聲，接着，仰天發出一聲尖銳的長嘯。

她嘯聲起處，只見四面山中應聲飛起十幾條人影，電掣飛馳地掠空而來。

武當掌門人臉色一變，只聽葉慈輝傳聲喝道：「掌門眞人不要妄動，古夫人已經沒有惡念了。」

武當掌門人吁了一口長氣，發出暗號，阻止武當弟子攔截。

那十幾條人影，來勢奇快，片刻之間，便一一落在菲菲桌前抱拳一禮，默不作聲的聽候吩咐。

菲菲掃視了那些人一眼，只揮了一揮手，道：「你們回去，把火藥引信撤了，從此也無需要受到我的約束了，好好的做一個良善百姓吧。」

那些人楞了一下，當然沒有領命。

菲菲再次一揮手，沉聲道：「你們去吧！」

那些人這才向菲菲躬身一禮，轉身飛掠而去。

那些人自來到走，始終沒有人開口說過一句話。

菲菲眼看着那些人離去之後，忽然又大叫一聲，道：「花信風何在？」

冷面劍客花信風應聲飛落菲菲面前道：「屬下在！」

菲菲一指葉慈輝道：「我要走了，今後一切但憑葉少俠吩咐行事。」

冷面劍客花信風低頭垂目道：「屬下請隨侍夫人左右。」

菲菲道：「此地未了之事尙多，你幇葉少俠好好處理，來日總有相見之期。」

話聲一落，轉向武當掌門人微一欠身，人便飄身而起，向着恨海遊魂立身之處走去。

葉慈輝心中一陣難過與歉疚，脫口叫了聲：「二姊！……」

菲菲回首一笑，道：「輝弟，我很感激你！」

身形猛然加快，與恨海遊魂會合在一起，轉眼之間，便不見了他們的影子。

葉慈輝回想前情，往事如飛，盡在眼前，不知不覺忘去了周遭的一切。

忽然，一聲朗笑，傳入他耳中道：「葉少俠，大家都在恭候你重新入席。」

葉慈輝神思一斂，猛一回頭，只見武當掌門人正笑容可掬的向他點頭致謝。

再一轉目，只見百草婆婆祖孫與三姊莉莉四姊茜茜都已現身站在他身後了。

葉慈輝見了茜茜，忍不住情切的叫了一聲：「四姊！」

茜茜玉面一紅，驀地抬手一指道：「你看那邊又有人來了。」

葉慈輝歡呼一聲：「啊！那是文瑛姊姊和周大哥他們！」飄身而起，飛快的迎了上去！

——全文完——

名著預告

新派俠義
中篇連載

「虎胆」

東方英・著

本故事發生在元世祖殺宋丞相文天祥後五年。宋丞相文天祥的被殺，更激發了被迫害的民族意識和百折不撓的抗暴義擧。文天華京陵世家子，自幼得有宋一代大俠辣手如來傳授絕世神功，暗中從事反抗異族統治，驅逐韃虜的復國運動，本篇故事便是寫他如何從「黑獄」中，槍救一位大宋遺老的轟烈事跡……

幸福人生

紫金丹

男性補藥紫金丹爲名醫監製之最新特效男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多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寧神固腎，徇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丹之特點爲：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力，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寧神固腎
第一補品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港九、新界總批發：



永安公司總行批發部 ☎H 247171